

歷史
文化

季刊

黃花崗

HUANG HUA GANG

2004 年第 3 期

(總 第 10 期)

- 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歷史 看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程和前途
 - 黃花崗千古 王炳章萬難 ——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始末記
 -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緒)
 - 從香港的反間諜活動談起
 - 張學良口述自傳 初探
 - 天若有情天亦悲
 - 被遺忘的壯歌
 - 走出紅海
 - 破滅





左：黃花崗雜誌社董事長周光亞、社長馬佩華、編委會主任孫國棟將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發給王炳章博士的姐妹兩人。
 左下 1：與會者踴躍義買王炳章獄中書法作品。左下 2：芝加哥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到會祝賀。左下 3：紐約前文教中心楊主任到會發表祝詞。
 右下 1：頒獎會和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研討會會場。右下 2：亞特蘭大著名僑領趙增義先生到會講演。右下 3：頒獎會的支持者、舊金山著名僑領歐陽大使夫人——“歐陽媽媽”和中華民國開國元勳之後黃其柱先生在會場上。





歷史文化季刊

2004年 第3期 (總第10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10
Published
August 27, 2004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名譽董事長 周祥 (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馬佩華、周美娟、姚鑫華、路人

董事會幹事 孫雲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易丹軒

主編 辛灝年

主編助理 李剛博士

特邀編審 吳學燦、李勇、王友琴

美術編輯 恆淨

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

編委會名譽編委 王德耀、黃玉振、李勇、向厚祿、張學海
黃其柱、黃偉悌、麥青芬、趙增義、孫國欽、韋峰、于京山
陳慶國、張國威

編委： 丁抒 王友琴 王希哲 劉國凱 丁毅 蔡萌
 尚戎 邢錚 羊子 高陽 余建文 郭平 傅申
 陳維健 楊海平 宮晨 周健 陸耘 陳一如 南明
 林牧晨 王平 宋子明 吳學燦 翟心海 孫雲 林才
 辛政 高優 夏雲 葉寧 賴安志 應易 楊柳
 楊三民 魏玲 魏碑 嚴青 陸中原

本刊法律顧問：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葉寧

黃花崗雜誌 第10期 (增刊)

2004年 第3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August 27, 2004

讀者反饋《黃花崗》	致《黃花崗》主編先生	尹愚夫	4
《黃花崗》反饋讀者	滿紙憂國情 一把辛酸淚	本刊編輯小組	5
特稿	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歷史，看 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程和前途	辛灝年	6
新聞發佈會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文選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辭	黃花崗雜誌社	41
	關於頒發首屆《黃花崗》精神獎的幾點說明	孫雲	42
專題報導	黃花崗千古 王炳章萬難——首屆頒獎始末記	莫謙	43
	王炳章父母給辛灝年先生的信		51
	發揚王炳章精神 再造民運第二春	王策	52
網上文選	崇高的榮譽無愧的得主	韋龍豐	53
	黃花崗起義總指揮趙聲(伯先)事略	宋王孫	54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被遺忘的壯歌	上官百成	58
	被遺忘的壯歌 讀後感	羊子	64
誰是新中國 論戰	評點“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	紫丹	66
	大陸網站評論《誰是新中國》		73
	呼籲在桂河大橋建中國遠征軍“孤軍墓”	中國遠征軍紀念碑 籌建委員會	65
	《張學良口述自傳》初探	胡志偉	75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六四征文	破滅	周黎楓	80
	天若有請天亦悲	老衲	84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西部農村	陳逸航	90
中共文革研究	從“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發動	高華	100
	中共文革與紅衛兵——記實美術作品連載載之一	陳永生	96
	淮河兩岸1.7億居民受污染損害	張林	104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牟宗三等 106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殷之聲日記選

劉真提供 117

王若望傳記（連載之三）

120

從香港的反間諜活動談起

羅思義 124

為承受歷史的人寫作

景凱旋 130

理論研究 專欄

告別不了的革命（下期預告）

曉黑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中俄關係記實**

中國共產黨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下期預告）

龍勝熊

歷史追蹤

蘇軍暴虐潘陽記實（下期預告）

時代與文學 專欄**記實文學**

走出紅海

汪成用 134

反掩時代宣言：（區別、向瘋子致敬：116）

楊春光 139

小說

中蠱

吳倩 140

碩鼠樂土（長篇選載）

曾仁全

驕傲地笑吧

仲榆 65

抗日詩抄

十月頌

陳繼強 140

詩歌

寄蔣彥永

黃河清 79

嵇哲詩選（之一）

105

文學評論

讀父女檔小說

陳家驊 143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君主專制與黨主專制

東海一嘯 146

人民不要，黨要！

東海一嘯 147

誰不反共？

徐沛 149

助紂為虐者能有好下場嗎？

任冀璋 150

我們中國人要愛什麼樣的國？

楊三民 57

由顧順章談到江澤民

辛明 152

從三國的分合說些閒話

趙增義 156

綠色納粹是否正在興起……

曉峰 157

從“貓給老鼠小鞋穿”說起

喬岸 158

中華民國陸軍官校建校八十週年北美洲同學會聯合 聲明

155

《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

黃花崗雜誌第十次財務公告

159

本刊感謝捐款人及榮譽訂戶

75

讀者反饋黃花崗

致《黃花崗》主編先生

編者按：尹愚夫先生這封致本刊主編的信，非常值得一讀。寫信人是中國大陸的一位新移民，又是一個自認是“醒悟得比較遲”的老人。他因為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又因為希望中國實現民主，便為海外某些“要民主便可以不要國家、不愛民族”的立場、言論和行為，感到深深的困惑不解。然而，在他讀到了八、九兩期的黃花崗雜誌之後，却“猶若亂雲紛飛乍現一片晴空，使人驟然豁亮，精神為之一振，竟致一連幾個晚上睡不好覺……”

老先生真誠地肯定了黃花崗雜誌愛國愛族愛民主的立場和方向。我們感謝他的鼓勵，感謝他的真誠，感謝他能夠以明銳的眼光、坦蕩的胸懷和真摯的愛心，來對待海內外民主陣營中的所有追求者們。他的這封信，因實在是對我們所有晚輩後人的深情教誨，本刊特全信發表，未作任何刪節和改動，以饗讀者。

尊敬的辛灝年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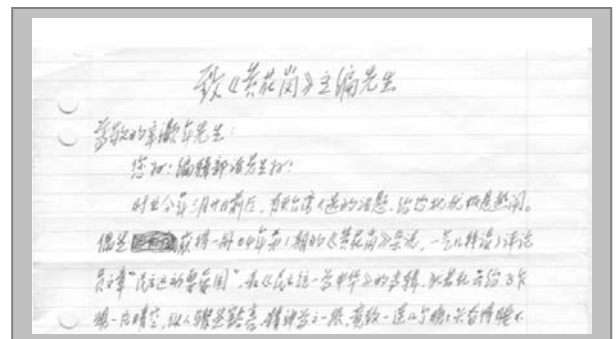
您好！編輯部諸先生好！

時在今年三月廿日前後，有關台灣大選的話題，紛紛擾擾極是熱鬧。偶然獲得一冊04年第一期的《黃花崗》雜誌，一氣兒拜讀了評論員文章「民主運動要愛國」，和《民主統一為中華》的專輯，猶若亂雲紛飛乍現一片晴空，使人驟然豁亮，精神為之一振，竟致一連幾個晚上睡不好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要向您和諸位作者、編輯先生，致以深切的敬意與感激！藉此機會也想把久積心頭的一些話說道說道。

我是一個旅居新西蘭的中國老人，年輕時即信奉共產主義，狂熱而虔誠。覺醒得很遲很慢，且很艱難。是「六·四」天安門前的坦克，最終摧毀了我對共產黨的信仰。

不過，我對一黨專制的認識仍很膚淺，還祇是停留在感性層面。出國之後，信息渠道多了，能聽到各種不同聲音了；對中共專制同西方民主，有了親身的比較和感受；我是抱著接受啟蒙的心態，讀了一些民主派主辦的報紙刊物，以及國內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文章或論著，對獨裁專制的本質，及其給國家民族

造成的種種災難和罪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認為思想上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每當讀到對自己有所啟悟的觀點或文章，對作者，我皆視為啟蒙老師，心懷敬重與感激！但也就在我所敬重的先知先覺中，時不時地也有些論點和做法，使我困惑、疑慮。今年台灣大選，歇斯底里地挑起族群對立，在民主的外衣下瘋狂煽動台獨，不擇手段地製造分裂，賊喊捉賊的黑金政治，疑點重重的「槍擊事件」……致使島內民眾痛乎台灣民主已死，抗議靜坐以「救民主」。我周圍的同胞，看到中國唯一實現民主的台灣，今日竟這般踐踏民主，亂象叢生，無不感到失望痛心。就在這種時候，却也看到一些民運人士或自由派知識份子撰寫的評述，慶賀、讚揚這是台灣民主的體現，巧言令色為台獨勢力張目，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位我素常敬仰的作家，論述這是「台灣惡劣環境中的優質民主」，「相對於其他新興民主社會而言，特別是相對於亞洲的民主國家而言，無疑是理性而成熟的。即便相對於亞洲的老牌民主國家——印度和日本——的長期的一黨獨大和頻繁的黑金醜聞，新興的民主台灣也足以自豪」。我孤陋寡聞，無法具體比較，但我對這「理性而成熟」，「足以自豪」，却是十分的困惑、迷茫。「疑義相與析吧」，我拿著這篇評論，討教一些中青年朋友。他們說，以作者的才智和對民主的執著，絕不會看不出此次台灣大選暴露的問題，祇不過有意不說那一面罷了。這又是為什麼？我依然不解。如若這「優質民主」一旦在中國大陸啟動，豈不是就把一個中國撕裂得稀巴爛了嗎？



當我極度失望、苦悶的時候，看到了今年第一期的《黃花崗》雜誌，猶如及時春雨，消解了我心頭的（下接第20頁）

滿紙憂國情，一把辛酸淚

自賀黃花崗雜誌終於出版第十期

本刊編輯小組

黃花崗雜誌終於出版了第十期。這對於海外其它雜誌，大約根本就不算是一回事。但對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而言，則是辛酸之中值得一慶的大事。

1997年初秋辛灝年先生應邀赴休士頓講演之後，講演會主持人楊國貞博士送他上機場時，曾在車上問他說：“你講得真好，我們都流了好多眼淚。但你不是——也象那些人一樣，是想要台灣的錢呢？”辛先生一愣，半天才平靜地問她說：“你們給了我錢嗎？我開口要錢了嗎？”楊女士忙忙地說：“沒有。所以，我才有些想不通……”但是，辛先生想通了：一是祇能“講得對”，二是堅決“不要錢”。他感到自己作為一個大陸遲來海外的知識分子，這張臉太重要。因為，它絕不是你一個人的一張臉……

或許，正是六年間二百餘場分文不收的講演，才終於為自己贏得了一點信賴。2001年的初春，從紐約艾蒙赫斯特那一間小小的殯儀館開始，到舊金山中國大陸留學生歡迎他的飯桌前，三萬餘元捐給他研究、寫作、講學的錢，突然被送到了他的手上。他一邊將捐款交給有錢的博士們代管，一邊決心將這筆錢花到“刀口”上——創辦黃花崗雜誌。未想，第一期的出版，贏得了那位前輩對他的完全信任，在遺囑裏為他留下了五十萬美元，並且在病床前當眾告訴他：“你想怎麼用就怎麼用……”他倒是沒有“想怎麼用就怎麼用”，而是請老人的一雙兒女來管理《黃花崗》的財務……雖然海外有的是借搞民主而搞錢者，甚至有被公開揭穿的貪污者，卻從不挨自己人的罵；但祇因《黃花崗》的主編既不要工資也不要稿費，則懷疑、詆毀、誣蔑無所不至。面對著一位正派民運人士的當眾嘲弄和羞辱，辛先生亦祇能將辛酸埋在心底，夫復何言？他深知，風流者的眼睛裏，人人都風流；想做領袖的人，便以為誰都想搶領袖做；而在貪欲者的眼睛裏，世上便沒有不貪的人……

《黃花崗》祇是一家歷史文化季刊，以澄清中國現代歷史、宏揚民族優秀文化為己任；因此，辨識“誰是新中國”，批判“無祖國、非民族”，就是它

的主題和使命，而不是它的“私欲和私利”，更不是任何人的利用品，也絕不會被任何人所利用。因此，它雖然有明確的反共愛國立場，但絕不是在海外搞“政治鬥爭”的刊物；它雖然發表了一些相當有水平有分量的好文章，卻沒有隱藏過任何一個有野心的“政治高人”；它是海外唯一敢於全文發表批判、嘲弄、攻擊自己文章的雜誌，就為它擁有一個“正派、公平與無畏”的胸懷；它敢於在海外公然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甚至是“孤喊獨鳴”，亦絕不害怕中共、台獨和國內外一些面貌不清的人士人物，暗中勾連，內外設局，“一計未成、再生一計”……

雖然，《黃花崗》剛剛出版第一期時，一位善意的民運人士就在泰國告訴朋友說，“《黃花崗》開辦之日，就是收場之時”；當《黃花崗》希望各方能夠支持發行時，台灣背景的世界書局則拒絕為之發行；香港出版商雖承認《黃花崗》質量很高，卻又說“看好不看座”……然而，沒有發行渠道的《黃花崗》，還是愈來愈多地擁有了自己的各種讀者，愈來愈大地發揮著自己的影響，與那些祇能在海外各地地攤上和餐館裏“贈閱”的幾十萬份大報，和能夠定期從國際間和海島上得到巨萬資源、卻怕是連幾十個訂戶都沒有的雜誌期刊們相比，《黃花崗》雖然祇有幾百個普通訂戶，百十位榮譽訂戶，縱然看著“可憐”，卻也令人“心安”。何況《黃花崗》創辦三年，祇為被中共禁演的《走向共和》舉辦過評講會，剛為被中共從境外綁架判刑的王炳章博士舉辦過“頒獎會”而已。它靠的不是“長袖善舞”，靠的是質量、立場、正道和太多讀者所稱許的“凜然大義”……

《黃花崗》創刊不久，一位特工就私下告訴某人士說：“我們駐紐約的機構，早就向北京保證：絕不讓《黃花崗》辦到第十期。辦法就是分化僑界和辛灝年的關係……”果不然中共總領事就親自在紐約那幾位親共者的家裏陪宴起《黃花崗》的華僑們來了，企圖對《黃花崗》“拉出去打進來”。然而，對我們《黃花崗》的華僑來說，卻是請了也是白請，不吃才是白不吃。今春以來，圍繞著《黃花崗》縱然是“怪戲連台”，但《黃花崗》第十期還是從容地出版了！

《黃花崗》雖祇是一家反共愛國雜誌，但要在海外真愛國、真反共，則需要超人的道德勇氣和真正愛國憂民的那一份情懷，《黃花崗》九死而不悔。

從英法俄德 護國護法的歷史，看

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程和前途

辛灝年

編者按語：現全文發表大陸旅美學界辛灝年先生剛剛完成的這部著述，裨能使讀者從對英法俄德諸國人民長期為共和國護國護法奮鬥的認知中，提高我們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信念，為最後達成大中華民國護國與護法成功的歷史使命，而勇於繼續艱難地奮鬥下去。

前言

英國

- 一、英國王朝歷史之簡述
- 二、英國革命的由來
- 三、英吉利共和國的誕生
- 四、英吉利共和國對外對內護國的短暫成功
- 五、英吉利共和國護國的失敗
- 六、英王國護法成功走向“虛君共和”

法國

- 一、法國王朝歷史之簡述
- 二、從“祖國在危急中”到法蘭西拉開護國護法的序幕
- 三、法蘭西共和國第一次護國護法初造成功
- 四、拿破侖復辟帝制及共和國第一次護國護法失敗
- 五、共和國第二次護國護法功敗垂成
- 六、從“共和國在危急中”到第三次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

俄國

- 一、俄羅斯王朝專制的歷史及其特征
- 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成功與俄羅斯共和國創建
- 三、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列寧毀國毀法的痛苦較量
- 1、共和國的困境及危機
- 2、“德國間諜——列寧”和他的“四月提綱”
- 3、共和國的六月對德戰爭與列寧的七月武裝叛亂
- 4、共和政府為護國召開“全國代表會議”
- 5、科爾尼諾夫的護國政變和布爾什維克起死回生
- 6、護國國會——“俄羅斯共和國參議會”的失敗
- 7、列寧十月背叛的成功與俄國共和書生的失敗

四、俄羅斯人民護法護國的淒慘失敗和漫長失敗

- 1、俄羅斯人民起而護國護法
- 2、列寧用恐怖暴力鎮壓全俄“立憲會議”
- 3、列寧大規模屠殺持續護國護法的共和國軍民
- 4、共和國護國戰爭的失敗和列寧建立殘酷的黨主專制
- 五、七十四年後俄羅斯人民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

德國

- 一、德意志王朝歷史之特征
- 二、德意志共和國第一次護國護法的勝利
- 三、希特勒毀法禍國危害全世界
- 四、共和國的最後勝利和德國走向民主統一

大中華民國

- 一、悠久的中國王朝歷史及其特征
- 二、中國共和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
- 三、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一大歷史階段 1912-1928
- 1、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四個階段及其勝利
- 2、中華民國護法運動的四個階段及其成功
- 3、中華民國護法戰爭中的險惡暗礁
- 四、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二大歷史階段 1928—1949
- 1、中華民國為繼續護國護法而平定新舊軍閥叛亂
- 2、中華民國志在護國護法的剿共戰爭功虧一簣
- 3、中華民國為持續護國護法而推行訓政和威權政治
- 4、戰後中華民國護國戰爭的慘敗
- 5、伴隨著中華民國護國失敗的是護法的痛苦失敗
- 6、中國共產黨為“打天下”而毀法禍國
- 五、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三大歷史階段 1949—
結束語

前言

就人類歷史的發展而言，不論中外古今，自從有了新國統，就存在著護國的使命；自從有了新法統，就出現了護法的要求。但本文討論的却是，自從英、法、俄、德等國，因爆發共和革命而創建了第一個嶄新的共和國之後——共和國，面臨著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必然反撲，甚至捲土重來，就勢必要以護國和護法來反對復辟，捍衛共和。在近現代，除掉少數君主國家“拜共和革命之所賜”，並能夠“堅持維護共和之法”，而最終走向了“虛君共和”以外，可以說，從君主走向民主的艱難歷程，就是各共和國護國護法失敗、勝利，再失敗、再勝利，直至最終“確認確立共和國——國統與法統”的歷史。

英吉利共和國護國的失敗 和英王國護法的成功

一、英國王朝歷史之簡述

簡略地說，英國自紀元 1295 年召開了第一次國會，史稱“模範國會”，英國就成了等級君主制的國家，即由君主和封建主共治的封建君主制國家。紀元 1343 年，國會亦從等級出發，分為上下兩個議院。英國國會的組織形式基本成形，為英國近代議會制度奠定了形式的基礎。15 世紀中葉，英國蘭加斯特王族的遠親亨利·都督打敗了理查三世，建立了都督王朝，由於在戰爭中，英國的大封建貴族俱被消滅，英國的中央集權式君主制度終於確立。1603 年，因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無嗣，便由她的旁系親屬瑪麗·斯圖亞特的兒子——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繼任英國國王，從此開始了斯圖亞特王朝在英國的君主專制統治。未料，37 年之後，共和革命就在英國爆發了。

二、英國革命的由來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這個世界上，知道“大不列顛王國”的多，知道“英吉利共和國”的少，然而，在英國的歷史上，她確實存在過整整十一年頭。她因革命而生，却為復辟而死。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自從英國擺脫了天主教羅馬教廷的教權威脅，乘歐洲宗教改革的大勢，自立安地甘教為英國國教，教權就成了王權的可怕助力。

這不僅使得英國國內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們頗感不耐，而且早已使國會對國王的權力深感不滿。1641 年，終於行動起來的國會，將國教改為長老會教，使教會脫離國王而隸屬於國會，並且規定國會至少每三年要召開一次，嚴重地削弱了專制王權。1641 年 11 月，國會又因國王的陽奉陰違而通過了大抗議書，企圖建立君主立憲政體。1642 年 8 月 22 日，早已忍無可忍的查理一世在諾丁漢山頭舉旗號召勤王，整個英國分裂成為兩大派，即騎士黨和圓顛黨。前者保王，後者則要為推翻國王的統治而奮鬥。從此，英國革命為國王所逼，而不得不採取了國內戰爭的形式。

三、英吉利共和國的誕生

1644 年 4 月，奧立佛·克倫威爾率領軍隊在馬斯頓草原戰役中擊退了八面威風的保王黨軍隊；1645 年 1 月，面對王黨軍隊的反攻，國會改組了軍隊，建立了新模範軍，由獨立派首領克倫威爾指揮；1645 年 6 月，在納斯比戰役中，克倫威爾指揮的新模範軍大獲全勝，國王戰敗後逃往蘇格蘭。1646 年 10 月，英國國會用四十萬英鎊向蘇格蘭買回查理一世，將他囚禁在納斯比附近的古堡之中；1647 年 11 月，查理一世逃離古堡，雖被抓回，却暗中與蘇格蘭秘密使者簽約，要求蘇格蘭和他的保王黨軍隊聯合起來戰勝國會軍，以幫助他復辟。



1648 年 2 月，保王黨於南威爾士起兵，發動了第二次內戰；蘇格蘭軍隊則大舉南下侵入英格蘭境內，却遭遇克倫威爾的迎頭痛擊。1648 年 9 月，克倫威爾

率軍乘勝佔領了蘇格蘭首府愛丁堡；1648年12月23日，克倫威爾下令將查理一世押往倫敦附近的溫莎城堡，等候審判。1649年1月27日，為審判國王而建立的最高法庭宣佈：“斯圖亞特作為暴君、叛徒、殺人犯和國家的敵人，應該被斬首。”1649年1月30日，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在白廳外專為他搭成的高台上被行刑。行刑台下，站滿了痛恨他的百姓。

1649年3月，已經沒有國王的英國國會決定廢除君主制和國會上院，規定一院制國會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1649年5月19日，英國國會以法律形式莊嚴宣佈：“英國的人民和隸屬於她的領土及地區上的人民，將由此而建立和團結為一個共和國”——英吉利共和國誕生了！由此而判定16世紀中葉在英國所爆發的清教徒革命，其性質就是“共和革命”，也就言之不虛。

四、英吉利共和國對外對內護國的短暫成功

英吉利共和國創建了。然而，這個在共和思想遠未成熟，共和的建國理論甚至還“子虛烏有”的時代，就已經誕生的共和國，創建伊始，就立刻迎來了國內外復辟勢力的陰謀挑戰，就立即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

1641年，英國革命剛剛爆發之時，愛爾蘭就趁英國的革命之亂宣佈獨立，企圖脫離英國。所以，英吉利共和國剛剛建立三個月，雖然內憂外患未靖，共和國領袖克倫威爾，便親率一萬軍隊登陸愛爾蘭，意圖立即收復國土。然而，就在他遠征愛爾蘭期間，查理一世之子已經在蘇格蘭被擁立為查理二世，試圖卷土重來，推翻共和，復辟王朝。克倫威爾遂奉國會之招，從愛爾蘭戰場返回，親征蘇格蘭。

1651年9月，克倫威爾擊敗了蘇格蘭軍隊，甚至兼併了蘇格蘭，由蘇格蘭支持和策劃的查理二世企圖復辟遭遇失敗；1652年5月，英國軍隊征服了愛爾蘭全境，英吉利共和國沒有因為“革命之亂”而遭遇國土分裂的悲劇。此後，克倫威爾又發動了對西班牙的戰爭，奪取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島的亞買加島；打通了西歐大陸的鑰匙——敦刻爾刻；為後來英國在整個歐洲的影響奠定了歷史和地域的基礎。

如果說這一切均表明了這個新共和國對外對內護國的成功，表現了一個新共和國的蓬勃朝氣，尤其是顯示了，當國內外的復辟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企圖從各個方面來破壞共和革命并嘶咬這個嶄新的共和國時，克倫威爾不僅能夠堅決地反對專制復辟，而且勇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其後，為了保證新共和國的道路暢通無阻，克倫威爾不但敢於樹立他自己的權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敢於維護“威權”，施行“訓政”，自封“護國公”，解散那個分裂的、“不聽話的”、甚至是包藏著復辟禍心的國會；而且敢於對那個“尚未成熟起來的共產革命派”，即企圖“打著絕對平等的旗號”來進攻共和國的“掘地派”農民——“天生的共產主義者們”，進行了必要的鎮壓。所以，共和國才得到了安寧，共和國才獲得了成就，共和國的生命也才能够得以維係。英吉利共和國就是因為有了克倫威爾這樣一個威權的領袖，才維護了自己嶄新國統的存在。

五、英吉利共和國護國的失敗

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中所言，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的過渡中，其之所以艱難，就是因為，這個過渡，將必然要面臨著“革命和復辟”、即“民主和專制”的長期較量和反復較量。這雖然是“過渡”的本質方面，但是，它在形式上，却是以新共和國護國和護法的成敗歷程，來判定這一較量的反復和勝負的。

1658年，已經獲得了相當建國成就的英吉利共和國，祇因為威權在身的護國公克倫威爾病死，其子理查雖承繼了護國公的名號，却於第二年就自己辭職下野，成了王黨分子所嘲笑的“場台的迪克”，於是，一場從來就在伺機而發的復辟陰謀，終於夾帶著斯圖亞特王朝對革命與共和的深仇大恨，凶狠地反撲過來了。

1660年2月，駐英格蘭的英軍司令蒙克“突然”率軍進入倫敦，並派人和流亡在荷蘭的查理二世談判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事宜；1660年4月4日，查理二世在佈雷達發表了“復辟宣言”；1660年5月，主要由保亡黨分子組成的新國會宣佈查理二世為英國國王，查理二世旋被迎回倫敦，已經存在了十一年的“英吉利共和國”被推翻；終於復辟成功的斯圖亞特王朝，立即撕毀了自己在“佈雷達復辟宣言”裏所宣稱的，“不追究非直接處死國王查理一世者”的諾言，判處了57人弑君罪，30人死

刑，直至將克倫威爾開棺戮尸梟首，以解其對於革命與共和的深仇大恨。

英吉利共和國的護國運動終於失敗，由英吉利共和國所代表的共和革命力量，終於敗給了由斯圖亞特王朝所代表的專制復辟勢力。新的較量還在等待著英國的人民。

六、英王國護法的成功與英國走向“虛君共和”

自 1660 至 1688，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君主專制制度整整二十八年。歷史記載了復辟時代英國的種種痛苦和人民的重重災難。1688 年，英國由政變而爆發和平革命，史稱“光榮革命”。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終於壽終正寢——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國，他的女婿——荷蘭執政威廉與妻子瑪麗率軍入主英國。1689 年 2 月 13 日，就在英國國會宣佈威廉和他的妻子瑪麗為英國的國王和女王之日，為了防止新國王復辟專制制度和重奉天主教為國教，更為了確立君主立憲的“有君共和制度”，英國國會同時呈送“權力宣言”——一部“限制王權和保障民權”的憲法，即《權利法案》，要求王室接受並保證實行。稍候，國會又通過了“信仰自由法”和“王位繼承法”，從新國家的立法上，開啓了從“有君共和”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進程。而光榮革命之所以光榮，一是因為“歐洲之君主立憲均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是革命的壓力，才使得王朝接受了歷史教訓和人民要求；二是由於人民的理性力量，才保證了歷史的理性選擇，不再讓紛亂和流血成為英國革命的代名詞。

而也正是在英國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中，甚至是在復辟王朝倒行逆施的罪惡歲月裏面，英國的知識分子們，方由於共和的政治魅力，越來越從思想上認識到了創建一個共和國所必須的理論建設，和捍衛一個共和國所必須的法理基礎。由是，霍佈士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專制王權；洛克創立了“分權學說”，倡行君主立憲，提倡平等、自由和保護私有財產；漢·密爾頓建立了“人民主權學說”，提出了自然權利和主權在民的理論，為英國“有君共和制”的確認和確立，特別是為未來的法國共和革命——從“有君共和”走向“無君共和”

的又一個巨大歷史性進步，奠定了共和革命的理論基礎。

其後，英國在 1832、1867 和 1884 曾三度改革國會，一次又一次地擴大了“選舉權”，也就是人民參政的真實權力，從而保證了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性進步。

其後，不論是詹姆士二世的兒子詹姆士·斯圖亞特謀求復辟，還是詹姆士二世的孫子查爾斯·斯圖亞特，竟然男扮女妝地潛回英國，發動叛亂以圖復辟，均遭遇了失敗。專制的君主王朝，終於在英國成為歷史。

應該說，“虛君共和”在英國的徹底實現，說到底，都是為了保護和發展光榮革命的標誌和結果——“權利法案”的執行和完善。而也正是英王國“護法”的節節勝利，才為英國的工業革命奠定了社會政治的基礎，為一個繁榮的、民主的和現代的英國注進了歷史進步的活力，也才為我們這個世界開創了一個“在王冠下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渡形式”。

法蘭西共和國護國護法的 曲折歷程與輝煌勝利

法國共和革命，舉世皆知。與英國相同的是，她建立了一個憲政的新政體；與英國不同的是，她建立了一個共和的新國家。他是英吉利共和國在法國的成功，更是近代從“有君共和”走向“無君共和”的勝利開端。所以，他與英國共和革命一樣，不僅一再地遭遇了革命與復辟的殘酷較量，而且一再地經歷了護國護法的慘淡歷程。她長達百年、歷經五次的護國護法，無疑為這個世界的共和進程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豐碑。

一、法國王朝歷史之簡述

公元九世紀中葉，歐洲的查理王朝分裂，西法蘭克逐漸演變為法蘭西王國。公元 987 年，法國卡佩王朝建立之初，國王還祇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各封建領主則擁有宣戰、媾和甚至是鑄造紙幣的權力，猶如獨立的王國。11 世紀之後，王朝諸王通過戰爭、外交及改革等手段，不斷地擴充了王室的領地，提高了王權。1302 年，國王斐力四世召開了法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三級會議”，予教會和封建主以貴族地位和特

權，予市民以第三等級並得以選派代表參與國事，由此而促進了王權的加強，緩和了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削弱了封建領主的權勢，也刺激了市民階層的政治要求。16世紀後半期法國發生宗教屠殺和宗教戰爭，作為國教的天主教教徒和信奉加而文教的胡格諾教徒，各以具有領主勢力的貴族——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為首，互相鬥殺達三十年之久，結果由波旁家的亨利奪取了王位，史稱亨利四世。為平息教爭，鞏固王權，1593年7月，亨利四世不顧胡格諾教徒的反對，宣佈改奉天主教，從而成為全國公認的國王；1598年，亨利四世又頒佈“南特赦令”，宣佈天主教為國教，胡格諾教徒則有信教的自由，並均有擔任國家官職的權利。法國的王權因此而進一步加強。其後，不論是旨在修復宗教內戰的創傷、緩和國內矛盾的亨利四世改良，還是明確聲稱“專制王權和國家利益高於貴族利益和教會利益”的宰相黎塞留改革，其結果，都是一步一步地鞏固了波旁王朝的君主專制統治，使專制王權日漸成為不再能夠挑戰的對象。君主專制的法國亦因此而產生了“路易十四”的輝煌時代，直至因路易十六的改革誘發了1789年的共和革命，法國的波旁王朝及其君主專制制度，才在後來的革命歲月裏，雖曾“死而復生”，卻終至滅亡。

二、從“祖國在危急中”到法蘭西拉開護國護法的序幕

眾所周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義攻佔了巴士底獄，國王路易十六遂於7月17日前往巴黎市政廳，從市長巴伊手裏接過了三色旗，象征他承認法國已經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至1791年9月，製憲會議通過了法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1791年憲法”，確認了法國的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制度。

然而，一是仍然處在封建主和君主統治下的歐洲恐懼法國革命，二是法王路易十六並未真正地接受“君主立憲”的新政體，所以，當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的君主們揚言要以武力來支持法國君主政體的復辟時，路易十六為復辟王政，竟以“先發製人”為手段，首先向奧地利宣戰，企圖藉戰爭來顛覆國內革命的成果。

面對已經攻進法國的侵略軍，立法議會在徹底的共和派——雅各賓派的強烈推動下，宣佈“祖國在危急中”，號召“對外護國、對內護法”。

法國南方的馬賽人民，為對外保護已經實現“君主立憲”的祖國，遂組成“義勇軍”，高唱著“萊茵軍歌”，步行27天來到巴黎參加“護國戰爭”。而當巴黎人民知道了國王的“戰爭陰謀”之後，為對內拯救新生的政權，遂於1792年8月10日再次發動起義，逮捕了國王，君主立憲派亦隨之下台。

1792年9月20日，法軍終於在瓦爾密高地擊敗入侵的普魯士軍隊，不久法軍轉入反攻，侵略軍被全部趕出了法國國境。

1792年9月22日，法國國民公會宣佈“法蘭西共和國”創立，“第一共和”誕生。

由於在王宮秘廚的夾層中發現了大量國王對外通敵的密件，1793年1月14日國民公會遂決定判處賣國者路易十六死刑。1月21日上午十時，法亡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

為革命而誕生的君主立憲之法國，因遭遇外敵與內敵沆瀣一氣的復辟陰謀，甚至遭遇歐洲專制勢力為復辟法國君主專制制度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乃及時地和堅決地發動了護國戰爭和護法起義，不僅保護了國家，而且更新了國體，將法國推向了“無君共和”這一更其進步的歷史道路之上——而法蘭西共和國的創建，就是他們護國、護法的偉大歷史成果。這個成果在法國人民歷經百年的護國護法奮鬥之後，不僅永存人間，而且為全世界樹立了共和革命的典範。

三、法蘭西共和國第一次護國護法的初造成功

法蘭西共和國肇建伊始，就立即面臨著嚴重的護國護法局面。

1793年2月，已經確立“有君共和”之憲政制度的英國，居然心懷歷史遺留的忿忿和稱霸歐洲的欲望，與不甘心失敗的歐洲專制勢力聯手，組成了“第一次反法聯盟”，公然地入侵法國，剛剛誕生在搖籃裏面的法蘭西共和國，便不得不舉起自己驕嫩的小手，拿起武器準備對外“護國”。

禍不單行。由於英國等外國勢力的支持，法國的保王黨分子幾乎是在同時，於法國北部貧窮的旺岱地區發動了叛亂，君主制度的歷史基礎——農民，竟然就高舉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戰旗，呼嘯著要向巴黎進攻。轉眼之間，擁有八十個郡的法國，就有六十個郡的農民向“共和國”舉起了叛亂的旗幟。由保

王黨策動的造反農民們，猶如多年以後在俄國與在中國發生的共產革命一樣，他們解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殺死共和政府的地方官吏，焚毀共和地方政府的文件，僅里昂一地，就有八百名真正共和派人士——雅各賓派分子被他們殺害……對內護國護法的歷史使命，立即落在年幼的共和國肩頭。

由於國民公會對外妥協，對內屈服於保王黨勢力，1793年6月2日，巴黎人民用大炮對準了國民公會，推倒了不能決心捍衛共和的吉倫特派，徹底的共和派——雅各賓派走上了法國的政治舞台。法蘭西人民的第二次護國護法抗爭、法蘭西共和國的第一次護國護法奮鬥遂拉開了帷幕。

共和國的首次護國護法分為兩個階段：

一、雅各賓階段。在本階段中，雅各賓派為有效地捍衛共和國的國統，曾迅速地於1793年6月24日制定、並頒佈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該憲法宣稱：“法國將永遠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國。”因她曾被歷史稱為“徹底的共和憲法”，從而成為近代世界各國共和立法的方向和楷模。

“共和憲法”既已頒佈，雅各賓派遂以護法為張本，發動護國；又以護法為張本，藉以護國。為此，在共和國生死存亡之秋，雅各賓派建立了革命法庭，頒佈了懲治嫌疑犯條例，將陰謀賣國以求復辟的王后瑪格麗特、罗兰夫人等送上了絞刑架，此其一。其二，實行最高限價，打擊正在擾亂共和國經濟秩序的不法商販，有效地解決了社會經濟的混亂秩序，平息了民怨。其三，通過全國總動員令，提拔了大批出身社會下層的青年軍官，號召青年參軍保衛共和國，青年踴躍參軍者竟達42萬人之多。至1793年底，國內叛亂已被蕩平，共和國軍隊已經趕走外敵，甚至勝利地轉而進攻參加了第一次反法聯盟的荷蘭和比利時……

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雅各賓派，雖以“威權”的姿態，“訓政”的手段，贏得了護國和護法的成功。然而，**越過了威權的限度，便是獨裁；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由於中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既鎮壓了以埃貝爾為首的激進派分子，又鎮壓了以丹東為首的動搖派勢力，雅各賓派不僅因為分裂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因為走向極端而激起了民怨。1794年7月27日，政變發生，羅伯斯庇爾也被送上了斷頭台，因“革命吞食了

自己的兒子”，共和國曾一度順利的護國護法運動遂面臨著新的危機。



二、督政府階段。雅各賓派超越威權和訓政的錯失與後果，給法國共和革命家們以深刻的教訓。其後所建立的“五人督政府”及其輪流執政的制度，就是意在避免從威權走向獨裁和從訓政滑向專制；1795年頒佈的共和國憲法雖然屏棄了雅各賓派後期的極端政策，却肯定和保留了1793年憲法已經明定的共和基礎。法蘭西共和國似乎能夠遵循著一條比較正確的共和之路向前邁進了——督政府對外擊敗了第一次反法聯盟並擴大了戰果，分三路進軍維也納、拿破侖進軍意大利，迫使撒丁國王簽訂“巴黎和約”，控制了北意大利；進攻奧地利，迫使奧皇求和，並簽訂和約——承認法國在北意大利的權利，承認萊茵河為法國國界。1798年5月，督政府又命拿破侖遠征埃及並佔領了埃及……1793年成立的第一次反法聯盟遂告失敗。法蘭西共和國之對外“護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然而，猶如英國天生的共產主義者——號稱“掘地派”和“平等派”的農民們，要推翻“共和”實現“共產”一樣，督政府執政期間，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巴貝夫們，也同樣打起平等派的旗號，試圖推翻督政府；“人還在、心未死”的保王黨們尤其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以為雅各賓派下台他們便能夠卷土重來；而以英國為首的第二次反法聯盟又迅速地建立了起來——它甚至迅疾地掀翻了共和國軍隊護國的戰果，重新將戰火燃燒在法蘭西共和國的國土之上……

如果說督政府因能夠接受雅各賓派正反兩面的教訓，在執政之後，一方面尚能以“訓政”的方式來維護共和革命的成果，連續發動了“果月政變”和“花月政變”，既堅決反對王黨的企圖復辟，又果斷地鎮壓了社會主義

者們的叛亂和進攻，以及各種政治背叛和社會騷亂，而共和國軍隊的戰功又為督政府贏得了穩定和榮譽，那麼，當督政府面臨著歐洲第二次反法聯盟來勢汹汹的進攻時，督政府竟然因心慌意亂而懷著“要為法國尋找一把寶劍”的念頭，找到了那個原先的炮兵上尉——此時已經因軍功享譽法國和歐洲的年輕將軍——拿破侖。

四、拿破侖復辟帝制及共和國第一次護國護法失敗

1799年11月9日（霧月十八日），拿破侖從埃及被召回巴黎，這位常勝將軍立即受到了督政府執政官西哀耶斯和名流顯貴們的熱烈歡迎。拿破侖立即被任命為巴黎衛戍區司令，他也立即用武力控制了巴黎，逮捕了督政官戈伊和穆蘭，迫使巴拉斯辭職。第二天，拿破侖又乾脆用軍隊驅散了議會，廢除了督政府，表面上以西哀耶斯等三人成立了督政委員會，實際上督政委員會必須聽從他一人的指令。

拿破侖執政16年，前五年名為執政，實為獨裁——因為他超越了威權和訓政的範疇。雖然，1800年2月，由拿破侖提交的“共和八年憲法”，因寫下了廢除封建等級和維護共和制度的條款，尚含有“為共和國而推行訓政”的餘味；後11年，則為公然的帝制復辟，即公然地復辟君主專制制度：1804年，拿破侖授意元老院通過決議，宣佈他為法蘭西皇帝；1804年11月，拿破侖提出“共和十二年憲法”，定法國為帝國；1804年12月2日，拿破侖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加冕典禮，稱拿破侖一世。拿破侖稱帝後，不僅實行家族統治，分封了新的貴族，甚至讓革命前享有特權的貴族和教士重新進入政府。1810年3月，拿破侖決與歐洲的封建王室聯姻，娶奧地利公主瑪利亞為繼室……拿破侖遂成為法國專制歷史上的一代雄主，歐洲歷史上又一位武功蓋世的帝王，及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之後敢於公然做皇帝、重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復辟領袖……

前督政府確實為法國尋找到了一把“鋒利的寶劍”，但是這把寶劍，卻不僅在他進攻歐洲專制勢力的戰爭中，寒光閃耀，所向披靡；這把寶劍，更以它透骨的寒氣，指向了比他自己還要年輕得多的共和國，將已經就木的法蘭西帝制，從坍塌的廢墟上重新地建立了起來……革命與復辟、民主與專制的艱難反復較量，護國和護法之由勝利而轉向失敗，亦從此而展現了漫長的痛苦歷程。

五、共和國第二次護國護法功敗垂成

拿破侖對法蘭西共和國的顛覆，拿破侖對法國人民兩次艱難護國護法成就的徹底摧毀，拿破侖所引以為驕傲的帝制復辟事業，拿破侖與國內外封建王朝勢力的妥協甚至勾結，均嚴重地腐蝕了共和國已經艱難造就的社會人心基礎，不僅為嗣後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兩度復辟鋪平了道路，而且將法蘭西人民“為共和國護國護法”的呼喊，銷聲在漫長的王朝復辟歷史之中。

1814年3月和1815年3月拿破侖兩次為歐洲反法聯盟戰敗，他的復辟帝國和他的“百日王朝”迎來的，卻是法國波旁王朝長達十六年的王政復辟。被砍頭的法王路易十六之弟——普羅旺斯伯爵做了法國的國王。

1830年7月巴黎爆發革命，雖然推翻了復辟的波旁王朝，卻於轉瞬之間，就由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做了法蘭西七月王朝的君主。

在長達四十餘年的“復辟時代”裏，雖然法國進步歷史學者們充分肯定了共和革命的歷史正當性，但是，漫長的王朝復辟歲月，還是使得法國人民在為“捍衛共和”而與復辟王朝的抗爭中，不能自覺地將這一抗爭與“為共和國護國、護法的歷史使命”聯系到一起。1847年，一位共和國領袖終於在七月王朝的議會中指出，“我們的工業，金融、信貸均處於危難的狀態之中，甚至可以說處於崩潰的邊緣。那麼，這是誰的過錯呢？應該把過錯歸咎於誰呢？毫無疑問，應該歸咎於這個沉睡地壓迫在我們頭上已經16年之久的制度！”他的話，終於因認識到復辟制度的罪惡，而重新開啓了必須捍衛共和之法的理念；而1847年就已經在法國民間產生的“聚餐運動”，和這個具有強烈政治色彩之民間運動的被禁止，終於導致了人民對法蘭西共和國的覺醒、懷念和激情。1848年2月，人民的聚餐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又一次共和革命，馬賽曲重新響徹在巴黎的街頭，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再次響徹雲霄。1848年2月24日的深夜，巴黎人民不僅築起了1500個街壘，在巴士底獄廣場燒毀了國王的寶座，打算與七月復辟王朝決一死戰……第二天，剛剛建立的臨時政府就已經宣稱：“法國將永遠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國！”——用寫在1793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裏面的根本綱領，為繼承法蘭西第一共和國

的國統和法統，為重建法蘭西共和國，奠定了法理的基礎。



法蘭西共和國終於因人民護國、護法的歷史性要求，而在四十餘年之後得以重生和重建，共和國的護國護法既獲得了又一次階段性勝利，卻在轉眼之間就迎來了的另一個重大的歷史考驗。

猶如英國革命期間的“掘地派”農民，因熱望“絕對平等”而為英國的共和革命制造過麻煩一樣；正如 1793 年法國的望岱農民叛亂，早已經吹響了對法蘭西共和國的進攻號角一般；彼時，在思想和社會兩個方面都已經“要成氣候”的社會主義者們，則率先將他們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熱望，化成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反叛和進攻。1848 年 6 月 22 日，社會主義者們終於帶領著他們那些拿起了武器、築起了街壘的群眾，在巴黎街頭高喊起“打倒製憲會議和建立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口號。然而，為了捍衛剛剛重生的法蘭西共和國，即“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共和國新任軍政部長卡紛雅克派軍隊“無情地”鎮壓了“打著民主共和旗號的法國社會主義革命家們”，將他們對“對法蘭西共和國的進攻”粉碎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之下”。雖然直到今天，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的御用歷史學家，居然還在他們的種種著述中說道：“六月起義具有著明顯的無產階級性質，它是現代社會兩大對立階級的第一次偉大戰鬥……”

社會主義者們對共和國的進攻失敗了，法國人民捍衛了再生的共和國與共和制度。1848 年 11 月 12 日，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頒佈了新憲法，標明了 1789 年就已經被高舉起來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在家庭、勞動、私有財產和社會秩序被肯定的基礎上，規定了公民的普選權和人身、出版、言論、結社、教育、信仰等自由權利。共和國又一次贏得了“護法”的勝利。

然而，“史有可測之風雲”。1848 年 12 月 10 日，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當選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緊接著，波拿巴就在第二年的 12 月 10 日建立了“十二月十日社”。這個波拿巴的貼身組織，為協助他們的總統獨攬軍政大權，擊敗在國會佔有絕對優勢的秩序黨人，不僅策劃暗殺尚加爾涅將軍和國會議長杜邦，而且在歡迎波拿巴時還高喊“皇帝萬歲”的口號。雖然秩序黨人在 1850 年揭露了這個總統近衛組織的陰謀，波拿巴也向國會表示他絕對忠於共和國，但是，拿破侖帝國的陰魂，保王黨的殘餘勢力，波拿巴個人的權欲和野心，一言以蔽之，就是“想做皇帝的欲望”，還是誘導著路易·波拿巴一步一步地朝著帝制的寶座逼近了：

1849 年 11 月，路易·波拿巴罷免了秩序黨人的巴羅內閣，組成了以波拿巴分子為主體的歐普里內閣；

1851 年 1 月 2 日，波拿巴又免除了秩序黨人尚加爾涅的巴黎衛戍區司令職務，控制了軍權；

1851 年 7 月，波拿巴向國會提出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關於“總統不得連任”的規定，因遭到議會否決，又適逢法國經濟危機，波拿巴遂選擇“奧茨特里茨戰役紀念日和拿破侖加冕日——12 月 2 日”發動政變。12 月 1 日深夜，波拿巴調動七萬軍隊佔領了巴黎的各重要據點和法國議會的所在地波旁宮，隨後宣佈巴黎實行特別戒嚴，逮捕了 60 名秩序黨分子和反對派議員。12 月 2 日晨就已經貼出總統佈告——解散立法議會，恢復“普選”，波拿巴政變成功。於是，一個並非“旨在樹立權威和意在推行訓政”，而是為了復辟帝制的軍事獨裁政權建立起來了。1852 年 11 月 21—22 日，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強迫人民投票贊同參議院提出的“恢復帝制”的決議。12 月 2 日，法國遂被正式宣佈為“帝國”，路易·波拿巴即皇帝位，帝號——拿破侖三世，國號——拿破侖第二帝

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滅亡，法蘭西共和國的護國護法又一次慘遭失敗。

六、從共和國在危急中到第三次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

路易·波拿巴在位二十年間，法國人民為法蘭西共和國護國護法的奮鬥，雖然是“折戟沉沙鐵未銷”，但是，在歐洲進步發展的大局面之下，波拿巴一手堅持皇權統治和軍警鎮壓、一手則推動經濟制度的革新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法國完成了工業革命，並成為當代僅亞於英國的經濟強國。但他還是使得整個法國社會在復辟的皇權統治之下，充滿畸形惡態：強大與腐敗，富有與貧窮，特權與不公……等等，終於為這個帝國積累够了可怕的社會矛盾，甚至是民心的“死結”。於是，當歷史一旦給予人民以政治機遇，復辟帝國的滅亡和共和革命的再起，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

1870年7月，俾士麥的普魯士和波拿巴的法國，終於爆發了爭取歐洲霸權的王朝戰爭。9月2日，法國於色當一役中戰敗，拿破侖三世——路易·波拿巴被俘。九月四日，巴黎即爆發革命，第二帝國隨即宣佈垮台。在一片“共和國萬歲”的歡呼聲中，巴黎人民立即宣佈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她不僅繼承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與第二共和國的國統和法統，而且立即投入了第三次護國護法的頑強奮鬥之中：

法蘭西共和國第三次護國護法的第一個勝利，就是戰勝了“巴黎公社”在無產階級革命名義之下對共和國的武裝反叛，將一場已經頗有氣勢的法國共產革命——這個被馬列主義的徒子徒孫稱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政權”，輾碎在法蘭西共和國“護國與護法”的旗幟之下。原因，就是這個“公社”的所謂革命和專政，恰恰是在歐洲政治歷史已經走向“三權分立”之共和進程中，卻要開歷史的倒車，企圖重新“將立法和行政統一”，以便建立一部號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國家機器”。回首歷史，今天，我們當然可以說，正是因為剛剛誕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戰勝了這一“革命名義下的復辟企圖”，贏得了護國與護法的勝利，才為法國人民避免了一場巨大的歷史倒退，和一個空前的歷史劫難。

法蘭西共和國第三次護國護法的第二個勝利，就是在巴黎公社敗亡之後，當帝制要與共和制再一次較量之時，面對著波旁正統派、奧爾良王朝派和拿破侖帝國派為復辟君主制度而向共和國交相進攻的態勢，1875年1月，在上述保王黨分子佔據多數的國民議會裏，共和派僅僅以一票之多，險勝各家保王黨，從而承認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通過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1875年憲法。從此，無君之共和國家在法國得以確認。其先，擔任總統的保皇黨人麥克馬洪為王朝正統派亨利五世所制定的迎駕馬車、縫制的國王禮服，則永遠祇能成為一場未遂復辟的紀念品，而被共和的歷史所嘲笑。

法蘭西共和國第三次護國護法的第三個勝利，就是在1879年6月，當國民議會為鞏固共和政體而重新審議1875年憲法時，曾沖決保王勢力的阻撓，決定將政府機關從凡爾賽遷回巴黎，確認馬賽曲為國歌、確定7月14日——1789年法國人民攻佔巴士底獄的日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慶日，從共和的法律上堵住了專制復辟再起的可能。1884年，國民議會再一次審議了1875年憲法，進一步規定“政府的共和形式將永遠不得動搖”，甚至規定“凡統治過法國的家族成員不得當選為共和國總統”，終身議院制度被廢除——全體參議員必須經過民主程序才能產生。



巴黎人民推倒帝制復辟者拿破侖銅像

法蘭西共和國第三次護國護法的第四個勝利，就是在1885年，當復辟之心未死的教權派和波拿巴派結成同盟之時，即宣稱：“1789以來，法國沒有任何一個政體曾超過十八年。”言下之意——即“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不久也必然要壽終正寢”。面對著經濟危機和政局動蕩，法國“再一次進入了危機的時代”，共

和黨人，對於氣焰囂張的君主派決定予以嚴厲打擊；對於大規模的、甚至是有“紅手”的工人罷工，則區別對待，兩手兼用；特別是清洗了一批高級軍官以打擊保皇勢力；取消教士等人的豁免權和富家子弟交錢以免兵役的成規……；由是，動蕩的共和國，終於又一次渡過了護國護法的危機。

法蘭西共和國第三次護國護法的第五個勝利，則是當共和國剛剛渡過危機之後，很快又面臨著由“勳章醜聞”所帶來的一次巨大動蕩。總統格列維的女婿，一位高級軍官因出賣官職和榮譽軍團十字勳章，竟為復辟派高喊“打倒貪污的共和國”製造了歷史的“良機”。1888年4月，君主復辟派領袖、前軍政部長佈朗熱參加眾多地區的議院補選，居然三次選上，僅在巴黎即得補選票24萬張，法國的報紙遂以“共和國在危急中”號召國人起而“護國護法”。為保護共和國的尊嚴，為保證共和國的國統和法統不再被顛覆，共和各派開始聯手反擊，使佈朗熱在秋季的選舉中僅獲百分之八點九的選票和42個席位，共和派則佔據了366個席位。佈朗熱畏罪逃亡，因被共和國缺席審判，而在比利時自殺身亡。他的死，宣佈了君主復辟派在法國歷史上的最後失敗和徹底失敗。歷經一次又一次復辟磨難的法蘭西共和國，終於在共和國創建98年之後，贏得了“百年”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共和國與共和制度就此獲得了永生。“無君之共和”，從此在全世界迎來了她輝煌勝利的時代。

俄羅斯共和國護國護法的 淒慘失敗、漫長失敗和最終勝利

俄羅斯王朝專制的歷史及其特征

俄羅斯遲至15世紀末才出現中央極權的君主國家。但是，中央大公的實權既由大貴族掌管，王公貴族也依然保留著世襲的領土。伊凡四世成年後，於1547年加冕改稱沙皇。為籠絡封建貴族，伊凡於1550年頒佈的法典中規定：“農民祇能在尤利節這一天可以遷移”；1581年，沙皇又頒發了“禁年令”，暫時禁止農民在尤利節這一天離開主人，後則成為永久性禁令。為加強中央王權，沙皇於1565年推行“特轄區政策”，迅疾地擴大了沙皇對國家領土的管轄權利，封建領主的勢力迅速式微，封建割據的狀況得以根本

改變。由是，前者確認了俄國的農奴制度，後者確立了沙皇的君主專制。

1613年2月，羅曼諾夫家族的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當上了沙皇。1648年9月1日，王朝通過的“會議法典”，一邊強化沙皇的專制權利，規定反對沙皇者被處以死刑；一邊則規定地主有權處理農民的生命和財產，甚至可以無限期地追捕農民。俄國的農奴制度竟然隨著君主專制的強化而被強化了。1695年，彼得大帝為使俄國不再繼續落後於歐洲各國，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宗教等一切方面都進行了重大改革，但對於俄國的君主制度和俄國的農奴制度卻非但沒有改，且予以固守。1785年，沙皇葉卡特琳二世在鎮壓了普加喬夫起義之後，曾頒佈給予貴族特權的詔書，賦予土地貴族永久佔有農奴和土地的權利。俄國的農奴制發展到了頂峰。由此可知，俄國的君主專制歷史實際上是與俄國的農村奴隸制並行不悖的。這對於馬克思提出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之“必然歷史規律”來說，倒是一種事實上的“反動”了。

正因為如此，俄國的啓蒙運動、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展，俄國出現共和革命的必然，俄國完全可能爆發“共產主義革命的本性”，雖然都是旨在反對沙皇的君主專制統治，卻又與農奴的解放息息相關。反過來說，俄國農奴的解放，及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與社會主義思潮的關係，遂決定了俄國未來革命的性質、形式和結果。

歷史正是如此。18世紀之後，俄國貴族啓蒙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限制沙皇權利和廢除農奴制；俄國貴族青年的“十二月黨人運動”，亦從廢除農奴制和實現君主立憲走向了“解放農奴與建立共和”並舉的目標；俄國的《現代人雜誌》雖然已經從貴族的啓蒙走向了平民的啓蒙，開始用真實的文學來宣傳革命思想，但他們對俄羅斯命運的根本關心，還是在於對農奴制和沙皇專制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上……。因此，1801年，亞歷山大一世為推動改革開放，而不得不“准許商人、小市民和國有農民購買無人居住的的土地”；1803年，沙皇已經發佈了“自由農民法令”，稱：“在農民交納高額贖金的前提下，准許地主解放農民，並給予一小塊土地”。但當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開放已經被俄國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和畸形發展所

逼迫，而不得不為資本家們“解放社會生產力”的時候，1861年3月3日，沙皇終於簽署了關於農民擺脫農奴制依附關係的“法令”和“宣言”兩個文件，規定：“自法令頒佈之日起，俄國的農奴獲得了人身的自由……”

但是，被解放的農奴們雖然擺脫了“地主的土地”曾對他們的殘酷束縛，卻立即大量地涌進了資本家的工廠，轉眼就從君主統治下的“農奴”變成了君主統治下的“工奴”，即後來被列寧稱做的“俄國無產階級”。於是，在社會主義的思潮已經象韃靼人那樣可怕地漫流在歐洲的大地上，當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和專政的共產革命幽靈，已經在“誘引”甚至號召它的“無產階級”們，決心與“歐洲共和革命的成果”進行殊死決戰之時，由俄國君主農奴社會所孕育的第一位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便在他的長篇小說“怎麼辦？”裏面，為剛剛脫下了農裝，換上了工裝，甚至連一天的“真正自由農民”都沒有做過的“昨日農奴和今日工奴”們，找到了追求人人平等和反對資本家剝削壓迫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於是：俄羅斯的平民知識份子們——這些早已認識到“俄國農民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的社會革命家們，遂在他們發起的“民萃運動”中，不僅公然指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乃是俄國的不幸”，而且開始鼓吹祇有知識份子領導農民暴動才能推翻沙皇、並走上“人人平等”的社會革命真理。1879年，民萃派們終於將自己的“土地與自由社”分裂成了“土地平分社”和“民意黨”。前者因追求絕對平等，便為社會主義思潮在俄國土地上推波助瀾固不用說，後者則因崇尚恐怖暗殺，而為俄國後來的共產革命手段進行了早期的“試驗”。於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國雖然出現了深受歐洲憲政民主思想影響的“立憲民主黨”，更出現了深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工黨，而社會民主工黨內部被逐漸分裂出去的佈爾什維克派，他們作為馬克思暴力共產主義的嫡傳黨徒，在列寧的惡性堅持和發展之下，終於成為俄國革命時期崇尚“暴力、陰謀、專政和恐怖”的最可怕“革命力量”。然而，悲劇卻在於，不論是社會革命黨，還是社會民主工黨，雖然二者和立憲民主黨人都具有一定的與真正的共和思想，但是，祇因為兩者同樣具有“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和

共同性質”，因而才為未來推翻沙皇的俄國共和革命，既提供了革命的很大助力，又與列寧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更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鐵血旗號下，“推翻共和”與“制造復辟”，脫不清干系。似乎有必要說明的是，不能了解和理解俄國歷史發展的上述“歷史特征與革命癥結”，也就不能瞭解和理解俄國共和革命與俄國共產革命的由來和分野，並且也就不可能了解和理解俄羅斯共和國及其護國與護法的悲慘歷史命運。

二、俄羅斯二月民主革命成功與俄羅斯共和國創建

毋庸置疑的是，20世紀初期的俄國，確是整個歐洲最反動和最落後的大國之一。1905年，在沙皇槍殺了“向他和他的改革開放進行和平示威”的群眾之後，尼古拉二世的宰相斯托雷平，就與砍掉了譚祠同等六顆腦袋的大清國皇太后一樣，都是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對前者，他們都寧可放縱；對後者，他們都絕不鬆手。猶如沙皇的另一個宰相維特伯爵所言：“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俄、清、共數朝的末代專制統治者對此顯然都是“心領神會”。由此，1905年以後的俄羅斯，雖然出現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權貴和富人的天堂已然愈建愈美，下層人民和下層知識份子的痛苦卻日漸其深。雖然得到好處的中上層知識份子們對革命已經愈來愈走向絕望，甚至叫喊“俄國已經不可能發生革命，沙皇的改革已經愈來愈有成效”，但是，革命還是在社會下層人民和知識份子中間，特別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者當中，被期待，被渴望，被準備，甚至是在暗中“磨刀霍霍”。

然而，歐洲大戰不僅為沙皇帶來了困境，更給俄國帶來了騷亂，特別是給俄國人民和俄國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帶來了歷史所賦予的重大契機。而戰爭的持續、人民痛苦的進一步加深，和一百年來整個俄國社會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深惡痛絕，還有就是歐洲革命民主之路對專制落後之俄羅斯日漸其強的刺激，終於使得俄國的革命，僅僅是在一個早晨，便因為彼得堡的居民買不到麵包，而突然地爆發起來了。八天，祇有八天，一場和平的革命便大獲成功，專制的俄國轉眼就變成了一個自由的國家。

西曆 1917 年 3 月 15 日——俄歷 2 月 27 日，還沒有趕回到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經被迫簽字退位。

西曆 1917 年 3 月 16 日，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明智地拒絕繼承皇位，連“君主立憲”都因此而變為不可能。歷經 304 年的羅曼諾夫王朝終於壽終正寢。

之後，“幾乎沒有任何的政治家、將軍或商人贊成重新回到沙皇政權，大家普遍覺得國家走向共和制是理所當然的”。

共和制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被確認了。朝夕之間，俄羅斯就成了“共和的國家”。猶如法蘭西共和國一樣，象征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藍、白紅三色旗”開始飄揚在俄羅斯大地的上空。

西曆 1917 年 3 月 17 日，“那些曾嘲笑過倡議建立君主立憲的人”，建立了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李沃夫‘公爵’和他的同僚們一邊慶祝著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一邊爭論著怎樣使政府和人民最終達成一致”。

於是，“臨時內閣宣佈了一系列的共和政策——頒佈了無條件的國民自由權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組黨自由；所有年滿 21 歲的人，包括婦女，都將有權投票選舉製憲國會成員；廢除宗教特權和任何社會特權……所有這一切，立刻使戰時的俄國變得比即使是處於和平時期的其它國家都要自由得多……他們甚至決定從現今農奴主們的手裏買回土地，並將這些土地分給農民們，以解決‘耕地所有制問題’……”。

“接著，社會各階層廣泛採用了工人、士兵及海員的範例，商討、抱怨、要求、決策的熱情無所不在。人們享受著長期以來被壓制的權利，無所顧忌地表達著他們的思想，再不用害怕秘密警察，積極參與各種激烈的、關於國家政策或是私有需求的辯論……極大的政治包容，確實使國家和民眾之間的界限消失了。

“甚至國家的文化傳統也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接壤的農村，農民們開始對當地的要事發展發表意見和看法……1917 年二月民主革命所帶來的現代性已超越了過往幾個世紀……”。

後來擔任了臨時共和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回憶說：“……1917 年 2 月 27 日是一個長遠而痛苦歷程告終的標誌，從不折不扣的專制政治轉入了絕對的民主政治。這一切，在一天以前還是一個遙遠的夢，現在，突然之間就實現了，而且實現得如此徹底……人民已經獲得了政權，人民自己充當了俄國的主人。”

這一切似乎都與六年前（1911 辛亥年）中國共和革命的成果一模一樣。

然而，俄羅斯共和革命的命運當真就能夠超越革命與復辟、共和與專制的必然較量歷程嗎？如果英國的掘地派農民、法國的旺岱農民造反大軍、法國的社會主義暴動者巴貝夫和背叛了第三共和的巴黎公社“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這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幽靈們，在社會主義的思潮就要瀰漫世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叫喊已經在“振聾發聵”之時，倘若偏要“以革命的名義”（列寧名言），高舉起他們對共和主義背叛的刺刀，集結在列寧的斧頭和鐮刀旗幟之下，迷戀“暴力和恐怖、陰謀和專政”的手段，向那個剛剛誕生在搖籃裏的脆弱的共和國——“索命”，甚至要“借尸還魂”，那麼，年幼的俄羅斯共和國，和在俄國農奴制的尸床上、以及俄國社會主義思想的溫床上，剛剛建立起來的俄羅斯共和制度，當真能夠贏得這一場與“革命名義下之專制復辟”的痛苦較量和殘酷較量嗎？

三、共和國臨時政府與列寧毀國毀法的痛苦較量

1、共和政府的困境及危機

尼古拉倒台後，代之而起的雖是一個正在建立共和制度的臨時政府，而實際掌握權利的，則是形同於國會的“蘇維埃”。這個由數千個代表所組成的蘇維埃，幾乎為社會主義者所控制。而十九世紀歐洲共和革命的教訓就是，要想建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就必須克服、甚至要戰勝所謂社會主義者對共和主義實行背叛的極大可能。此其一。

其二，二月革命後，一方面，臨時政府為遵守在國際條約中所擔任的義務和維護俄羅斯國家的利益，仍需要與協約國聯合作戰；另一方面，這也與臨時政府的共和性質和協約國家對俄國共和革命的承認與支持密切相關。協約國的一些主要成員國，如美、法、意等，一邊迅速地承認了俄羅斯共和國和她的臨時政府，一邊立即

要求“俄國絕不能背棄協約國家所揭櫫的民主主義的目標”。所以，三月四日，臨時政府已經照會協約國稱：“俄國將不惜任何犧牲，以擔保國際間一個時代的和平與其本身公理正義的存在。自將緊隨協約國之後，與敵人周旋到底。”然而，俄國人民早已厭戰，他們渴望和平。共和政府的這一決定，確實難得民心、甚至是難得軍隊之心。

其三，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地方。因為俄羅斯人民並非不看重“國家的榮譽”。然而，那個早在沙皇參加歐洲大戰之時，就已經號召“要將國際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甚至公開呼吁“要讓俄國在戰爭中失敗”的列寧，這時卻立即利用共和政府繼續對德作戰的決定，為推倒剛剛建立的共和政府，而提出了又一個更加“革命”的口號：“以和平對付鄉村，以戰爭對付政府。”言下之意，就是既要唆使當兵的棄甲歸田，不要為共和政府賣命；又要煽動人民武裝造反，推翻剛剛誕生的共和政府。戰爭與和平的把戲，在列寧那裏，就是這樣地象魔術一樣，被這位共產革命的導師玩弄得得心應手。這雖然是法國社會主義革命家巴貝夫在法國共和革命中所慣用的手段，卻在社會主義思潮、特別是共產革命思想已經成為危機的“蘇維埃”裏，擁有着廣泛的響應者。就不說列寧本來就將俄國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當成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承認它”，就是為了“推翻它”。

俄國的臨時共和政府能夠擺脫這樣的困境和危機嗎？

2、“德國間諜——列寧”和他的“四月提綱”

於是，尚未回國的列寧，立即拋出了他那個著名的“四月提綱”：

一、堅決反對戰爭，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二字掩飾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

二、無產階級及農民奪取政權，不能使資產階級組織臨時政府；

三、不幫助和信任臨時政府；

四、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因工人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的形式，並由之召集“憲法會議”。

五、建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工農民主專政”；

六、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土地，無須訴諸憲法會議，一切重要產業歸工人監督生產和分配；

七、沒收全國銀行，建設全國統一銀行，直接歸政府管理；

八、社會民主工黨的名聲已經為孟什維克出賣，嗣後應改稱：共產黨；

九、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消滅了第二國際的革命性，應該重新組織無產階級國際，稱為“共產國際”。

在這個提綱裏，列寧反對共和政府為擔負國際條約而繼續對外戰爭，卻要俄國的工人和農民馬上起來奪取政權，並且顯然不在乎打一場對內戰爭，可見列寧“要和不是假，要政權為真”；在這個提綱裏，列寧公然地將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政府，指斥為資產階級的政府，是他們革命的對象，同時又號召“一切權利歸蘇維埃”，甚至迫不及待地聲明他們要建立的政權，是一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連“工農民主專政”這樣的說法都不容許，所以，列寧的提綱不過是在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名義之下，對於俄國民主革命和俄國共和政府的專制反撲和公然背叛罷了！

列寧的思想和行爲，無疑為他祖國的敵人——德國皇帝，帶去了令之激動不已的好消息。

為使俄國不能繼續與德國作戰，德皇遂接受俄國亡命者於3月19日瑞士會議的提議，以將來遣歸德國戰俘為條件，決定禮送俄國全部二百多名流亡分子乘坐有“治外法權”的專車回國，著名的共產黨革命家季諾維也夫就坐在那節密封的車廂裏面。列寧乘坐的就更是德國皇帝所禮遇的“豪華專列”了。幾乎所有研究俄國二月革命史的學者們都對這一節豪華列車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為它招來了瑞士和法國有著愛國情懷的社會主義分子的痛罵——“列寧同志”的異國戰友們甚至公開指罵他是“間諜，是德國的間諜……！”

列寧顯然沒有辜負德皇的期待。他四月三日回到彼德堡，就立即在佈爾什維克的總部——“舞女克希里斯卡婭宮”發表演說，稱：“保護祖國就等於保護一個集團的資本家……我們不需要議會共和國，我們不需要有產者的民主制。我們除了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不需要任何政府！”

雖然連他國內的許多戰友都對他的賣國行爲不能接受，共和政府未來的總理克倫斯基則乾脆說：“這個人將毀滅革命！”但是，一意孤行的列寧，卻將巴

貝夫的共產暴動策略——“社會分解最有利於產生一個新的再生的世界”作為指南，決心結合“有組織的少數來戰勝散漫的多數的戰略”，即決心“制造混亂”，並於“亂中奪權”。

於是，共和國的權利被分解了：遵循共和思想、決心走共和之路的臨時政府，以社會主義思想為主流的蘇維埃，和一心要推翻共和國及其臨時政府的佈爾什維克叛亂集團，遂迅速形成了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之後的三個權力中心。而且，由於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某個時刻，他們與佈爾什維克們原來就存在著說不清楚的思想聯係和感情關係，將會給二月共和政府帶去怎樣的命運，也就不難預測了。

自列寧回到俄國就立即開始的“較量”，其痛苦程度，遠遠地超出了歐洲共和革命史已經提供的所有歷史見證。

3、共和國的六月對德戰爭與列寧的七月武裝叛亂

為驅除 1915 年以來侵入俄國境內的德國軍隊，克倫斯基遂以陸軍部長的身份，命令共和國的軍隊於 6 月 16 日對德軍展開攻勢。六月對德攻勢，雖因志願官兵的努力奮戰，曾連續兩週獲得勝利，但是，在德皇給予列寧五千萬金馬克的支援下，佈爾什維克一方面在前線向舊軍隊散發《前線真理報》、《戰壕真理報》作反戰宣傳，利用舊軍隊官兵的厭戰情緒，煽動士兵放下槍桿回家，遂造成六月對德攻勢的失敗；二是在後方、特別是在彼得堡發動兩萬多人的武裝示威，不僅造成衝突，而且搶劫商店，高喊“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他們甚至包圍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逮捕了兩位社會主義議員和兩位部長，直至宣佈解散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使整個首都陷入混亂之中……於是，“對德六月攻勢遭遇失敗”的共和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聯隊對佈爾什維克的叛亂進行鎮壓，雙方死亡達五百人。同時，臨時政府亦以煽動群眾暴動和充當德國間諜罪，於 7 月 6 日下令逮捕列寧。列寧與季諾維也夫逃往芬蘭。列寧和佈爾什維克的背叛行經招致了俄國上下一致的憤怒譴責。

共和政府的對德戰爭雖然失敗了，但俄羅斯共和國第一次對內護國護法，卻因為這個政府敢於鎮壓列寧的叛亂而獲得了成功。

4、共和政府為護國召開“全國代表會議”

兩天後，全俄蘇維埃決定對接任了共和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委以最高權利，要他負責重新組閣，並立即組織軍隊和嚴肅軍紀，藉以捍衛共和國。克倫斯基因被賦予執行“獨裁”的權力——實際則是“威權和訓政”的權力，同意是屆內閣的主要任務就是“撲殺叛逆，鎮壓暴動”。

面對列寧取消“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轉而明確號召“武裝奪取政權”；和佈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的發展，已經使該組織日趨左傾；克倫斯基政府決定與立憲民主黨、革命民主派和有產者團體等另行組織會議，以代替蘇維埃的職能。8 月 12 日，克倫斯基政府在莫斯科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大會開幕，克倫斯基即宣稱：“俄國破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此後當亟謀建設，宣使政府有絕對權利，以整頓內外秩序。”并警告“革命的全部敵人”說：“政府將鎮壓任何推翻政府的企圖”。

然而，在此次大會召開之前，佈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國際派便取抵制的立場；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雖派代表參加“全國代表會議”，實際上卻構成了大會的“左翼”；佈爾什維克派則於莫斯科組織並號召罷工以示抗議，甚至造成全國代表會議的會場沒有電燈照明；而要求“解散前線士兵委員會、在軍隊中恢復死刑和恢復嚴厲軍紀”的科爾尼諾夫將軍則成為右翼——他們在立憲民主黨人的支持下，要求鎮壓佈爾什維克、解散蘇維埃和實行軍事獨裁以拯救國家。由於克倫斯基反對左派，但又對陸軍總司令科爾尼諾夫將軍懷有不滿和戒心，於是大會各派歧見紛存，不了了之，形同流產。

5、科爾尼諾夫的護國政變和佈爾什維克起死回生

然而，在六月攻勢中崛起的科爾尼諾夫將軍，他的軍營卻迅速地變成了“愛國情緒的集中地”。彼時，凡對臨時政府不滿者，均相繼投奔，“軍官聯盟”也隨之建立。由是，克倫斯基與科爾尼諾夫的矛盾，遂形成了政府和軍隊的矛盾。而激化了這一矛盾的卻是：西曆九月三日，德軍攻陷里加城，有兵壓彼得堡之勢。克倫斯基堅持彼得堡的警衛軍應由臨時政府指揮，并要求科爾尼諾夫派一個騎兵團赴彼得堡執行戒嚴令；但科爾尼諾夫則堅持要求直接節制彼得堡的警衛軍。於是，克倫斯基進一步

要求科爾尼諾夫整肅反動的軍官聯盟和總司令部的內部機構，科爾尼諾夫則要求內閣辭職，並“將全部軍權移交總司令”。克倫斯基遂免科爾尼諾夫陸軍總司令職，科爾尼諾夫則於 8 月 25 日回軍進攻彼得堡，企圖造成“護國政變”，推翻臨時政府，清除蘇維埃，並建立軍事獨裁政權。

由於克倫斯基沒有正確地處理科爾尼諾夫之變，卻以維護共和革命成果的名義，“號召蘇維埃出面抵制”，而他領導的社會革命黨，竟又在“蘇維埃”中接受孟什維克派的提議，成立有佈爾什維克參加的“對抗反革命戰爭委員會”。於是，原來就有武裝力量、並在不願打“外戰”的軍隊中有組織、有影響的佈爾什維克，便立即利用這一事變，要求政府釋放七月暴動的被捕者，發放槍枝並成立赤衛軍。克倫斯基居然全部答應。而將這次事變稱做“絕頂急劇之轉變”的列寧，當即指示佈爾什維克立即組織赤衛軍，發動群眾破壞交通，唆使鐵路工人停運科爾尼諾夫的軍隊。加之科爾尼諾夫的騎兵團司令又突然叛變，逮捕了科本人，科爾尼諾夫的“護國政變”竟一週消亡。但列寧和他的佈爾什維克，卻藉機得以起死回生——8 月 5 日，在彼得堡中央蘇維埃的選舉中，佈派在總數 619 票中獲 440 票；8 月 22 日，在彼得堡的蘇維埃選舉中，佈爾什維克已經得票 22 萬張，佔百分之 33，較 6 月前提高一倍；8 月 31 日，由佈爾什維克所提的“新政府綱領”，已經在蘇維埃中以 279 票對 115 票獲得通過。9 月 6 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響，佈爾什維克又較六月前增加百分之 36……但是，在全俄 779 個都市已經舉行選舉的 634 個都市中，佈爾什維克得票僅祇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七而已。佈派掌握的是仍是“兩都”的勞動者和不願打外戰的軍隊。

俄羅斯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國會”——終於為列寧的十月背叛，準備了優越的政治條件。

俄國共和政府陷入了可怕的危機。

6、“護國國會”——俄羅斯共和國參議會的失敗

顯而易見的是，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都已經意識到了共和國的危機。為此，鑑於蘇維埃日趨左傾，難以控制，各派為護國擬另組機構來替代“社會主義國會——蘇維埃”，遂決議選舉各階層代表組織“預備國會”，即“俄羅斯共和國參議會”，作為“憲法會

議”未召集前行使國會職權的機關。這已經是克倫斯基的最後努力了。

十月七日，預備國會開幕。由農民蘇維埃主席擔任大會主席，出席大會的勞動代表 344 人，中產階級代表 153 人，佈爾什維克代表 53 人。

但是，在國外的列寧全力反對該會的召開，命令佈派代表擾亂會議，務使預備國會失敗。托洛斯基受命在會上宣讀預備好了的“退出會議宣言”，他高喊道：“資產階級們！……雖然偽裝成超政治的，但他們已經決定把阻撓憲法會議作為他們的目的了……我們，社會民主工黨佈爾什維克派聲明：我們與賣國政府毫無共同之處……憲法會議萬歲！……”把自己打扮成“憲法會議”捍衛者的佈爾什維克雖然宣佈單獨退出會議，克倫斯基仍然在會上宣稱：“政府將全力於最短時期內，促成召集憲法會議”。

然而，來不及了，列寧的十月背叛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而共和政府卻仍然要按部就班地實行他們的“共和大計”。

7、列寧十月背叛的成功與俄國共和書生的失敗

早在 1905 年列寧就已經說過：“蘇維埃乃是為達成一定目的的戰鬥組織。”1906 年他更曾說道：“蘇維埃乃是培植人民革命分子之獨裁政治的組織。”所以，9 月 13 日，在芬蘭鄉下的列寧已寫信給佈爾什維克中央說：“佈爾什維克既然已經在兩個首都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就不但能夠、而且應當把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來”。次日，他又寫信給佈黨中央，指示發動暴動的三個條件已經成熟，絕對不允許喪失機會。這就是列寧在九月所寫下的著名的“兩封信”。

9 月 26 日，列寧公開發表“革命的任務”一文，聲稱“要使蘇維埃把國家政權完全單獨掌握到自己的手裏”。9 月 29 日，列寧發表“危急成熟了”一文，認為暴動勝利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備，要求他的黨立即暴動，“否則就是放棄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放棄一切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10 月 8 日，喬裝的列寧從芬蘭回到彼得堡後，又立即發表“局外人的建議”一文，特別摘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法則”的要點，主張最火速

地、最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堡。他還特別地提出了一個口號：“寧可全體犧牲，絕不放走敵人！”自然，這個敵人，就是所有志在維護和捍衛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們，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會主義戰友們”。

10月10日，列寧發表了“暴動藝術”一文，並召開了十個小時的黨中央會議，以十二票對二票通過了於最近暴動的決議。雖然遭到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對，他們卻被列寧訓斥為“工賊和無限卑鄙的叛徒”。

於是，列寧一邊公開反對預備國會，強烈要求召開“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並得逞；一邊陰謀確定於大會召開日——俄歷10月25日（西曆11月7日）發動武裝暴動；一邊又故意將10月22日安排為“首都蘇維埃日”，目的是要藉大型示威運動來造成社會混亂，以便“亂中奪權”。為鼓舞黨徒，列寧竟然說：“共產黨的陰謀叛變性越強，則黨員對於權力的信心越強”。在列寧的策劃下，就在這一天，游行群眾喊出了“打倒克倫斯基政府”、“消滅戰爭”和“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混亂局面開始形成——連克倫斯基最親信的軍隊也因列寧的煽動而叛變了。彼得堡兩炮台被佔領，甚至反過來炮轟冬宮。次日，各郵電交通機構均落入列寧之手，陸海軍那些不願參加對外戰爭的軍人幾乎全部參加了武裝暴動。

當此共和國性命悠關的局面之下，克倫斯基政府卻沒有忘記“民主程序”。面對列寧的武裝背叛，還於24日召集“預備國會”以討論處理方式。雖然他自己要求鎮壓列寧的暴動，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代表則發言說：“列寧暴動責任，在政府舉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應當彈劾政府。”孟什維克左派代表丹恩雖然極力抨擊佈爾什維克，卻又聲稱“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不必運用武裝來對付叛亂者。”……克倫斯基政府的“民主風範”使得這個共和政府，面對叛亂和顛覆，竟然“無所適從”。然而，與之同時，列寧卻告誡他的黨徒們說：“認清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千萬不要等待，否則，我們就會失去一切……”

10月25日，列寧發佈命令，指使海軍包圍冬宮並佔領各交通要道和戰略地點。克倫斯基僥倖逃脫，參加會議的其餘閣員均被逮捕，托洛斯基遂在彼得堡蘇維埃緊急會議上宣稱：“克倫斯基政府已經被消滅，

所有政權移交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列寧出現在蘇維埃緊急會議上，去掉了假髮，接受歡呼，慶祝他的佈爾什維克們，敢於用血手毀滅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敢於推翻——剛剛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才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及其嶄新的共和制度……

四、俄羅斯人民護法護國的淒慘失敗和漫長失敗

1、俄羅斯人民起而護國護法

列寧的武裝叛變奪權，解散預備國會和“獨霸”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立即引發了俄國除佈爾什維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會主義派別的強烈反對。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等立刻於26日組成了“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提出：急速組成臨時政府，採取積極行動，以“撲滅佈爾什維克”的暴動，鎮壓一切反革命（指列寧）的計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控制了全俄的鐵路，借以反攻列寧叛軍。但因這些主張、決議和行動根本沒有實力作後盾，遂迅速敗北。此其一。

其二，逃出魔掌後的克倫斯基，立即與第三炮兵軍團司令克拉斯諾夫將軍指揮哥薩克軍隊反攻彼得堡。至29日，距彼得堡僅有15里。彼得堡城內，在“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指揮下的軍校士官生立即起義響應。列寧一則命令赤衛軍抵抗和鎮壓，二則利用工人組織鐵路聯合委員會不為克倫斯基運兵。由於哥薩克軍隊本無決戰的信念，第三炮兵軍團11月1日戰敗退卻，克倫斯基護國失敗。

其三，在莫斯科，10月26日，各黨派即已組成“社會安全委員會”，次日向蘇維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軍事委員會及赤衛軍，未獲結果；28日，幾千軍校學生及大學生出而佔領莫斯科的中心要地，雙方經過整整一個星期的血戰，因列寧從彼得堡調重兵支援，並以大炮轟擊，11月2日，莫斯科落入列寧之手。

其四，列寧武裝叛變成功之後，在佈爾什維克的內部，亦立即出現了護國護法的正義力量。有人要求容納各黨派分子以建立一個聯合政權，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則主張撲滅革命，通過和平綱領，保證在預定的時間內召開“憲法會議”……11月2日，加米涅夫竟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議：取消佈爾什維克的政權，代以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列寧不但否決了他們的動議，而且用黨紀來處分他們。

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會。而人民委員會的 15 位委員中，就有 11 人反對列寧用政治恐怖的手段來建立一個殘暴的獨裁政府，列寧則辱罵他們是“逃兵和工賊”，開除了他們在蘇維埃和黨內的職務。

針對俄國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護國護法，列寧決於 12 月 7 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員會”——被列寧稱為“革命之白刃”的紅色恐怖組織——“契卡”，負責“肅清反革命工作”。列寧殘忍地說道：“假使在俄羅斯的一萬萬人口中有一千萬不願意服從蘇維埃，那我們便將這一千萬人的肉體加以毀滅。”他認為：“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

2、列寧用恐怖暴力鎮壓全俄“立憲會議”

應該說，“立憲會議”不僅是俄羅斯人民百年以來的一個希望，而且是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成功以後，臨時共和政府“志在確認和確立共和制度”的偉大事業。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就曾指責列寧說：“從前，誰都沒有象列寧那樣熱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托洛斯基更是在“預備國會”上高叫過“立憲會議萬歲”的口號。

1917 年 9 月 14 日，當克倫斯基的預備國會再一次重申“俄羅斯是共和國”之後，便立即宣佈將於該年 11 月 12 日舉行全俄立憲會議代表選舉。於 11 月 28 日召開全俄立憲會議，制定俄羅斯共和國憲法。十月背叛成功後，為佈什維克所獨霸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在“告工人、士兵、農民書”中明確宣佈：“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

1917 年 11 月 7 日列寧武裝背叛成功後，即提議推遲召開立憲會議，理由是：“立憲祇有統戰的意義”，而當前的使命則是“確保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立憲會議遂推遲到 1918 年 1 月 18 日召開。全俄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日期不變。

1917 年 11 月 12 日，全俄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結果揭曉：在全部 3600 萬張選票中，佈爾什維克黨僅得 900 萬張選票，社會革命黨得票 2100 萬。所以，在 707 個代表的立憲會議席位中，社會革命黨獲 370 席，佈爾什維克黨僅獲 175 席。雖然這次選舉以普選、均等、直接、無記名等為原則，無論男女，年滿二十就有選舉權，是俄國歷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選舉。

然而，為全俄立憲會議選舉結果老羞成怒的列寧，卻立即拋出了由他自己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利宣言”，稱：“俄國為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立憲會議必須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法令”，甚至強行規定“立憲會議本身僅限於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原則”，蠻橫要求必須將此一宣言“作為全俄立憲會議的憲法性文件”。

緊接著，列寧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表宣言威脅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說：任何人及任何機關企圖攫取國家政權的某種嘗試，蘇維埃政權都將用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鎮壓，直至使用武力。”

1918 年 1 月 18 日，全俄立憲會議在陶德里宮開幕。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組織的“保衛憲法會議聯盟”，決定在宮前舉行和平的游行慶祝。但當游行向宮門前進時，立刻遭遇槍擊，因為擔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絕不要吝惜子彈！”百餘參加游行的男女被打死。

陶德里宮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水兵，他們對進宮開會的代表，不是叫囂“這個人應該挨上一刀”，就是說“把子彈打進這個人的腦袋，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代表們沒有因為武裝的威脅和死亡的恐懼而退縮。

次日，列寧終於在蘇維埃的中執會上說：“俄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早已準備好了蘇維埃與憲法會議的衝突……一切政權歸蘇維埃。誰要破壞，我們一定打斷他的脊梁骨！”他的囂聲未止，當日，兩個著名的立憲民主黨人哥羅什金和辛格諾夫，就被列寧的水兵殺死於議院。

20 日晚間，“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散憲法會議令”正式發表。普列漢諾夫後來在第二次黨代會上講話說：“反革命的國會簡直就在五分鐘內就把它解散了，又何須兩個禮拜！”托洛斯基更加理直氣壯地說：“在我們單純的、公開的、粗暴的去解散憲法會議之後，實際上就是給形式的民主制度以一個永遠不會復活的最後一擊。”

憲法會議被列寧用武力鎮壓和解散後，高爾基在 22 日的《新生命報》上為死亡的俄國民主唱出了痛心的挽歌：“……1918 年 1 月 18 日……這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俄國人民所夢寐以求的。他們把憲法會議看做一

個能給俄國人民自由表現其意志的政治機構，數以千計的知識分子和上十萬工人與農夫，曾為這個夢想而坐牢、而充軍、甚至被絞死、被槍殺了。為了這一個神聖的目的，俄羅斯曾經血流成河。現在總算達到了，爭取民主的人民也出來歡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員却命令開槍，。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些人民政治委員過去也曾向受苦的大眾強調過去為憲法會議而鬥爭的必要性……。而這一次，正和 1905 年一樣，士兵們也回答說，‘我們是奉令開槍的’……我要請問人民的政治委員們，你們當中也有誠實而有理性的人，你們是不是知道：把他們殺死，是破壞了俄國的民主，是破壞了革命的勝利呢？……或者他們會不會這樣想：即使這樣做會導致俄國民主的毀滅，也必須由我們來幹，絕不許別人過問呢？”



然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早已說過：“我們在革命鬥爭中必須猛烈地摧毀敵人……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國家’作標榜，那簡直是大錯特錯……無產階級要的是國家，不是為了自由，是為了消滅敵人”——顯然，列寧是在告訴歷史：用暴力背叛和奪取的政權，也同樣祇有用“暴力和消滅”之類的手段來予以鞏固。所謂自由人民的國家，對我們而言，連做做樣子，我們都不肖一顧……

於是，在列寧奪取了政權的次日，即頒令禁止“出版自由”：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先被查封，其它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亦同樣遭遇了制裁。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當各社會主義黨派發出“我們的報紙已經被封了”的呼聲時，列寧則回答說：“這是當然的事情，祇可惜還未全部封閉吧！”至五月間，所有不屬於共產黨的報紙，全部被停刊，包括高爾基所辦的

《新生命報》在內。俄國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以來已經爭取到手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終於被列寧掃蕩罄盡。

1917 年 11 月 28 日，憲法會議還沒有召開，立憲民主黨人已經被宣佈為反革命的爪牙；無政府主義者則被視為“人民的公敵”，強迫他們解散黨組織，其黨人之大部，則被逮捕和處決。

1917 年 12 月 17 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會革命黨右派。

1918 年 6 月 14 日，列寧的共產黨又將立憲民主黨和孟什維克左派即國際派宣佈為非法組織。

終於，一個“以革命的名義”來毀滅革命、以“人民的名義”來戕害人民的暴政，一個比歷代沙皇還要殘暴千倍萬倍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血淋淋地在俄羅斯篡立起來了……

3、列寧大規模屠殺持續護國護法的共和國軍民

1918 年 1 月 18 日，佈爾什維克正式脫離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1 月 23 日，列寧將俄羅斯共和國更名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1922 年 10 月將國號改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俄羅斯的大地上，立即燃遍了人民志在捍衛俄羅斯共和國的烈火。

據蘇共官方統計，僅在 1918 年 6 月以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征集隊”，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1918 年 6 月 22 日，曾極大地支持過列寧的社會革命黨左派暗殺了共產黨員伏羅達斯基；7 月 6 日，社會革命黨左派佈魯姆刺殺了德國駐俄監視和約的代表米爾巴哈；7 月 7 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莫斯科組織暴動，佔領莫斯科電訊大廈，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列寧。7 月 11 日，社會革命黨人在烏拉爾山區宣佈對德國宣戰，並進攻莫斯科；8 月 30 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長烏里茨基被一個年輕的學生暗殺；同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謀殺沙皇官員而被囚禁和流放了十一年的卡普蘭，在莫斯科米海爾松工廠行刺列寧，她說：“我早就決心殺死列寧了。我認為他是出賣革命的奸細……”

然而，這一切為列寧對人民施行大規模的屠殺製造了籍口：為緩和德國的憤怒，列寧處決了 20 名社會

革命黨人；為擔心被囚禁在烏拉爾山區附近的沙皇一家可能成為革命的號召力量，列寧又下令槍殺沙皇全家……契卡首領捷爾任斯基高叫：“我要請求革命的寶劍，以消滅全部的反革命”。托洛斯基則說：“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專對於一個命該滅亡而不願意滅亡的階級而用。”1918年9月2日，列寧的全俄中央執委會向全黨發出通電：“不許再軟弱！不許再有感情上的顧慮！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必須立即逮捕起來。並從資產階級和白軍軍官中獵取大量的人質；祇需有輕微的跡象，有反抗的企圖，或白軍的擁護者中有什麼動作，便必須進行大規模的槍決。”

俄羅斯被共產黨推進了血泊之中。曾炮轟冬宮的喀朗斯達德的水兵們更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和絕望。他們希望發動“第三次革命”，以犧牲自己來重建俄國人民所需要的共和國。1921年3月1日，15000名水兵和工人們在喀朗斯達德舉行大會，一個水兵極其痛苦地呼喊說：“同志們……把我們推進這個泥坑的就是那一羣共產黨。他們現在正戴著共產主義的假面具而高據在我們的共和國之上……我自己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我請求你們，同志們！讓我們來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對農民、農民反對工人的共產黨員趕走，因為我們已經自相殘殺得夠了……”於是大會決議宣稱：“**要建立一個沒有共產黨的蘇維埃共和國……**”

然而，列寧卻毫無人性地指使那個“從來沒有對有關人類生命的神聖意義的胡說所感動”的托洛斯基，立即命令六萬軍隊向喀朗斯達德進行殲滅性的進攻。十天之後，被鮮血染紅的15000名水兵的屍體，就橫躺在俄羅斯陰沉的天空底下……為了俄羅斯共和國，他們被自己手創的紅色政權屠殺得一干二淨！

1917和1918兩年，有一百萬人被列寧的共產黨處決。

1922年6月8日——7月25日，共產黨在俄羅斯的三十個都市中號召檢舉社會革命黨人，該黨的47位領袖被起訴，15人被處決，6人處苦役；

1923年，列寧決定對自己過去伐異黨同的孟什維克進行大圍剿，槍殺了3000多名曾與自己共同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戰友，其餘則被放逐到一年九個月結冰的梭羅威茨基荒島上。

歷史是需要比較的：

在沙皇統治時期，1905年被流放西伯利亞的政治犯為85000人，1909年為181000人，恐怖最高峰期，被處死的每月達60—90人。在斯托雷平當政的五年中，大約有四千人被判處極刑……。

一位被囚的俄國總主教曾於1918年發表聲明指斥共產黨說：“你們曾使俄國人民的手沾染了他們兄弟的鮮血，你們猶以未足；你們肆無忌憚地挑撥人民從事公開的無恥劫掠，蒙蔽了他們的良心，並使他們不畏懼罪惡；但無論你們用什麼名義來掩飾你們的罪惡，謀殺、暴行和劫掠，罪惡終歸是罪惡，終將受到上蒼的懲罰。是的，在你們的統治下，我們將過著一種長時期的恐怖生活，因為你們已經將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毀滅，並代之以野獸般的統治……”

4、共和國護國戰爭的失敗和列寧建立殘酷的黨主專制

由於俄羅斯共和國人民對列寧共產黨的抗暴鬥爭，說到底，就是志在維護俄羅斯共和國國統和法統的抗爭，所以，共和國軍人在1918-1921年間所發動的歷次反對列寧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戰爭，才擁有著護國戰爭的本質。

1918年6-8月，共和國軍隊先後從東、南、北三個方向佔領了薩馬拉、辛比爾斯克，喀山、鄂爾木斯克和葉卡特林堡等地，推翻了當地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了“共和國西伯利亞政府、共和國烏拉爾州政府”等，全國有四分之三的地區曾短暫被護國軍隊佔領。

1919年春，在東線，共和國將軍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共率軍130萬人，向列寧的共產黨獨裁政權發動了聯合進攻。

1919年夏，在南線，鄧尼金的軍隊曾一度先後佔領庫班、哈爾科夫、察裏津、基輔、庫爾斯克等地，十月進佔奧莫爾、圖拉一線，距莫斯科僅200公里。這次進攻一直堅持到了1920年3月，才遭遇失敗。

1921年5-6月間，共和國將軍佛蘭格爾在波蘭的支持下，從南方向烏克蘭出擊，曾佔領烏克蘭大部分地區。

然而，上述歷次護國戰爭均慘遭失敗。其原因：一是俄羅斯共和國原來就立足未穩，又太短暫，難以形成一個有威權和有力量政治軍事領導核心，因此在列寧發動了成功的十月背叛之後，雖然共和國的將軍們為捍衛共和國而紛紛揭竿而起，但是一個缺少威

信和核心軍事領袖的大規模軍事行爲，因其分散性和獨立性，而難以取得成功。

二是協約國國家雖然承認和支持過俄羅斯共和國，但是，在列寧的十月背叛成功之後，他們也祇是對立即與德國簽訂了“和約”的列寧共產黨政權，表示了象征性的干涉；對俄羅斯人民起而反抗共產黨復辟，表現了象征性的支持。而後，協約國國家爲一己之國家利益，而對俄國共產黨政權採取綏靖政策，卻對俄國人民的護國戰爭停止援助，甚至是叛賣，志在護國護法的俄國人民遂處於“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的淒涼境地。

三是列寧如同殘酷鎮壓俄國人民的護法運動和抗暴鬥爭一樣，對共和國軍人所發動的護國戰爭，採取了創造性的、史無前例的血腥手段，包括赤裸裸的賣國行爲，才最終地推翻了俄羅斯共和國。

列寧的第一手段，就是賣國。因爲列寧早就說過：“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而不肯犧牲本國者，不能算是社會主義者。”1918年3月3日，列寧的共產黨政權以“俄羅斯共和國”的名義，與德國簽訂了著名的賣國條約“佈列斯特和約”。該和約規定：雙方結束戰爭；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拉脫維亞的部分地區脫離蘇俄；紅軍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烏克蘭、芬蘭撤兵；阿爾達甘、卡爾斯、巴統地區割讓給土耳其；蘇俄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劃定兩國邊界，并承認烏克蘭中央拉達同德國簽訂的條約；蘇俄軍隊全部復員，待俄軍復員後德軍才撤出其佔領的其它俄國領土；蘇俄向德國賠款六十億馬克……列寧因賣國而獲得了喘息，更因賣國才得以騰出手來對付共和國的護國戰爭。1921年3月18日，由波蘭支持的佛蘭格爾將軍舉兵護國，攻勢凌厲，列寧又與波蘭簽訂“波蘇和約”，同意將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劃歸波蘭，從而使佛蘭格爾將軍在外援立即斷絕的情形下遭遇失敗。

列寧的第二手段，就是在敢於賣國的同時，既高喊反對“外國的武裝干涉”，又將共和國將軍們發動的護國戰爭，說成是與帝國主義包圍俄國的侵略戰爭“內外勾結”，以高舉虛假的民族主義旗幟來欺騙民眾，借以動搖俄國人民堅持護國戰爭的意志。而契機，就是協約國不承認“佈列斯特和約”，從而起兵干涉，雖無支援俄國人民反抗共產黨暴政的真心實意，並且僅僅是“做做樣子而已”，甚至轉眼之間就已經

偃旗息鼓，卻爲列寧制造所謂的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反對帝國主義對蘇俄的侵略戰爭，制造了頂好的藉口。這對於一個已經完全喪失了新聞自由的國家的人民來說，其所能夠起到的欺騙作用，當然可想而知。

列寧的第三手段，既是最重要的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列寧的第三手段更是列寧之所以能夠最後獲得反護國戰爭勝利的決定性手段，就是建立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秩序”。實際則是迅速建立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戰時共產主義軍事獨裁奴隸制”。其具體做法：

一是頒佈所謂的“餘糧征集制法令”，在全俄範圍內派遣武裝征糧隊，對全體俄國農民進行武力掠奪。2001年中共上海“教委”編攥的大學教材《世界近代史》即稱：“從1918年夏天起，隨著國內戰爭的展開，蘇維埃政權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開始動用專政力量對富農手中的餘糧進行征集。到1918年底，強制性征糧的範圍擴大到中農乃至整個農村……1919年頒佈的餘糧征集制法令……規定……農民應無條件地完成所攤派征糧額，攤派比例按階級原則確定，基本上由富農和中農承擔，凡違令抗征者將受到嚴厲懲罰……。2月27日又頒佈了關於組織糧食征購隊的法令，決定派遣大批工人征糧隊攜帶武器下鄉征糧，緩解了城市的饑荒，爲前線作戰的紅軍提供了後勤的保障，成爲扭轉戰爭形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是藉口“加速工業國家化”，而全面地和迅速地剝奪城市有產者的所有資產。上述御用教材也“揭露”道：“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員會頒佈法令，宣佈將各主要工業行業的所有大型企業和部分中型企業收歸國有。……1919年3月俄共（佈）八大通過的黨綱確認了這一方針，要求繼續工業國有化進程，堅持不懈地把已經開始并已基本完成的對資產階級的剝奪進行到底……”顯然，列寧“對資產階級的徹底剝奪，實際就是對城市一切有產者的全面剝奪。這個剝奪無疑爲列寧的紅色恐怖政權帶來了可觀的軍費，因而也就爲撲滅共和國人民的護國戰爭搶劫到了巨大的軍費來源。

三是在所謂“推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幌子下，對全體人民實行奴隸式的強迫勞動，“用勞動義務制來保證重要經濟部門和軍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員會決定，對非勞動者實行

強制勞動，以勞動手冊取代身份證，並將勞動記錄與口糧分配掛鉤……勞動義務制的配套形式是勞動軍事化，如欲隨意脫離崗位，要受到軍紀和戰時法律處理，有些軍工部門直接被編入軍隊行列，鐵路系統亦被列入戰時動員狀態……”。而當所有的勞動者和被迫勞動者都必須為列寧撲滅共和國的戰爭而進行無償勞動時，共和國將軍們發動的護國戰爭所面臨的萬般艱難和必然失敗也就可以想象了。

四是“取消市場，實行配給”。藉以將俄國全體人民的起碼生存權利，緊緊地攥在列寧的手心之中。上述這本大學教材將這個可怕的消滅市場和人民口糧控制政策美化為“流通和分配領域非市場化”，它說：“從 1918 年夏天起，蘇俄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法令限制，排斥私人商業和市場交換，直至禁止自由貿易……職工工資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實物形式支付……”如果人民賴以生命的口糧，都已經被列寧的共產黨所專政，人民自己尚顧命不暇，共和國的護國戰爭，則又如何能夠得到人民最起碼的物質支持呢？1949 年後經歷過 30 年口糧配給制的幾代中國人，對此的體會恐怕祇能用“不堪回首”四個字來形容了。

然而，這本在 21 世紀初由世界銀行資助編纂和出版的中共大學御用教材，竟仍然站在列寧的立場上為俄羅斯共和國護國戰爭的“必然失敗”說出了一條真實的、也是根本的理由：“從可觀效果上來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保證戰爭所需，為前線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經濟手段……它所體現的階級原則卻使利益的調整向支撐著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力量——工人、紅軍士兵和貧農傾斜，從而在以階級搏鬥為鮮明的國內戰爭中增強了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基礎，成為紅軍戰勝白軍、贏得戰爭勝利的主要因素……”——這本“大學歷史教材”，就是這樣地花著資產階級的世界銀行所資助的經費，卻自覺地使用著馬列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念，繼續地欺騙和毒化著中國最年輕一代的大學生們。

毫無疑問的是，列寧正是依靠種種血腥手段，才撲滅了俄羅斯人民為護國護法而進行的頑強抗爭，並且在這個世界上，成功地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專制復辟政權和專制復辟制度。由是，剛剛擺脫了沙皇君主專制統治的俄羅斯人民，轉眼就迎來了列寧的“黨主專

制統治”，祇是這個“黨主專制統治”之殘酷，竟為歷史上任何一家君主專制統治所望洋興嘆。

5、七十四年後俄羅斯人民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

誠如那位主教所言：“……在你們的統治下，我們將過著一種長時期的恐怖生活，因為你們已經將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毀滅，並代之以野獸般的統治……”，然而，主教先生可能還是沒有想到，這個“野獸般的統治”，居然延續了整整七十四年。但是，俄國人民在遭遇了長達七十四年的非人痛苦之後，1991 年 8 月 19 日那個燦爛的早晨，卻天方夜譚似地“突然”迎來了俄羅斯共和國及其共和制度的新生。惡貫滿盈的共產專制政權和共產專制復辟制度，幾乎沒有讓人民、更沒有讓“西方”浪費一顆子彈，就徹底地崩潰了；俄羅斯共和國的國統和法統，轉瞬之間，便被俄國人民所繼承；標誌著自由、平等、博愛的藍、白、紅三色國旗，立即重新飄揚在俄羅斯大地的上空，飄揚在我們這個星球之上……。二十世紀末，俄羅斯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葉利欽，就曾在被列寧下令槍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葬禮上說道：“整個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歷史，祇是一個令我們民族感到無比羞恥的歷史”。然而，這個令俄國人民感到羞恥的歷史，終於一去不返了。雖然，由它所制造的“膿和血”，卻依然流淌在我們可愛中華的大地之上，尚未得到最後的清除……

德意志共和國護國護法的勝利成就、 失敗危害和德國民主統一的實現

一、德意志王朝歷史之特征

十一世紀中葉，德意志的封建化才漸告完成。公元 843 年，查理帝國分裂，遂造成歐洲的混戰局面，其時，德國薩克森王朝的奧托一世曾征服北意大利，入侵東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區，後又擊敗了反教皇的羅馬貴族，公元 962 年教皇為奧托加冕，始稱他為羅馬帝國皇帝。1157 年斐特烈一世為抗衡教廷，將“神聖”一詞冠於帝國名稱之上；1250 年，才正式合稱“神聖羅馬帝國”；再其後才稱之為“德意志民族之神聖羅馬帝國”，即“德意志第一帝國”。全稱的羅馬帝國雖然表面上聲勢顯赫，但是其歷代王朝都未能

完成德國的真正統一，更沒有完成從封建制向君主制的成功過渡。霍亨索倫王朝祇圖四處侵略，卻放任封建諸侯們開疆擴土；哈布斯堡王朝祇關心其家族對歐洲統治區域的爭奪，並不關心帝國能否從封建分裂走向王朝統一；盧森堡王朝甚至頒佈過“金璽詔書”，予各路諸侯以割據的更大權力，也就促成了德國的長久分裂。其後悠悠八個世紀，直至十九世紀末，德意志的普魯士王國才通過 1864 年的對丹麥戰爭、1866 年的對奧地利戰爭、1870 年的對法戰爭，和為趕上近代歐洲發展而自上而下進行的經濟政治改革，才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中心的德意志帝國，即“第二帝國”。這既是德意志驕傲的歷史由來，又是德意志封建專制歷史十分漫長、但君主專制歷史卻十分短暫的原因。

二、德意志共和國第一次護國護法的勝利

如果說一次大戰既給俄羅斯帶來了勝利的共和革命，更血腥地製造了俄國的共產專制制度，那麼，一次大戰同樣給德國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18 年 11 月，德國爆發了共和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國，創建了德意志共和國，即“魏瑪共和國”。1919 年 2-7 月，共和國召開了國民會議，通過了魏瑪憲法，即第一部民主憲法，它曾被稱做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之一。

然而，德意志共和國毫無例外地立即就迎來了護國護法的歷史考驗。而且，由於列寧已經在俄國復辟了專制制度，建立了殘酷的黨主專制，馬克思叫囂的共產革命已經不是“是否能夠勝利”的問題，而且已經“在一個國家首先取得了勝利”，剩下的，就是如何“輸出共產革命”的問題了。所以，列寧在暴力奪權成功後，在國際上所立即著手進行的事情，就是不承認考茨基們的第二國際，並迅速地建立了第三共產國際，也就是建立了由他做“教皇”的“第三共產國際教廷”。然後，既出於他要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野心，更出於他必須以製造歐洲的混亂來維係他蘇維埃專制政權的目的，他首先便向歐洲發動了進攻。而他選擇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剛剛爆發了共和革命、創建了共和國的德意志。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終於在列寧的一手策劃下，第一次走出了俄國的國界，在嶄新的德意志共和國燃燒起復辟的野火——德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家季米特諾夫、盧森堡等遂在蘇維埃俄國的陰謀指揮之下，迅速於 1918 年 12 月 29 日決定脫離獨

立社會民主黨，建立了共產黨，宣稱黨的任務，“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僅立即製造了所謂的“一月暴動”，試圖推翻新共和國，而且於 1919 年 4 月 13 日，於巴伐利亞地區發動“共產革命”，篡建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亦稱“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然而，僅僅十八天，就被共和國鎮壓下去了。

無獨有偶的是，就在“革命名義下的復辟”被鎮壓下去之後不久，1920 年初，根據協約國命令，德國必須解散兩個海軍旅，但士兵們反對。於是，沃爾夫崗·卡普便以東普魯士地方長官的身份，趁機勾結仇恨共和國的保皇黨分子和國防軍內的反動軍官發動叛亂。是年 3 月 13 日，卡普率軍進攻柏林，一度佔領了政府大廈門，宣佈共和國被推翻，成立以卡普為首腦的復辟政府。然而，僅僅四天，至 3 月 17 日，就被共和國鎮壓。卡普逃出柏林，流亡瑞典，後被引渡回國受審，1922 年在獄中死去。

德意志共和國終於擊敗了德國共產黨和德國保皇黨的兩面進攻，捍衛了共和國的嶄新國統與法統，獲得了第一次護國護法的重大勝利。

三、希特勒毀法禍國危害全世界

德意志共和國雖然獲得了第一度護國護法的勝利，但是，一次大戰給德國帶來的破壞，卻並沒有、也不可能於轉瞬之間就能夠得以恢復。失敗的德意志民族還必須醫治戰爭帶來的深刻創傷，嶄新的共和國更必須渡過戰後德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所帶來的嚴重危機。然而，歷史曾給予德意志民族以驕傲，同樣也曾給予德意志民族以愚蠢，特別是尼采和叔本華之“超人、意志等獨裁哲學的復辟發酵”，便在共和國於國勢和國力上尚遠遠不能與昔日的兩個帝國相比之時，更在經濟危機迭呈險情的歲月裏，迅速地使民族主義成為專制復辟的又一根危險的發條。

1923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館發動了一次政變，雖然



沒有成功，但他竟然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當代英雄”。緊接著，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當代英雄”希特勒便立即舉起了“復興德意志民族”的旗幟，組建了“民族共同體”，迅速吸引了一大批中下級軍官，由他建立的納粹黨則得以大發展，至 1932 年已成為德國的第一大黨。1933 年 1 月，發了瘋的德意志民族選舉希特勒擔任德國的總理。但這位共和國的總理一上台就提出了“一體化”的口號。二月，他就製造了“國會縱火案”，並迅速藉口德意志民族要發展強大，就必須建立“鐵的法律”，從而宣佈毀棄共和國的一系列法令，特別是取消了“保障人身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通信自由”等人民自由權力條款。三月，他又強迫國會通過“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使由他執政的內閣獲得了立法權，廢除了三權分立制度，將巴黎公社的原則和列寧背叛的要求，在德國予以實現。七月，頒佈“禁止組織新政黨法”，宣佈德國實行一黨獨裁制。8 月，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即在軍官團的支持下，擔任了國家元首。希特勒雖然沒有公然地推倒德意志共和國，但卻在共和國的名義之下，緊鑼密鼓地毀滅了因 1918 年共和革命才誕生的民主共和之法。雖然德意志共和國的國號、國統依舊，但是，共和國的“新瓶”卻重新裝進了專制獨裁的“舊酒”，因而在實際上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徹底復辟和超級復辟。這，大概就是舉世皆指希特勒的德國為“第三帝國”的原因，意即是對德意志第一、第二帝國的復辟。

希特勒毀滅共和法統、復辟專制帝國的結果，不僅對德國和整個德意志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歷史災難，更給歐洲甚至是全世界製造了史無前例的戰爭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戰，因之而爆發，人類因之而痛苦和流血。復辟的“德意志第三帝國”為人類歷史所留下的創傷之重和傷痕之深，及其惡劣影響之深遠，世界歷史學家似已述盡，這裏不再贅言。

四、共和國的最後勝利和德國走向民主統一

眾所周知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希特勒德國作為一個戰敗國，曾被戰勝國“一分為二”。德國西部被佔領區包括西柏林為美、英、法等盟國所管轄，德國東部被佔領區包括東柏林為前蘇聯所管制。東西方兩個陣營既然拉開了冷戰的戰幕，德國便成為

這一場冷戰的前線。1948 年 6 月 4 日，前蘇聯突然全面切斷了西占區同柏林之間的水陸交通，試圖將西方國家趕出西佔區。結果，西柏林 250 萬居民的生活用品，竟全部由美國“空運”長達 11 個月之久。在危機解決後，西方國家遂決定幫助西佔區人民建立自己的國家——1949 年 9 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應運而生。

應該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傳承了 1919 年創建的德意志共和國之國統，特別是她傳承了 1919 年德意志共和國的法統。因為，由這個聯邦共和國所迅速頒佈的“基本法”，連今天的中共御用教材都承認它是對德意志共和國憲法即魏瑪憲法的繼承，是一步十分民主的憲法。而半個多世紀以來“西德”的民主制度和國家成就，及其在全世界的影響也早已對此作出了證明。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這個“基本法”制定之時，卻再也沒有犯下“民主書生”的錯誤了。面對著共產主義的“東德”，為防止顛覆和復辟，杜絕新獨裁者的再起，基本法曾持“訓政”之姿態，規定一切政黨必須受國家法律之監督，反對憲法的政黨必須取締。1952-1956 年，聯邦憲法法院就先後取締了新納粹政黨——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德國共產黨。前者使希特勒的幽靈不能借尸還魂，後者則使共產黨“在革命名義下的顛覆”未能得逞。也就是說，西德人民因“護法”的成功，而鞏固和發展了真正民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再生的 1919 年德意志共和國。

西德意志共和國家的重建，自然刺激了東德意志、特別是它的管制國和共產主義宗主國——前蘇聯。1949 年 10 月，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立一個月之後，前蘇聯就立即策劃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然而，這個聲稱是“民主的”共和國，除掉國號用的是前蘇聯“衛星國”的統一國號以外，在國家社會的根本政治制度上，也是對 1919 年德意志共和國的徹底反動，是希特勒對 1919 年的德意志共和國毀法禍國的繼續。祇不過是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打著民主共和的旗號、高喊著革命的口號罷了。並且，即便是就德意志的民族意義而言，它也不過是前蘇聯的“子國”，而絕非前蘇聯的一個“兄弟國家”；它和自由的西德一樣，祇是德國遭遇分裂的一半，而不是德意志統一國家的一部分。至於它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樣，在它存在的數十年歲月裏，究竟為德意志留下了怎樣的血腥記錄，“柏林牆”早已告訴了我們一切。

1989年，東德的柏林牆僅僅開放了三天，從專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逃到自由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人，竟然達到400萬！是年，共產黨德國終於爆發和平革命；1990年，統治了東德人民四十餘年的共產黨垮台；1990年10月3日，所謂的民主德國終止存在，東德“加入”了西德。社會主義東德的國號、國旗和國歌，亦祇能帶著終於被德意志民族和人民永遠拋棄的羞恥而成為永遠的過去了。歷史於1919年創建的德意志共和國在歷經了71年的痛苦磨難之後，終於讓德國人民贏得了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德國終於走向了令人羨慕的“民主和統一”。

大中華民國 百年護國護法的艱難歷程和光明前途

一、悠久的中國王朝歷史及其特征

中國的歷史，自有皇帝傳說以來，已有4700餘年；自從“古竹書”記年載夏以來，也已近800年；且兩者並無間斷。武王滅紂，開啓了大周一朝，前300年為西周，也是中國封建制度從建立而至於鼎盛的階段。之所以封侯建國，首先是因為西周建國之初，因不能根絕前殷的勢力，而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地，同時又封建了魯、燕、齊三國。此為封建制度創立之端緒。其次是在克殷後二年，武王崩，武庚遂伙同監視他的管叔等乘機謀反。一時間東方的殷王朝殘餘勢力，均起而造反，企圖復辟。其時因周成王年幼，周公乃親自東征，平息了叛亂。此次“護國”的結果，促成了西周王朝的第二次封侯建國，衛、晉、蔡、東都等封國始立，宋國則為殷人後代而封，魯、齊等國亦得以向東伸展。封建制，雖因西周為立國、護國之需而創建，其後，則漸漸成爲一種對政權和政區的分割制度，即作為對於中央王權實行分而治之的“等級分裂政體”而存在。

由於西周末年，周平王的王位是由他的舅舅申侯勾聯犬戎殺害其父周幽王而得，王室威信不再，雖經東遷，卻遭遇東部齊、魯等一些大封國的反對，而擁護他的其它封國如許、鄭、秦、犬戎等，又大都是乏義之國，周王朝遂從此遭遇“王命不行”的命運，

“春秋時代”於是開始。而王命不行的結果，則是迅速造成了列國之間的兼併，各諸侯國內部篡亂相乘和雜居中國之犬戎蠻夷的“製亂和歸化”。自魯恆公弑兄篡位以下至晉三分公室，齊為田氏所篡，魯則三恆稱強於國內，貴族的高貴姓氏早已日漸暗淡，宗法等級封建制的衰滅已不可免，平民政治遂乘隙興起，再加上諸夏文化之對內對外日漸融合浸染，特別是各強國之間稱雄稱霸的戰爭，竟推進著中國——“雖非主觀之想、卻成客觀之變”地朝著統一的方向前進了。

春秋之後，戰國首尾二百四十餘年，伴隨著從兼併而至統一之戰爭的，則是郡縣政治的出現，軍民分治的開始，井田制的廢棄，履畝而稅的實行，依軍功而擢升之新政治制度的建立，貨幣之使用，和官商轉向民商之重要發展等等。秦終於滅了六國，中國亦終於統一在“廢封建和置郡縣”的君主平民制度之下。

由是可知，大周一朝蓋八百年，其間，封建的建立和鞏固約三百年，是為西周。封建的維係和衰落約二百四十餘年，是為春秋時代；而封建的滅亡期亦約二百四十餘年，是為戰國時期；統稱東周。所以，近代以來至今，國人動輒便以反封建來作為“革命”甚至是掃蕩中國文化的由頭，便實在是出於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因為對封建的革命，中國人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就勝利完成了。這是我們與歐洲之大不同處。

其後，秦雖歷二世，僅存國十五年，但“存制”竟達2120年，即自公元前209年直至公元1911年，方為辛亥共和革命所終結。其間兩千餘年，雖始終為君主王朝，亦始終為君主平民政體，而非封建式的君主貴族政治。大漢朝建國之初，雖有封建之舉，亦有郡縣之繼，其後九十餘年間，則隨著劉姓王室之滅異姓王、封同姓王，直至頒發“推恩令”，而最終廢除了封侯建國之舊制度。

而也正是在兩漢，中國才出現了君權和政權的分離，文治政府的興起，以及公卿朝士盡皆“民間名儒”的政治景象。其後，雖然士人政府亦曾逐漸形成“士族政府”，更在魏晉南北朝紛紛亂亂的四百年間，流弊而成為“士族門閥制度”，但是，混亂時代過去，自隋唐以下，皇權和政權的分離，貢舉和科考制度的出現，特別是宋代諫官制度的建立，和文官治國的進一步發展，均為中國悠久的君主制度，帶來了對於皇權獨裁的制約。如果文化落後的蒙人不專以《四書》

來開科取士，如果朱明王朝的開國皇帝不斷然地廢除宰相制度、開八股取士之風氣，如果文明欠豐的滿人不繼承明代的無宰相之政府，不時刻宣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不實行少數人部族的特權和專制，自元至清前後七百年，不視天下為一姓之家，不握生殺予奪大權於一手，則中國的君主王朝大約便不能夠僅僅用“專制”一詞即可以統而概之的了。就不說秦以下之漫長二千餘年間，不論是中國自生的宗教，還是乘亂而至的外來宗教，直至中國出現了國際共產黨，之前，他們都既沒有機會在中國制造一場又一場的宗教戰爭，也沒有可能如歐洲和中西亞那些國家一樣，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教政合一的殘酷封建王朝或君主王朝。而中華文化非但歷經二千餘年而不衰，甚至二千年餘年間朝朝代代都能夠碩果累累，就更是說明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始終存在著文化創造的相當自由。雖然，我們並不否認，漫長的中國王朝歷史，確實為我們志在“走向共和”的歷史性變革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悠久民族文化中封建的和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亦同樣為我們志在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帶來了相應的負擔。但是，歷史在比較之中而見優劣。因為，我們祇需從辛亥之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護國護法的艱難和曲折，與歐洲之諸共和國家作一簡單的對比，我們自然就能夠清楚自己的優勢和劣勢究竟何在。

二、中國共和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

自 1894 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中國同盟會，鼓吹共和革命，艱難奮鬥十六年，發動了十一次起義，終於在 1911 年 10 月獲得武昌起義成功，並於 1912 年 1 月 1 日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毫無疑問的是，中華民國是一個新中國，新就新在它不是改朝換代，不是帝制的延續，不是君主專制的翻版，更不是扛著革命旗號的專制復辟，而是在中國首開了共和政治的端緒，第一次為中華民族創立了共和的國統和法統。所以，連中國社會科學院御制的“中國近代史”都稱辛亥之後的中華民國——

在政治上“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

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發展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

在經濟上，“自 1912 至 1919 年的八年間……新增資本相當於辛亥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竟出

現了麵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巨子。鋼鐵、采煤、電力等重工業，和皮革、造紙、卷煙等一應輕工業，以及金融等均獲得了重大發展……1914 年 3 月 15 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民國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

在輿論和文化上，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述：“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帶來新聞輿論的自由。辛亥之後，全國民辦報刊一時蔚為大觀，至 1913 年 7 月，各種民辦報紙已有五百餘家。他們以監督政府為己任，頻頻議論政治得失，評述政府官員，上敢於批評指責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無論是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均在他們的關心和批評之下。專制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亦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就是對中華民國是一個嶄新共和國的證明。

三、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一大歷史階段 1912-1928

中華民國與所有背負專制歷史的嶄新共和國一樣，立即遭遇了革命與復辟的痛苦較量，和必須起而護國、護法的歷史命運。

1、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四個階段及其勝利

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第一階段是第一次北伐。1912 年 1 月 1 日，因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遂使袁世凱要由他來建立新政府的陰謀破產，袁即一邊罷免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指



使馮國璋、段其瑞叫囂要“誓死抵抗”；一邊發兵攻陷武昌，與革命軍隔江對峙，蓄意制造緊張形勢。為捍衛還在襁褓之中的共和國，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討袁”主張。1912年1月13日，北伐的革命軍敗清軍於安徽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也不戰而下，安徽、湖北、湖南各戰場革命軍均獲得相當勝利。唯列強公然出面、出兵維護支持袁世凱，堵截革命軍北上，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議和”的局面。

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第二階段是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1912年1月22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聲明，如果清帝退位，清王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宣佈贊成共和，自己將辭去臨時大總統，並推舉袁世凱擔任。2月13日，袁世凱即通電“贊成共和”，並誓言“永不使專制政體再行於中國”，孫文遂辭職。3月6日，南京參議院決議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3月10日，袁遂在北京宣誓就職。然而，僅一年之後——1913年3月20日，擁遺朝之兵的袁世凱即陰謀暗殺了內閣第一大黨——國民黨秘書長宋教仁。孫中山因之而猛醒，意識到要捍衛共和，“非去袁不可”。他決心發動二次革命，要象推翻滿清王朝那樣，粉碎袁世凱的篡權、獨裁和復辟陰謀。6月9日，袁世凱又下令罷免國民黨身份的三省都督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人。7月12日，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發表討袁通電並親赴湖口督師，二月革命遂起；7月15日，江蘇都督程德全亦在黃興迫動下宣佈討袁。隨之，滬、皖、湘、贛、鄂、閩、重慶相繼宣佈獨立。然而，一因袁世凱擁遺朝之重兵，二因國人對袁氏尚存有幻想，三因國民黨十位都督僅僅祇有兩位執行孫中山的命令起兵抗袁，遂使二月革命失敗。

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第三階段是反袁護國戰爭。因袁世凱迅速地撲滅了二月革命，從而刺激了他推倒共和、復辟帝制的欲望。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下令停止國會參眾兩院現議員的職務。5月1日，袁頒佈總統權等於皇帝權的“中華民國約法”，推倒了旨在限制他獨裁和防止他復辟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廢除了國務院，在總統府設立了相當於滿清“軍機處”的“政事堂”。6月30日，袁更廢各省都督，改官職，立將軍名號。1915年8月10日，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政客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為袁鼓吹帝制。8月23日，滿清遺孽楊度等七人成立“籌安

會”，公開為袁復辟帝制鳴鑼開道。11月20日，所謂國民代表投票結束，“一體贊成君主立憲”。12月11日，參政院推戴袁世凱為皇帝。次日，袁宣佈接受帝位，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定明年為“洪憲元年”。12月13日袁接受百官朝賀。袁世凱猶如拿破倫和他的侄子一樣，推倒了共和，復辟了帝制，從獨裁走向了帝位，妄圖將中國人民歷盡艱難才創建的共和國——中華民國徹底推翻。

然而，已經“懂共和、解民主”的共和國——中華民國國民，因“厭絕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決心對“敢以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全國各界不僅發表宣言、通電一致反對袁推倒共和、復辟帝制，而且孫中山、國民黨和幾乎全體國民均意識到要維護共和，“非去袁不可”。由是，蔡鍔將軍在梁啟超的幫助下逃出北京來到日本，在孫中山先生的鼓勵下，立即自日本返國，擇袁世凱登基之日，宣佈雲南獨立，通電號召討袁，發動了倒袁護國的戰爭。護國戰爭的槍聲一經打響，則全國上下，海內海外無不響應，連袁的親信愛將也接二連三地背叛了他。於是，袁世凱僅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一命嗚呼。共和國——中華民國獲得了反袁護國戰爭的巨大勝利。

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第四階段是反對張勳復辟滿清。歷史的事實是，辛亥之後，共和國——中華民國遭遇顛覆與專制制度可能復辟的最大危險，就是來自於袁世凱和他的北洋舊王朝軍隊。袁世凱之死雖然宣告了復辟帝制的必然失敗，但原北洋軍人張勳緊接著又導演了一場復辟滿清王朝的鬧劇。1917年7月1日張竟然率領兩萬辮子軍進京扶持宣統復位。然而，由於全國輿情高漲——北京的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表示抗議”，上海商界全體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以擁護共和，全國反對張勳復辟的通電“一日之內不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兒，多有不避鼎鑊者乃執筆痛言，以反對復辟”，於是，另一個北洋軍人段祺瑞，遂於捍衛共和之名義下，於1917年7月3日在馬場督師，討伐張勳。由是張勳的復辟滿清僅十一天便冰消瓦解。辛亥之後中華民國的護國運動遂得以成功。

2、中華民國的護法運動的四個階段及其成功

中華民國反袁反張復辟的勝利證明，辛亥之後共和主義思想已經成爲全國上下莫敢一辯的新思想，中華民國已經成爲舉國上下共同體認的新國家。此後一切欲擁遺朝之兵、據私家之軍，以企圖復辟專制者，都不得以擁護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爲旗號，卻又借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爲手段，來達到“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的”的目的。

1917年7月，因段祺瑞成了驅逐張勳、維護共和的大英雄而重掌國柄，但轉瞬之間，他便頂著中華民國的國統，不僅破壞共和法統，企圖重歸獨裁——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而且簽訂賣國條約以擴私家之軍，更爲“武力統一天下”而首開十一年軍閥毀法混戰禍國的端緒。

在此十一年中，已經一再地贏得了護國勝利的共和國人民，又一一地掀起了捍衛共和法統的浪潮。他們不僅聲稱“中華民國爲民主統一之共和國”的憲法條款“永遠不得予以修正”，而且連續地發動了反對混戰、反對賄選、反對賣國和反對一切毀法禍國的群眾運動。而由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護法戰爭，就正是在國民波波相接的護法運動中，歷經種種失敗和痛苦而最終地走向了成功。

中華民國護法戰爭的第一階段，是孫中山領導南下護法並發動第一次護法戰爭。1917年7月6日，一百五十名原國民黨議員隨孫中山南下，海軍總長程璧光亦率第一艦隊開赴廣州，然後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任命孫中山爲大元帥，發動了第一次護法戰爭。祇因“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南方軍閥唐繼堯和陸榮廷等與北方直、皖軍閥勾結，並在廣州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以對孫中山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戰的北伐軍歸於失敗。

中華民國護法戰爭的第二階段，是在孫中山於1920年重建廣州革命政府之後。1921年4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即揮兵西進，於同年7月15日克南寧，8月1日佔桂林，後於11月15日在桂林設大本營。就在孫中山積極準備北伐以護法之時，直系軍閥爲阻止孫北伐，乃一面在表面上“恢復舊國會”，使孫失去護法的依據，一面收買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遂造成第二次護法戰爭的失敗。

中華民國護法戰爭的第三階段，是掃蕩兩廣軍閥，統一兩廣行政，爲伺候的北伐打倒軍閥奠定了軍事政

治基礎。1924年初，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了國民黨；在歷盡“復辟有兵、革命無軍”的痛苦之後，創建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培養了一支真正的共和革命軍隊。其間，直至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雖然外受東西列強之阻擾，內有俄屬共產革命之暗礁，但是孫中山還是義不容辭地一再努力於護法事業，不僅堅守廣東護法大本營，而且抱病北上參加國民會議，甚至客死北平。但是，堅定地執行了他護法戰略的蔣介石，卻在真正的國民黨同志的共同奮鬥之下，於1924年10月率領黃埔學生軍平息了英國支持下的反動商團叛亂；於1925年2月率軍第一次東征，掃蕩了陳炯明的禍亂；於1925年4-6月間，又於東征之間回師撲滅了滇、貴軍閥楊希閔和劉震寰在廣州的叛變；於1925年11月率軍第二次東征，將陳炯明叛軍全部消滅。1925年10月12日陳獨秀即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嚮導》上發表文章稱：

“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人民的滇、貴、粵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僅爲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爲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1925年12月3日和30日陳獨秀又在《嚮導》發表文章稱：“蔣介石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3、中華民國護法戰爭中的險惡暗礁

如前文所述，正是列寧的十月背叛，才徹底地葬送了1917年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推翻了俄羅斯共和國，阻斷了俄國人民的共和之路。背叛成功的列寧，不僅在前蘇俄篡建了共產專制復辟制度，而且更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對外輸出共產革命。列寧雖在十月背叛成功前就確定了一個“東方路線”，即“北京——加爾各答——歐洲”之所謂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大戰略。但是，十月背叛奪權的成功，卻使他立即拋棄東方，轉而直接進攻歐洲。但是，1919年初，因他指使德國和匈牙利共產黨在本國發動“共產革命建國”失敗，遂使他重新開始執行他的“東方路線”。列寧終於將老沙皇的野心、新沙皇的欲望合而並之，首先以虛假地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爲釣餌，欺騙中國人民；其次是於1920年8月派維津斯基來華

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 7 月又派馬林等來華領導召開了中共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再就是十一次派人來中國尋找孫中山，企圖使孫中山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轉化為列寧的共產革命，將自己創建的國民黨“變性”為共產黨；最後則是在上述目的均因為孫中山的拒絕而不能得逞之後，才陰謀決定，要在孫中山正處於“敵有人援、己無人助”之時，藉援助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革命，而命令中國共產黨全體或公開、或秘密地加入國民黨，以借重孫中山的影響，中國國民黨的力量，和中國國民革命、即中華民國護法戰爭之機會，來達到打進國民黨、分化國民黨和最終將中國國民革命“誘變”為中國共產革命的目的。是時，正處於護法困境之中的孫中山，因迫不得已而決定“聯俄容共”，從而為中華民國最後階段的護法戰爭、中國的國民革命、特別是未來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的前途，埋下了可怕的政治危機。

此後，中國共產黨遂憑著前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經濟援助”，在前蘇俄的直接指揮和命令下，以列寧的“十月背叛行經”為榜樣，“陽冒參加國民革命之名，陰事發動共產革命之業”，一是一邊在國民黨內秘密自結黨團，發展勢力，一邊公開將國民黨劃成左中右三派，在國民黨內號召“打倒國民黨右派——孤立國民黨中派——團結國民黨左派”，使國民黨自身慘遭分裂；二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劫奪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甚至蓄謀將國民黨的“二大”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甚至“鳩佔雀巢”地造成國民黨大會竟然“以談三民主義為羞、以談共產主義為榮”的局面，直至將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把持在手，使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 29 名部員中，連部長（譚平山）共有 26 人是共產黨。三是層層對外掛著國民黨黨部的招牌，利用國民黨改組登記，名為國民黨發展黨員，實為共產黨“招兵買馬”，從而使 1923 年底尚祇有 480 餘人的共產黨，不到兩年，就發展到了 5 萬餘人。四是因為必須依靠國民黨在廣東立腳，所以堅決地反對北伐，而當國民黨的北伐不能阻止時，竟決策要包藏禍心地“迎汪（精衛）回國，以與蔣分權”，蓄謀分裂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五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進軍之後，於北伐勝利後方鼓吹工農革命，煽動工農暴動，武裝工農造反，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號召推翻剛剛誕生的國民革命政權，

蓄意製造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後則挑起“遷都之爭”，以進一步分裂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政權；再就是於武漢由蘇俄顧問鮑羅廷策劃領導國民黨左派召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和武漢國民政府聯席會議，開除領導北伐勝利進軍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職務；五是在蔣介石領導北伐已經解放了南中國、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之後，則由叫囂“取消北伐、轉向南伐”，到要發兵東下、顛覆南京政府。六是指使北伐軍中的共產黨官兵蓄意製造南京事件，劫殺外國僑民，圖謀挑起國際糾紛以阻止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七是在上海就要被北伐軍解放之時，秘密策劃並公開發動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高叫“就是要建立中國的巴黎公社！”。八是因為反對、破壞北伐不成，顛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不果，則公然於 1927 年 8 月 1 日發動了南昌武裝叛變，其後，則將叛變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暴動造反接二連三地煽動在南中國貧窮落後的農村——列寧發動十月背叛的種種陰謀殘酷手段，法國望岱農民對共和國的反叛和進攻，可以說全部在中華民國偉大護法戰爭的進程中，重新地在斯大林一再派來的蘇聯顧問指揮下，予以了歷史的痛苦重演，不同的卻是遭遇了失敗，從而使中國人民足足推遲了二十二年才慘遭共產專制復辟的殘酷命運。

中華民國護法戰爭的第四階段——偉大的北伐戰爭及其勝利。

蓋因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中國國民黨人早已對蘇俄和中共洞察其奸；還因為蔣介石能夠及時地利用蘇俄顧問和共產黨發動的、旨在綁架他赴蘇俄的“中山艦事件”，驅除了事件策動者——季山嘉等一批蘇俄顧問，捍衛了軍權；隨後又通過“整理黨務案”而奪回了國民黨部分黨權；所以，在蔣介石的堅持和領導下，中華民國的護法戰爭，才在以偉大北伐戰爭為旗幟的勝利推進中，獲得了一再成功和最後成功。

1926 年 7 月 9 日，中國國民革命軍高舉著中華民國護法戰爭的大旗在廣州誓師北伐；7 月 11 日即攻佔長沙，長沙五萬民眾秉燭歡迎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之後，歷經武漢戰役、南昌戰役、福建戰役、東南戰役，繞過了共產革命的重重暗礁，直至決心“清黨、絕俄”、將蘇聯顧問和中共黨徒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終於在短短的十個月中，就解放了整個南中國，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其後，在克服了國

民革命陣營內部的摩擦和糾紛之後，蔣介石又於 1928 年 4 月親自率軍渡江北伐，不 5 月即克定舊都北京。1928 年底，隨著“東北易幟”，中華民國走向初步的和平統一。由是，1911 年共和革命所創建的偉大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護國和護法運動遂告成功。

四、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二大歷史階段 1928—1949

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二大歷史階段的第一階段是 1928—1937。

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十七年護國護法反復辟的勝利；東北易幟，標誌著中華民國終於獲得了初步的和平與統一。當是之時，中華民國理應迎來一個民主建國的大好歷史時期，但是，一因蘇俄自擬定“東方路線”為始，即決策了要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陰謀，並且誘逼不成，便顛覆為繼。於是，中共便在蘇俄及其派遣的軍事顧問直接指揮下，並在發動共產革命的旗號下，不僅以中國國民黨為“敵黨”，更以中華民國為“敵國”，連續地發動武裝叛亂，持久地實行武裝割據——既在斯大林的命令下，於前蘇聯大舉侵略中華民國之時，高喊“武裝保衛蘇聯”，以與蘇俄侵略者“裏應外合”；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於中國境內建立所謂蘇維埃政權，直至篡立認蘇俄為祖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開分裂現代中國之端緒。二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軍閥殘餘之殘餘”乃在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已經重建、中華民國已經獲得和平統一之後，為逞封建割據之願，而一再地甚至是連續地發動叛亂。祇是由於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再生，共和革命的再勝，袁、張的公然復辟帝制已為歷史所不許，即便是北洋軍閥式的“假共和真專制”，也早已為國人所看穿，因而軍閥殘餘勢力才不僅要頂著中華民國的名號，更要頂著中國國民黨的聲望，以行叛亂之實。再加上日本帝國陰謀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一時間、俄、日、共及殘餘軍閥遂合縱連橫，互相依賴，相互勾結，豈但是風欲靜而風不止，而且是黑雲壓城城欲摧。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並未因北京政府和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大軍閥的垮台而輕落帷幕，相反，恰恰因為兩家惡鄰的欺我，害我，因為殘餘軍閥勢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

持恒叛亂叛國，而再現革命與復辟的持續較量狀態，使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運動，開始了新的艱難歷程。

1、中華民國為繼續護國護法而平定新舊軍閥叛亂

新舊軍閥發動叛亂的契機是 1929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國軍編遣會議的召開，是編遣會議意在“軍隊國家化”的目的，激怒了大小軍閥仍然要“持槍割地稱雄”的私欲。由是，自 1929 年 2 月 21 日李宗仁公然稱叛失敗，1929 年 4 月馮玉祥稱叛未果，一直到閻錫山因自慮“國軍編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其間各殘餘軍閥之內勾外結和紛紛叛變已導致其野心勃發，閻乃決心聯合馮玉祥數十萬人馬、李宗仁四萬殘兵和失意政客汪精衛等共同反叛，從而開啓了一場在所謂反蔣護黨救國旗號之下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一九三零年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因閻、馮叛亂已生，偽國民政府和為中央擴大會議已然成立，幾經勸阻無效，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華民國政府討伐閻、馮、李聯合叛亂的戰爭遂正式打響。蔣介石不畏生死，親赴歸德督戰，雖幾陷於敵手，仍堅持親自指揮，並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線開始反攻，於八月上旬擊退叛軍於隴海一線。八月十五日政府軍克濟南，叛軍乃潰不成軍。九月六日政府軍發動對叛軍馮玉祥部的總攻。九月十八日張學良見叛軍大勢已去，乃發表“和平罷兵”通電，閻、馮亦因最後絕望而通電下野。依叛叛的所謂“中央擴大會議”、偽“國民政府”，亦不過旬日便自崩自垮。兵連禍結六個月的中原大戰，終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的勝利為告終。中華民國政府平定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一是避免了國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亂與混戰，在相當程度上因保衛了中華民國及其統一，鞏固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成果，成功地捍衛了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因而才深具繼續“護國護法”的歷史意義。

2、中華民國志在護國護法的剿共戰爭功虧一簣

面對和中共的“列寧式背叛”和中國的“望岱叛亂”，中華民國政府乃正確地決策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對於“蘇俄指揮、軍閥勾結、倭寇唯恐其滅”的中共及其武裝割據地區，決進行徵剿，以期將“共產黨非人倫、不道德的生活與無國家反民族的

主義”杜絕罄盡。由是，中華民國政府於 1930 年 12 月 19 日至 1931 年 1 月 3 日，1931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193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1933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1933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0 月，總共發動了對中共江西“蘇區”的五次圍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諳剿匪策略而失敗；第三次蔣親赴南昌，雖成功在望，卻因九一八事變爆發，蔣因轉即回京處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圍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軍攻我榆關及長城諸地，政府軍為“長城抗戰”而祇能再一次停止圍剿。第五次因外患暫停，並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舉殲滅中共二十萬人。其數萬殘餘為能在危急時逃入俄境，乃輾轉逃抵陝北，幾瀕絕路。1935 年 10 月 1 日，蔣曾為剿滅中共之竄匪流寇而電令駐守西北的張學良部，命其務必將中共殘餘一舉消滅乾淨。但是，雖已易幟歸順中華民國，卻抗日無能、暗結中共的東北地方軍閥張學良，非但未能一舉而滅中共叛國之殘兵，卻在中共一再相機策反之下，聽命中共為一己圖存而策劃的“聯張反蔣抗日”陰謀，於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竟使中華民國“八年剿匪之功，功虧一簣”，更陷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慘禍於無窮。

3、中華民國為持續護國護法而推行訓政和威權統治

應該提及的是，在 1928-1937 這個至今仍被中外歷史學家稱為“黃金時代”的十年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僅遵孫中山先生的遺訓，推行訓政政治，卻遠未超出訓政之範圍；實行威權治國，更未走向獨裁之統治。而是在國家已經走上和平統一和民生發展之時，決以蕩平“軍閥殘餘之殘餘”的疊起叛亂；和在人民享有種種基本自由的前提下，唯對遵俄命而一心要“顛覆國家、毀滅共和”的共產黨武裝叛亂實行軍事圍剿；確為護國與護法所必須。而中華民國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實行訓政期間，所已經提供的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以及中華民國政府一邊抗戰、一邊為未來全面長期抗戰之最後勝利所進行的種種準備，隨著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日漸深入，也已經愈來愈揭穿了那個 1939 年的勝利者編造的“所有歷史性謊言”。

中華民國護國護法之第二大歷史階段的第二階段是 1937-1945。

本階段為中華民國偉大的衛國戰爭階段。不言而喻，由於日本帝國對我國的長期侵略和瘋狂侵略，她也是中華民國對外護國的喋血階段。雖然在這個階段裏，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堅持領導了八年艱苦倍嘗的抗戰，贏得了對外護國的偉大勝利，並因她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而廢除了晚清以來與列強所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的巨大成功，但是，由於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全面抗戰之始，就已經在他們的“洛川會議”上決策：“要學習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務必使本國政府失敗和要將國內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的經驗，決策了“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鬧革命”，“藉口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要在實際上建立‘抗日革命統一戰線’以恢復和發展共產黨組織”，“對蔣介石要打運動戰——對日本祇能打遊擊戰”，和“要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發動人民革命戰爭以奪取政權”等一系列假抗日、不抗日、直至賣國通敵的“革命策略”。因此，中華民國對內的護國成果遭到了可怕的破壞。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已經統一的國家，卻因抗戰而分裂成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即所謂國民政府統治區和共產黨統治區。由是，他們一個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一個則高舉鐮刀斧頭的蘇式共產黨黨旗；一個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中華民國國歌，一個卻高歌“英特勒雄耐爾一定要勝利”國際共產黨黨歌；一個在會場上永遠高掛著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巨幅畫像，一個則在他們的“革命根據地”處處張貼著列寧和斯大林的大小頭像……至 1945 年，中華民國歷經三十餘年護國護法奮鬥才獲得的建國成果和共和成就，在“共統區”早已蕩然無存……就不用說，彼時，那個認馬列為祖、以蘇俄為宗、甚至高唱著“斯大林是我們父親”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著 120 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武裝器“民兵”，獨裁地統治著一億多人口的地區——他們從蘇俄為他們建黨起就誓言要奪取全中國政權的共產革命決心，因為乘國難而得以發展和擴張，從而“野心如熾”。

中華民國再一次面臨著被毀國毀法的空前危機。

中華民國護國護法之第二大歷史階段的第三階段是 1945—1949。

眾所周知，1945-1949 是國共內戰階段，但在實際上，則是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史成果走向全面失敗的最慘痛階段。因為，是捍衛中華民國、還是推翻中華民國，是要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還是要毀滅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才是這一場內戰的實質所在。

4、戰後中華民國護國戰爭的慘敗

1945 年 8 月 10 日至 11 日午後，日本宣佈投降當晚，毛澤東即以延安總部的名義於 18 小時之內，連續地發出了 7 道命令，命令他八年來養在深山人未識的數十萬農民革命大軍，沖出深山，撲向平原，大打大仗硬仗運動戰，以奪取中原，截獲中華民國的抗日成果。他們甚至決河炸堤，招斷鐵路幹線之交通，對抗日軍隊實行包圍殲滅，以阻止中華民國政府軍受降。中共終於以“向日本受降”為幌子，為機遇，迅疾發動了內戰，在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就搶佔了二百多個中原城市，大小城鎮不計其數。

之後，當毛澤東在斯大林的敦促下，不得不接受蔣介石一天之內連續三次電邀，由美國大使赫爾胥陪同赴重慶談判之前，毛在延安所留下來的命令，則是“今後一個時期內仍應繼續發動攻勢”。而當“雙十和談”結束，停戰協定已經生效之後，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又立即發出了命令，要對國民政府統治區域展開全面的進攻。

特別是當毛還在重慶時，斯大林已經派他的特使飛赴延安，明確告訴中共，蘇軍將把東北讓給中共，劉少奇立即抓住此“千載一遇”的機會，決定立刻搶佔東北。由是，中共遂擁有了一個退可以北上逃亡蘇聯、進可以南下薙捲中原的“廣大根據地”。其後又與蘇聯簽訂了兩次“賣國條約”——《莫斯科協定》和《哈爾濱協定》，收編了三十萬漢奸軍隊，接受了三分之一美國在二戰時期曾援助蘇聯的 103 億軍用物資，裝備了整師整軍的現代化軍隊，並在成批蘇軍軍官和八千投降日軍的指導和參予下，開始了一場由北向南的“打天下”戰爭。

此後，中共內戰吃緊時，他就藉重美國的調停，養兵待戰；在內戰打得順手時，則根本不理睬停戰和調停的那一套，甚至乘調停和停戰大打出手；而當美

國調停者已經識破了他的陰謀謀略，反之調停已經對他的打天下戰爭有所妨礙時，他則乾脆製造和發動“安亭事件”、“沈崇事件”等反美運動，以掃除他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障礙。

中共終於因國際共產主義邪惡思潮的漫流，因在中華民國八年抗戰時期就已經為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打下了堅實基礎”；因成功地誘導了中國“望岱農民”旨在反叛共和國的復辟戰爭；因使用了被他稱之為人民戰爭的“人海戰術”；特別是他旨在打倒的對象，又是一個在與外敵的長期抗戰中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國家；要消滅的軍隊，則是一個因長期戰爭而深懷厭戰情緒的軍隊；再加上他於國民黨兩度“容共”和國民黨曾一心團結他抗日的漫長歲月裏，曾成功地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佈下了“天羅地網”，更勾連串通了形形色色“朝附夕叛”的殘餘軍閥，而終於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從而和列寧一樣，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於中國大陸地區顛覆了——曾推翻了滿清專制王朝、結束了二千年帝制、創建並捍衛過共和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業已連續三十八年之偉大而又悲壯的偉大護國事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淒慘失敗。

5、伴隨著中華民國護國失敗的是護法的痛苦失敗

中華民國政府於抗戰烽火中推進民主憲政建設

抗戰爆發前，處在內憂外患中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曾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製憲國民大會代表”，後因全面抗戰開始而被迫推遲。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華民國政府竟然“舉世無雙”地在抗日的烽火之中推進了民主憲政，並為在戰後迅速全面地實行民主憲政進行了積極的準備。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保衛戰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 200 名，國民黨佔 80 名，各黨派領袖佔 50 名，無黨派人士佔 70 名以上。1939 年 9 月 9 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

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1940年11月12日召開製憲國民大會，恢復國民代表選舉，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乃於1940年9月15日宣佈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1940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頒佈“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1940年12月28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1941年8月9日被日機炸毀，加之1942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祇能停止辦公。鑑於戰禍不止而造成國民大會無以召開，1943年9月8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佈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佈憲法。此一宣佈後來成爲事實。其間，戰時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製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中華民國政府踐諾於戰後立即推行民主憲政

正因爲法統是共和的，執政黨是要實行民主的，戰前和戰時亦已經爲戰後的民主政治作了準備和鋪墊，戰爭一經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就立即開始了憲政的推進工作。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一天內三次電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國共兩黨歷經四十日的會談，於是年10月10日發表了“雙十協定”，其最主要條款是：

第二條：蔣主席所倡導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爲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第四條：一致認爲，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第五條：政府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並皆有合法的地位。

第八條：雙方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毫無疑問的是，“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確實充滿著民主建國和多黨治國的民主精神。這個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體的表現，便是三個月後即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首先，從這個會議的36名組成人員來看，國民黨僅佔8人，中共佔7人，中國民主同盟佔9

人（中共爲拉攏民盟送其兩個席位），中國青年黨5人，各界社會賢達9人。除國民黨8人外，其餘各黨派共28人均爲本黨本派所推選，而非執政黨各級黨的組織部自己提名、自己審查和自己批准。他們才是真正的各黨派代表，與今日中國大陸那個“假政協”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政治協商會議由協商而敲定的內容，基本上便是“雙十協定”的內容。它所擁有的民主內容與民主品質，基本上都體現在後來“製憲國大”所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中。

1946年12月25日，在“製憲國大”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確是一部相當民主的憲法。這個在抗戰前和抗日的艱難歲月中就曾一次又一次地徵求過全國人民意見的憲法，這個由各黨派（包括中共）、甚至不是以執政黨國民黨爲主所共同制定的憲法，這個曾明確地規定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合法平等和各級法官及考試官員必須超越黨派**”之原則的憲法，既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重大發展，又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高度政治品質，是“臨時約法”誕生後三十年間，中國憲政歷史艱難進步的政治結晶，是中華民國台北政權之所以能夠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歷史根據。難怪胡適之先生說“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

“製憲”的成功，迅速地推動了“行憲”的實現。1947年11月21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1948年3月29日，“行憲國民大會”召開。**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選舉不由黨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組合一百人連署提名候選人**。蔣介石以一次選舉所得2430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日出席會議人數2765人）；副總統選舉出現6人公開競選狀態，會內會外，輿情起伏，競爭激烈，歷選數次，最後由李宗仁當選。由是，**雖然行憲後的國民政府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中國國民黨已經是經過民選的執政黨，已不具有原來一黨訓政的意義。**

6、中國共產黨爲“打天下”而毀法禍國

中共破壞雙十協定，已如前述。

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1945年12月28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東北局指示信稱：“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在1946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乘機建立、鞏固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為大打內戰做準備才是真。

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裏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達成了停火協定。然而，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這等於是對政治協商會議結果的完全推翻。由於國民政府要維護政協會議的原則，中共就立即推翻政協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發動攻勢，大打出手，迅速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祇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中國共產黨破壞“製憲國大”和“行憲國大”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1946年5月5日首先召開“製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彼時中共在東北的內戰正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在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

不交出與會代表名單。於是，國民政府祇好將製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以等待中共態度的轉變。

嗣後，中共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雖已達成，但為了進一步破壞製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它又提出必須在40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佔10席，民盟佔4席，然後再將1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製憲國大。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製憲國大”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佈張家口停戰10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佔14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1月14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製憲國大”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佈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製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製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藉口，宣佈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製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中共不愧為馬列在中國的嫡傳子孫，我們從中共破壞“製憲國大”的嘶喊中，宛如聽到了列寧破壞和鎮壓俄羅斯共和國“立憲會議”的可怕迴聲……

中共旨在毀棄《中華民國憲法》

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於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制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佈，更從來就沒有打算要遵循這一部民主憲法；其次，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所以，中共在渡江前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最後一輪虛假談判時，則由毛澤東悍然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徹底毀滅在中共為禍國而毀法所的內戰戰火之中。

四、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第三大歷史階段 1949—

1949年10月10日，中國的馬列子孫集團終於在中國廣袤的大陸地區顛覆了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毀滅了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更以前蘇聯之社會主義衛星國的統一國號模式，篡建了號稱是“共和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和前蘇俄一樣，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復辟了專制制度，在中國4700餘年的歷史上，建立了史所未有的“黨主極權政體”，構建了史無前例的“教政合一”式政權，猶“以革命的名義”，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及其無數國民，進行了史所絕無的血腥“反攻倒算”。中華民國持續了三十八年的偉大護國護法運動，與俄羅斯共和國一樣，至此在中國大陸遭遇淒慘失敗、全面失敗和漫長失敗。

迄今，中國大陸雖然已經遭遇了半個多世紀的共產專制復辟，但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台灣，由於中華民國台北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夠接受1949年失敗的痛苦教訓，從而在1946年已經建成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之下，為走向憲政，而敢於實行訓政；為反對台灣地區的分裂運動，而敢於鎮壓中共一手支持的分裂叛國勢力；由是，中華民國的台灣才得以真正地走向了共和，並成為全中國唯一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從而在中華民國的台灣獲得了護國護法的局部勝利和非常勝利。雖然近十餘年來，台獨的分裂勢力日張，甚至台獨的言行日熾，但是，相對於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艱難歷史、成敗利鈍而言，則不過是一個局部地區的一股逆流罷了。因為，沒有比中華民國在1949年護國護法的失敗更大的失敗了，也沒有比中

華民國護國護法在1949年的失敗更令人感到痛苦和悲憤的了。祇要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尚能夠於痛定思痛之中猛醒，直至覺悟到——“必須繼續發動大中華民國之偉大的護國護法運動，才能從根本上推倒復辟，重建共和”，則企圖分裂中國的台獨勢力，其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國統和毀棄中華民國法統的行徑，也就實在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結束語

由於中共馬列洋教專制復辟政權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殘暴專制統治，由於中共背靠這一殘暴統治而為歷史製造了彌天大謊，遂使得半個多世紀以來，中華民國的大陸國民，不僅不懂中華民國為何國，甚至不知中華民族為何族。因而，如同處於長期復辟統治之下的法蘭西人民一樣，不能自覺地將自己對於民主共和的萬難追求，與捍衛共和國國統與法統的偉大護國護法運動連成一體。更有甚者，則是反認中共是共和中國，反污真正的共和國——中華民國才是專制黑暗的中國，以至造成少數不解中國共和歷史的人士，至今仍然以大中華民國為“敵國”，以1949年前直至80年代末未曾創建並捍衛過共和的中國國民黨為“敵黨”，直至造成民主追求的種種歧途甚至是奇形怪象，無疑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奮鬥，帶來了從理論到實踐、和從傳承到發展的困境。雖然，這一困境隨著大陸本土對中華民國歷史的反思，而正在迅速地發生著根本的改變。

其實，祇要我們記住了，英、法、俄、德諸國雖祇有數百年、甚至是更短暫的君主專制歷史，而我們卻背負著2120年君主專制歷史這一“世界之最”，那麼，中國大陸人民長期遭遇專制復辟的歷史，就不再可能令我們的中華兒女們沮喪不已。

其實，祇要我們瞭解了：英國王冠下共和制度的建立尚需要四十八年的艱難奮鬥和反復追尋；法蘭西人民則是在經歷了拿破侖第一帝國——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國總共98年的護國護法之痛苦奮鬥以後，才最後確認、確立了法蘭西共和國的國統和法統；俄羅斯共和國更是在遭遇了74年的共產專制復辟之後，才重新回到了祇存在了八個月的俄羅斯共和國；而德意志共和國則自1919年創建後，歷盡苦難直至1991年才最後走向民主統一……我們中華

兒女難道還會喪失志在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護國護法而繼續艱難奮鬥直至最後成功的信念和決心嗎？

其實，祇要我們明白了，即便是在推倒共產專制復辟制度之後，中國建立了另外一個名稱的共和國，她也必將是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共和國統和法統的繼承，猶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繼承了德意志共和國一樣。因此，那些因為對歷史的懵然無知，而要拒中華民國於重建共和之外的所謂人士們，又有什麼理由一定“非要由自己來開創一個共和的新中國”呢？因為，歷史的事實是，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早就由我們的共和先人開創過了，我們不過是繼承者而已，並且是繼新而非復舊。就不說這一寶貴的歷史政治資源，將會對於我們繼承共和與重建共和，發生多大的作用，產生多麼巨大的力量，避免多少的混亂、流血、甚至是可怕的“內鬥”……

更何況，祇要我們敢於睜開眼睛看歷史，我們就能從對歷史的鳥瞰中發現，英吉利共和國滅亡了，留下的則是“虛君共和”的英王國；法蘭西共和國滅亡過三次，重建了兩次，其徹底敗亡幾達八十餘年；俄羅斯共和國因遭遇共產專制復辟，而整整覆滅了七十四個年頭；德意志共和國蓋因慘遭納粹黨和共產黨先後毀法禍國、分裂國家與民族，前後竟達七十一年不得安寧和統一……然而，唯有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她雖然歷經護國與護法的艱難反復歷程，甚至遭遇了 1949 年之後曠日持久的慘敗和今日台獨分裂勢力的企圖禍害，但是，中華民國卻從來不曾滅亡，中華民國那一面曾捍衛過共和尊嚴與民族尊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鮮艷國旗，自贏得了第一度護國與護法的偉大勝利、並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之後，七十七年來（1927—）一直飄揚在世界各地，飄揚在我們這個正在“走向共和”的星球之上——這，才是我們在比較了各共和國的艱難護國護法歷史之後，而從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身上，所應得的驕傲、智慧、信念和勇氣。

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言：“可以說，自辛亥以來的八十餘年歷史（按：該書出版於 1999 年 10 月），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

國人民志在保衛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淡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難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歷史是有情的。祇要我們理解了歷史，想必歷史更能夠理解我們。

2004 年 7 月 27 日—8 月 29 日第一稿於美國紐約

作者附記：為了能夠在今年 6 月 25 日舊金山“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研討會上”作一個主題講演，我曾做了相當時間的準備工作。但是，由於研討會的發言者很多，而且都講得很好，很激動人心，其時，為了讓大家都能夠有講演的機會，我僅僅祇說了幾分鐘的時間。之後，由於舊金山等地媒體的播發，特別是紐約僑聲電台的採訪與播放，遂造成許多聽眾來信來電索要文字稿。我因無講稿，這才決定應讀者要求，寫出這篇文章，卻未想，竟然寫成了一本小冊子。因我邊寫，朋友邊讀邊校，一致認為應該在本期全文發表，後經過編輯小組決定，我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以從命。本文因是“急就章”，故錯失之處在所難免，尚請讀者指教，以為日後修改出版時備之。謹記。

參考書目：（為節省篇幅發表稿不再一一引證資料出處）

1. 《世界近代史》，中共上海教委大學歷史教材，2001.
2. 《外國歷史大字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 《中華民國實錄》（十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4. 黃天健：《俄國共產革命的悲劇》，台北黎明出版社，1974.
5. 辛灝年：《誰是新中國》，美國藍天出版社，1999.
6. 克魯泡特金：《俄國的恐怖》，LONDON, 1909.
7. A.F. KERENSKY: *THE CATASTROPHE* (克倫斯基：《自由的受難》)，NEW YORK, 1927.
8.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托洛斯基：《俄國革命史》)，LONDON, 1934.
9. 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YALE, 1929.
10.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BRITISH MONARCHY*. FIRST PRESS 1988.
1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FRANCE FROM THE 1815 RESTORATION TO THE SECOND EMPIRE*, GREENWOOD PRESS, INC. FIRST PRESS 1987.
12.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STEVEN OZMENT: *A NEW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14. ROBERT SERVIC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黃花崗精神獎

AWARD OF HUANG HUA GANG SPIRIT

為繼承和發揚中國共和革命先烈的偉大獻身精神，創辦於美國的《黃花崗雜誌》決定將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發給著名的

王炳章 博士

TO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GREAT DEVOTED SPIRIT OF CHINES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IES,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FOUNDED IN USA DECIDED TO PRESENT **THE FIRST AWARD OF HUANG HUA GANG SPIRIT** TO THE DISTINGUISHED— **DR. WANG BINGZHANG**

王炳章博士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奠基人之一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開創者。為了當代中國的民主共和事業，他奮勇拼搏二十餘載，忍辱負重，艱苦備嘗，並終於走上了“復歸孫文、重建民國”的正確革命建國道路，雖然遭遇馬列專制復辟政權從境外綁架，被誣以種種罪名，更課以無期徒刑，然其心志不改，節氣彌堅，足顯黃花崗共和革命先烈之英魂遺風，亦為當代中國的共和志士們豎立了光榮的楷模。

DR. WANG BINGZHANG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MODERN CHINESE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PIONEER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OVERSEAS PRO-DEMOCRACY MOVEMENT. FOR THE CHINESE DEMOCRATIC REPUBLIC CAUSE, HE HAS STRUGGLED FOR TWENTYSOME YEARS,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ENDURED MUCH SUFFERING, AND BURDENED WITH THE MISSION. HE FINALLY CONCLUDED TO EMBARK ON A REVOLUTIONARY PATH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MARKED BY “REEMBRACING DR. SUN YAT-SEN’S PRINCIPLES AND REBUILD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OUGH HE WAS KIDNAPPED FROM ABROAD BY A REENTHRONED DESPOTIC REGIME OF IMPORTED MARXISM-LENINISM, PROSECUTED WITH FALSE CHARGES, AND SENTENCED TO LIFE, HE HAS NEVER ALTERED HIS CONVICTION. HIS MORAL COURAGE GROWS EVEN STRONGER. HE HAS MANIFESTED THE HEROIC LEGACY OF HUANG HUA GANG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ARTYRS. HE TRULY SERVES AS A SHINING ROLE MODEL FOR REPUBLICAN FIGHTERS OF TODAY.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於美國舊金山



關於頒發首屆《黃花崗》精神獎的

幾點說明

孫雲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按最初的計劃是要授予八九的真英雄——湖南三壯士的。後因中共非法從境外綁架王炳章的這一突發事件，才改變了我們頒獎的計劃。這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的。

王炳章博士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海外發起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人。他棄醫從政的壯舉，曾給身受中共專制統治殘酷迫害的大陸人民以極大鼓舞；他也因此在大陸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是我們要頒獎給他的第一個原因。

王炳章博士被中共誘捕後，我們才瞭解到，他原來居無定所，身無分文，全靠兄弟姐妹接濟，和以往有人對他的貪污指控大相徑庭。這是我們要頒獎給他的第二個原因。

從前，祇要有人被捕或遭受中共迫害，王炳章博士總是一馬當先，為戰友奔走呼號，甚至派人進大陸，想方設法的營救。如今他自己被中共綁架，卻有人以「他真的要推翻中共」為理由，而拒絕為他呼籲。這是我們要頒獎給他的第三個原因。

本來，營救著名民運領袖王炳章博士是海外民運義不容辭的職責。《黃花崗》雜誌雖然不是民運刊物，但在是非、道義面前，理應當仁不讓。有鑑於所謂的主流民運已經對堅持反共反獨的愛國民運人士王炳章博士不聞不問，甚至落井下石，所以，儘管我們給王炳章頒獎得罪了一些朋友，更有一些民運人士寫

信告誡我們的主編辛灝年先生，說他為身陷囹圄的王炳章博士講話，已經得罪了很多民運人士，但，與王炳章博士「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辛灝年先生，還有我們的黃花崗雜誌，毫不介意某些人士的「物議洶洶」，雖然明知我們頒獎給王炳章博士是在「沽仇釣恨」，而非「沽名釣譽」，但祇因我們相信古人所謂「定海內者無私仇」，相信行「天下之公」的必然艱難，所以，我們仍然相信將會有更多的民運朋友理解並支持我們。這是我們要頒獎給他的第四個原因。

中共綁架王炳章博士，並判他無期徒刑，是在成全中國的「曼德拉」。南非的種族隔離早已打破，中共的專制枷鎖也不會長久。因為「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王炳章博士是中華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楷模。這是我們要頒獎給他的第五個原因。

我們最後還想說明的是，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儀式，沒有條件和可能邀請所有的民運朋友前來參加，但我們沒有拒絕、相反則是歡迎所有的朋友都能夠積極參與。而我們沒有邀請的朋友，有的是屬於在王炳章被綁架判刑的事件上，因各執一說而暫時不能互相理解的朋友；有的則是至今尚未對王炳章博士表示過起碼的同情，甚至仍然在堅持反對營救王炳章的人士。雖然，我們相信時間會改變一切，更能夠消彌仇恨，就像王炳章博士被中共綁架判刑後許多謠言污蔑就已經立即煙消雲散一樣，但是我們還是不願意將我們的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儀式，變成「吵架和爭辯」的場所。倘若如此，就實在是對身陷中共囹圄的王炳章博士的不公了。所以，我們的不到之處，尚請大家體諒。

朋友們，《黃花崗》精神就是民主立場堅定，革命意志剛強，王炳章博士當之無愧！



黃花崗千古 王炳章萬難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始末記

本刊特約記者 莫謙

西歷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美國中文歷史文化刊物《黃花崗雜誌》於舊金山中華民國《國父紀念館》將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給了著名的王炳章博士。於時，適逢王炳章博士遭中共綁架并被課以無期徒刑兩週年。

設獎容易頒獎難

從三壯士到王博士

不定期的中文歷史文化刊物《黃花崗雜誌》創刊於2001年10月10日。2002年7月發行第二期時定為季刊，因同期發表了國內來稿“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一文，非但吹起海外風塵，而且引發中共邪火。創刊伊始即遭遇海外種種有背景勢力抵制的雜誌，不僅頻遭惡語冷言的攻擊，中共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逮捕了“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一文的作者陳少文先生……雜誌同仁痛心悲憤之餘，遂接受第一位萬元捐款人、一位大陸留學留美工程師的建議，決定擇期頒發“黃花崗精神獎”，甚至公開預告了要將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發給“湖南三壯士”和陳少文先生的消息。

然而，幾與第二期發刊同時，驚傳王炳章博士已經在越南盲街蒙難，其後消息被證實：王始被綁架於中國境外，後又被綁送於中共境內。越半年餘，中共又斷然將王博士判處無期徒刑。至此，這位開創了當代中國反共民主大業的博士，始陷共產黨的“巴士底

獄”，成為無期的囚徒，更有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的最高獨裁者宣稱：“这一次要讓王炳章將牢底坐穿！”其時，已經是2003年的3月。

似乎是黃花崗雜誌，才揭開

了對“湖南三壯士”的歷史塵封。而三壯士在一九八九九年春天真正代表了民心的壯舉，終於隨着民心的最後絕望和徹底覺醒，被人民和歷史給予了重新的認識和評價。

還是黃花崗雜誌，幾於王炳章博士在越南盲街蒙難的同時，發表了王炳章博士“重建中華民國”的重要文章。它猶如一道閃電，穿透了中共專制復辟統治的無邊陰霾；又如一聲驚雷，響徹了中國歷史的萬里長空。在中國大陸人民對歷史的反思已經獲得了巨大成就之後，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們已經辨識了“誰是新中國”之時，王炳章的號召，實已將當代中國人民萬難的反共民主運動開始推向歷史的正確方向。

然而，一邊是歷史的沉冤，一邊是現實的奇案，取舍何其之難。雖然，他們都是因為要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盡心，而被亙古未遇的專制統治者所戕害。但，三壯士代表的是對共產專制復辟制度的徹底覺悟，王博士代表的却是歷史發展本身應有的繼往開來。如此，黃花崗雜誌乃籌劃將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發給王炳章博士，然後，再將黃花崗精神獎的鮮花捧獻到三壯士和陳少文先生的胸前……特別是：王炳章博士被綁架判刑之後的海外詭異風雲，王博士身無分文之“窘境”的真相大白，海外媒體對營救王炳章的“特殊處理”手段，當然，還有海外某種“對遭難兄弟過於無情無義”的表現——這一切，便促成了他們要先給王炳章頒獎的決心。

至於頒獎消息傳出之後，某些人士強顏要求雜誌“祇能頒給誰、不能頒給誰”的要挾，則迫使黃花崗雜誌將頒獎的時間整整推遲了一年——因為，他們相



信，時間將能夠證明一切。

獄中的王博士，自然是巋然不動。他知道，凡是與他相關的，就沒有不難的。

為何選定舊金山

然而，扎根在紐約僑界的黃花崗雜誌，為何又要將舊金山選作頒獎的地方呢？用後來一位著名民運人士汪岷先生的話來說，就是“選定舊金山舉行首屆黃花崗精神獎的頒獎活動，實在是英明之舉。”汪先生可是與民運各方都保持著十分美好的關係的。他的話不會錯。因為，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紐約是海外民運領袖們聚居的地方。當然，還是因為歷史的種種麻煩，海外民運內部一些牽涉到王炳章博士的是是非非，也大都扭結在紐約這一塊寶地上面。用汪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正是為了不刺激別人，為了給一些朋友留下來日與王博士“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餘地，還為了不被認為是要和即將在紐約同期召開的“全球民運大會”鬧“對抗”，當然也為了消除頒獎大會對紐約某些民運朋友“請也不是、不請也不是”的痛苦，非民運的歷史文化刊物黃花崗雜誌，方決定繼續辛先生一貫的“禮讓”精神，哪怕“讓也挨罵”，決定到外地頒獎。好在辛先生本人處處僑界處處家，於是，在三挑四撿之後，便決定了舊金山。因為舊金山是美國第一大華僑聚居處，王炳章曾經活動的重要根據地，也是請辛先生講演最多的地方之一。何況，頒獎王博士，其主要目的，不就是為了發動華僑來關心祖國新一代“共和戰士”的命運嗎？

但是，他們忘記了舊金山本也是藏龍臥虎之地，而況龍蛇混雜。特別是近年來，舊金山既曾“民運風雲突起，革命歡聲雷動”，又曾轉眼便“革命風雲流散，分錢告官正忙”。而此番頒獎活動，又絕不能夠不與海外民運“共襄盛舉”，況且又是黃花崗雜誌第一次與海外民運的“合作”，於是，另一番考驗，豈但在等待著辛灝年和他的黃花崗雜誌，更在等待著“苦難的王炳章博士”……

王炳章是難。

籌備過程“戲外有戲”

謎一樣的一場虛驚

黃花崗雜誌主編辛灝年應邀赴舊金山講演，大約已經不下十次之多。過去，他在舊金山的每一次講演都是僑界或大學操辦的，因而次次成功。此番，他的黃花崗雜誌却要與“民運”首度合作，在這個“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地方，既要依靠當地的民運朋友，又要邀請許多外地的民運朋友與會，則是第一次。因此，如何爭取僑界的支持，如何使僑界瞭解并相信十五年來王炳章是怎樣“忍辱負重、一往無前”的，便成了該頒獎會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十五年啊十五年，王博士也實在是被人誣蔑得夠了。幾年前，當地有幾十位有名的華僑曾舉辦 PARTY 歡迎辛灝年，祇因為王博士隨之而去，居然就有人要拂袖而走，甚至還有人當面明言要求辛灝年“不要再與王炳章來往”，所謂“眾口鑠金、謠言殺人”竟能夠在海外一至於此！所以，五月底，辛灝年已經為籌備這次會議到過舊金山。他雖然得到了舊金山一些真正僑領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三二零”和“五二零”之後，藍色僑界一片壓抑和頹唐的氣氛，綠色僑界對高張愛國民主運動之真領袖的向來不屑與顧，已經使他深感“時不與王博士”了。好在還有幾位相熟相憐的著名僑領，懷著對辛灝年的信任和對王博士的同情，願意盡一臂之力。辛灝年總算心安了一些。雖然，頒獎的日期却必須一再地為另一家有歷史、有名聲的頒獎讓路，直至將六月二十六日（周六）王炳章博士被綁架兩周年紀念日都被讓了出去，最後祇能定於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舉行頒獎儀式，想象中可以車水馬龍的周末盛會，顯然已是泡影，辛灝年的遺憾可想而知。

但是，等到辛灝年又提前四天飛向舊金山時，在飛機上，他的心情却是十分地輕鬆。因為勤勉的老民運戰士、王炳章的老戰友郭平博士等人不負重托，將籌備的工作做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條。更難得的却是舊金山幾位僑領，其中還有一位曹姐姐和一位歐陽媽媽，居然已經自己掏腰包將舊金山十幾位名聲卓著的大牌僑領——中華會館的總董們、主席們，請在一起喝茶，要他們支持辛教授、聲援王博士。總董們居然欣然響應。後來，在頒獎會前一天的晚宴上，來自大陸的中華會館總董事長黃會喜等最大牌僑領與辛灝年等相談恨晚的情景，確乎使已經“載不動許多愁”的辛灝年，突然感到了一番回腸蕩氣般的快慰。



郭平博士主持頒獎儀式、介紹王炳章博士

辛先生似乎安心了。但是，他斷斷然沒有想到的却是，當他飛抵舊金山、驅車唐人街的假日旅館時，該假日旅館的電腦里，居然沒有一個字的資料能夠證明——他們早已經在二十天前就已經定下了 15 間客房。更何況，二十天前，他們就已經交付了所有的房租，就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將該旅館所索要的黃花崗雜誌社的種種資料都傳真給了他們……然而，這一切都不翼而飛，甚至飯店經理輪番查找，都不能在電腦上查出一個跟黃花崗雜誌有關係的英文字母來。

辛灝年雙手撐着行李車的把手，傻傻地站在燈火幽然的飯店大廳里，非但是住不進房間，就是住得進房間，他也沒有心情去消解旅途的勞頓了。此刻，他心亂如麻，頗有些烏雲罩頂的感覺。因為，他在不久前還一再地叮囑過郭平，說“飯店和會場千萬不能出問題”。因為，在如今的海外，共產黨的手伸得很長，飯店臨時向所謂“反共會議”退房和退會議室的事，屢見不鮮。他忍不住打開手機，找到郭平，沉重

地、甚至是略帶情緒地詢問郭平博士，不客氣地要郭平馬上趕到旅館里來。郭平博士雖然連日勞累，此時已經出現耳鳴的情形，可還是在這個周日的傍晚，驅車從很遠的住處趕到了旅館……郭平夾著種種資料、特別是已付帳單的到來，雖然為辛灝年本人解決了住房之憂，却仍然不能解決已經不翼而飛的十五間客房。直到第二天上午，不翼而飛的客房儘管沒有飛回來，却終於重新登記在冊了……

第二天的下午，當假日旅館的經理專門派人將一個若大的花籃和一封親筆寫的道歉信送到辛灝年的房間里來時，辛灝年的心里，倒是多麼希望這僅僅是虛驚一場，就象郭平博士安慰他的那樣。但不知道為什麼，在他的心里，却總是在縈繞着那一句話：炳章，你為什麼總是這樣地難……

於無聲處驚有聲

王炳章是難，是真難。

因為，就在那個大廳里，郭平告訴辛灝年，在他飛來舊金山的前兩天，他突然被通知去參加了一個“籌備會議”。這個籌備會議，居然將五月二十七日辛灝年在舊金山召開最後一次籌備會時關於接待工作的決定“推翻”了。張仲春先生——辛灝年和郭平既對他很不熟悉，黃花崗雜誌又與他毫無關係，而頒獎會舊金山籌備小組里又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人，但他不但出席了那個所謂的籌備會議，並且被指定包攬了所有的接待任務，甚至還要求郭平為他租用一輛中型面包車，並且要放在他的家里，專供他來回機場和飯店以接待“所有與會者”……郭平說，當時，他因為連日勞累，已經頗感到體力不支，所以，直到那個突如其來的籌備會已經散了，他已經回到了家，他才突然一驚：灝年在時，不是已經定好了接待小組，由莫、干、吳三位負責，並且就用他們自己的車接送，由黃花崗雜誌付汽油費嗎？郭平畢竟是一個老民運，當晚，他如梦初醒之後，便立即給接待組負責人莫先生打了一個電話，說：我祇能給你租一部中型面包車，一切接待任務均按原計劃由你負責……今天那個籌備會和會上的決定，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希望你們相信我……

當時，正在為客房不翼而飛而犯愁的辛灝年，心里不覺更加悶悶的了，他知道這位張仲春先生，因

為，近年來，每當他應邀來舊金山時，張先生常會出現在他的面前，甚至會神奇地出現在別人招待自己的餐桌前……關於他，辛自然也聽到了一些傳說，但畢竟祇是傳說，他不願意多想。然而，他與我們的頒獎會又有什麼關係呢？唯恐頒獎會不能順利進行的辛灝年，還有他擔心與會者安全的心理，不覺使他又平添了許多的緊張——或許，我想多了，他對自己說，也許張仲春先生祇是一個好奇而又熱心的人吧……

當晚，有人告訴辛和郭，張仲春先生原來是彭、閻“臨時革命政府”的成員，“臨時革命政府”不存在以後，他便成了原中功第二號人物——“閻大姐”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而“閻大姐”便是王博士未婚妻張琦女士的親姐姐。張琦女士曾與王博士一起去越南“革命”，一起在越南被綁架回國，王炳章博士雖然因此而被中共判處了無期徒刑，張琦女士却在被監視居住六個月之後，被放回了美國。有人懷疑她原來在大陸就是通緝犯，來美後又獲得了政治庇護，還與王博士一起去的越南，共產黨怎麼會將她放回來，美國人為何又能夠允許她回來？但是，共產黨做事誰又能說得清？美國人做事誰又能摸得透？

對王炳章的這位未婚妻，辛灝年不可能想不到。因為她不僅是王炳章留在海外的“難處”，甚至成了黃花崗雜誌要給王炳章頒獎所不能不面對的“難題”。因為，自王博士被判無期、他的未婚妻又回到美國之後，祇要上網流覽，就會發現，縱然她自己并不想當是非人，却也成了足可以“引發”是非的人。海外民運中，恨她者，公然指她姐妹為特務，指證就是他們姐妹兩誘騙王博士赴越南被共產黨綁了架；愛她者，則認為她無辜可憐，不過是一個不幸的美麗女人。加上她的大姐曾一度成為彭明反共“革命政府”的主要操盤人物，在海外掀起過史無前例的“反共”驚濤駭浪，却又因為“內哄、分錢和告官”而轉眼便使這一家“革命政府”烟消雲散。所以，她的妹妹也就多少沾了她姐姐的一些光，是非難斷。原打算去年就要給王炳章頒獎的黃花崗雜誌，就是因為有好事者三番五次地要求《黃花崗》祇能請張琦女士領獎、而絕不能請王炳章的家人領獎，才引起了辛灝年的疑慮，也才導致了頒獎活動延後了整整一年。這，自然就是五月二十七日辛灝年在舊金山籌備會上明確提出某種“原則”的原因。這個原則就是：凡是在王炳章

被綁架之後於網上或媒體爭吵不休、互相指罵的各派人士，或被對方指為特務的人，或對王銜怨過深的朋友，那怕都是冤枉，均不邀請。因為黃花崗雜誌不想把這個頒獎會辦成一個爭辯會和吵架會。對此，當天參加籌備會的所有人員，全部認同，無人反對。雖然，辛先生知道，這會使得他在民運界的一些好朋友，如法國的岳武先生、澳洲的方圓先生，還有林樵清兄，感到不快，但是，他知道他們都是明理的人，了解《黃花崗》的難處，更知道他祇是想把這個頒獎會開好，而不能開砸。否則，也太對不起他們共同的苦難朋友王炳章了。

然而，該來的還是要來。



王若望夫人羊子發言盛贊王炳章

就在辛灝年赴會的前幾天，紐約的著名民運人士魏全寶先生突然打電話給辛先生，說“有一個人一定要參加會議，要你一定同意”。辛灝年問他是誰？魏先生說該人不願暴露姓名。辛先生問：“既然連是誰都要對我保密，又何必需要我同意？”魏先生這才說：“是王炳章的未婚妻張琦。”辛先生馬上說：“我們沒有說不歡迎她。祇是沒有邀請她，因為擔心有人會利用她給會議製造麻煩。如果她願意參加，我們當然歡迎，絕無理由反對。”魏先生說：“那好，我一定轉告她。”辛灝年放下電話，就給郭平打電話告訴了這一件事情，并建議郭平了解一下情況，甚至特別吩咐說：“如果張琦要參加，我們祇能歡迎，不能拒絕。”郭平很快找到王炳章的大姐，王家大姐很快就找到了張琦。然而，在王家大姐回復郭平的信上，却說：“張琦說她根本就不會參加這個頒獎會，雖然那個時間她需要去舊金山看病……”

辛先生心里明白，該來的，還是來了。

這以後的幾天，有人乾脆告訴辛灝年，張琦不是“是非”人，應該邀請她參加；著名僑領楊海平先生，則傳聞大姐的丈夫、八九學生運動領袖、律師劉俊國先生的話，警告黃花崗雜誌和辛先生說：“如果二十五日有人敢於在頒獎會上對張琦不尊重，我們就要訴諸法律，控告黃花崗雜誌”；更有人不斷專門兩面傳話，唯恐天下不亂……

辛灝年面對這番景象，祇好乾脆地說：我們歡迎張琦，但不邀請張琦。因為，祇要她還認為自己是王炳章的未婚妻，祇要她和她的親人們還認為我們是在為他的未婚夫做一件好事，那她們就應該明白自己絕不應該搗亂、威脅、甚至破壞給王炳章的頒獎活動……如果將來王博士被放回來要問罪，罪名都由我辛灝年頂著。誰叫他把辛灝年當成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呢！他甚至生氣地大聲說道：有些人不要以為你們是共產黨訓練出來的，我們也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你們會搞的那一套，我們都懂！”

其實，辛灝年祇是“虛驕”。就在他發火的時刻，他的心里其實祇是冰涼一片，面對“來人”，他更有著說不盡的悲哀。但他說出來的話却是：“希望能夠轉告那些人，如果有人真的要在這個頒獎會上鬧事，我們就會乾脆把事情鬧大，乾脆借此機會把一切都徹底講穿……”

當然，他也不全是在虛張聲勢。因為，就在這幾天里，居然有陌生的知情者，專門將一些來自官方的材料抖落在他和郭平的面前，並說到時候，真的有人要搗亂，他們會幫忙……謎一樣的不速之客，謎一樣的形形色色文件，又一起謎一樣地消失了。那一刻，辛灝年是多麼希望他們真能夠“謎一樣”地出現在頒獎會上。

辛灝年覺得自己太難了，黃花崗雜誌太难了，但他還是覺得，王炳章博士才是真難，甚至是“難於上青天”。他不知道，他那二十年海外民運的路，是怎樣走過來的？

滿堂深情付炳章 多情却被無情惱

一曲交響撼人心

六月二十五日的深夜，舊金山早已經睡去了。但是，辛灝年却沒有睡。他站在虛掩的窗前，俯看着夜



著名民運人士王軍濤稱王炳章是海外民運的開創者

色里的近山遠水，明滅的燈火，不遠處那幾盞懶懶的霓虹燈，特別是那一片愈遠便愈見深沉飄渺的空天瀾海，手里的一搭卡片就象是沁了夜露似的，竟也是特別的清涼和濕潤。他剛剛擬好明天的會議議程——一個一定會使別人感到迷惑不解的“程序”。然而，在他，已然是下了一番“心血”了。好象他唯一的希望，就寄托他手中的“程序”上……作為一個學者，辛灝年已然感到“力難勝任”，這本不該是他來做的事情啊。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當紀念館螢幕上的王炳章博士已經用他的歷史鏡頭、他的聲音，他的奮鬥和苦難，相伴著朋友專門為他配就的音樂，愈來愈收緊了在场的人心時，原來安排在頒獎會之後的“王炳章家屬記者招待會”，被提前到頒獎會前召開了。王炳章大姐的含淚敘說，王炳章二妹一陣陣不能自禁的哽咽哭聲，將所有與會者的心，全都揪得緊緊的，多少人與他們一起為王炳章流下了痛惜的泪水……

頒獎的“火候”到了，僅僅是請馬社長發佈了對大會的致詞，僅僅是由董事長宣讀了頒獎令，主持人就將雜誌編委會主任——孫國棟教授和王家姐妹請上了主席台。於是，孫教授頒獎，兩姐妹領獎，董事長和社長參加頒獎合影，於是，頒獎儀式，就伴著蜂擁向前的記者們，伴著激越的掌聲，伴著照相機的一片片耀眼的閃光，伴隨著人們的陣陣欷歔和感嘆，平安地、勝利地、並且是激動人心地結束了……

一直坐在台下的辛灝年，他的心就象是突然間落了下去。因為，大局已了。是的，此時，就是發生任何意外，主題曲已經奏畢，頒獎的照片已經在耀眼的

閃光中留在了記者的照相機里，頒獎會上的泪水和激情也已經奔騰在記者和所有與會者的心頭……此時，該是王炳章的老戰友們感言王炳章頒獎和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研討會“交相并作”的時候了。因為，不容分說的是，王炳章博士二十年忍辱負重、艱苦備償的奮鬥歷程，固然是他的老戰友們一定要感慨萬端的，但是，也正因為他被中共綁架前曾嘯然一聲號召要“重建中華民國”，所以，黃花崗雜誌的首屆頒獎大會，才會與“中華民國偉大的百年護國護法研討會”同時召開。多年來，辛灝年一直無限艱難地堅持著向海外報告大陸人民反思中華民國歷史的成果，今天，就要



老戰友汪岷回憶王炳章博士的感人事跡

由比他更年輕的大陸人士們，將他們的主題——孫中山先生創建的第一個亞洲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暢談在舊金山這個中華民國國父曾奮鬥不已的地方。其間，本地的著名僑領一個個地上台向大會祝賀，老戰友們一個個地上前訴說他們的朋友王炳章，講演人一個又一個地站到麥克風前，豪邁地暢談著他們對中華民國及其護國護法前途的新認知……如此交響，如此錯落，更如此地將他們與台下所有與會者的心全然地連絡到了一起……

是的，三會并開，這便是辛灝年的“程序”，這個程序，不論遭遇到任何情形，三個會都算是開成了；

是的，滿堂掌聲之激烈，之呼嘯，足能證明，為王炳章頒獎，為大中華民國吶喊，是為得僑心之舉；

是的，沒有休息，沒有間隙，漫漫六個多小時的會議，年邁的不得不退席了，有人走開了却又回了頭，而不論是座有虛席之時，還是虛席漸多之後，因一個個講演者的執著與豪邁，一篇篇講詞的精彩和動

人，掌聲，在先國父的紀念館里，就象不知休止的潮水，一次又一次地匆匆在所有人的心間，久久地不能退去……

王炳章的為人，王炳章的奮鬥，王炳章的受盡委屈，王炳章的堅韌不拔，就象是重新在人們的心頭織就了一個完全嶄新的共和戰士的形像，一個真正屬於王炳章的形像……於是，王炳章博士在獄中書寫的條幅，轉眼間就被與會者義買去了許多，華僑還是深愛著自己真正的“共和英雄”的……

辛灝年短暫的主題講演，祇因他將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的艱難護國護法歷史，與我們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艱辛歷程，作了一番簡練的比較，從而讓華僑們再一次得到了歷史的證明，增強了對“大中華民國”的巨大信念……不過是短短的十來分鐘，竟然掌聲數起，一次又一次地撞擊著在場的所有人心。

華僑們說，多少年了，舊金山何曾開過如此激勵人心的會，她把人們對大中華民國的信心撿回來了；

民運朋友們說，在舊金山，如此規模、激情、堅定和徹底的會議，已經多少年沒有開過了；

辛灝年心里却想，雖然他哪一次個人講演，都要比今天來的人多得多，但是，今天的會議還是成功了，成功了……他的心徹底地放鬆下來了。

但他又忽然想到，成不成功，都不要緊，祇要平安就好。他立即又想到了炳章，便在心里對自己說，“朋友，我總算是對得起你了；對不起你的地方，等你回來再罵我吧——你的‘未婚妻’，我們沒有請她，她也沒有來……”

王炳章難，但最後的成功一定屬於艱苦嘗遍的王炳章。

神秘的小夜曲

張琦女士沒有來，她的親人都沒有來，但是，張仲春先生來了。

張仲春先生來了一會兒就又走了。他看到了頒獎的儀式。

許久以後張仲春先生又回來了，因他在會議大廳外面寬闊的走廊上，遇見一個看上去頗為干練的中年女性，象是從沒有見過面，便馬上笑嘻嘻地問道：“你是從那里來的？叫什麼名字？”對方有些狐疑地

看了他一眼，祇說了一句“我是黃花崗的義工”，扭頭便走開了。

張先生又看到了一位身材高挑、風度不錯的女性。他連忙趨身向前，笑眉笑眼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從哪里來的？”對方一愣，眨眨眼說：“我是從西雅圖來的。”她因忽然想起昨晚舅舅曾告誡她說，“你可以到會上去聽聽人家的發言，但絕不要隨便告訴陌生人你是誰……”她把自己的姓名突然嚇回肚子里去了。

……………

熱心的張仲春先生好象全不在意那兩個陌生女人對他的冷淡，依然高高興興地在會場內外穿過來，又穿過去，甚至就站在門坎上，對認識的不認識的，他都要攀談一番。會議結束時，他看到了辛灝年，連忙叫了一聲“辛教授”，辛先生也客客氣氣地回應了他。然後，他便隨著外地來的與會者，去了假日旅館。

張先生和僑領楊海平先生端坐在假日旅館大廳那圍成一圈的沙發上，和外地來開會的幾個朋友聊著天。

有幾位被張先生打聽過的與會者，當然也有那兩個女人，還有一位舊金山的與會人，因看見張先生坐在那里，便忙忙地在大廳里找到社長，繪聲繪色地“奏了一本”，社長先是一愣，接著就快人快語地說道：“這有什麼難嘛？告訴他們，今晚的聚餐取消了不就行了嗎？我去跟他們說。”當社長的說著，就朝張先生那邊走了過去。

張仲春先生走了，一直坐在他身邊的僑領楊海平先生也走了。社長幫他的主編得罪了人。

楊海平先生是真的走了，張仲春先生却沒有真走。因為，當晚的餐桌前雖然少了他，但是，他却一直在自己的汽車里坐到了半夜，而車，就停在離假日旅館不遠的地方。有人說，進進出出假日旅館的所有人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張仲春先生豈但沒有走，而且，直至凌晨一點四十分，當接待組的干先生和莫先生走到旅館外面想抽根烟再聊會兒天時，他們居然發現了神秘的車影，聽到了神秘的人語聲……兩個都已經年過五十的人，居然全躬起身子，學著軍人俯伏前進的樣兒，“鬼鬼祟祟”地躡到那依然停在離旅館不遠處的車子跟前，連

大氣都不敢出。又是張仲春先生！他正在和另一個人悄悄地說著話兒，他們想偷聽，却怎麼也聽不明白，於是他倆祇好忙忙地、又悄悄地俯伏後退，剛轉身回到旅館的大廳里面，恰逢從紐約來開會的民運人士陸耘，他們立即將“秘密”告訴了他，然後三人一起折回身來，向著那神秘的車影走去，然而，那車影，已經不動聲息地移遠了……他們三個突然都感到好失望。可當他們猛然發現從那消失的車影里走出來的人，竟然是著名的八九學生領袖周勇軍先生時，他們已然是目瞪口呆了一般……事後，周勇軍先生向他的辛老師作了一番誠實的解釋。

或許，在雄壯的交響詩已經奏畢之後，別添風采的小夜曲便也是少不了的罷。

這樣的“小夜曲”，王炳章“聽”過多少？



女作家吳倩說王炳章是一個有信仰的真正民主戰士

多情却被無情惱

王炳章博士的被綁架和被判刑，對他的老戰友來說，自然是一件夢魂牽擾的事情。但對辛灝年這個王炳章的新朋友而言，却祇能用“痛心疾首”來形容。論交情，辛與王不及王與他的那些老戰友們之萬一；論行當，王是中國海外民主運動的開創者，辛則是一個有着民主理念和反共立場的學者文化人。王對辛雖然自始至終都表現得十分地尊敬，辛對王則自始至終都是“有距有離”，輕易不敢、也從來沒有做過他的戰友。一個學人的清高和膽怯，使他實在不敢蹙那一汪“混水”，以至連王請辛為自己的“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一書寫序，辛都不敢。用辛的話來說，他連共產黨都不怕了，却“怕民運”……他說這話時總是苦笑著說的。但是，是王的謙遜和“明理”獲得了辛的

好感，是王在長期困境中的執著奮鬥贏得了辛的尊敬，更因讀完了王的書，辛才拍案叫絕，稱王“倘若沒有二十年的跌打滾爬，便絕然不能有此書”！他懊惱自己不該因聽了王炳章太多的壞話，長期以來多少有些拒王於“數步”之外。當然，王在追尋民主之路二十年之後，因接受了辛的學術思想而決心走上“復歸孫文、重建民國”的道路，就更是奠定了兩人友誼的根本。這大概就是王蒙難之後，辛在一片不正常的“氣氛”里，非但能夠一改膽怯，並且能夠挺身而出、要為王辯護的根本原因。如辛所言，在王、辛最後一次見面時，王曾要求辛支持他，辛對他說，“只要你能夠將自己全部交給了我們這個苦難的國家和民族，我就會把自己全部交給你”！王當時就回答說：“我一定！”不久以後，命運讓王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他把自己送進了共產黨的巴士底獄；辛在痛心疾首之餘，決心踐諾，他要為王大聲疾呼。

於是，從未在網上挨過罵的辛，突然被罵了個狗血淋頭。有關心他的民運人士告誡他，你為王說話，可是得罪了“太多”的民運大佬；

於是，從來與民運只有友誼、却沒有任何瓜葛的辛，就好象把這個世界都得罪了似的。這一次，他可是親身嘗到了惡勢力的利害，他已經能夠理解王炳章的“之所以萬難”了；

但是，如辛所言，他不怕了，為了他這位苦難的新朋友，更為了這位新朋友艱難跋涉了二十年、却又是剛剛開始的偉大民主事業，辛灝年真的把自己也交出去了！

這便是首屆黃花崗精神獎轉而決定頒給王的另一個主要動因。雖然，頒獎的消息剛出，那個所謂的中國民主正義黨就公開地發表了“抗議和譴責”，甚至指斥辛灝年與王炳章蒙難有關，直至乾脆說是辛向共產黨出賣了王，辛本人就是共特，黃花崗雜誌報導的“李燈輝指辛灝年是匪謀”，更是成為他們辱罵和造謠的“證據”。然而，在那些無限自由、却又背景深深的海外網頁上，又有誰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才是假的呢？

這便是首屆黃花崗精神獎成功頒獎之後，不消說那個“中國民主正義黨”——這個圈中人個個都知道的“誰家黨”，又要“譴責和抗議”起來了，至於親共的，親台的，親獨的，還有那些說不清的，受了別

人挑唆的，拿了別人銀子的，既要“著名”、又生怕沾上是非的，便一起都要來“繼續圍堵王博士、加油攻擊辛教授”，張仲春先生更對辛先生特然翻臉，居然就在“東南西北”網站這家著名的“罵壇”上，懷著他對那個所謂“革命政府”的無限深情，公然投書大罵辛灝年先生，其義氣之昂揚，罵言之果敢酣暢，與他幾天前在會上叫“辛教授”之親熱相比，簡直不



老戰友莫逢杰說王炳章的生活十分儉樸

可“同日而語”……

但是，大多數的民運人士、真正的中國民主人士、愛中國的民主人士，還是感激和支持黃花崗雜誌頒獎王博士的。因為，能夠有這麼多民運人士飛向舊金山與會，舊金山的“正牌”民運人士則幾乎人人參加，舊金山的著名華僑則有如許人參與，多倫多、芝加哥、亞特蘭大等一些外地僑領、外地媒體甚至能夠自付路費地趕來與會發言，就算是現今有錢有勢有靠山的某類大會，也未必能夠做得到。猶如舊金山的民運人士說的那樣，多少年都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就不說會後，各大媒體均作了報導，雖然報導的重心不一，用詞各有其心，但還是报了，說了，讓更多的人知道了。海外民運團體“自由中國運動”向全世界發出的獨家英文報導就說：“自由中國運動的領袖王希哲（譯音）說：‘……自由中國運動提倡的第三次共和革命在周六的大會上給為實現真正共和中國而獻身的王博士授獎，並將遵從王博士的領導而更加努力工作……’”（英文見下頁右下端）

多情雖被無情惱，多情更添有情人。
祇希望這樣的有情人能夠更多一些。
多乎者，不多也！

結語

“首屆黃花崗精神頒獎儀式”和“首次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研討會”之後，雜誌主編辛灝年先生對眾多海外民運人士、眾多海外華僑和以郭平博士為首的“會議舊金山籌備小組”充滿了感激。因為沒有他們的共同努力，在如此風雲詭異的海外，要想給王炳章博士頒獎，在實際上是根本做不到的。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

黃花崗千古，王炳章萬難！

World Journal 2004年6月26日 星期六 SATURDAY, JUNE 26, 2004 世界日報
中國民運健將王炳章獲黃花崗精神獎
辛灝年在「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運動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

D12 星島日報 2004年6月26日 星期六 SINGTAO 華人動脈 BAY AREA
製造輿論壓力 營救中國民運創始人
王炳章獲頒黃花崗精神獎
基 地在紐約的《黃花崗》雜誌昨日在三藩灣紀念館，將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發給正在廣東監獄關押並面臨死刑的民運人士王炳章，並在頒獎儀式之後舉辦「中華民國偉大的百年護國護法研討會」。

王炳章父母給辛灝年先生的信

辛教授，您好！

首先感謝您對我們的兒子關心和幫助。聽到您及《黃花崗》雜誌要為炳章頒發「黃花崗精神獎」的消息後，我們無比激動，首先是為您和《黃花崗》的工作表示感激，同時也為有我們這樣的兒子而驕傲。我們沒有白白養育他。

由於年邁，我們這次不能親自參加發獎儀式，但我們的心是和每一個關心炳章的朋友連在一起。請代表我們向與會代表表示敬意與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在過去的日子為炳章的自由而奔波、奮鬥。你們的努力不會白費，炳章一定會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再次向您和與會代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父 王俊禎
母 王桂芳
2004年06月25日於溫哥華

地方新聞
王炳章獲首屆「黃花崗精神獎」
辛灝年：王炳章博士心裡裝的是國家和人民

民主鬥士王炳章獲頒黃花崗精神獎
囚禁逾年杳無音訊 家人盼早日團聚

"A third Republic Revolution as advocated by Free China Movement on Saturday's Conference awarding Dr.Wang for his dedication and strong will to establish a true republic in China will follow Dr. Wang's leadership and will work harder together to end this regime as soon as possible!" stated Wang Xizhe, president of Free China Movement.

發揚王炳章精神 再造民運第二春

著名民運人士 王 策

今天，在王炳章先生蒙難系獄二週年之際，《黃花崗》雜誌社向他頒發「黃花崗精神獎」，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是對王炳章二十多年來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崇高精神的充分肯定。這一頒獎活動將使王炳章的精神得到應有的表彰，並將激勵我們所有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新老朋友們，在目前海外民運的無所作為中振作起來，走出低谷，再造民運第二春。

什麼是黃花崗精神？依我的理解，這就是為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的偉大事業，敢於冒險犯難，奮進搏擊的精神；這就是屢仆屢起，永不言敗的精神；這就是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精神。自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和同盟會十年多年間，先後舉行過十多次起義均告失敗。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更是在明知要失敗的情況下而勇敢發難。林覺民等許多烈士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寫下絕命書，奔赴戰場。此一役真是碧血橫飛，浩氣長存。孫中山說：「是役也，集各省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義舉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同年十月爆發的武昌起義，就是對此役的響應，使辛亥革命得以成功，黃花崗精神終於使滿清專制王朝轟然倒塌。

王炳章的精神和黃花崗的精神是十分一致的。王炳章在1982年底宣佈棄醫從運，走孫中山民主救國的道路，創辦《中國之春》；1983年成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海外首舉民運大旗，這就是他的冒險犯難，敢於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1989年民聯發生「倒王風波」，王炳章被自己一手創立的組織罷免開除，儘管受此傷害與挫折，他依然是堅持民運，不屈不撓，先後參與籌組了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及中國民主正義黨（非今日之所謂中國民主正義黨）等等，這表現了他屢仆屢起，永不言退的精神。1998年他更是闖關回國，組建反對黨，這表現了他為民主事業敢於置個人的安危生死於度外，深入虎穴，放手一

搏的大無畏精神。可見王炳章精神也就是黃花崗精神。

我想在座的許多老民聯的朋友，可能也都是在王炳章精神的感召下參加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我本人就是追隨王炳章走上民主運動之路的一個例子。我是1983年底出國來到西班牙的，聽我姐姐說有個中國留學生叫王炳章的，拿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發表聲明，發起民主運動。我得知後就非常激動。因在西班牙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我托香港的朋友為我買了本《爭鳴》雜誌，上面有《中國之春》的廣告，我就同王炳章聯絡，加入中國民聯，建立了西班牙分部。85年我到美國留學，在洛杉磯和王炳章初次見面。王炳章是個非常健談的人，給人的感覺是很有信心和鼓動力，而且頭腦清醒，條理分明，具有領袖的魅力。可以說此次見面，結下了我們此後二十年在民運路上息息相關的情誼。

在89年民聯的「倒王風波」中，我同絕大多數的民聯成員一樣，反對在未經調查、證據不足、不合程序地強行罷免王炳章的常委職務，為此我作為「保王派」而被中國民聯掃地出門，後來在去參加洛杉磯民聯四大時，被擋在門外，不准入場，甚為狼狽。民聯的倒王分裂使我對民主運動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擊，十分痛心，就想退出民運，從此不幹。我不像王炳章，他是屢仆屢起，永不言退，而我則是個隨時想退的人。記得90年在俄亥俄州的自民黨會議期間，我同林樵清說過，每參加一次會議總想下決心下次不來了，結果你勸一句，他叫一聲，下次還是身不由己的來了。

說起來王炳章對我寄希望甚深，對我的一些文章也讚賞有加，在我屢屢思退的時候，都是他鼓勵我，堅持忍耐，再接再勵，使我能繼續在民主運動的道路上、步履蹣跚地一直走到今天。

93年自民黨在康州舉行了三大，王炳章推薦由我出任主席，經不住大家的勸說，我答應出任，但由於我對民運內鬥深惡痛絕，所以提出的條件是我祇做一屆，在我任期內，大家不要內鬥，好讓我「完身而退」，想必當時在場的人還會記得我的話。自民黨在我任主席期間總算沒出現內鬥，並在95年達成和民聯陣合併，民運組織的聯合似乎出現了新的轉機。但遺憾的是，97年我出任民聯陣——自民黨主席之

後，組織又再次發生了分裂。我也深感自己無德無能，無力整合這一新的聯合體，使民運組織聯合的前景再遭挫折，有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98年初，炳章兄闖關回國，推動國內民運，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這也符合我任民聯陣——自民黨主席競選諾言中提出的，要將海外民運轉為國內民運的方向，再加上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工作，正在國內展開，國內民運似有可為之勢，這使我終於在98年底步王炳章的後塵，毅然踏上返國之路，以期進行上書與組黨活動。回國後旋即被中共當局投入監獄，備嘗艱辛。

想不到在我受三年煉獄之災出來不久，炳章兄竟遭中共綁架回國，被判以無期徒刑。想起炳章兄現在正身陷囹圄，倍受煎熬，真使我這個鐵窗過來人感同身受。

我想我們這些十分平凡的，有血有肉的人，無意危害社會，也不想傷害什麼人，祇是爲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爲了子孫後代有更好的明天，而走上這條艱難曲折的道路，爲此卻要容忍誣陷、冤屈、批鬥、羞辱、逮捕、監禁等等打擊磨難，而一路上尚能支撐過來，憑的是什麼？憑的就是一種「苟利民主，生死以之」的民主革命精神，也就是黃花崗精神。

今天我們在這裏爲王炳章頒發黃花崗精神獎，紀念他系獄兩週年，真使我感慨萬千。我想我們最好的紀念就是要使他開創的海外民主運動，重新整合出發，再造民運第二春。

2004年06月23日於馬德里

網站文選

崇高的榮譽無愧的得主 祝王炳章博士 獲首屆黃花崗精神獎

送交者: 韋龍豐 於 May 26, 2004 09:44:00:

回答: [黃花崗精神獎首屆頒獎會定于6月25日舊金山召开, 王炳章博士为得主](#) 由黃花崗雜誌社 於 May 25, 2004 17:29:31:

辛主編，郭平，王希哲先生；

你們好。我是從中共體制中流亡海外的一個中國人，我深深知道中共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感謝辛主編的《誰是新中國》，拔開歷史的迷霧，框正被中共歪曲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為蔣介石先生及國民黨軍隊在抗日衛國為民族盡忠為國家盡孝的壯烈戰爭的偉大功勳正名。我及我們這一代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的革命歌曲，言必馬列，從小學到大學所填寫的表格中必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得說是黨培養了自己是黨給了理想給了文化長大後，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之後，才知道我們被中共剝奪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教育權利，從小到大都灌輸馬列思想，至今仍如此，這是中國的族悲；才知道專制的中共剝奪了中國人民的權益；才知道中共從大饑荒到文化革命亂鬥亂殺到六四大屠殺到鎮壓學學氣功的法輪功人到封殺異議人士到弄虛作假到貪污腐敗。感謝你們舉辦這樣意義重大的活動，在中共人權惡化專制極化腐敗深化和台獨狂化這樣複雜的中華民族背景下，如此的活動猶如在夾縫中殺開一條血路，一方面迎戰專制一方面迎戰台獨，兩方敵人都霸佔著中華民族國家財產資源，而你們赤首空拳，左右開弓，沒有精神，沒有道義的人是做不到的。感謝黃花崗雜誌提供了一個理論平台，給這個道德沈倫文化貶值馬列橫霸精神萎靡的華人世界帶來一股鮮氣一股勇氣一種膽識。我們知道這個活動比不上中共的表彰大會的大規模大宣傳大吹大擂，但從其價值意義與歷史及現實蘊藏的內涵來說，要重大得多要深遠得多。王炳章先生從他的棄醫從運宣言到創辦中國之春創辦中國民聯到組建民主黨到潛回大陸從事民主活動到反台獨他獲得首屆獎當之無愧，是民運人士的驕傲，是黃花崗精神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我不知道頒獎場面如何，雖然王博士還在中共的黑牢裏，我堅信，我們也應該堅信毫無疑問，中國的民主運動事業和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民運一樣一定會取得勝利，王博士一定會昂首挺胸從黑獄中走出來，到那時歷史會給他以掌聲，人民會給他以掌聲，祖國會給他以掌聲。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同胞們，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間接的，都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都是一個家庭的兄弟姐妹，都是一條道路上的朋友，人民呼喚著我們，民族呼喚著我們，時代呼喚著我們，讓我們團結

在愛中國愛民族愛人民的民主旗幟下，拋開一切不利於民運不利於團結不利於前進之言行，像王炳章一樣勇往直前，直至勝利，也一定會勝利。

（本文未作任何改動，僅將簡體換為正體而已）

黃花崗起義總指揮 趙聲（伯先）事略

大陸 宋王孫

趙聲，原名毓聲，字伯先，1881年3月16日生於江蘇鎮江丹徒縣大港鎮一個累代學儒的書香門第家庭。他是同盟會傑出的革命活動家、軍事家。他深受孫中山先生的器重；辛亥革命勝利後的民國元年（1912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表彰其功業，追贈他為上將軍。雖然，他的生命很短暫，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由於憂憤成疾而不幸逝世時年僅三十一歲，但他不屈不饒，積極投身革命的精神與行動都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趙聲自幼練武習文。十四歲時，憑一身武功，入獄砸械，救出一被官府冤屈的貧苦鄉民，被人們稱為「義俠少年」。十七歲時考中秀才，人們向他祝賀，他卻笑著說：「大丈夫應當為拯救國民的災難而效力獻身，區區秀才何足言！」由此可見，功名利祿實非其所好，很早就有了遠大的壯志抱負。

以後，他遊歷江淮，體察民情；入江南陸師學堂，學習軍事；東渡日本，考察軍政；並開始積極參加革命實踐活動，成為一個英勇的革命家。

一、宣傳革命

一九〇四年，他在兩江師範（現南京大學前身）以教書為名，進行革命活動。團結校內廣大進步學生、教職員工，外聯其他學校和社會上的革命志士，由於不懈的努力，在南京城內很快出現了一批以他為首的革命黨人，他也就成了革命在江蘇的最初發起人和組織者。



趙聲著名的革命宣傳品《保國歌》，就是在這裏撰寫的。《保國歌》是用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七字唱詞形式寫成，全文共134句，近千字，辭語激昂慷慨，讀之悲壯感人。它猛烈地抨擊了治王朝專制橫暴，對內殘酷壓榨人民，對外賣國投敵的罪行，號召人們挺身起來進行革命鬥爭，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創建一個獨立富強的民主共和國。

歌詞開頭，趙聲以滿腔熱情的語調，召喚全國四萬萬同胞，熱愛自己偉大的國家。詞曰：

莫打鼓來莫打鑼，
聽我唱個保國歌：
中國漢人之中國，
民族由來最眾多。
堂堂始祖是皇帝，
四萬萬人皆苗高。
嫡親同胞好弟兄，
保此江山其壯麗。

接下來他沈痛控訴滿清統治者自入關以來，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激發人們對滿清王朝的極大仇恨。鑑於滿清專制王朝的種種倒行逆施，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趙聲號召：

我今奮興發大願，
民族主義大復仇，
要與普天雪仇怨！
不為奴隸為國民，
此是尚武真精神。
野蠻政府共推倒，
大陸有主歸華人！

趙聲的《保國歌》，言簡意賅，寓意深遠，體現了他的革命思想，《保國歌》中所指出的革命對象是滿清封建專制於朝，同時反對外國侵略；所採取的手段和途徑是暴力革命；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發動團結

廣大民眾，最終所要達到的革命目標是實現民族獨立，建立一個強大的民主共和國。趙聲所宣揚的這些革命主張，在當時來說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和革命歷史使命的。它代表了革命黨人所追求的目標，反映了人民的願望，是一篇傑出宣言詩。對於革命黨喚起民眾進行革命鬥爭，起到了巨大的宣傳推動作用。這篇聲討清王朝的戰鬥檄文，是革命黨人一份非常重要的宣傳品，直到武昌起義奪取辛亥革命最後勝利的前幾天，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的《民主報》上，還在刊登此文。

二、培養了大量的革命人才

趙聲在開展革命活動後，積極培植革命力量，造就骨幹人才，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他在家鄉創辦「閱報書社」，辦「安港學堂」和「體育會」，對一些有作為的青年加以集中培訓。他親自上課，進行愛國教育，灌輸革命思想，教授軍事技術知識，鍛煉體力素質，培養團結共濟大事的觀念。當時，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如冷禦秋、李竟成、解子良，以及他的兩個弟弟趙念伯、趙光等，後來都跟隨他參加了革命，成了有一定影響的人物。其中，宋建侯、石德寬、華逐電、阮德山、徐國泰、封冠卿六人，在黃花崗起義中壯烈犧牲，名列「七十二烈士」中。

在趙聲任黃埔陸軍小學堂監督（校長）時，革命力量可謂「網羅稱雄」。從這裏被輸送到新軍中去的革命骨於份子很多，如後來成為國民黨左派著名人士的鄧演達、鄧演仁、陳銘樞、蔣光鼐等，都是在此受過趙聲的培育並介紹加入同盟會的。

在趙聲的影響下，他的兩個弟弟，小妹趙芬、父親趙蓉曾、夫人嚴承志都參加了革命。他的夫人加入革命隊伍，任鎮江女子北伐挺進軍總司令，為光復鎮江和解放南京奮勇戰鬥，成為我國辛亥革命史上一位有名的巾幗英雄。趙聲一家最後以嚴承志而終成「全家革命」的光榮稱譽，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三、運動九鎮新軍

一九〇六年初，趙聲從廣西回到南京，任暫編南洋新軍第九鎮十七協三十三標二營管帶，不久被提升為三十三標標統。他在九鎮新軍中積極展開革命活動，培植和壯大革命勢力。他先後將冷禦秋、柏文蔚、李竟成、林述慶、熊成基、倪映收、林之夏、何遂、顧忠環等大批

革命青年派到各標、協以及九鎮司令部中任軍官。這樣，在九鎮中，一支由趙聲所組織領導的「新軍」隊伍，在悄悄成長壯大著。這時候，孫中山先生也還在國外致力於革命的宣化鼓動工作。他非常重視趙聲所深入進行的運動新軍工作，特派黨人吳陽谷（任同盟會安徽支部盟主）至南京與趙聲取得聯繫，謀劃革命。這時趙聲加入了同盟會，並介紹柏文蔚、冷禦秋、陶駿保、李竟成等九鎮中大批青年軍官，以及南京各學校革命同志數十人參加同盟會。大家共舉趙聲為長江流域同盟會盟主，積極地在長江流域暗中積蓄革命的武裝力量。

趙聲治軍嚴明，軍訓嚴格。為著準備將來革命艱苦鬥爭的需要，他特別注意培養部隊的吃苦耐勞作風、由此曾得到九鎮統制徐紹楨的誇獎。「方今能紮硬寨、打死仗者，唯伯先一人耳。」

後來，趙聲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指示，奔赴廣州去發動起義。但是這一期間他在南京九鎮新軍中所從事的革命工作，卻取得了巨大成果。革命思想已深深紮根到中下級軍官的頭腦中。尤其是培養了以熊成基、倪映典等為代表的軍事領導人才，他們都先後在組織發動各地的革命武裝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支持和援助孫中山召請趙聲參加領導的廣東革命，在二次廣州起義時，南京九鎮新軍中有許多人前往參戰，流血犧牲。而武昌起義勝利後，南京九鎮新軍首先舉兵響應，林述慶、李竟成帶領九鎮新軍駐守鎮江的三十五、三十六標，發動了影響東南各省的鎮江光復；同時九鎮新軍本部由中華門外林陵關向南京城發起進攻，與清軍血戰雨花台，後在鎮江組織聯軍；為克復南京作出了重大貢獻，亦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的建立，作了奠基禮。

四、領導廣州新軍起義

欽、廉起義失敗後，趙聲在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支持下，與革命黨人朱執信、姚雨平、胡毅生等積極籌劃新的革命行動，準備在廣州發動新軍起義。起義前，趙聲被推舉為起義總指揮，並制定出具體的起義計劃：（一）利用春節假日，發動起義。（二）起義以新軍為主力，由城外進攻廣州，巡防營在城內響應配合，實行內外夾攻；同時發動惠州等方面的會黨民軍起應聲援廣州。（三）佔領廣州後，趙為革命軍總司令、倪映典為例總司令，率軍統一廣東，進而兵分

兩路北伐，一路由江西取南京，一路出湖南攻武漢。在香港決定起義的規劃部署之後，趙聲便趕往廣州，在華甯裏遇興隆客棧建立起義指揮部秘密機關，趙聲就住在這裏主持起義的全部軍事行動。初三上午，倪映典回到新軍一標駐地，適巧清吏來一標訓話，竭力壓制部隊鬧事，倪映典見此情景當機立斷，用機槍擊斃清吏，當場即宣佈開始起義。倪映典率新軍千餘人準備襲擊廣州大東門，打清方措手不及，一舉攻入廣州。然而清軍早有準備，水師提督李准已坐鎮東門設防，兩軍對陣於城東牛王廟一帶。這時刻趙聲等人也都趕到廠州城內指揮機關，而清軍關閉城門，不准任何人出入，嚴加封鎖。趙聲見勢知道情況嚴重，對城外倪映典方面新軍動向如何，已失去聯繫，當時新軍各部隊都分別駐紮在城東和城北一帶，城外新軍主力不起義，城內作為配合力量的巡防營則不便舉動。趙聲焦急萬分，竭力設法與城外倪部聯絡。而此刻倪映典正率領一部分起義新軍在牛王廟與清發展開激戰，清軍中管帶、同盟會員李景濂臨事叛變，於陣前誘殺倪映典。倪犧牲後，起義戰士們懷著無比仇恨的怒火，更加更猛地向敵人發起攻擊，但終因失去指揮，傷亡慘重，彈藥不繼而失敗。隨之，清方在城內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趙聲在同志們的掩護下，化裝出城脫險。

以趙聲為首的革命黨人所組織領導的一九一〇年正月這次廣州起義，史稱「庚戌廣州新軍之役」。有別於同盟會過去主要是利用會黨民軍力量的其他義舉，而完全是新軍的一次大規模革命行動。雖然這次行動失敗了，但也說明了大力運動新軍使之作為革命的一支重要的富有戰鬥力的武裝力量，是大有可為的。特別是策反新軍，這對清政府來說，等於挖去其賴以支持的台柱子。新軍的倒戈更加促使了清廷的跨台，加速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增強和鼓舞了人們的勝利信心。也為次年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奠定了基礎。

五、指揮黃花崗決戰

著名的檳榔嶼會議結束後，趙聲第一個首抵香港，設立機關，聯繫新軍，組織「選鋒」，確定計劃步驟，開始了這次偉大義舉的各項準備。在組織起義過程中，他任統籌部副部長兼交通課課長，廢寢忘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一點是不能不提及的。此次起義的總目標在於揮師北伐，取長江而直搗

幽燕，由此積極聯絡和發動各省做好響應廣州起義的準備，非常重要，此項工作由趙聲兼任課長的交通課籌劃進行。趙聲派人攜款到蘇、鄂、湘、浙、贛等長江流域各省聯繫黨人，籌建機關，發動新軍，組織力量，為響應廣州起義做好一切準備。當時，趙聲所走出的這一步，在革命黨與清政府的決鬥中，可謂著力的一招，雖然由於黃花崗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而使北伐流產，但這一部署卻構成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的導火索，並為各省一呼百應的光復，顯出了威力和光彩。

起義行動前夕，由於趙聲在新軍中深孚重望，被推舉為起義總指揮。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起義失敗了。「黃花崗之役」，是我國辛亥革命中的一次規模和影響巨大的起義。孫中山高度評價這次起義說：「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趙聲作為這次起義的具體組織者和總指揮其英名將和是役共光輝。

六、英雄身後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趙聲悲憤欲絕，加之長時間勞累積疾，回到香港就病倒了。四月八日開始病情加重，十七日開刀手術，不久病情惡化。十九日，他將陳英士等同志召於床前，勉勵甚切，悲憤地說，「我負死難諸友矣，雪恥唯君等」。並連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聲淚俱下，自後再不能說話。第二天下午一時與世長辭。「世人無論識與不識鹹痛悼之」，為他的一生革命為對精神所鼓舞，激起對滿清反動統治者的更深仇恨！許多生前好友和受過他教育培養的革命黨人，聞趙聲去世惡耗，痛不欲生，紛紛聚集在一起設奠哭祭，莊嚴宣誓；堅決繼承他的「雪恥」遺志，為推翻清王朝而更加英勇頑強地戰鬥！

在沈痛哀悼趙聲逝世，黃興、胡漢民代表同盟會作「告南洋同志書，並致函孫中山，報告這個不幸的消息。函中講到：「以伯先平日之英雄，不獲殺國仇而死，乃死於無常之劇痛，可謂死非其所。廣州義舉，盡喪我良士，今又失我大將，我同胞聞之，悲慨憤

激，況若弟等目擊者傷心狂憤」表達了對失去革命戰友的無限苦痛心情。

辛亥革命勝利後，民國元年（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加臨時政府，為了表彰趙聲的革命功業，追贈趙聲為上將軍，同時決定營建烈士陵墓遷葬故鄉。

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趙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為拯救民族的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和富強，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和畢生精力，貢獻給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偉大鬥爭，他那種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永遠為人民所紀念的。

我們中國人要愛什麼樣的國？

大陸新移民

楊三民

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和那些愛國的前輩們創建的，她是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共和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追求的是三民主義理想。這個理想的精神就是：民族就是國家民族統一，對內對外均追求各民族平等；民權就是人民有權普選他們的代理人（最高行政長官如總統），當行政長官對民不負責的時候，民衆有權彈劾他；民生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方法則是以自由經濟為基礎，保障“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保障社會福利，生病有醫療。小孩受正常教育，老人有瞻養，殘疾有照顧。

民國的法統是：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意在“選賢治國”，追求“天下為公”。

由於日本侵略中國，前蘇聯要顛覆中華民國，國民黨的訓政和憲政未能如願完成，但在今天的台灣完成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外來的洋教政權，是亞洲最大的專制國。這個洋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打著共產之名，把人民的財產統統共成了共產黨自己的黨產，但他們的權力卻從來不給別人共產。這個復辟了專制的政權，從不考慮人民的利益，為了權力，殺人、掠奪，無惡不做。說為窮人打天下，天下打下來却把人民越搞越窮。80年代餓死幾千萬人，搞得人吃人。說平等，騙農民打天下，打下來立刻就忘了農民，搞戶口制，讓農民子子輩輩當農奴。它還搞不平等的階級劃分，黨員幹部是一等公民，工人階級是二等公民，農民是三等公民。

說「為人民服務」，其實就是處處刁難人民。辦公司開商店要蓋幾十個章才能通過，蓋章是假，受賄是真。因為章代表黨人的權力，有章就有權，有權就有錢。在中國做生意不難，和政府搞關係很難，一不小心就會傾家蕩產，甚至遭受牢獄之災，本人就有親身體會。在美國民主國家中，申請公司，不須要見政府官員，寄一封信去，不須蓋一個章，一個星期會收到政府寄來的營業執照、祝賀信及感謝信。開始我都不敢相信，這與共產黨國家比，真是天差地別。

說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辦一點事都要政府審批蓋章，有些很簡單的事，到了共產黨的手裏就變得複雜化了，正當的事都要走後門、搞關係。人民哪有當家作主的權力？分明是樣樣都由黨做主。

如今是改革開放了，但經濟是「黨治經濟」、人治經濟、腐敗經濟、不平等經濟和賣國經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比計劃經濟還要反動的畸形權力經濟。

所以說，我們要愛「中華民國」，要恢復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祇有一個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被遺忘的壯歌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百抗日壯士報道集錦

上官百成 集編



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繫，是亞洲的神經中樞，也是全國的文化重心，新聞事業十分發達，各國的報刊與通訊社，均有專設機構和專駐人員。滬戰發生後，戰況盡在報章，尤其是「八百壯士」奮奪“四行”事件，轟動全世界，從一般報道與輿論中，充分反映了人類的正義感，以及群眾的心聲。

先君上官志標團副為有心人，這裏是他當年蒐集剪存的圖片與新聞片段，從瑣碎的敘述中，可以找出一貫的正義精神，由零零碎碎的小報導，則能拼湊成一個大事件——我們的神聖抗戰。

事隔數十年，我們並不覺得陳舊；相反的，從這裏我們聽見了大中華民族的怒吼，看到了英勇戰士的激烈戰鬥，嗅到了壯士先烈的血腥；更暴露出侵略者殘虐的嘴臉，及其最後悲慘的下場。

一、讚八百壯士

抗日戰爭初起，當我軍在淞滬戰場達成戰略任務，從江灣——閘北陣地奉令轉進之際，負掩護任務的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個加強營——八百人，於大軍西移後奮奪四行倉庫，在孤立的一角，與數十近百倍

的倭敵堅決抗戰，他們決心要為淞滬留一片乾淨土地，為國家為民族流最後一滴血。

四行倉庫乃是大陸、金城、中南、鹽業四銀行的信託倉庫，為一座五層樓鋼筋水泥的建築物。六樓為平台，是矗立蘇州河北岸的一幢大廈，淞滬戰役後期成為閘北軸心陣地守軍，第八十八師孫元良將軍的指揮部。

在八年抗戰中，中華男兒創造了許多悲壯偉大的英勇事蹟，南口的羅團，寶山的姚營，一個是在雄關上拚命死守，等到了援軍，穩住了戰局；一個是在孤城內，斷了一切後援，絕了一切希望，不投降不逃跑，和彈丸大的寶山城共存亡。這是中國軍人的榮耀！這是中華民族的光輝！

閘北的八百壯士，他們已盡了掩護大軍安全退卻的任務，而仍雄踞一角，孤軍奮鬥。他們知道最後必壯烈犧牲，但他們抱著必死的決心，要向敵人索血債，為國家爭國格。試想在大上海的一角，滿天火焰，在敵人重圍的一個孤立據點裏，八百壯士奮守著四行倉庫，全世界的人士，皆知道閘北業已失守，全中華民國的國民，皆知道閘北已成爲焦土，但是大家也知道，在那裏還飄颺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還有中華

民族的英勇男兒在忠心抗敵。因此全世界的人士都讚譽他們！欽佩他們！

二、火海中的八百孤軍

……在大上海保衛戰中，我軍因戰略關係，從閘北撤退了，但八十八師五二四團謝晉元團副率領的八百壯士，卻於完成掩護任務後，奮守閘北最後陣地，決心要抗戰到底，直打到最後一槍一彈，一直到流完他們最後一滴血，作最壯烈的為國犧牲。

自十月二十七日清晨起，全上海的市民，在將近三個月抗戰的炮聲中，似乎平靜和麻木了的心情，卻又被閘北撤退的消息和閘北的槍聲所激動了。在馬路上，在電車中，都可以看到市民們頹喪與懊惱的神色，其實這種小市民的感情是很脆弱的，在這種長期抗戰中，應知一個國家日趨艱巨，抗戰的怒潮也愈形澎湃，才能夠應付這偉大的時代戰爭。廿七日下午，一般市民聽到八百壯士，還站在四行倉庫上作孤軍抗敵，寧死不投降的消息，每個人的心被感動得熱血沸騰。從廿七日晚上入夜起，每個市民的臉上，帶著興奮的表情，湧到新聞路新聞橋去看大火，看我們英勇的八百孤軍與敵人作殊死戰。晚上，在新聞路上激動的民眾，對著那蘇州河對岸，熊熊燃燒著的火焰，痛罵帝國主義的慘無人道和瘋狂的侵略行爲。

火像怒海一樣在閘北的區域內燃燒，火舌捲沒了我們的家，捲沒了我們的一切，從開封路起到麥根路蘇州路邊止，一裏路長的火在蔓延燃燒著，照紅了半邊天角，佔據在蘇州河北岸四行倉庫中的我八百壯士，像在火海中奮鬥著。在大火中可以看見八百壯士

們在四行倉庫六層屋頂上活動，阻擊敵人的進攻，他們非常鎮靜，憑窗固守，靜候敵軍，敵人非衝到有效的射程以內，他們決不射擊。敵人想用火攻來驅逐我忠勇守軍，然鋼筋水泥建築的四行倉庫，始終仍在熊

熊怒焰的火海中屹立著。

二十八日黎明時分，市民們沿著新聞路聚集著。全上海的市民，都在關心八百壯士的生死。下午二時以後，市民愈集愈多了，從蘇州河這面看過去，沿蘇州河北岸，在殘缺和餘燼未熄的碎瓦頹牆中，有三五敵軍和卡車在搜索著。敵人佔據在交通銀行倉庫和錢業倉庫的高樓上，對準四行倉庫採取包圍態勢，我守軍從新垃圾橋到四行倉庫前馬路上，到瑞大木行門口止，堆著很高的沙袋，在沙袋旁佈哨守衛，敵我相距祇有二三百步，敵軍也正在堆積沙袋，隱伏在沙袋下，不時向我軍開放一二槍。我守軍也伺候敵人抬起頭來，予以射擊。遙相

對峙，互行射擊。

八百壯士孤軍奮戰的精神，不僅感動了全上海市民，同時也感動了戍守在租借路口的英國兵，他們被這英勇的戰鬥場面所感動，而燃起熱烈的同情心。據說英兵曾在二十八日晨，買了百餘元麵包送給八百壯士，同時上海市各界，也都紛紛解囊購送各種食品。最令人興奮的是，從二十八日晨起，沿北京路到新聞路一帶的燒餅店，烤制很多燒餅去慰勞孤軍，雖然他們都是貧苦的小買賣，但爲了「國仇家恨」，都慷慨輸捐。

三、敵軍火攻四行



敵對四行堅壘無可奈何，乃用火攻，對四行倉庫四周的房屋，澆滿引火之汽油，縱火燃燒，擬迫使孤軍退出，但四行倉庫為鋼筋水泥建築物，火勢雖猛卒不能侵入，徒使附近民房遭殃，沿北西藏路一帶的南北公益裏，華通坊，更新舞台，以及西面烏鎮路一帶民房，悉遭焚毀。火勢從二十八日上午八時，一直燒到深夜，猶未熄滅；二十九日晨尚有一部分在燃燒。曾有敵軍多名，冒險潛至四行倉庫附近，擬用汽油澆入該倉庫，但被守在一樓的上官團附發現，指示翁晉文黃漢卿等守軍予以射擊，當場擊斃敵軍十餘人，於是敵軍不敢再採此攻擊方式。

四、八百壯士殉國成仁的決心

八百壯士受命奮守四行倉庫最後陣地，早置生死於度外，抱定殉國成仁的決心。駐防蘇州河南岸租界內的英軍，數月來隔岸相望，經常揮手招呼，或互拋香煙食物，感情至為融洽，對八百壯士尤表同情，二十八如清晨，守衛新垃圾橋附近的英軍，曾派譯員向孤軍婉勸，希望放棄戰鬥退入租界，勿作無謂犧牲，孤軍感謝其好意，但毅然表示死守此大上海最後陣地的決心。

為表示固守決心，孤軍們曾由謝晉元將軍帶領，各自書寫遺書，於二十八日由上官志標團副附設法送出，交於在租界某地的聯絡機關，分別寄送，或致父母，或致妻兒，或致友好。

某戰地記者，曾見四行倉庫八百壯士，都在胸前佩帶「決死」標誌，並見倉庫中存儲手榴彈迫擊炮彈甚多，這是守軍最有利的近戰資材，足與日寇長久相持。

五、恃我有以待之

八百壯士奮守的四行倉庫，由謝晉元將軍，上官志標團附，楊瑞符營長等領導，日夜加強工事，已成銅牆鐵壁，孤軍們意態沈著，全然不懼敵人進攻，恃我有以待之。二十八日上午，敵機多架，飛臨四行倉庫上空，盤旋偵察，但經我屋頂防空火力猛射，倉皇遁去。地面敵軍經我多次打擊，已不敢隨便接近，僅自遠處盲目射擊，各樓玻璃窗被擊碎甚多。壯士們愛惜彈藥，為看清敵人蹤跡，絕不輕易射擊。

八百壯士以必死的決心，憑恃堅強工事，不懼敵人來攻，恃我有以待之！

六、偉大的肉彈

二十八日黎明時分，有敵軍二十餘人，在蘇州河畔打旗語，似為招致其部隊來攻，有一位在六樓守望的壯士見狀，立即全身縛滿手榴彈，突由六層樓平台，對準敵叢躍下，一個大肉彈轟然爆炸，煙屑飛揚中，二十餘敵兵化為泥灰肉醬，南岸群集的市民，鼓掌歡呼，但也為這個英勇的壯士悼念，其壯烈的犧牲精神，誠是驚天地而泣鬼神。

七、謝晉元與上官志標手刃敵兵

市民們在蘇州河南岸目睹的另一件壯烈快事，是領導八百壯士奮守的謝晉元與上官志標，親手扼殺敵兵。

有日兵二名，為選拔的敢死隊員，從交通銀行北邊，抬著梯子爬了上去，到二樓窗口，正想將一枚手榴彈投進去時，謝晉元將軍與上官志標團附正好在窗口附近，謝先上去，日兵持槍猛撲，上官跟上前，迅即一手挾住了槍，一手扼其喉，猛力一推，日兵懸空跌落，被自己攜帶的手榴彈炸成粉碎；跟著爬上來的第二名日兵驚駭失措，也被謝拔出手槍，予以擊斃；屋頂錢振華排長，黃漢卿，翁晉文壯士等，也紛紛擲下迫炮彈和手榴彈，後續的敵兵正好進抵倉庫的牆角，一時彈雨硝煙，血肉橫飛，來犯敵軍大部就殲，殘餘倉皇逃竄。目睹此精彩的戰鬥場面，不但群集蘇州河南岸的同胞鼓掌歡呼，英軍也為之感動，翹起大拇指叫『頂好』！

八、女童軍送旗壯舉

二十八日這天下午，四行倉庫屋頂上突然換上了一面巨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風飄揚，壯麗光耀，頓時四周插滿太陽旗，黯然無光。租界內中外人士，看見四行屋頂上招展的國旗，歡欣鼓舞之狀，莫可形容，人心興奮達於極點。記者採訪所得，這中間還夾雜著一個動人的故事。

先是，八百壯士進入四行倉庫後，密設在法租界某地的聯絡位置，負責人張柏亭將軍，曾與謝晉元將軍通電話，問明一切部署情形，及敵情概要後，最後

問：「尚有什麼需要嗎」？謝說：「甚麼都不少，就是疏忽了準備大國旗，讓我們可以每天在屋頂上升旗！」

事聞於市商會，當時上海各界不知道四行倉庫原為八十八師司令部，糧食、彈藥，一切用品均有充分準備。他們為八百壯士慷慨赴義的忠勇精神所感動，紛紛將食物用品，由上海市商會童子軍團團長葉春年，率領男女團員六人，準備冒險前往獻送。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製備了一面大國旗，四十一號女童子軍楊惠敏小姐，自告奮勇，願意擔當獻送的任務，終於由她冒最大的危險，在黑暗的夜晚，把這面國旗交到八百壯士的手中，她的勇敢精神，實足與八百壯士同垂不朽。

至於各界的捐輸慰勞，完全出諸對八百壯士的敬愛，但事實上並不需要，甚至在緊張的作戰行動中，反而形成困擾。據聞師長孫元良將軍，在滬西前線聽到各界對孤軍的熱愛非常感動，曾命張柏亭將軍轉達謝意，並正式致函上海地方協會，請杜月笙先生代為勸導各界人士，聲明捍衛國家乃軍人天職，盼多作精神鼓勵，勿流於物質浪費！

九、戰鬥最激烈的一天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奮戰，敵軍在屢攻不逞之後，十月二十九日，發動猛烈的殊死戰，自朝至暮，連續四次進攻，似乎志在必得，結果仍遭我八百壯士無情的打擊。

第一次清晨三時，第二次七時三十分，均祇有十餘人似乎是試探性的攻擊，沿牆邊潛進偷襲，我軍早已發覺，卻仍佯作不知，等到敵人已經接近倉庫時，立即踞高臨下，突然擲下榴彈和迫擊炮彈，尤其迫擊炮彈，我們存量多，整箱的拋下去，威力極為猛烈，敵退避不及，死傷甚多。

另在午後三時三十分稍過，清灰色的敵汽艇兩艘，艇尾掛太陽旗，每艘載敵兵百餘人，架機槍一挺，雜有攜照相機的記者多人，自黃浦江闖入蘇州河，向四行倉庫衝進，其時蘇州河南北兩側停靠民船甚多，水道奇窄，敵艇不能暢駛，叱令兩傍船戶避讓，不時舉槍恫嚇。迨經老閘橋近老垃圾塊，被兩岸及橋上守衛的英軍發覺，即令停航不准通過，英軍並進入防禦工事；準備開火；同時有敵機二架盤旋上



空，似圖掩護敵軍登陸，當時形勢異常緊張，巡捕房派中西警部驅散路人，並在兩橋橋塊，佈設移動鐵絲網，禁止行人通過。但敵艇仍停於河中央，相持不去。約四時，英美法及萬國商團，工部局高級官員相偕到達，向其交涉，僵持至五時許，敵艇始駛退。此舉似在試探租界當局態度，企圖利用水道，進擊四行孤軍。

第三次是四時四十五分，敵軍從上海銀行堆棧進犯，八百壯士沈著應付，待其近時，在底層射擊口有機關槍猛烈射擊，並由窗口投下榴彈迫擊炮彈，敵軍泰半傷斃。蘇州河畔遺屍四十餘具，由軍犬拖回，一犬被我擊斃。

第四次是五時十分，未待其接近，即為我機槍擊退。結束了忙碌的一天。

十、八百壯士愈戰愈奮

十月三十日，敵由虹口方面獲得補充，拂曉即向我四行守軍攻擊，國慶路敵架有小鋼炮陣地，不斷向四行後牆攻擊，同時福康源錢莊堆棧屋頂的敵機關槍，也向四行密集射擊。敵機數架，則在上空盤旋。

八百壯士愈戰愈奮，對敵機的圍攻，已經毫不在意；倒是對伏地蛇行，意圖對四行倉庫四周，澆灑汽油的敵軍，不肯放過，一發現立用手榴彈投擲，予以殲滅。這天早晨，敵軍二次進擊，均未得逞。守軍沈著對待，直至敵軍進到有效射擊距離時，才集中火力猛烈還擊，敵軍一時逃避不及，紛紛中彈倒地，殘敵狼狽至交通銀行倉庫堆棧。記者目睹在交行與四行之間，敵遺屍數十具，迄十一時許，尚未拖走。

十一、軍民一條心

八百壯士奮守四行，轟動了全上海也震驚了全世界。上海中外人士紛紛捐贈食品，在抗敵後援會，地方協會等處，慰勞品堆積如山，顯示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的對日抗戰，是名副其實的全民戰爭，前線和後方打成一片，軍隊和民眾結成一條心。但事實上，四行倉庫孤懸於蘇州河北岸，敵軍緊密圍攻，硝煙彈雨，不斷拼死戰鬥，唯一的交通路新垃圾橋，則由英軍駐守封鎖，有層層鐵絲網攔阻，這些慰勞品無法送到八百壯士手中。不免望而興歎！

二十八日，有外籍婦女多人，攜大批食品欲由新垃圾橋至北西藏路，為英軍阻止。午後有一法僑婦人，竟因不能通過英軍防線，致與守軍發生齟齬，爭執良久，始快快樂去。另有一法籍婦女，以汽車運載大量麵包，請托英軍設法轉送，並表示如有可能，將源源供給。又國民社記者，曾見一美籍婦女，向冠生園購買大批食品，聲言為慰勞八百壯士之用。

連日來捐輸慰勞品的機關與個人，絡繹不絕，都是發乎自動，衷心的同情八百壯士，記者曾在抗敵後援會翻看記錄，計有：市民聯合會、人和醫院、華商證券交易所、公茂鹽棧、鴻福裏居民、仁濟醫院、協和洋行、大觀園浴室、五豐染廠、明星印刷所、三陽同仁、卡德路郵局同仁、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同仁、永大銀行、華美大藥房、江海關郵政同仁、潮州同鄉會、工部局巡捕醫院、上海煤氣公司、老介福綢緞局、中國煤業公司、內河航業聯合辦事處、上海跑馬總會、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度量衡檢定所、彙司捕房、四明銀行同仁、信大麵粉廠、寶隆洋行、平民療養院、安樂紡織公司、新新公司、祥茂洋行、鴻興書局、沙利文糖果公司、金業職中、允中女學、愛國女

學、商會職中……包括各行各業，還有很多私人名義，不能一一盡錄。

最為感人的，是：虞洽卿路第八〇難民收容所二四四人，絕食半天節省九元二角二分，廣東路第一〇一收容所七一二二人，絕食一天節省六十五元，愛文尼路東段、白克路、北京路、貴州路、牯嶺路、人安裏、河北路、長沙路一帶市民，多數自動絕食一天，以節省一日費用，送交後方支援單位，轉致八百壯士，鼓勵殺敵，種種可感的事蹟，不勝盡述。

但這是民心具體表現在一面，實際上八百壯士的奮守四行，祇是為了盡其捍衛國家，抵抗強暴的軍人天職，絕對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倉庫內更是有糧有彈，有一切應用的物品，誠如謝晉元同志所說：「我等困守閘北四行倉庫……彈藥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於給養，雖堅守三年亦無絕糧之虞」。同胞的好心垂愛，八百壯士當然衷心感奮，但堆積如山的慰勞品，根本不需要也無法送達，至於金錢更是祇能心領。

部隊長孫元良將軍：當時指揮所部在滬西前線繼續作戰，聞知此種情形，在感動之餘，曾在十月三十日致函上海地方協會杜月笙先生，請其轉向各界致謝；並請各界以全國抗敵戰爭為重，多購買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作撫恤準備金。這一通歷史性的函件，內容是：

月笙先生大鑑：

近聞上海各界人士，慰勞本軍守備閘北之一團物品甚多，殊為感激，但物品不但輸送困難，不合需要，且堆積過多極易腐爛。抗戰為軍人天職，成功成仁原非殊達。請煩先生轉達各界，勿庸捐輸，如果盛意難卻，最好購買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作全國抗敵犧牲官兵之撫恤，以免浪費，而切實際。

孫元良 十月三十日

十二、精神的慰勞

精神的慰勞，更較物質的捐輸為可貴！為表示對八百壯士的崇敬，致敬，慰問的電函，不一而足，舉其一二以見當年民心奮激的情狀。

上海八十萬工人的致敬函：

「……溯自八一三抗戰發動以來，我忠勇健兒在強寇猛烈炮火之下，以熱血頭顱誓死奮鬥，義旗所指，屢挫敵鋒，光榮偉大之戰績，已引起國際間無限之同情，與後方民眾熱血之欽敬，迺者苦戰二月半，卒因大場陣地被敵突破，不得不忍痛撤出閘北，乃貴團全體官兵，雖處於烽火四起敵騎包圍之中，猶願灑最後一滴血，孤軍監守四行倉庫，向敵寇索取最後之代價，為我中華民族爭取偉大之人格，正義磅礴，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忠貞偉烈，堪與日月爭光輝，敝會敬掬血誠，代表全滬八十萬工人，向貴軍八百壯士致無上之敬意，深切之慰勉，臨書感涕，惟祈鑑納！上海市總工會敬啟」

青年救國服務團敬函：

「……你們為著中華民族的生存，竟願灑最後一滴血，在淞滬國土上，留下光榮的痕跡，千千萬萬的同胞，將永遠懷念你們永垂不朽的精神與人格，因為這正是代表了中華民族不折不撓的靈魂，是一定堅實的挺立於全世界，今日的抗戰不但是爭取民族的解放，同時也是爭取民族的人格。我們相信你們現在正在為爭取民族的人格而戰，你們的流血你們的頭顱，都將寫成新中國的歷史，鋪成民族解放的大道，你們是最偉大最艱苦的奠基者，千千萬萬的同胞，都噙著悲痛的眼淚，正挺起胸膛，邁向你們所開設的大道，中國的抗戰場上，有了你們成仁取義的偉大鬥士，中國決不會滅亡，中國的前途映現著光明，我們敢保證在鐵血裏失去的土地，一定會在鐵血裏收回！謹代表上海廣大的青年與同胞，向諸位致最熱烈最嚴肅的敬禮！」

四行倉庫的負責人之一錢新之先生，發表他對八百壯士奮守四行倉庫的感想。他說：

『我軍如此壯烈之行爲，使我閘北抗日光榮戰史，格外生色！敝倉庫亦爲之增輝不少，即因而毀滅

此倉庫，絕無顧恤！且此次我忠勇將士之戰績，比較歷史上田橫部下之殉難者，更有價值！而區區倉庫，將來得以名垂不朽，更是萬幸！』

十三、八百壯士的撤離四行倉庫

八百壯士受命堅守四行最後陣地，抱定「與四行共存亡」的決心，沒有絲毫苟全的意念。但中外人士基於人道正義紛紛籲請撤離，有的直找守軍勸說，如鄰接的英國駐軍；有的在報章呼籲，譴責日軍的殘虐侵略；有的透過外交關係，直接向政府建言，兼任外交特派員的俞鴻鈞先生，成爲主要的折衝者。

但也有基於本身的利害原因，而切盼八百壯士撤離四行的，例如租界當局曾受到日軍威脅，限令在四十八小時內促使孤軍撤離，否則便要衝入租界，作包圍進攻。固然日軍並沒有真正採取行動，但租界當局爲了政治上的困擾，仍然切望孤軍從速撤離；另外一

個原因，則是因爲四行倉庫對岸的圓形建築，即爲上海煤氣公司的煤氣倉庫，如被流彈射中，即有引起爆炸，波及租界生命財產的危險，以安全爲著想，期望戰火早告平息。

國際婦女界更多向蔣夫人陳情，希望轉請 蔣委員長下令四行孤軍早日撤離；中華婦女同盟會也電

蔣夫人，作同樣的呼籲，文曰：

『南京蔣夫人鈞鑑：閘北孤軍死守不退，義勇之氣，動人心魄，請代表我婦女界，轉懇 委座，速即下令撤退，以保全八百壯士，儲爲長期抵抗之用。上海中華婦女運動同盟會叩』。

統帥部終於在十月三十日，下令八百壯士撤離，但不是爲偏窄的人道主義所動，而是因爲他們已經完成賦予的任務，而作正常的軍事措施。當張柏亭將軍以電話傳達此項命令時，謝晉元將軍及上官志標團副



由蘇州河南遙望 四行倉庫

十分激動，聲淚俱下，他們以未能貫徹奮鬥到底，殉國成仁的初衷為莫大遺憾！

十四、國際輿論的讚揚

日軍所謂勝利安在？

上海大美報二十八日社評略云：『華軍經七十六日的浴血抗戰後，閘北不可避免之撤退，終於實現矣。世界人士對華軍固守閘北之久，甚表驚訝！誠然，華軍威武不屈之持久力，與夫如火燒之愛國熱忱，吾人目睹一九三七年閘北華軍之英勇抗戰精神，於吾人腦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日軍之所謂勝利，實非真正之勝利，華軍作戰之奮勇，空前未有，永垂青史，而閘北八百壯士之固守，乃為世人所推崇』。

歷史上最英勇之一頁？

英國倫敦新聞記事報社論：『華軍在滬抵抗日軍攻擊之戰績，實為任何國家歷史上最英勇之一頁，上海華軍之忠勇抗戰，當可感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諸代表』。

日軍未達成作戰目的！

倫敦泰晤士報社論：『日軍欲使上海華軍局部而有計劃的退卻，變為總崩潰，鹹感精疲力竭。日軍之最大與唯一目的，在摧毀中國陸軍，使之不復有堅強有效之戰鬥力。苟無以達此目的，則土地縱有所得，亦無多大關係，雖中國軍人大部分，現猶訓練不足，裝備未齊備，然日軍所認為華軍不能支持之陣地，竟至十週之久始行退卻。吾人於此，將見上海華軍之抵抗，將在中國各處發生精神上 影響，不但是今日，將來亦是如此！』。

增高人類品格

倫敦泰晤士報載，一西人投書：『中國軍隊守衛上海七十六日之後，尚有死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困於強敵，力持不屈，其英勇之氣，使人敬佩之至。其需求之物，僅如糖、鹽、光餅三物，俾可充饑持久，死而後已。為中華民族正光榮，為求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而戰，世界各國有識之士，鹹認此八百壯士為英雄；騷人墨客，樂工琴師，譜為吟詠弦歌；而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將士，則視為軍人之模範，四行儲蓄會倉庫八百壯士在焉。不在制勝其敵，而在增高人類之品格，使公理公道，終至伸而不屈，雖死猶為不

虛，其英勇壯烈，永垂青史而不朽，使後世歌詠於無窮』。

美國人的同情與景仰

八百壯士的光榮戰績，譽滿中外，全世界的人士，莫不對孤軍以熱烈的同情和崇拜，尤其是美國人對於八百壯士，極為景仰，美國的國際無線電台，曾以「八百壯士死守閘北」為題，廣播一整天，音波遍及南北美洲。

被遺忘的壯歌 讀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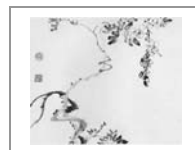
主編先生：

請接受我深深鞠一躬！沒想到，正奔向七十的人了，不免激動並歎息。

拜讀「新聞報道集錦」，作為來自上海的移民我，是既自豪又慚愧。自豪的是，上海的八百壯士，實在是，我們的驕傲！上海人曾經被滿地球讚譽過，上海人也是有著人類之高品格的，巧的是，我正好又是《允中女學》21年後的畢業生，我感受到我接前輩的自動捐輸壯舉——這一餘蔭而榮耀；然而，到了1957年，在同樣被滿地球譴責過的反右運動中，我見到我校的一位出身資產階級的青年教師，為了顯示進步，而昧著良心，開始說假話，打小報告坑人，讓我們這些小青年學生，整天愁眉苦臉。從此，國無甯日，人心向惡……；自那以來，上海人日益遭人疏離，在人們印象裏，上海人，精明過人，聰明自私，唯利是圖，虛榮愛面子，好為人師，擺闊逞能，炫耀自吹。至今，無論國內國外，人們對上海人讚美不起來；我這方面呢？深深慚愧的是，我不如我母校前輩也。上海人哪上海人，讓咱們虛心待人，檢視自己：咱們是否振作起來，克服IQ高的猴子特性——祇顧自己；而提倡EQ高的牛特性——團結奮進，以八百壯士的崇高形象，勉勵自己？請詳細閱讀這篇佳作。

讀者、打字人

馮素英（羊子） 2004.8.



“孤軍墓”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五十九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二戰的戰績早已載入世界的文明史。但有一段最悲壯的歷史，卻被人們所遺忘，這就是中國遠征軍出兵南亞的作戰歷史。因為政局的演變，他們的豐功偉績沒能得到大肆宣揚，這可以理解。但他們為人類的正義應國際請求出兵南亞的歷史，實為中華民族最光輝的一頁，也是二戰史上最悲壯的一頁，中國遠征軍功不可沒！任何政府或黨派都應承認這段歷史，否則，乃天地不容！作為被從日軍鐵蹄下解救出來的泰國人民，更不可忘記喋血的恩師。

泰國北碧府桂河大橋地區，因其二戰最慘烈戰場，而被公認為二戰紀念地，建立了各參戰國的紀念建築羣：如盟軍墓，盟軍陵園，英軍紀念碑，二戰博物館等。就連成為戰敗國的日本也為其戰死將士建有「日軍陣亡將士紀念碑」。作為南亞戰場主力軍的中國遠征軍，理應在這裏為其建立最為壯觀的紀念碑，因為他們是南亞戰場抗日的主力軍，是戰勝國的代表（南亞戰場由國軍九十三師接管日軍投降），是解救南亞各國於水火之中的恩師義軍，人們不能因為中國政局不統一而埋沒這段歷史。珍重歷史的人都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沒有對中國遠征軍表示紀念。難道他們真是「一批被遺忘的人們——他們戰死與草木同朽！」這天理何在？！中國人若無視這段歷史，那是中華民族的恥辱，若有人因政見不同而拋棄這段歷史，那是在拋棄或出賣祖宗的牌位。

現在，桂河大橋作為二戰紀念地，每天華人及世界各國客人成千上萬，這一問題也日益凸顯出來。近來在清萊府美斯樂地區修建了義軍文史館，這是中國軍人在南亞的後期事蹟，是國共鬥爭的局部內容，作為應國際請求而出師有名的中國遠征軍在南亞戰場的整體抗日歷史，更顯得偉大而不可磨滅，因為這是堂堂正正震驚世人的光輝歷史，理應在全世界最為顯要的戰爭紀念地彰顯和宣揚，還歷史的真實面目，用以教育後人，振奮我炎黃子孫的民族正氣。

為此，我們呼籲全世界華人同胞共同協商，在泰國桂河大橋地區修建中國遠征軍文史館，收集有關遠征軍的文史資料以永存！並修建華軍紀念碑，孤軍墓，孤軍廟等紀念性建築羣，供世人代代瞻仰，以正視聽，正歷史的真貌，祭遠征軍軍魂，樹戰勝國之國威，立人類正義和平之正氣。將已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中國遠征軍紀念碑籌建委員會

聯絡人：梁山橋

Email: zoro4881@hotmail.com

Fax: (501) 641-5633



年已 85 歲的老人親自拜訪黃花崗雜誌，對雜誌主編回憶親身看到過的八百壯士的英勇抗日故事

林牧晨提供

大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抗日詩抄”連載

驕傲地笑吧！

仲 榆

向著全世界，我們驕傲地笑吧
中國的人，
在今日——
是表現得何等壯烈，何等英勇！

你看看！
那些軟弱的人們
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
對於保障和平底戰爭，

是連正眼都不敢一睜。

在美國
短視的人主張著孤立，
在英國
保守的人向法西斯屈膝，
在奧地利
二十四小時不流血的犧牲了自由和獨立；
在中國
連婦女們
都死不屈節。

每一個中國的人：都在感謝——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火，
卻把我們鍛煉成心如鋼鐵！

每一個
中國的人：
都在歡欣——
借日本帝國主義底魔手
調染著，我們正義底血，
創作了四十年代人類歷史上，
藝術的最高峰。

這是一幅中國的大史詩，
這是一首遠東的大史畫，
這是一曲世界的大合奏，
這是一幕人類的大史劇。
這個價值的藝術底中心意義：
使日本的野蠻
反映著中國底文明，
使日本的侵略戰爭，
反映著中國底愛好和平。

向著全世界，我們驕傲地笑吧！
中國，中國的人們，
在世界的舞台上，
它是演出得
何等壯麗！何等英俊！

脱稿：二七，三，十六，長沙原載《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誰是新中國論戰

評點《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

為《誰是新中國》辯

（大陸） 紫 丹

編者按：本刊第八期曾全文轉載了海外網上雜誌《楓華園》發表的——細柳營先生試圖全面批判、徹底否定《誰是新中國》一書的文章。這也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出版以來，在為數甚少的批判文字中，唯一可以稱得上是文章者。該文在本刊轉載後，很快接到數篇與之討論或反駁該文的文章、短評或信件。因本刊第九期無暇刊載，同時限于篇幅，本期也祇能將一位中國大陸知名學者對該文的批評——評點《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全文刊出，以饗讀者，以為重新建立一種平等討論的文風而共同努力。

學者因身置大陸，點評的字里行間，多少還存有一些不平之氣，請讀者理解和批評。

正文：

拜讀大作《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題目似應改正為《創建新中國需要有新構思》才不致詞不達意），想與作者細柳營先生交換意見，遂成此文。文章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引號裏的你的原文；一是括號裏的我的評駁。

其一：「推崇孫中山的中國民主理論當然是無可非議，為大家同有的共識。」（我們要以這個「無可非議」的「大家同有的共識」作為誰也不能違反的共同綱領，來辨析我們相異之外的是非。）

其二：「而如辛先生這樣如此（？）推崇蔣介石著實是令人吃驚。」（其實，你祇要讀了辛先生的書，就會明白，辛先生早已「吃驚」在先，并預料到讀者會吃驚。像你這樣學習《中共黨史》「獲得全校第一」的人，比起別人的「吃驚」來，恐怕會加一個「更」字。

其三：「我們閱讀歷史，也應該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面對歷史的事實（對！），而不是以個人的情感和需要隨意作撥高誇耀或貶低剔削的炒作。（這可就說得不對了。「閱讀歷史」怎麼能進行什麼「炒作」呢？祇有宣傳歷史或如你寫「簡評辛灝年的《新是中國》一書」，才有可能「以個人的情感和需要隨意作撥高誇耀或貶低剔削的炒作。」）「而辛灝年書中所缺乏的也正就是這點實事求是的精神的。」（依我看，辛灝年不是，你是。因為你在文中居然會說「江澤民也有一部「民主」的憲法，雖然上面還有「四項原則」，但那僅是暫時對付腐敗集團「太子黨」的一副安魂劑，事實確實是如此。」——事實是你對江澤民也太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了！你把他涂抹得也太好美好了些罷！）

其四：「辛灝年的書中至少有三個原則問題值得置疑和商榷。其一：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和蔣家王朝的許多腐敗其實已是歷史的定論，而不完全就是中共的刻意的宣傳。」（我們不知道對蔣介石和蔣家王朝的這個「定論」是誰做的？是你還是中共？看你的用語，顯然還是中共的那一套話語，是照著中共的定論來「定論」的。我倒是勸你多讀一點我們大陸學界對現代史的許多反思著作，這樣你才會知道，你所說的「定論」，正在被懷疑、被駁斥、被推翻，是「定」不下去的了。這才是《誰是新中國》一書所依賴的事實基礎和歷史基礎。當然，如果你還要滿腦袋地按照共產黨那樣「定論」下去，甚至還要學著共產黨一樣，要對蔣介石繼續地栽贓下去，那就是你的事了，與辛灝年何損？至於你企圖通過三個例子來證明共產黨和你對蔣介石及蔣家王朝的共同「定論」，甚至還要扯上魏京生「本來就是毛澤東的『紅衛兵』麼」，扯到「現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精英領袖們」，更扯到「聽友人說高先生〈指辛灝年先生，辛先生本名叫高爾品〉的身體不是很好」，就實在有些令人感到你這個學醫的在寫文章時是不是有些昏然不清。當然，你那一句「辛灝年不懂，在軍事上一貫是以成敗論英雄的呢！」才真正表現了你的市民心態。因為楚漢之戰，項羽雖是失敗者，却被世代傳為英雄，雖然是悲劇英雄，他得到的依然是歷史和人民的尊敬和惋惜。蔣介石亦然。）

其五：「辛著非常推崇的是 1947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從字面看（你想從什麼看？還能從什麼看？）或許這個「憲法」確有許多民主的詞彙……他甚至說“……能與美國的憲法相媲美」（首先，你想用挖苦的話來貶低「這個憲法」，就已經陷入了評論不公。其次，胡適確實評價說這部憲法比美國的憲法還要民主，你有些少見多怪了。再就是，從你文章的字裏行間來分析，找不出你說《中華民國憲法》本身一個「壞字」，倒是說了許多好話；但因你畢竟心不甘，情不願，所以，你還是要說，從「歷史的真事實出發，我們就看出蔣『民主』的虛偽性，專制的真實性」。這就是說，你的意思是，《中華民國憲法》就算是無可指摘的好憲法，壞就壞在蔣介石沒有實行它。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就第一個層次說，既然你都說從字面上來看「是好憲法」，那末，辛先生推崇這部憲法就是完全正確的，無懈可擊的。至於第二個層次的問題，首先需要確立一個參照系，然後進行比較，最後來評質的優劣、量的多寡。因為，若與美國比較，在憲法的實行上，恐怕蔣介石本人也是甘拜下風的。若在同一國度內，讓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進步派」相比，這就得用著你說的那個詞語，叫做：「相去甚遠」。因為毛澤東對憲法，已經不是實行不實行的問題，而是破壞、任意糟蹋的問題。例如劉少奇，他是根據憲法，由人大代表「選出」的國家元首，毛澤東個人就可以罷黜他，讓紅衛兵拳打足踢他，最後把他殘酷地迫害至死，死時白髮二尺長！然後由林彪繼承他的權位，竟然寫進憲法裏！憲法成了何物？按民主的理念，你下屆是否當選，猶屬未知數，怎麼能連接班人都「法」定下來了呢？其實，遠在 1947 年儲安平在《觀察》雜誌發表政治專論，近在 2003 年葉劍英的千女兒戴晴接受新世紀電視台專訪，時間雖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兩人異時、異地、異口同聲說：「國民黨的民主、自由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的民主、自由是有，無的問題。」對此，你的意見如何？同理可證，你說的專制獨裁和腐敗是蔣失敗的原因，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祇要把你的論點放進實驗室中，將中共作為對比組，我們再來看化驗結果，就會知道，中共的專制獨裁和貪污腐敗到了何種程度！蔣介石與之相比能有資格稱作「小巫」嗎？但中共為什麼不失敗

呢？而反貪污腐敗，反專制獨裁的偉大的「六四」運動却慘遭失敗了！可見還需要再對另外的更多，更複雜的因子來進行實驗才行。）

其六：「他（蔣）將『雜牌軍』放到內戰的第一綫，企圖利用中共的手來消滅這些異己（你倒是說說看，雜牌軍應放在第幾綫？「嫡系王牌」都是在第幾綫？）不想人家調轉槍口，成了葬送他『嫡系王牌』的關鍵軍事因素。」（其實，這些雜牌軍在某一點上是不「雜」的，他們清一色地是具有封建割據性質的大小、新舊軍閥，連共軍一鍋煮，全是一個味道。毛澤東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雄文」，剝皮見骨地講，就是靠雜牌軍這個寶貝；而《井崗山的鬥爭》就是他黨同伐異，對搞封建割據之檢討。別說放他們在第一綫，就是放在最末綫上也一樣是要倒戈，你就是讓他當上總統，居美國福地，不仍要倒戈去自投羅網？李宗仁便是例子。人們送了「倒戈將軍」名號的大軍閥馮玉祥，是蔣介石把他放在第幾綫他倒向共產黨的？而他們之所以養成了倒戈的習性，是由於在軍閥這一面來說，是無義戰的；在具有封建復辟的性質這一點上，他們與中共是臭味相投的，所以李濟深倒戈得更早。說這是造成國軍在戰場上失敗的一個原因，是能夠成立的；但比之「商湯的軍隊臨陣倒戈使周朝的軍隊取得勝利」，却是大謬不然，失之於不倫不類。）

其七：「在『親善睦鄰』概念下掩蓋的賣國途徑，為的是維持他的獨裁統治，這種政策不論是在抗戰初，還是在抗戰勝利後，都會激起人民的反對，這也就是蔣介石最終失敗的必然原因之一。」（你作了對比，用「一直知道」的事實證明「當時國民黨確實是消極抗戰」，而且「又暗中採取有利於日軍的行動。」共產黨的謊言和定論，真是在你的身上化血為肉了！我勸先生找幾本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面歌頌蔣介石國民黨抗戰的書來讀一讀吧，共產黨的解放軍都不聽共產黨的謊言和定論了，先生你還要在海外逆國內「人民軍隊」之反思潮流而動，實令人為你汗顏……你還說你知道人們參軍，「他們參加的都是新四軍，都是共產黨的隊伍。」我確信這是如你說的「一個真正的事實」。不

然，共軍怎麼能在「長途逃亡」後留下二萬來人，經過八年抗戰，竟擴展到一百二十萬人？辛先生在該書525頁說：「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辛先生在書中說得好，戰爭祇有創傷，戰爭豈能創強？除掉他“不打敵人卻乘機擴張……斯言是何等地透徹？）

其八：你說：「筆者出生在江南，自小一直（？）聽長輩講到抗日戰爭的事。」那麼，你看到或聽到過新四軍打日本嗎？那怕打一仗也算。你看到或聽到過有為抗戰而犧牲的將領嗎？也是，祇要有一個就算。相反，新四軍專門攻打血戰台兒莊的抗日英雄韓德勤部，這便是皖南事變的真相。再者，你總該看到辛灝年書中揭露的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與日本勾搭、通敵賣國的史料吧？國內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潘漢年》中，我們也能看到這方面的某些情節。我們都知道毛澤東說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情：一是打倒蔣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內戰；前者是國內內戰，後者是黨內內戰。他是專打內戰（包括抗日時期的所有「磨擦」），不打日本的。豈止是不打？還要破壞，還要通敵賣國，還要謀害抗日的忠良（如彭德懷），還要在竊國之後接見各界日本朝野頭面人物時再三再四表示感謝說：要給日本發一個大大的獎章，因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當過毛澤東秘書的部級高幹李銳，在所著《廬山會議實錄》上，就載有“毛把彭打日本”當成咬住不放的大罪狀。這一點幾乎是盡人皆知的。這是毛在廬山7月31日常委會上的有關講話，如未看過《廬山會議實錄》的人就不知道了。其時參會者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懷、彭真、賀龍，旁聽的有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地點在毛的住處樓上。有關我們話題的是：毛說：「打蔣介石十年，打紅了眼；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林彪趕緊認錯：「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共產黨員中如有抗日行為，頭腦就是不正常了，發熱了），是弼時作的決定（反正弼時已死，死

無對證)。」毛接著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林彪落井下石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緊接著說：「……本應該分散發動羣眾。」彭德懷認錯了說：「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該書第 223 頁)這本書可是由中共的出版社《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現在讓我和你一起來領會「最高指示」：

1、抗日一來，蔣介石為什麼突然漂亮了？其實，祇要看看毛本人當時的表態，就知道「為什麼」了。1938年9月29日，毛致函蔣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大」上，作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稱：「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北伐)，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蔣介石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有人說，毛澤東句句是謊言，黨內，黨外都受他騙了。就像說他句句是真理一樣，兩者都不對。他騙人的高招在於他確實說過許多真話，並且在說真話對他有利，說假話會導致損害的時候，他是堅決要說真話的。說假話祇是在最關鍵之處，最必要之時才拋出的點睛之筆。為了騙人，真話，假話，兩手都要硬。就像你受了《中共黨史》假話的騙，蔣介石却受了他比這多得多的「真話」的騙。可你既知道了真，又知道了假，就算是後知後覺，也不該再咄咄作怪：「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才真叫是讓人啼笑皆非又令人作嘔的敗筆。」以我看，多了不用，就單憑毛澤東前面這幾句話，蔣介石當民族英雄的條件，就綽綽有餘了。辛灝年的論據是四條，你如能駁倒，它自然就是「敗筆」，你就不用徒然作嘔了。如駁不倒也沒關係；更是證明作嘔毫無道理！因為你本人就是醫生，我就不用提醒你看醫生去檢查一下：嘔吐神經是否出了毛病？

2、毛的騙術舉例。他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產前途》一文的「兩種方針」一節中寫道：「蔣

介石先生和全體愛國的國民黨員們，希望你們堅持自己的方針(簡要說是「守土抗戰」)，實踐自己的諾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以事實回答敵人的侮辱。」這就是你說的「他一面以豪言壯語『鼓勵』那些異己與日軍拼命，但一方面又暗中採取有利於日軍的行動，如讓日軍多佔地，如與日軍勾搭，如事後以不勝感激涕零之至來「回答敵人的侮辱」。可見你細先生「毛」冠「蔣」戴了；說成是「顛倒黑白」也一樣。」

毛還說道：「全國軍隊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共產黨人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國共兩黨親密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毛澤東選集》四卷本 317 頁)。現在清楚地暴露出毛澤東真的一套，假的一套，陽奉一套，陰違一套，玩得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團團轉。他的「公開宣言是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實際上，別說「親密」，連「合作」都不存在；別說「保衛國土」，更別說「流最後的一滴血」，而是「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肯為保衛國土流出最初一滴血，就是「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就要挨批鬥，直到在文革中讓你「流最後的一滴血」。俗話說：「賊不打，三年自招。」這些事實真相，可是毛澤東紅口白牙親自道了出來的，既然已真相大白，就讓中華兒女世世代代傳下去：抗日的兩種方針，一是國民黨的四字方針：「守土抗戰」；一是共產黨的六字方針：「讓日本多佔地」。中共方針的形成應該歸功於始作俑者，是毛澤東與那些「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的沒有喪失民族良心的黨員，進行了嚴重的鬥爭，「後來才統一認識」，统一到毛澤東的這個思想上的。這一賣國方針，賣國哲學，就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最關鍵組成部分，作為傳家寶第三代，江澤民便活學活用為「讓俄國多佔地，才愛國」。毛接著說的「本應該分散發動羣眾」，與彭說的「才搞武工隊」，是一碼事。這也就是你「一直知道」的，「他們參加的都是新四軍，都是共產黨的隊伍」，但新四軍從不打日本，卻專打抗日的國軍的原因」。

3、彭德懷雖然在百團大戰後就貫徹「十六字方針」，「對守紀律比較注意」，不再打日本了，但直到1959年，他還要向毛認錯：「……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為什麼彭德懷打日本是幫了蔣介石的忙呢？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國、共各自在忙什麼。這可以從毛抗戰初期一面致函蔣委員長稱「凡我國民無不景仰」，一面批評那些景仰蔣委員長的黨員們「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來看出個究竟。好一個「不久以後的敵人」！那就是說他對抗戰後的內戰已成竹在胸，志在必打，志在必勝，並為蔣委員長羅織好發動內戰的諸多罪名，如後來製造的「摘桃子」呀一類賊喊捉賊的鬼話。現在呢，任你日蔣火併，我則在養精蓄銳，積蓄力量，將來我才好打你這個疲憊不堪的半死老虎。毛蓄謀已久，早把內戰之箭搭在弦上，八年時間專門做這一件事情。以他決不妥協的一頭碰到南牆上的性格，以他有備無患的軍事優勢，以他秉持的決不與人分享政權的列寧主義政治原則，來對付苦命的被裏三層外三層的矛盾所重重困擾的蔣介石，無論怎樣計算，「打」都比「和」對他有利。他利用和談之時機，布置好戰場，特別是東北戰場，然後撕破協議，就把罪責嫁禍於蔣，這不就是他已得逞的既有的如意算盤嗎？

蔣介石苦什麼命？歷史的宿命。辛亥革命後，聯俄的結果，導致引狼入室。共產黨在俄共的指示下，對國民黨「採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興妖作怪的政策」（汪精衛語），讓國民黨永無寧日；軍閥為患，蔣總司令要北伐，一股軍閥之力即可超過國民革命軍之力，而況又有中共心腹為患乎？國民黨內部，左派，老朽派，少壯派，組織渙散，派系林立。總司令在內外夾擊中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內外夾攻，就是他，也是中華民國苦命的內容。國外有日本、俄國侵華亡華，汪精衛、毛澤東們裏通外國；國內有以中共為勁敵的武裝叛亂，張治中、李濟深們吃裏扒外，張瀾、郭沫若們跟著起哄；黨內既有舊軍閥出身的李宗仁、馮玉祥們的同床異夢，更有共產黨潛勢力的無孔不入，從孫中山的夫人到蔣介石的兒子，到陳布雷、傅作義的女兒，直到黨、政、軍等機要部門幾乎共牒遍佈，例如國防部副部長吳石就把重大軍事機密都送給了中共；這樣，國軍豈有不敗之理？至於國民黨內的腐敗問題，大家從蔣介石生前死後的事實，接

近他的人都說他不腐敗，但說他周圍的人確有腐敗現象。就連毛澤東也說過：「蔣介石不愛錢。」那麼，他是懲腐不力的嘍！也可以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的敵對力量之總和太强大了，搞得他焦頭爛額。他祇有兩隻手，能夠捂得住幾個窟窿呢？當然，這樣通情達理說明情況，卻沒有否定你說的「蔣家王朝的許多腐敗。」你說的「蔣家王朝」，中共說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或賣國集團）」都是這個意思。用這些同義詞語撰寫歷史，則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舉行北伐大革命，打垮了封建軍閥；這個賣國集團還領導了抗日，儘量不讓日本多佔地，最後，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抵抗外國侵略的全面勝利；最後，蔣家王朝被共產黨毛澤東打敗了，退到台灣，又實現台灣經濟的騰飛，將台灣推向民主繁榮境界。」（）

其九：「辛灝年在很多問題上立論不清而自相矛盾。」（依我說，把「辛灝年」換成你的名字「細柳營」，就恰到好外地說明你這篇高論所具有的語無倫次，思想混亂，語病連篇的性質。讓我們舉證以明之……「至於蔣介石（當然不止他一個，還是用你科學概念「蔣家王朝」吧！）『將台灣推向中國五千年來前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推動了台灣人民公權力的保障和發展。』不用多說了，就請高爾品去問一下現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精英領袖們，看他們能否認同，他們是怎麼說的，再來討論我們的問題吧。」（你就直接站出來推翻辛先生的論點不就得了，何必扯大旗搬出戰勝了國民黨而執政了的民進黨精英呢？明明你知道他們與蔣在統、獨上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讓你的死對頭來評價你，公平嗎？光用指出陳水扁夫人訪美時把宋美齡貶作軍閥夫人，就一切都昭然若揭了。不知道你跟辛先生有什麼“過節”非要去民進黨那裏尋求標準答案？我要是陳水扁一定受龐若驚得一跳三丈高！然後作出最否定的，否定到不低於像「軍閥」這般惡毒的評價，以表示不辜負你的抬舉。）

至於你說的，「台灣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依我說，肯定不是蔣家王朝創造的「優勢機遇」，因為他們剛被你作了否定。往前是日本皇軍，往後是李登輝、陳水扁。日本皇軍的民

主影響大陸；這怎麼有一絲可能呢？肯定你是指李、陳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了。）還有你說的，「而台灣經李登輝和陳水扁在台獨的未路上越走越遠，已經在中國民主事業這個領域失去了原民主社會帶來影響中國的那點優勢。」（哦！原來不是李登輝、陳水扁創造了、而是「失去了原民主社會！你轉彎摸角了老半天，九九歸一，還是不得不承認，是蔣家王朝將台灣推向了那個『民主繁榮境界』，帶來了影響中國的那點優勢。」你細柳營（假名吧？）先生對陳水扁他們也玩弄得太殘酷了。好不該先是把人家抬得高，為你當炮灰，然後又把人家罵個狗血噴頭，跌得很重。不過你却也毫不留情地打了一個帶響聲的耳光在自己的臉上。而唯一的贏家是你搬起石頭要砸的「辛灝年」，因為你繞著地球轉了三八二十四個圈，最終還是落在辛灝年的立論上。你說說倒是「辛灝年立論不清自相矛盾」呢，還是你自己？

我有必要再補充一點：1995 年和去年，《世界日報》均載，根據民進黨作的一項台灣民意調查，蔣氏父子最受擁戴；被某些人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反倒名列第三。這一點也為辛先生立論提供了羣眾的認同度。總之，與你的「簡評」相反，大多數讀者都對《誰是新中國》一書評價很高，認為辛先生是以鐵的事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闢的見解，準確的語言，通情達理而又毫不含糊的態度，審慎而勇敢地進行著撥亂反正，發掘著、闡述著、捍衛著歷史的真實。還是讓我來運用一位女音樂家的思路，來陳述我對此書的認定：它有強烈的政治性，但它更是歷史，尤其是文化，最最歸根結底的是：良心。）

其十：「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一邊標榜他自己是『民主』的，而且以實現『民主』作為他著作的主題，而另一方面又稱蔣介石失敗的重大歷史錯失之一就是『權威領袖不威』。而怎樣才算『威』呢？他從新權威主義的認識觀點出發認為就是要對文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一句話就是不讓文人開口。」

（這是你提出的辛「自相矛盾」的又一個例證。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講，廢除權威并非絕對正確和總是對實行民主有利的。我們不要徒托空言，要結合歷史的實況來分析。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在大陸

「錯失」的教訓，仍按著你的高論去做，那麼，就一定會出現一個「一定」的結局，即毛澤東聲嘶力竭地喊出的「一定要解放台灣！」那還會出現「台灣的民主曾經有過對大陸產生影響的優勢機遇」呢？還會有鄧小平的不「解放」了，而定為「回歸」呢？還會有現在的暫時不「回歸」也行，祇要不搞台獨就三定為維持台海現狀嗎？也難怪，大陸人民對毛澤東的權威和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已經身受其害，故爾談虎色變，毛骨悚然；究其實是在演「杯弓蛇影」的故事。你界定的「威」是「要對文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不讓文人開口」。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說的共產黨不是「文化團體」，而是「武化團體」。蔣介石，主要地講是武人，立意在「武」，所以他的「威」是「要對武化自由進行限制和鎮壓……不讓武人開槍」。辛先生說：「良性獨裁」，「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民主力量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是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誰是新中國》第 340 頁）。所以應把你說的「一句話」改正為：「不讓復辟」。可見，作為革命領袖的蔣介石的威權和作為歷史學家的辛灝年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都是站在了歷史的正確方面。

然而，緊接著，你又雲裏霧裏地說了一大段：大家可以看到這恰恰就是專制獨裁的特點……江澤民就算是沒有『錯失』的民主領袖，現在就不讓高爾品說話，而且不讓他回國。因為這樣還有個重要意義，就是防止他罵我『民主』的江澤民，而去為『叛亂叛國』的魏京生效命，最後在魏京生之流的『專政』下被處決被迫害……這樣的邏輯想必高爾品也是難以接受的吧？」（這裏，你打了個馬虎眼：我江澤民的「民主」和他辛灝年所指的「民主」是形同質異的。所以你在立論上，雖然用的是在形式上同一的詞「民主」，但在實質上是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叫做「偷換概念」。我學著你說，「如果這麼說彎子還轉不過來，不妨打個比方。」大家都知道，「解放」這個詞的詞意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詞典》上還註明：「特指推翻反動階級。」為什麼台灣人民不但不歡欣鼓舞地歡迎「解放台灣」，反而害怕「解

放」和反對「解放」呢？通俗地說竟有人反對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而甘願受反動統治和殘酷剝削嗎？別說台灣，就說香港和澳門吧！為什麼祖國把你們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你們却那樣地害怕和反對解放呢？逼得祖國要跟你們訂個條約，保證不解放你們，不讓你們過上美好的社會主義生活，保證讓你們在暗無天日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繼續受罪，保證 50 年不改變你們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你想想，如果不是共產黨把「解放」糟蹋得一塌糊塗，怎會出現這樣荒唐的邏輯呢？至於你說江澤民「現在就不讓高爾品說話，而且不讓他回國。」你還真別說，還真的有一位中共大員邀辛先生回國，條件是他不支持法輪功。辛先生回答：「你們不真改，要是真改，回去坐牢我也回去！」浩然正氣哉此言也。中華民族為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而驕傲！你這次扯上了魏京生，讓我們看看下一次，你又是如何扯上他的？）

「當魏京生才到美國時，克林頓總統非正式會見他，問到美國政府能夠為中國民主做些什麼？魏不會回答，祇是說不要輕信中共。……其實當時回答講一句至關重要的話，能使中共感到無限的壓力。就是讓美國出售更多更先進的武器給台灣。協助台灣軍隊實現改裝，客觀上對鄧小平末期黑暗民心向背的中國形成軍事上的反攻態勢。」（最後一句中，「向」字改為「相」字，成為「……末期黑暗、民心相背的中國……。」這樣就表達清楚了你的意思。我所以不僅提意見而且提建議，是由於我們有擁護孫先生民主理論和爭取、捍衛中國（包括台灣）的民主的共識，才有此好心情；但對你充溢著全篇的「作嘔」的口氣，却有著無法掩飾的反感。見諒！

我覺得魏京生的回答和你的回答都是對的，但前者對中共是致命的一擊，將顛覆它安身立命之地。遠的不說，從抗戰時期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內戰時期大學生「大米洋面反饑餓」，1957 年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劃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和造反派被“先奸後弃”，在在說明中共行為的一貫性。有兩個代表人物，在生命的終點上才有所覺悟。一個是吳晗的臨終遺言：「悔不當初」。一個是劉少奇無可奈何的哀鳴：「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這也說明中共行騙的普遍性，對內騙內，對外騙外，互相欺騙。而它騙術之

高超性在於使受騙者患上頑固不化的受騙症，拍著胸脯表態：「我永遠相信黨！我所受的委屈，包括家破人亡，也祇是母親錯打了孩子。」國民黨與共產黨談判，談判幾次上當幾次。就連你我，對能不能弄清楚過去所受的騙？都不敢說句大話：「今後決不會再受他的騙！」國人尚且如此（魏京生也說自己如此），而況洋人乎？你所詆毀的《誰是新中國》，也僅僅是辨真假，別善惡，清除中共今昔之謊言，讓別人不要輕信。我敢說，你不用怎樣中共，祇要全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和全世界人民及各國政府都能識破其真面目，做到「不要輕信中共」，它就會其怪自敗。汝學醫，我以醫喻：這無異於將厭菌置於氧氣之中。相比之下，你那個「讓更多的先進武器給台灣」，雖然也對，但不能影響病表，不能根除病根。這是由於魏京生比別人更坎坷的經歷，使他具有了與中共交手戰的豐富的感性認識以及他本人勤於思考、善於思考而內化成的思想深刻性的表現。他會寓深刻的見解於輕鬆、淺顯的談吐中，是深入淺出的高手；如果祇能淺入淺出，就算說得不錯，恐怕也祇能算是庸人之見。

以上多是你「破」別人的見解，「其三」才是你的「立」。）

其十一：「……在歷史遺產的基礎上致力於客觀造就一個新中國，一個新世界，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這個歷史任務確實需要我們這代人來完成。這需要一個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聽友人說高先生身體不是很好（這不是前言不搭後語嗎？兩者怎樣能直接連扯上呢？），筆者是學醫的，從醫學心理學的角度看，很清楚如果一個人畢終生經歷從事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業（何以見得是「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業」？你要「客觀（？）造就」的新中國、新世界，畢終生經歷是十拿十穩地可以實現的嗎？）其終生目的造成的社會心理壓力就不能導致身體健康；相反如果他的事業在望，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事業，他的心情一定是開朗的，身體一定（？）會是健康的，也是長壽的。」（人的健康，固然心理是個因素，但非祇此而已。遺傳、環境、生活起居……不但不能排除，也不能說居於次要地位。某一因子如作片面性的惡性膨脹，就會導致癌。在你的論述中，癌化傾向嚴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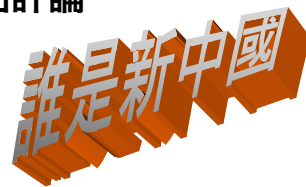
在。對於辛先生而言，名譽、地位、利益這些別人視為標志「成功」的東西，他不是「求之不得」，也不是你說的「成功在望」，而是「成功在握」。然而他却棄之如敝屣者何也？乃見義（yi）忘利（li）者也（所以標上拼音，是怕給習慣性地顛倒過來）。他深信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事業的最後勝利屬於最後之努力者。他秉持黃花崗烈士「成功不必在我」（不是「不在」，而是「不必在」）的精神，一往直前，義無返顧。他有偉大的抱負，強烈的使命感，故能不倦地孜孜以求。知他者謂他心憂，不知他者謂他何求。他有仁愛的胸懷，熱愛祖國，博愛眾生，不齒那些連肯冒險的機會主義者都不如的祇有眼巴巴「成功在望」，和見到兔子才撒鷹的，把自己裝進保險櫃裏的投機者。人格心理學上，辛先生把這種高尚的人格叫做「健康的人格」。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心靈純潔而充實，精神振奮，意氣風發，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正如古人有言：「仁者壽」。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那些狗苟蠅營，雞鳴狗盜之輩的卑瑣心理往往是會折壽的。為了自己熱愛的祖國，人民和妻兒老小，也為了民主的敵人，望辛先生格外保重。）

「說到高爾基的致命弱點，與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是不懂科學和經濟。」「但是我們必須掌握科學，……。這是民主先驅孫中山先生，以及毛澤東和蔣介石都不曾擁有的，是他們的缺憾。然而我們就擁有（不知這個「我們」圈子有多大？起碼總有細先生，當然不包括孫中山、蔣介石和辛灝年。至於你說這些人物都不懂科學。不知道除你之外，有沒有人相信？但我本人對如下一點是確信無疑的：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科學」。就不用說什麼社會科學了！

接下來就是貴文的結束語，也是你關於「創新」這個主旨的點睛之筆了：

「歷史將由我們來創造。我們要敢想前人沒有想過的事，設計前人沒有設計過的藍圖，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業。要敢於創造，善於創造，如果說世界是一個創新的世界，其真正的涵義就是這裏。」（除了最後一句病語是你的「創新」之外，其他，從語義到語感，都是拾人餘唾。何必要讓思想貧乏與語言貧乏比翼高飛呢？

大陸網站評論



節選

（網上原文為簡體，由本刊轉為正題，格式未變）

之一：

作者：霄漢居士 日期：2004-2-23 20:10

導論部分全貼完了，有需要全文的跟我聯繫。

作者：華北布衣 日期：2004-2-24 10:32

快貼吧！這樣的東西正是我們該看的，沒有什麼，也祇是想從另一個角度看歷史，衝破共產黨的羅網、精神獨裁。

作者：張少炎 日期：2004-2-24 17:28

好!!!

作者：張少炎 日期：2004-2-24 17:37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這一段文字精闢極了。

有顧誠的「辯證法與神學」可相互解釋印證!!!

作者：霄漢居士 日期：2004-2-24 22:30

奇書，對吧？

我是從「民主與自由」論壇下載的，現在該論壇已經慘遭第33次被封……

作者：華北布衣 日期：2004-2-25 21:51

接著寫啊，好書！難得的好書，歷史需要澄清！

作者：夜倫敦 日期：2004-2-25 22:08

看了貼上來的導論，個人很反感這樣的基調。到處是「著名的***家說過什麼什麼」，看似熱血沸騰，總是

感到是一種政治上的灑狗血行為而已。為什麼不能有條理地說點事情？

作者：霄漢居士 日期：2004-2-25 22:55

我看辛灝年先生寫得蠻有條理。不認同的話，當它是一家之言好了。

作者：霄漢居士 日期：2004-2-25 22:57

今天心情好，開始傳第一章。

作者：張少炎 日期：2004-2-29 23:13

我不怕封 ID，也來說兩句。

呵呵，其實，稍微具有歷史知識與啟蒙意識的人都可以進行判斷：誰是新中國？

作者：張少炎 日期：2004-2-29 23:13

我不怕封 ID，也來說兩句。

呵呵，其實，稍微具有歷史知識與啟蒙意識的人都可以進行判斷：誰是新中國？

我原來也有這樣的想法，不過沒有知識儲備進行具體的論述罷了。

顧准、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轉變里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顧准先生尤其值得人敬佩，我以為其骨氣、人格與思想深度不下魯迅。

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是判斷中國近代歷史的準繩，我先前翻看五四時期的文章，驚訝於我們今天的思維水平與啟蒙意識竟然連五四時期都不如，這真是可怕極了。

之二：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還有一本書叫《誰是新中國》

你有機會看來，才叫真正的打開眼界

作者：taohuaguizi 2004-2-6 10:36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歷史，就是要還原他的本來面目。任何人也不能掩蓋事實的真面目。

特殊的歷史條件就有特殊的具體情況。

我們知道一些真實事實還是很不錯的！

作者：addwater 2004-2-6 22:20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同意翻案

作者：218。26。31。* 2004-2-12 20:43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9樓：哪裡有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我很想一飽眼福。

作者：218。64。213。* 2004-2-21 18:39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成者王侯，敗者寇

作者：218。88。192。* 2004-2-21 22:35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歷史最終有公論，教科書有一定的背景，但，，，，，年後，咋小老百姓們才會明白。這種事太多太多，

作者：218。72。1。* 2004-2-21 23:40

回復：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全《誰是新中國》，祇在網上看過節選，真是不看不知道呀

大家可以一起找一下

但要注意不要太過分，好像是禁書哦

作者：taohuaguizi 2004-2-24 12:30

回復 16：為蔣介石翻一案（作者不詳）

《誰是新中國》我有，哈哈不過本人懶沒看一點，國內下不到要用代理才行，好像有個叫黃花崗雜誌的網上有

2004.4.7

之三：

1/主題：Re: 蔣介石父子可移靈大陸，大家歡迎麼？

【回復 觀風舞】：歡迎，這的確是位民族英雄。現在日本鬼子最痛恨的是蔣先生而不是那些不要戰爭賠償的人。不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要成者為王敗為寇，應該正視歷史。說實話，我們歡迎蔣先生魂歸故里，經歷不流血的土改後的台灣老百姓還不一定捨得呢。

2004-07-18 19:33:56

【回復 觀風舞】：支持。。。蔣介石是民族英雄，8年抗戰如果沒有他的領導。。是不可想像的

還有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

我也看過。。。很客觀公正，，，，

大陸從來就沒有拍過怎麼完整的抗戰記錄片，，，做為中國人，有必要去看看那部影片。。。為國戰死的無數國軍將士。。

都是中華兒女。是我門的先輩

2004-07-18 11:02:58

【回復 把酒當粥】：做為中國人，有必要去看看那部影片。。。為國戰死的無數國軍將士。。

說得好。抗戰犧牲國軍將士永垂不朽

【回復 觀風舞】：公正的看待歷史，不要讓獨裁新聞蒙蔽了雙眼，熱烈歡迎。

2004-07-19 11:41:17

【回復 觀風舞】：歡迎 民族的英雄

2004-07-18 13:17:37

歡迎！老蔣是民族英雄。看過《一寸河山一寸血》嗎？

2004-07-09 16:32:27

(GOOGLE 網站)

本刊感謝捐款人和新增榮譽訂戶

本刊誠摯感謝華僑劉太太捐款 7000 美元，紐約朱執中先生捐贈 300 美元，周梅青女士 100 美元。

本刊感謝新增榮譽訂戶

陶先生、金橋先生、曾勇先生

黃福謙先生、金漢平先生

魯莽操切 英雄末路

刻骨銘心 迴腸蕩氣

配圖二百五十幅的

《張學良口述自傳》初探

胡志偉

張學良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最具爭議也最為奇特的政治人物。他出身於權貴家庭，廿二歲就升任軍長，廿八歲繼承父業，成為權傾一時的東北王。一九二八年底，為報日本軍閥殺父之仇，他毅然歸附中央，在東三省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促成了中國的統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九日，他率大軍入關武裝調停中原大戰，瓦解了馮閻叛軍，維護了國家統一，因而登上國民革命軍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寶座，在北平設立行營，節制東北、華北各省軍政，儼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千古功臣耶？亂臣賊子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發動的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甚至整個世界的局勢，它拯救了窮途末路的中共，使之免遭五路國軍合圍的滅頂之災，促成了國府收編紅軍，使之乘抗日之機發展壯大，進而席捲全國。所以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譽之為「千古功臣」，但因大陸易手而家破人亡的民眾則視之為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

逾三之二個世紀以來，有關張學良的傳記作品數以百計，闡述西安事變的學術論著則汗牛充棟，然而囿於「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上述著作多係道聽途說、隔靴搔癢、轉輾摘抄、以訛傳訛，因而乏善可陳。

孔老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中國新文學的旗手胡適說：「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最要能寫出傳主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為此，本書輯錄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諸如唐德剛訪問張學良的十一卷錄音帶、郭冠英訪張錄像、哥大張學良口述史料、遼寧省官方檔案，自廿年代至九十年代有關張學良的中外傳媒報導、專

訪以及他本人的電文、演說、日記、雜憶、隨感、筆記等凡卅萬言，再加上張學良與其近親跨度一個世紀的生活照片二百五十餘幅，連在幽禁地孔宋公館、湖南鳳凰山、奉化雪竇寺、貴州龍崗山、貴州開陽、台北北投、新竹井上溫泉的伉儷倩影，以及他與歐美外交官、諾貝爾獎得主蕭伯納、班禪喇嘛的合影，還有趙四小姐的儷影自花樣年華至白發老嫗，應有盡有，琳瑯滿目，向各階層讀者和史學工作者呈現了一個鮮活、真實的張學良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不抵抗政策的真正決策者

本書對史學研究的最大裨益，是澄清了對日抗戰「不抵抗」政策的責任屬誰。張學良在離開中國萬里之遙，一再對來訪的中外記者強調：「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就是不要跟他們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避開他……當時咱們對日本的挑釁--南京事件也好，濟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封疆大吏，我沒能把日本看透，沒想到日本會真敢那樣胡來，我事前沒料到，情報也不夠，我要負責任！當年我要是知道這日本是動真格，我這個人敢把天戳個窟窿，我還不敢跟他拼嗎？整個九·一八的歷史跟外邊所說的不一樣，他們給我誘過，我不承認，我的過就是我的過！」以致於號稱「史學大師」的唐德剛恍然大悟道：「這個是歷史大翻案啊！我們五十多年來都聽說是蔣介石打電報給你，不讓你抵抗，那這個假造文件造得很巧妙呀！」所謂「銑電」始見於台灣作家李敖編著之《張學良研究續集》，這一論調延續於李著《蔣介石研究》系列叢書以及李與汪榮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李敖原稱「銑電」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經轉輾摘抄，已被說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連吳相湘、司馬桑敦、黎東方等知名學者都受了誤導。但今年一月份出版的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直屬國務院文化部)上刊載了中共中央智囊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景忠教授的長文，徹底否認了「銑電」的存在；該所另一位馳名中外的史學家楊天石也承認，在保存完整的民國檔案中根本未見此所謂「銑電」。張學良晚年多次對中外記者絕口否認將所謂「銑電」藏在貼身或讓于鳳至偷帶到國外保存，使這

一流傳半個多世紀的彌天大謊終於徹底破產。

同十一位貴婦人的婚外情

張學良的心直口快，可見於他對「飲食男女」的率直表露，他說：「人哪，就是一張紙在那兒蒙著臉，你別把那張紙拽開，你要拽開了，就揭開了這個後幕，那不一定是怎麼回事兒！」還以南宋著名理學家同親姪女上床一事為證。他對訪客滔滔不絕眉飛色舞描述自己年輕時同十一個貴婦人的婚外情，包括定統皇帝御弟溥傑(曾被著名畫家黃永玉斥罵為「狗漢奸」)的原配妻子唐怡瑩、意大利總理墨索里尼的女兒、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駐美大使葉公超的嫂子以及他自己的表嫂。一九九一年，九十歲的張學良旅遊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已故的中國銀行總裁貝祖貽(著名建築師貝聿銘之父)公館，出雙入對，毫不禁忌，還常常公開說「趙(四)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在公眾場合愛講葷笑話，還作了一首打油詩自嘲「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以致於「可敬的人」聞言對「可愛的人」就恨入骨髓了。本書輯錄的張學良有味語錄如下：「我太太子鳳至罵我是拉圾馬車(喻生冷不忌)」、「我比西門慶偷情五要件--潘驢鄧小閑還多一件：我有權勢！」、「宋美齡美如天仙，我跟他約會了幾次。」、「溥傑對我很好--我跟他太太好，他也知道我跟他太太好。」、「于鳳至和我手下的參謀好，我知道他喜歡她，特意派他跟她外出辦事，讓他倆開房間」、「假如不是西安事變，我不知道我將會有多少女朋友」、「到紐約住貝夫人家，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還有一些鮮為外間所知的秘聞以及他的內心世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一度遊說我登基做東北皇帝」、「文人是蛆虫，我最看不起文人，他們只會拍馬，圖個水漲船高」。他的內心似乎充滿了矛盾，既要說「我同情共產黨，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卻又說「歡迎我回大陸幹什麼？貓兒給耗子舔鼻樑骨！」，對他四弟張學思在解放軍海軍參謀長任上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一事卻冷酷地說「這只能怪他自己激動暴躁」。

編輯的去偽存真功能

鑒於張學良是凡人而非聖人，故其口述傳記一如常人--彰善掩過之意多，繩謬糾非之旨少，所以本書的編者嚴守客觀超然立場，引經據典，以註釋的形式將其溢美隱惡事例一一予以澄清。諸如，他自稱「上將軍決不自躋於最高位置」，編者即在腳注中提醒讀者：言猶在耳，張作霖即自封陸海軍大元帥，攝國家元首職；他否認九·一八事變後致電顧維鈞，編者引《顧維鈞回憶錄》證實他確曾致電顧，但不接納顧的建議，拒絕與日本人打交道，此種「鴛鴦政策」導致局勢急轉直下；他在天津對記者說「中華民國副司令非躬所敢承受」，編者引援唐德剛筆錄之《李宗仁回憶錄》，揭示蔣介石慷慨給予張學良河北、山西等省地盤以及現洋六百萬的實際利益，所以張學良欣然入關助戰且就任副司令職；他遊歐回國後聲言「不可再事內爭」，但據檔案顯示，他同兩廣軍閥有所勾結，一直伺機欲南北夾擊中央政府。

香港的出版物，比大陸、台灣高明之處是，文史書刊的編輯往往會耗費大量時間去考證，博採眾議，去偽存真，對原作進行再創作。本書的編者，對張學良自己也不明白或不記得的陳年舊事，一一加以解答，例如，張學良不明白藍天蔚為何不攻打新政府泄忿，編者以腳注說明藍天蔚本人被部將縛解，其部下已群龍無首。張學良自述「打土匪我不在行」，遂選擇去剿共。原因是他聽聞劉黑七縱橫察熱冀魯四省，連久歷戰陣的馮玉祥、宋哲元、韓復榘都束手無策，故其知難而退。

張學良一度願意承認「滿洲國」

編者的求真精神，還見之於對張學良所云「把自己私利私見放在後頭」一語的腳註：據中外人士所著回憶錄透露，一九三五年春他曾派苗劍秋攜私函赴日密訪政友會領袖床次竹二與陸軍大將寺內壽一，提議：若日軍止於滿洲不進軍華北與內蒙，他可以滿洲地方領袖的立場聲明承認滿洲國。床次和寺內婉拒來使，苗劍秋失望而歸，張學良聞言大哭。張學良回憶麾下師長白鳳翔奉令捉蔣時曾發誓「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編者在腳注中提醒讀者，此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兩年後就因怕苦怕死而投敵當了漢奸，最後被日寇設計毒斃。張學良因私怨對顧維鈞第二任夫人黃蕙蘭極盡詆毀之能事，對一位貴婦人的名

節傷害甚大。編者以五百餘字腳注闡述黃蕙蘭對中國抗戰的捐輸與貢獻當年是盡人皆知的，而男女感情的私隱不能只聽張學良一面之辭。

在上世紀初威震一方的風雲人物，如朱慶瀾、藍天蔚、吳俊陞、董英斌、翼翹、葉楚傖、鄭毓秀、葉恭綽、楊光泂、郭寄嶠、王家楨等等，隨著時光的流逝，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為加深讀者諸君瞭解張學良那個時代的大環境，編者分別撰寫數百字的簡歷。例如，人人都知，宋美齡受姐姐蔣齡左右政局，然多數人不知道鄭毓秀卻在幕後操縱宋蔣齡。

張學良由於年老、記憶力衰退或因政治敏感而說不清楚或故意含混的人名，編者一概列出全名，諸如姓蔣的(蔣先雲)、姓戚(秦華)、姓林(寧武)、王亞樵太太(金石心)、鄭某(鄭毓秀)、我的參謀長(鮑文樾，因其落水做了漢奸)，盡皆列出其真名實姓。此外由於東北方言的誤聽誤解或口齒不清，致使某些人名、地名、官職名及成語、詞組不無暇疵，編者都一一作了修正，恕不一一盡錄了。

總之，花一百二十元買一本插圖二百五十多幅的《張學良口述自傳》，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軟禁半個世紀的悲壯歷程以及他與十一位貴婦人、名女人刻骨銘心迴腸蕩氣的羅曼史一覽無餘，真是抵買之極。以張學良本人的話來說是「把那張蒙在臉上的紙拽開」，那真是讀書人一大賞心樂事。平心而論，香江時代出版社這本新書，堪稱同類著作之翹楚。

(上接第 4 頁)許多疑慮，理清了民主與愛國、反共與反獨、國家、主權和人權的種種關係；明晰了中國民主運動應遵循的正確途徑；以及未來希望之所在……「民中統一為中華」專輯，刊登了六篇文章和一篇講演錄，還有頭條位置的評論員文章，讀來過癮、解渴，受益匪淺。王希哲先生有力地批駁了台獨勢力的種種謬論，及其對中國民運的惡劣影響。尤其指出民進黨並非是一個民主政黨，「台獨的前途結果必是台灣民粹法西斯化」，從本質上挖出了台灣亂像的根子，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您的演講錄「民主統一為中華」，詳盡評述了台灣及海內外華人世界，在「統獨」問題上的各種誤區、偏向和態勢，使人能以正確辨別不同力量及其理念傾向；並以無可辯駁的一

系列事實，揭露「中共從來就是台灣獨立的領導者和支持者，與台獨有著極為密切聯繫的歷史關係，或曰『一體關係』」。使人們對台獨的本質，及其產生發展，獲得一個深層次的認識。美國有位「鉄杆台獨人士」，竟然「在大陸人士舉辦的『文革』研討會上，高喊『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見同期評論員文章），此人的狂呼，可為今日台灣的「優質民主」作一最好的註脚。無怪乎當人們看到台獨勢力歇斯底里地煽動族群衝突，喪失理性地瘋狂撕裂台灣時，總是不由得想到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寫到這裏，恰好看到新西蘭《大紀元時報》5月1日的一則報道，稱香港功夫片巨星「成龍3月間在上海出席公開活動時，批評台灣的總統選舉是『天大的笑話』……民進黨籍立委張旭成，周四召開記者會，指責成龍對台灣民主政治『出言不遜』，因此他呼籲台灣拒播成龍的電影與廣告，及全民抵制到香港旅遊」。堂堂立法委員，如此惱羞成怒大動干戈，可說是頗耐人尋味的一則有關「笑話」的笑話了。無非又是台灣民主的一個絕好註脚。

有幸讀了《黃花崗》的幾篇文章，也使我解開了一個謎，原來在如何對待「統獨」問題上，民運內部確是存在形形色色的不同意見和主張的。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些評述台灣大選文章的來由了。想來不無遺憾，却也並不奇怪。民主陣綫，存在各種分歧，極為正常，無須也無法強求一致。需要警惕的，是分裂勢力的拉攏，收買，對民運進行「挖心戰術」；同時也須提防，一不小心脫離了中國的多數民衆，對中國的民主運動而言，兩者都將是致命的。

長久以來，總想著若有可能，我要向民運朋友進一言：但凡牽扯國家民族之事，譬如對待台獨，譬如批判民族主義，譬如出庭為賴其昌作證辯護……凡此種種，中國人極為敏感。在這上頭出點差錯，其對自身的殺傷力，遠比共產黨的迫害，坐牢，要厲害得多。無論曾為民主運動有過怎樣的光榮奮鬥史，頭上的光環皆會黯然失色。作為一個民主派，失去人們的信任是最可怕的。固然，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有其一定道理；共產黨確實也在挑動、利用民族主義，以維護其一黨專制；國人中存在狹隘愚昧妄自尊大的所謂愛國主義被人利用，也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我總認為中

國人的民族大義、愛國情結，是幾千年歷史文化繼承發展的優秀傳統，特別是近一百多年來的內憂外患，更加使其根深蒂固，發揚光大同共產黨並不相干。我幼年時，家鄉一帶尚無共產黨影響，那時的小學校，每周都有講演會，同學們自選講題，自由登台，不像現在要由老師組織輔導。記得每次會上，都是自發地突出一個主題——勿忘國耻。孩子們對歷次的列強侵略，一系列的平等條約，講得滾瓜爛熟，慷慨激昂。

批判揭露共產黨挑動利用民族主義是必要的，但切勿傷害國家民族利益和國人的感情。困難在於，現在的中國是中共執政，堅持反對一黨專制，却不能傷害國家民族的根柢；維護國家民族，又不可影響反對獨裁統治；其間的界限，有時委實很難把握。故而必須慎而又慎，不可掉以輕心。在新西蘭我有一些中青年知識份子的朋友，皆是反對一黨專制的，「六·四」前後都曾直接間接參與支持過學生運動。近年來却對民運日漸疏遠、冷漠，以致反感，不願看民運派的報刊，我常同他們爭辯。他們的一條主要理由，就是認為不少民運人士，不分青紅皂白地「逢中必反」，例如，鼓動某些國家譴責中國的計劃生育違反人權，他們看作是居心搞垮中國；又如，有的著名異見人士，認為遠華案的主犯賴昌星是高層鬥爭的犧牲品，而為之出庭辯護，同樣使他們反感。不幸的是，民運陣營竟還有人提出「祇有分裂中國，才能讓共產黨垮台」，不僅「必須支持台獨」，有的居然喊出了「每一個省都可以獨立」的瘋狂謔語……不惜分裂整個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引自講演錄「民主統一為中華」）喊出這種話的人，無異於自絕於中國人民，不須共產黨動手，自己就把民主事業葬送了。中國的民主運動，祇有精英同民衆結合才能成功，失去了民衆的支持，擁戴，則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號、政綱，是一個運動一個陣營的靈魂，決定著事業的成敗興旺。

人所共知，共產黨最善於利用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旗號。如在「長征」大潰敗途中，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提出什麼「亡國滅種的慘禍迫在眉睫」，「全民總動員……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以期擺脫覆滅命運；又如「文革」後，全國出現「三信」危機，社會

主義、共產主義已經失靈，中共馬上打出愛國主義旗號，以維繫不得人心的統治。民主運動不僅擁有普世價值，而且原本就是基於愛國愛民而崛起的，有什麼理由要批判、丟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呢？這不是「挑斷筋絡，自廢武功」，自己打倒自己嗎？

使我最為振奮的，是您和王希哲諸位先生，在各自的文章中，旗幟鮮明地堅持民主與民族相統一的正確立場。您在講演錄裏，勇敢而響亮地提出：「要高舉反共反獨的民族民主大旗，在全球建立一個志在追求中國『民主、統一、和平』的民族民主聯合陣綫」，並闡明其要領所在。可為有膽有識，高瞻遠矚，令人欽佩！我認為這是最為正確的，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戰略綱領和奮鬥目標。使人對中國的民主前途增添了信心，看到了希望。平日同朋友們談起中國民主的未來，很多人是心向往之，却又害怕民主過程中國家會亂。這種心理頗為普遍，共產黨正是利用這個，大喊「穩定壓倒一切」，以拒絕政治改革。我曾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標題是「從三巨頭杭州峰會看今後幾年中國思想界走勢」，內容是大陸的自由派、新左派、與體制內思想界（權威主義）的三位代表人物，就中國歷史、現狀和未來，進行的系列對話，其中有一節，名為「民主化的死結」，提到：「對話三方憂患於中國社會的內部分化和矛盾積累、民族矛盾的難以調和，形成了『從邏輯出發，不管從漢族內部還是從民族關係分析都會得出一個天下必會大亂的結論』（秦暉語）的悲觀共識。對於這樣的悲慘前景，三位大師似乎都無可奈何，束手無策，祇能將未來寄望於『歷史的發展很多環節都還有選擇餘地』（秦暉語）這樣一種飄渺的或然之中」。文章作者點明，「這種悲觀宿命……是與他們共同堅持的民主價值、共同設想的民主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看來，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到很多普通民眾，都是存在這個「天下大亂」的顧慮的。我想，顧慮最大的，莫過於民主化可能導致民族分裂和國家解體，如同前蘇聯一樣。可以肯定，凡具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是不願看到也難以接受這個結局的。有待於我們的民主精英們，面對這個最具現實意義的迫切而重大的課題，能從實踐和理論上予以解答！你們雖然也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認為，你們的這個政綱，至少堅定地提出，在推進中國民主的進程中，必須將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

一，置於同民主同等重要的位置，兩者必須兼顧而不可偏廢。起到一種綱領的制約作用。中國實現民主之時，即應是國家繁榮、強盛、統一之日。本期《黃花崗》評論員文章的「含泪高喊三聲：反共是為愛中華！民主運動要愛國！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是要愛中華、愛中國！」有如黃鍾大呂激蕩人心。這是中國民主事業最終勝利的根本保證。誠如您說的，「這樣一個正確的大戰略，蓋因它『義旗高揚』，從而必得大陸民心，必轉台灣民心，必改海外僑心，必能凝聚和奮發整個中華民族和全球華人為愛國而團結反共的偉大民族精神。

我對中國民主運動，既無實踐，更無理論研究，本身的思想且在裂變過程，實在沒有發言資格。祇不過是讀了貴刊之後，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本著拳拳之心，拉拉雜雜說了些個人的感想。如能多少道出一些類似我這樣的人（想來為數不會少）的心聲，也算是對你們的微弱回應吧。從「戊戌變法」到今天，中國人追求民主，歷經了一百多年，道路漫長，艱難而又曲折，多少仁人志士，一代一代地捨身取義，前仆後繼。今天，你們沿著先賢先輩的足跡，繼續高舉火炬奔走呼號，雖然處境維艱，“四面楚歌”，但你們絕不是孤立的，而且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你們，支持你們，擁戴你們，永遠同你們站在一起！

即頌

成功！

尹愚夫 於新西蘭

04年5月12日

寄蔣彥永

黃河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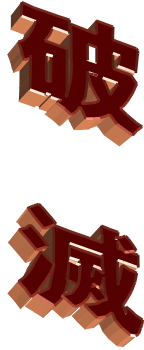
惊悉以一封讲真话的书信救了中国的蔣彥永大夫先遭“国法”绑架，继被党纪“双规”。喜闻蒋公受绑架“双规”期间，看欧洲杯足球赛、传话儿子生日“留一块蛋糕给我”。因赋五律以寄。

欣看欧足赛，席坐新乌台。
身羈岂心羈，祸来即福来。
假多逢真碎，绑怯遇公摧。
留蛋糕一块，敬葡酿百杯。

六四征文

十幾年過去了，很少再見到他。聽說他已經於前年退休，退休之後據說他除了興之所至為一些報刊寫些散文、雜文外，別無他求。一日，流浪中的我特去他府上拜望。當我坐在他的對面，談及那段往事時，他陷入了深深的沈思之中，臉上掠過一絲凝重，好像歷史在他的腦海中翻騰。幾次張口，又幾次打住，似乎不願意再讓那段時光重新映現出來。但當我提及幾位同窗好友，也是他的好學生的往事時，好像時光倒流了十幾年，重新回到那個風雲翻滾的歲月，他的話語也就像奔騰的河水終於衝破了堤壩狂奔而出了。於是，也就有了他對那段往事的追憶。我將他的追憶草成此文後，曾送給他審閱，他說文中最好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我遵從他的意願，以他為第一人稱轉述了那個年代的往事。

1989年的春天是個多事之春。本來在那之前的幾年間校園總有些不太平靜，尤其那一年胡耀邦去世之後，更顯得有些浮躁，有時候我在課堂上講課都感到有些異樣。到了四月下旬以後，有些同學不來上課而張羅著上街遊行示威的事，校園中更是亂哄哄的。終於有一天，不知哪幾個系的同學舉起大旗，抬著巨幅標語牌衝出校門走上街頭了。他們揮舞著手中的小旗，高呼著「要民主，要自由！」、「打倒貪官、嚴懲官倒！」等等口號，從學校走向市內。到了五月份，就再也無法上課了，各年級的課都被迫停了下來，甚至畢業班的畢業設計也大都無法進行。不少學生去了北京，又把北京的消息傳回來，頗有些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鬧革命」的景象。校園裏出現



周黎楓

不少大字報，小道消息漫天飛舞，矛頭開始指向鄧小平、李鵬等人。記得有一幢學生宿舍的一個窗口上用一根細繩子懸掛了一個青黴素注射液的小瓶子，窗台上的同學拿著一支竹筷子在狠勁擊打著那個小瓶子。那實際意味是「小平（瓶）」被吊掛了起來，處以絞刑似的。窗下圍了很多人，發出會意的笑聲。五月中旬以後，幾乎每天都有遊行的隊伍涌現，而且市中心的廣場上出現了各個大學絕食的人群，情況越來越嚴重，一些工廠的工人也走出廠門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與學生互相呼應。

那時，整個國家好像陷入了混亂狀態，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大家的精神狀態却很高昂，誓把貪官、官倒揪出來。學校的領導要求各系的負責人下去做工作，動員學生回到課堂，尤其要動員學生不要參加絕食。我是系主任，義不容辭地接受了這個任務。雖然我并不支持學生的遊行、赴京串聯以及絕食的行為，但我對學生要求民主、反對官倒的要求却非常支持，尤其聯想到鄧朴方操控康華公司激起眾怒、李鵬老婆朱琳擔任長城機電公司董事長非法集資搞得民怨沸騰，許多高官的老婆、子女借助權勢大肆搜刮，早已激起民眾的極度反感與怨憤。我對種種社會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但又自覺無能為力。因此，認為學生反貪污、反官倒的行為應予以支持，而且倘若通過學生的革命行動能使共產黨高層傾聽意見，改進作風則利莫大焉。但長期不上課將使學生荒廢學業，對學生而言得不償失。一天晚上，我獨自去了市中心廣場學生絕食的現場，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了我系的幾位絕食的學生，力勸他們回去，我說，共產黨絕不會怕你們這一套，而絕食搞垮了身體却是你們自己的損失。

進入五月底六月初，形勢已極為緊張，政府和學生已經嚴重對立，似乎不可調和。人們都感到共產黨最高層內產生了嚴重對立，無法就群眾的要求、呼聲達成一致。從每天電視、報紙的新聞報道中更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北京戒嚴的軍警與群眾的對立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

六月五日早上上班，走進校園裏，看見幾幅大標語橫掛在上班途中的路上，好像墨跡尚未乾透，什麼「血債要用血來還！」、「誓為北京死難同學報仇！」等等。我從來不聽廣播，當時以為是北京絕食同學絕命了，根本沒有想到會是軍方將坦克車開進了天安門廣場，更沒有想到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因為以前「所知道的」，「都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才會把槍口對著學生」，解放以來，「共產黨從來沒有鎮壓過學生呀」，何況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還曾經說過，鎮壓學生運動絕無好下場。然而，面對學生寫出的誓死為北京死難同學報仇的大標語，我有些疑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剛到辦公室即接到通知，要求去校會議室參加緊急會議。會議開始，黨委副書記陰沈著臉，說是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反革命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殺死很多戒嚴的官兵，妄圖推翻共產黨，復辟資本主義。他甚至像喊口號一樣高聲叫道：誓死保衛黨中央！我聽了他的話祇覺得有些可笑，完全是文革時喊出的口號。接著他佈置各系應注意新動向，防止壞人搞破壞。我更覺得莫名其妙。

開完會，校園裏頗有些不平常的樣子，聽說很多學生要衝出學校到市中心廣場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槍殺學生。回到辦公室看到當天本地報紙上關於本市將在市中心廣場戒嚴的消息，心想剛剛稍微平息下來的學潮大概又要起來了。

下午就傳來我系一個女學生李莉在市中心廣場被打死的消息！我初步瞭解了情況之後即奔赴市第一醫院。到達醫院時顯得亂哄哄的，醫院已經收到了六七個被打傷的人，正當我走在走廊時，三四個人簇擁著一個滿臉血跡的年輕人急急忙忙地向急診室走去，看樣子那年輕人已經死亡（後來知道，他的額上和右腿皆被子彈射中）。我走到一樓的一間屋子，地上躺著一個女孩子，這就是我們系的那個女學生，她在兩個小時以前就被送到這個醫院來了。她臉色蒼白，沒有一點血絲，但胸脯還是一起一伏的，我還以為不會有生命危險。後來知道，她被送進醫院時已經停止了呼吸，之所以看到她還有呼吸，那祇是因為人工呼吸機在工作。她同班的十幾位同學站在窗戶外面，不少同學已是淚流滿面。

我帶著沈重的心情離開醫院回到學校，找系裏主管學生工作的同事查找李莉同學家庭地址與電話，並叫他們班的政治輔導員打電話通知她的父母火速來校。然後到他們班上瞭解情況。恰好這時李莉的男朋友也從醫院回來了，他向我敘述了事情的經過。

進入六月份後，已有不少學生離校回家了。六月五日早飯後李莉與他商量也準備回貴州了。由於李莉的哥哥馬上要結婚，他們準備買樣禮物送給哥哥。於是早飯後他們就一起去市內廣場邊的那家大百貨公司。然而，當天市內戒嚴，各個大學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隊伍在廣場周圍遭到執行戒嚴的武裝警察部隊的攔截，在廣場四周形成了僵持的局面。整個廣場大約有三四個足球場那麼大，武警把守著進入廣場的各個進口，學生則向廣場內衝。一會兒學生往裏衝，武警向後撤；一會兒，武警揮舞著高壓電棒往外打。如此以來，形成往復拉鋸的形勢。廣場四周擠滿了圍觀的市民，高呼口號，並向廣場內扔玻璃瓶及各種雜物。

由於當天出現了這種局面，所以，廣場旁的那間百貨公司沒有開門營業，而李莉和他的男朋友也就擠入圍觀的人群中看了起來。未曾想，突然間武警揮舞警棍衝了出來，圍觀的人群向後撤，此時，李莉的眼鏡被擠掉了，正當她彎下身去在地下找尋眼鏡時，圍觀的人群後撤了，他們兩個暴露在武警士兵的面前。武警衝了上來，不由分說舉起高壓電棒無情地打了下來，落在了李莉的頭上，他的男友高聲叫不能打，那個武警士兵掄起警棒，口中喊著：「連你一起打！」此時，李莉已是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下，沒有了任何反應。當武警後撤時，上來了幾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把李莉抬到一輛三輪車上送到了醫院。後來醫院診斷的結果是，高壓電棒擊中了她的腦中幹，也就是致命的神經中樞。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就這樣在武警的高壓電棒下被奪去了年輕的生命！嗚呼！

對於我的學生被殺這件事，令我極度憤怒，從醫院回到學校，我就寫了一份致學校黨委的聲明，十幾年過去了，我至今仍記得那聲明上所寫的詳細內容：

鑑於當前的局勢以及我對局勢的看法，特作如下聲明：

1. 退回優秀黨員證書；
2. 辭去系總支委員的職務；
3. 從現在起，六個月以內不參加黨組織生活。

最後放下了自己的簽名。對第三條，當時我還做了斟酌，即寫成「六個月以內」，因為，按照黨章的規定，六個月不參加組織生活將被視為自動退黨，而當時我確實還沒有想到要退黨。

當我把這份聲明交給系黨總支書記，並請他轉交給黨委時，他嚴肅地告訴我，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兒，不要拿政治生命開玩笑，並請我仔細考慮後果與影響。我告訴他我已做了最壞的打算。

與此同時，我給黨委辦公室打了電話，又把我的聲明重復了一遍，接電話的是黨委組織部長，並請他轉告黨委會。

事情發生的第三天，李莉的父母來到了學校，但李莉的屍體已送至殯儀館，他們當時無法見到自己女兒的遺體。當我見到他們時，祇見李莉的母親已經哭腫了眼，她說她要到法院去告發，而李莉的爸爸說，你去告誰呢？誰是凶手？誰又能為我們的女兒討回公道？那時學校裏已十分冷清，大部分學生已離開學校返回各自的家裏去了。但留校的學生們仍然在學校門口設置了一個募捐箱，向過往行人說明情況，進行募捐。當時向箱內投錢的人甚為踴躍，僅一個多小時就已募集了五千多元錢。不知是誰將這件事反映到了黨委，那位副書記下令，不准募捐！

我跑到黨委會，請黨委領導去會見李莉父母，做些必要的慰勉，但為他們所拒絕！我當時極端氣憤，質問他們還有沒有人性？但那位副書記說，這是原則問題，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我問，李莉是反黨動亂分子麼？他說要進行調查以後才能給出結論。如果不是反黨分子，則以後作為非正常死亡處理。但十幾年過去了，沒有任何人、任何單位給李莉一個名份。

接下來，留在校內的同學紛紛要求給李莉開追悼會，並為李莉送葬。這事也令學校領導極為尷尬，不開追悼會吧，學生們不答應；開追悼會吧，怕上級領導知道後責怪學校領導喪失原則立場。而且，如果送葬，將很可能會鬧到抬屍上街遊行，學校領導無法承擔由此引起的後果。最後領導決定，可以開個小型追悼會，會後派兩輛卡車隨同李莉父母一起去殯儀館，並要我與學生溝通，祇選擇少數學生去殯儀館，不要抬屍遊行。我與學生溝通後，學生答應了。其實，當

時整個社會一片肅殺，充滿了恐怖，軍警經常開著車在巡邏，學校周圍更是時時聽到警車的尖叫聲，大多數學生已經逃離學校，怎還敢去抬屍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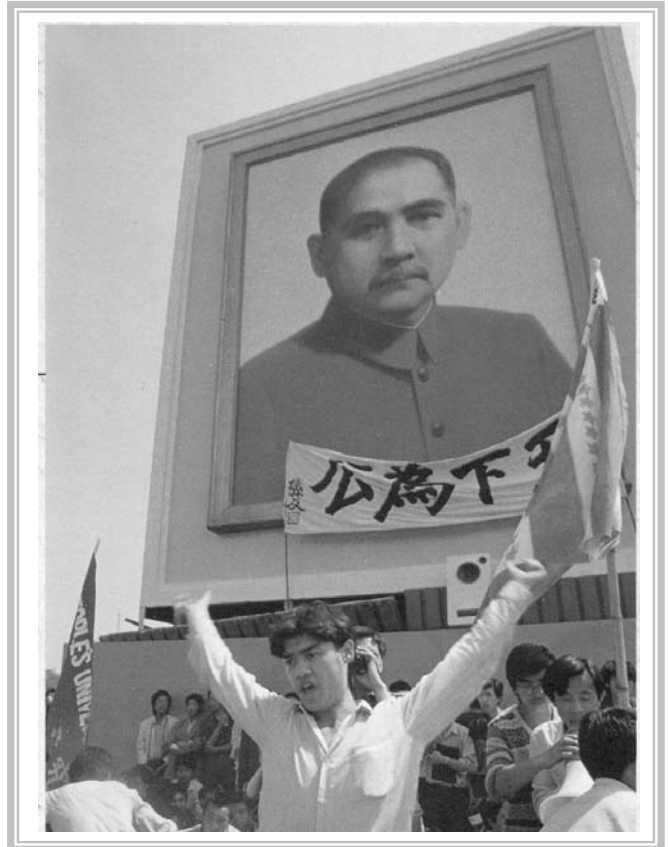
追悼會開始時，遲遲不見校領導出現。學生會的幹部去請，但到處不見他們的踪影。顯然，他們是躲避追悼會。追悼會現場同學們哭聲一片，李莉父母竟悲痛過度，暈倒在會場。會後也根本沒有派汽車送學生們去殯儀館。

這事總算過去了。隨之而來的，是全國按照上峰的佈置對所謂「六.四」反革命動亂的聲討。到了年底，共產黨內要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因為幾個月的學潮中，一些學生黨員宣佈退出共產黨，而更多的教師黨員參加了學生的遊行，並發表了不同於當局的言論。所謂「黨員重新登記」的目的，就是將運動中寫了退黨聲明以及不堅定的黨員清除出黨。其過程是先由黨員自己做出自己在運動中表現的說明，也就是作出檢討，然後由黨支部作出鑑定，黨總支提出能否重新成為黨員的意見，隨後由黨委決定黨員的政治生命。此時，還有一段插曲，一日，內子下班回來告訴我，他們學校召開了黨員重新登記的動員會，會上他們的黨委書記說，本市一個大學中有一位教授黨員竟然要求退黨，內子說，這肯定是指你。我說，我從未要求退黨。而我的一個朋友在出版社工作，一天打來電話說：「聽說你要退黨，你可千萬不要這樣。」我真是有口難辯。而在系內，很多老師提醒我不要忘記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教訓，因為大家瞭解我的性格。而在省內一次學術會議期間，另一個城市的一位大學的老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聽說我給黨委寫了聲明的事，就問我，條子是否交給了黨委，我說我交給了總支書記，他可能沒交上去。他說那你就否認這事，因為這事太嚴重了。我說，好漢做事好漢當，既然做出了，我絕不反悔，絕不否認。

說老實話，我入黨幾十年來工作兢兢業業，忠於職守，群眾關係也比較好，而且被選為優秀黨員。所以，在黨員重新登記的鑑定意見中黨支部儘是給我說好話，什麼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呀，思想覺悟高呀，工作努力呀，任勞任怨呀，等等。我當然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怕我過不了這一關而被清除出黨。其實，此時對我而言，思想的波動極大，我無法接受北京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的現實，也無法接受事件之後鋪天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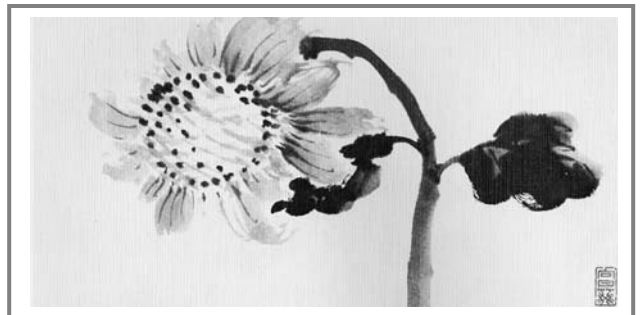
的顛倒黑白的宣傳。對北京鎮壓現場的情況我不知道太多細節，但本市的現實我是瞭解的。李莉出事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市委宣傳部發出的一份宣傳傳單，其中說，當天上午在廣場有人聽到獵槍的響聲，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說法。因為，有了獵槍的響聲就說明當時現場有人向武警射擊，因為武警不可能使用獵槍。但實際情況是確有人開了槍，但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廣場附近的一個公安派出所的警察。而且，當下午我到醫院去看李莉時，已經目睹一個青年被射中了兩槍而斃命。當局宣傳有人聽到獵槍響聲完全是轉移目標，逃脫罪責。為什麼要打死我的學生？為什麼要開槍殺死學生、市民？六月五日那一天，在我所居住的城市被打死、殺死的有十幾個人，真是慘無人道！此時，我已經對共產黨心灰意冷，不再相信我黨的美麗言辭。所以，我在鑑定書上個人意見欄內簽署的意見為：對於黨支部的評價，我絕大部分沒有作到。當總支書記看到後，質問我為何要那樣寫，我說這是我的本意，我無意重寫。

雖然後來我被允許重新登記為黨員，但我的理想已經破滅。有一天，總支書記告訴我，你雖然重新登記通過了，但黨委要對你進行處分。這時我已把這些都看得十分淡了。我去找了新上任的黨委書記，他說黨委內確實有人提出要對我進行處分，但他還在做工作（我當然知道這是當時的黨委副書記堅持要處分我，他在六四後獲得過省委頒發的優秀政治工作者榮譽稱號）。我說，如何處分我，這是黨委的事情，記過也好，開除也好，我已經無所謂，總不會把我的教授職務也撤消了吧？我祇要求黨委進行調查，是誰造謠生事，到處說我要求退黨，並向上級做了虛假的彙報？我的三點聲明完全是由於我系的學生李莉被無辜打死，我是因為對此極度憤怒才作出的決定，而且三點聲明並無退黨的意思。新任黨委書記祇是以勸導的口氣和我談了一會。後來，果然給了我留黨查看的處分，離開除祇有一步之遙。得知此處分後，我向學校呈交了調離學校的申請，請求去另外一個大學任職，而且我已和那個學校聯繫好了。但後來未獲批准。從此以後，我也很少去參加組織生活，按黨章規定，我應是自動退黨，但他們也沒有認真對待此事，一直到退休，我再也沒有參加組織生活，最終是我拋開了共產黨的組織。



我是在中學時代抱著滿腔熱情以及「聽從了宣傳」，出於對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加入共產黨的。年輕時確也盡心盡力，力求做一個合格的黨員。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使我逐漸對年輕時所憧憬的共產主義理想產生了疑問，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更使我對黨產生了動搖，而其後黨內逐漸滋生的貪污腐敗更使我對共產黨失去了信心。1989年天安門的血性鎮壓終於使我原來曾經有過的理想徹底破滅了。

老師的談話結束了，雖然有了那樣的幾句結束語，但他好像還沒有從往昔的回憶中擺脫出來。在校時就知道他很愛護學生，那件事情更讓同學們對他充滿了崇敬的心情。十幾年過去了，那件事還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中，那陰影恐怕將長留他的心中。



天若有情天亦悲 天若有情天亦悲

——記「三年『自然』災害」中的故鄉

大陸 老衲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當局以及由他們控制的媒體，管這三年叫「自然災害時期」，就是現在的官方文件，對這三年，也還是按以往的叫法，即「三年自然災害。」但老百姓心裏都明白，這是假話，私下裏都稱它為「餓飯的年代。」

我是餓飯最嚴重的一九六零年七月從陝西西安附近一所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的，那陣工人因餓飯大都患上了浮腫病（對外稱三十號病），工廠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大學畢業生和中專畢業生分配遇上困難。學校早幾個月就給我們打招呼，說鑑於目前的情況，萬一畢業生分不出去，你們就各自回家鄉等待分配。至於要等多久，學校領導不肯說。我的家鄉在四川中部貧困的樂至縣，這年三月因母親患浮腫病，我曾回過一趟家，見村裏（生產隊）每天都在死人，我的一位堂兄，全家大小六口人，死得祇剩一個三歲的小女孩了。我家是地主成分，是階級鬥爭的對象，我回去祇有死路一條。

但後來不知是哪路神仙的護佑，我在學校賴了半個月，不但給我分配了工作，應當說工作還分得挺不錯，儘管我要去的地方是中國大陸最邊遠最貧窮的貴州省貴陽市，不過那年月，我這樣一個地主崽子能有份工作，能領到一份工資，我已經很滿足了。因此我在離校前夕，含著眼淚給學校黨委寫了一封信，表達我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

我分配去的工廠位於貴陽市南郊十一公里處，這裏地名叫中曹司。工廠的前身是國民黨第八軍的槍械修理所，工人們隨李彌將軍朝雲南撤退途中，被解放軍在貴陽附近截獲下來。朝鮮戰爭期間，工廠生產機槍、手榴彈等輕武器，對外稱四號信箱。朝鮮停戰之後，隨著國家建設需要，工廠轉產製造礦山設備，廠

名也因此改名礦山機器廠。後來得到前蘇聯的援助，廠房擴大了，機器設備完全換成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產品，我分到工廠時，全廠已有五千多名職工，算貴州最大最現代化企業了。由於工廠擁有國民黨軍隊槍械所留下的那些山東籍的老工人，工廠的技術力量在全省同行業的工廠中也是一流的。職工們在外面提到自己的工廠，都會產生一種自豪感，青工們找對象也是不用發愁的。

但是，那場餓飯的災難並沒有過去。這年夏天（1961年），我突然接到家信，我母親又患浮腫病了。我去向周書記請假，不敢說母親生病，假說我二妹患傷寒病了。按規定，我工作不滿一年，是不能享受探親假的，鑑於我前段時間工作表現好，特別廠裏文藝匯演，我為車間爭得了榮譽，周書記不僅批准了我的探親假，還給了我十天補休假，但也一再叮囑我：「當前困難還未過去，農村情況很複雜，一定要站穩立場，和地主家庭劃清界線，聽到一些對黨和社會主義不利的話，要勇敢站出來批駁和鬥爭。」我連連答應著，哪敢說個「不」字？

那陣，貴陽至重慶的川黔鐵路尚未通車，我回去得坐汽車，第一晚住桐梓附近的新站，第二天下午到達四川趕水，衝上重慶過來的一列火車，當晚在重慶住一宿，第三天傍晚到達離簡陽不遠的一個叫石橋的小鎮。不論是火車上還是汽車上，到處見到的，都是逃荒的農民，他們衣服破爛，骨瘦如柴。在石橋鎮的一家小飯館，我買了兩個菜包子正要吃，正好一輛到樂至縣的卡車開過來停在飯館門口，我一轉臉，碗裏的包子便被窗口伸進來的一隻髒手奪走了。這時司機和一位民警進飯館買包子，我給他們每人兩斤全國糧票，要求搭他們的汽車回我的家鄉樂至縣。民警答應了，司機卻不表態，我又去小攤上買了一包高價香煙塞給他，他才揮手說：「上車廂！」

原來這部卡車是縣公安局派去成都收容站接逃荒農民的，這些人中混夾著不少小偷和搶劫犯。我爬進車廂，他們對我非常友好，問這問那，當他們知道我是貴陽一家大工廠的技術人員，有個年輕農民就說他的家離我家不遠，還說出了我們大隊長的名字，他把他的一个小包推過來讓我墊坐。

老爺車一路走走停停，到達縣城快午夜一點了。下車以後我進了路邊一家小旅館，這才發現屁股上的

褲包被人劃開了，六十多元鈔票全沒了。再一檢查，發現我的手提包也被劃開了，四十多斤全國糧食也沒了。這是我帶回家的救命錢和救命糧呵！我欲哭無淚，想起我有個堂哥在城關鎮鎮政府工作，急忙去敲開他的門，他聽了我的敘述，二話沒說就去隔壁城派出所報了案，值班的副所長是我堂哥的熟人，他馬上打電話給縣收容所，查到那一車外流人員關在城關糧站，他帶我們連夜趕到糧站，恰恰碰上我一位小學的女同學在糧站值班，他們把那些剛剛入睡的外流農民叫起來，在曬谷場排成長隊，派出所長讓我指認坐在我身邊是哪幾個人？我在石橋鎮上車天已黑盡了，我哪能看清別人的面孔？於是我就大聲說：

「我和大家一樣，家在農村，我母親患了浮腫病，我是趕回來給母親治病的，要是我錢糧沒了，我母親就沒命了，你們可得有點良心呀！」昏黃的燈光下，排在隊伍中間的一個年輕人大聲說：「你胡說，你從貴陽回來，誰能說你的錢糧就不是在別處掉的？比如火車上或者汽車上難道就沒有小偷？」從聲音我一下就聽出了這坐在我背後、和我認老鄉的人。我說：「老鄉，你不是認識我們生產大隊長嗎？你幫我想想，我周圍坐的哪幾個人呀？」有幾個農民跟著喊叫起來：「芋子娃兒，跟老子莫要亂講呀！」「芋子娃兒你龜兒子——」派出所副所長是個有經驗的民警，他一個箭步衝到那個叫芋子娃兒的農民面前，攤著雙手冷笑說：「跟老子交出來，算你立功！聽清了嗎？錢和糧票！」那叫芋子娃兒青年農民嚇得全身發抖，急忙從一件爛馬甲的破洞裏掏出一疊鈔票和糧票還給我，派出所長撲過去對他一頓暴打，他大聲哭叫著：「老鄉，我可沒用你一分錢一兩糧呀！」我就對派出所長說：「不要打他了，他也是不得已才偷的，他主動交出來就算了。」派出



所長「哼」了一聲，扭頭就走。我堂哥趕緊從我手上抽出一張糧票追上去。我看被打的農民滿嘴是血，實在過意不去，便抽出兩斤全國糧票塞給他，他把糧票往鼻血上一抹，隨手砸在地上，糧票被我那女同學找了好一陣才從地上拾起來。

這麼一折騰，回到堂哥家，雞已經叫頭遍了。第二天清晨，堂哥叫醒我，太陽已經一桿子高。嫂子給我煮了一碗麵條，堂哥在門口給我買了兩李子，正準備上路，我那在糧站

工作的女同學小李騎著單車趕來了，她用那沾血的糧票買了兩斤掛麵，又送了我一包麵粉，說是給我母親養病吃。而她自己的母親當時也患了浮腫病，不久就過世了。

從縣城到我家三十公里，不通公路，太陽偏西我才到家，我母親腫得雙眼祇剩兩條縫子了，她聽見

我的叫聲，盯著我看了好一會，才叫出一聲：「兒呵！」接著便嚶嚶的哭起來。原來去年冬天，我的兩個妹妹冒著嚴寒下冬水田，挖一種富含澱粉的水生植物茨茹充饑，二妹金菊患了傷寒症，二妹的病傳給三妹寶珍，姐妹倆整天大燒大熱，最後連頭髮都掉光了，後來一位草藥醫生救了她們的命，但頭髮卻遲遲沒有長起來，我回家時見她們頭上還蒙著一塊破布。母親常常把自己的一份口糧照顧兩個妹妹，她自己卻病倒了。

我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救治我的母親。我去公社醫院找到一位姓陳的醫生，我在黑市上買了一條高價鬍子魚送他，問她像我母親這樣的病還能不能治好？他憤憤地說：「這病是餓出來的，祇要加強營養，不吃什麼藥也會好的。」他偷著把醫院僅有一點葡萄糖和魚肝油全給了我，又拿了一包利尿藥。我知道光這還不夠，於是又去公社食店找到當會計的江德坤，江是我小學的同學，我們兩家沾點親戚，江德坤

父親滿臉麻子，但她本人卻是鎮上出了名的大美人，那陣她還未結婚，對我非常熱情。我把自己剩下的四十多斤全國糧票交給她，托她用食店名義，到糧站替我全部買成大米（要是我去買糧，就要搭配 60%的玉米）。她答應了，兩天後她托人送來了四十多斤大米，還送來五斤掛麵，給我母親養病。當時生產隊的食堂還辦著，或許由於餓死的人太多，上邊按人頭每個社員每天撥給食堂半斤救濟糧，大米和玉米各佔一半，食堂便把大米和玉米麵攪成糊糊，裏面摻一些正常年代用來喂豬的牛皮菜，每日早晚兩餐，我家三口人，每餐分得三碗玉米麵糊糊，我吃母親那份口糧，給母親單獨煮點大米稀飯。兩個妹妹都不到十歲，見母親吃白米稀飯，二妹就躲開，三妹卻站在一旁咬手指頭。母親停下筷子淌眼淚，我給三妹遞眼色，三妹這才哭著跑開了。

當時像我家這樣的情況已經是很好的了，好歹我有份工作，能帶點錢回來給母親治病，能讓母親喝上大米稀飯，隊裏其他社員可就慘了。每到開飯前，那些餓得皮包骨頭的男女社員，扶老攜幼來到食堂等飯吃。他們一來就坐在地上，身子靠著牆壁，氣息奄奄的連眼睛都睜不開了。我叫他們，他們回答的聲音我都聽不見，可喊一聲開飯，他們「呵」地一聲，連爬帶滾就朝飯桶旁邊奔過去。為爭一口玉米糊糊，有的竟和炊事員打起來。我的姐夫姓楊，長得牛高馬大的，一碗玉米糊哪夠他充饑？他的小女兒（我的外侄女）楊國君四歲，也分得一碗玉米糊，我姐夫欺她小，便把她碗裏的玉米糊倒了一些在自己碗裏，小么妹不依不饒，大哭大叫，一筷子砸在我姐夫臉上，我姐夫火起來，把小么妹抱起來扔在兩米多深的紅薯窖裏，我母親流著淚，叫我二妹下窖把她抱起來，又給她包紮被樹枝刺傷的傷口，然後把自己碗裏的半碗稀飯給她吃。像這樣的事我還碰上過一次，我的一位堂哥，和小兒子爭「飯」吃，把兒子砸在水塘裏，是我跳下去把他抱起來的。我堂哥不高興，衝我說：「留下受罪，不如讓他死了好！」又說，「你倒好，小時候苦了幾年，現在總算有份工作，不愁吃不愁穿的，還能節約點錢糧支援你媽和妹妹。」我知道我堂哥有點迷信，就說：「哥啊，你好糊塗呀！你看你兒子長得濃眉大眼，天堂飽滿，滿臉福相，將來不當省長，起碼也會當個縣長區長的。」他被逗樂了，抱著兒子

回家了，分手時，還教兒子要感謝叔叔的救命之恩。沒想到，半個月之後，他自己卻餓死了。我那堂嫂跟人到新疆逃荒，半道被抓回來暴打一頓，一氣之下，她抱著兒子跳了水庫。

那些天，生產隊還是不時有社員餓死。而餓死的大多是中年和青年男人，他們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還上要照顧父母，下要照顧兒女，分得的一碗玉米糊糊，自然不能滿足他們的營養需求。死人多了，大家見慣不驚。生產隊死一個社員，用破竹席一裹，挖個土坑就埋了。參加抬死人和挖土坑的，隊裏發給二十斤紅薯和五斤大米，大家可以飽吃一頓，參加掩埋死人的全部都是生產隊的幹部，這叫「吃死人」。我姐夫是個「神漢」，能寫一手很好的毛筆字，經常偷著搞迷信活動，死人的家屬堅持要請他給死人「開路」（一種迷信活動），隊幹部沒法，祇得請他參加埋死人。祇要隊裏有人死，他也能混上一餐飽飯吃，有時還能喝二兩玉米酒，每當這時候，他就打著酒嗝，顯出一副滿足的樣子。有天他突然問我：「你媽死不死活不活的，要拖到哪一天啊！」原來他在盼著我母親死呵，氣得我真想踢他兩腳。

過了幾天，生產隊一位復員軍人餓死了，這人是我一位遠房的叔叔，四十七八歲。他曾是國民黨軍人，後來參加過解放軍，還是當機槍手。剛升任排長，朝鮮戰爭爆發了，他成了志願軍，和美國人打仗。講著他就笑，說他當國民黨兵，打共產黨；當了共產黨的兵，掉轉槍口又打國民黨，後來竟然和美國人幹上了。他解開上衣，扒下褲子，讓我們數他身上的傷疤。我真數了，一共八塊傷疤，肚子上一塊有碗口大，他說是敵人手榴彈炸的，連腸子都流出來了。他又一陣笑，說自己福大命大。可就是這麼一個福大命大的人，那天正和我姐夫一道在水田裏插水稻秧子，田埂上有叫賣李子，他說：「等著，我買一斤李子！」賣李子的人站住了，可他剛走近田埂就倒了。我姐夫奔過來把他抱上田埂，他祇斷斷續續說了一句「鬼……找到……我了！」就斷了氣。我去看過他屍體，眼睛睜著，嘴巴張得大大的。

為我這位遠房叔叔的死，大隊幹部開會統一思想，統一認識，說他不是患三十號病（浮腫）死的，可能是患心臟病或別的什麼急病死的，有的人乾脆說：「他在戰場打死那麼多人，那些死鬼不會報復

他？」我姐夫馬上證明：「對對，他自己說是鬼找到他了！」我那叔復員時是志願軍副連長，隊裏優待他，給他釘了一副木頭棺材，參加埋死人的隊幹部多吃了二十斤紅薯和五斤大米。自然我姐夫也跟著吃了兩餐飽飯。

在工廠的領導面前，作為地主崽子的我，一直表現得畢恭畢敬，唯唯諾諾，甚至也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唱讚歌，但並不表示我心裏沒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有血有肉的人，雖然當時我還不算什麼作家，但畢竟讀了那麼多中外名著，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習作，每當我看到那失去父母的孩子啜泣，那些失去兒女的母親的哀傷表情，我的心都碎了。出於一個作者的良知，我決心要把長期積壓在我心裏的話說出來。對誰說呢？對大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龍德海說。他管著六個生產小隊，二百多戶人家，近兩千口人呢！我要他發發慈悲，救救社員們的性命。

這龍德海比我大六七歲，按當地的習俗，我稱他表叔；小時候，我們一道扭秧歌，打老牛（一種兒童遊戲），算得上我兒時最好的朋友。後來我家劃成地主，我初中畢業外出打工，我們來往少了。但他對我母親和妹妹還是比較關照的，我也仍然把他看成朋友。當時聽說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有個什麼講話，允許農村社員在自家房前房後、田邊地角種大窩子紅薯自救。所謂大窩子，就是在地下挖個土坑，籬筐大的、水桶大的不等，坑裏放些農家肥，再插幾顆紅薯秧子，後來聽說很管用，許多人能活過來，全靠了這大窩子紅薯。我去找龍德海時，他正在房後挖土坑。我遠遠叫了聲：「表叔！」他怔了一會，問我叫他啥？我忙改口說：「龍書記，你好呵！」他招呼我在附近一塊草坪坐下，他湊過來，嘔燃葉子煙，遞給我，我說我不會抽煙，他說你們城市人是抽香煙的，說著就挨我坐下來，他問我母親的病好些沒有？我說：「看上去腫是消一些了。」他點點頭，忽然把話題一轉，問我還有糧票沒有？他想換十斤全國糧票，趕集時，想進館子吃碗麵條。我就想，他每餐也在食堂分一碗牛皮菜稀飯，用什麼和我換糧票呢？說白點就是想我送他十斤糧票唄！於是我實打實告訴他，我帶的一點糧票早買糧食了，是請鎮上大食店的江會計買的。他說：「那妹子我認識，叫江德坤對吧？長得標致呢，你把她娶過來呀！」我說：

「我自己都吃不飽肚子，還找啥老婆呢？」他吃驚地對著我，好一陣才問：「貴州也天旱？」我說：「豈止貴州天旱，這幾年全國都鬧旱災，老天爺把雨下到外國去了吧！」他歎口氣說：「其他省再天旱，也沒我們四川嚴重。早幾天，六大隊有一家人，全家服耗子藥毒死了！」我忙問：「查出是誰下的毒？」他說：「還有誰，那家的當家人才三十出頭，患了三十號病，想到自己死了，留下父母和娃娃受罪，把耗子藥混在稀飯裏，結果全家死個精光。」他沈默了一陣，接著說：「這樣的事，已經發生好幾起了。當然也有不想死的，你猜怎麼著？吃人肉呀！黃梅坡那邊，有家人老公死了，老婆便把他煮來給兒女吃。兒女這才知道，餓急了，人肉也是可以吃的呀！不久，那老婆死了，兒女便把他媽給煮來吃了。反正我沒看到，就當我是放屁吧！」

聽他這樣一說，我長期壓抑在心裏的悶氣就一股腦兒發泄出來，我說：「中國老百姓真是太可愛、太可憐、太可笑了。當年毛主席領導農民鬧革命，許多人不是因為窮，不是因為吃不飽肚子才參加紅軍的嗎？現在自己當了官，發了財，就不管別人了？鎮上糧站的倉庫，天天都有解放軍把守？眼下麥子和豌豆不是已經成熟了？為什麼要等著餓死，不去弄來吃？好像食堂還養有幾頭豬呀！為什麼不殺來吃呢？表叔啊，你在這裏土生土長，你能眼睜睜的看著大家餓死嗎？你是黨支書、大隊長，你就不能睜一隻眼閉一眼嗎？讓大家去偷、去搶吧！」我講完，一甩手走了。

我那兒時的朋友，當晚就把我的話報告了駐生產大隊一位叫伍志良的工作隊員。第二天清早，大隊民兵隊長把我叫到大部隊，我母親和妹妹不知出了什麼事，嚇得在家裏哭天叫地。伍志良召集大隊幹部批鬥我，說我鼓動大隊長帶農民造反，要搶糧站的糧食。伍志良指著我說：「你說中國老百姓傻，你說中國老百姓可憐、可笑、可悲！我和你的看法截然相反，我認為中國老百姓好，中國老百姓就是好，他們一心跟著黨，一心擁護社會主義，寧願自己凍死、餓死，寧願自己一家人吃耗子藥，吃人肉，也不去偷、不去搶，不給社會主義抹黑，這還不好，要什麼才叫好？聽說你還是作家呀，你是什麼作家？黑作家、反動作家！」

他這麼一說，我的頭腦頓時清醒來，要是他們真要安心整我，憑我的那些話是夠打反革命的，但我畢竟是二十多歲的人，十幾歲就經歷過「反右」鬥爭的「正面教育」，多少積累了一些搞運動的經驗，那就是死不承認，我和龍德海談話就祇有我們兩個人在場，他找不到任何旁證。既然我們已經撕破了臉，我對他也就不客氣了，這時候，我猛地想起世界乒乓球冠軍莊則棟的一句名言：進攻是最好的防守。於是，我霍地站起來，指著坐在角落裏的龍德海說：「龍隊長，龍書記，你太小氣了嘛！不就是為二十斤糧票嗎？（我故意把十斤說成二十斤）你就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一回來，你就向我要二十斤全國糧票，貴州一樣天旱，我每月祇有二十七斤糧食定量，你開口就要二十斤，你心不是太黑了嗎？我是因為母親生病，請探親假回來的，回家我就請鎮裏食店的江會計幫我用糧票買了糧食，你不信可以去問啊！不錯，我母親是地主，地主餓了也得吃飯，地主病了也得醫呀！其實，我和伍同志工作的觀點是一樣的嘛！我說中國老百姓老實、善良，他們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看著地裏成熟的豌豆麥子，他們不去偷，不去搶，他們寧願挨餓，不願給黨和社會主義抹黑。我這樣的話錯在哪裡呢？龍書記因為沒有得到二十斤全國糧票，對我懷恨在心，對我進行打擊報復，這還像個共產黨員嗎？」說著，頭一扭，對著伍志良說：「你不作調查研究，偏聽偏言，你也太官僚主義了嘛！你憑什麼說我是黑作家？是反動作家？我所在的工廠，是貴州著名的兵工廠，它對職工政治上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我是車間技術員，是車間黑板報的編輯，黨組織會讓一個反動作家當編輯嗎？告訴你，我回來前，全廠組織了一次文藝彙報演出，我是廠黨委項書記親自提名的籌委會委員，我創作和導演的節目，有兩個獲一等獎，項書記在大會上表揚我，親手給我發了獎狀和獎品。項書記是誰？說來嚇你一跳，早在延安時代，他就在羅瑞卿將軍手下工作，解放後，他在中南海警衛部隊當過教導員，轉業到我們工廠之前，他是省裏一個軍分區政委兼司令員，他會重用一個反動作家？你這不是對老幹部的誣蔑嗎？攻擊革命老幹部，就是攻擊黨，五七年可是要劃成右派呢！」

參加會議的大隊幹部，大都是我的熟人，見我把龍德海和伍志良駁得啞口無言，都偷著笑，表現出一

副幸災樂禍的樣子。婦聯主任是我一位遠房表妹，她上中學時，我曾給她補習過語文，她為了讓龍德海和伍志良下台，就笑著對我說：「表哥，你就認個錯吧！」我瞪著眼睛說：「我認什麼錯？我這就到公社找龍潭書記去，公社解決不了，我去找縣委書記，找縣長！」

我一甩手，衝出了會議室。大隊離公社八華里，不多一會我就到了。在場口，我碰到公社副主任伍元安。伍元安和龍德海是鄰居，他是解放初期我父親當農會主席時帶出來參加工作的，他為人熱情、正直，聽說五九年反右傾時為彭德懷擺功，受到批判，要不是公社書記龍潭保他，他早被下放當農民了。我問他這是去哪裡？他說剛才伍志良給龍潭書記打電話，說你大鬧會場，當眾羞辱他和龍德海書記，龍潭書記要我下去瞭解一下情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情。他說龍潭書記是個「好好先生」，能過去就過去，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既然我來了，他也就不下去了。他把我引到他的宿舍，沒等我開口，他就說：「龍德海是個忘恩負義的小人，沒有我抬舉他，他能當大隊長？能當支部書記？可五九年我受批判，他第一個站起來發言，一口氣講了三個小時。」我見他態度誠懇，也對龍德海滿肚子意見，就把那天我對龍德海講的話如實講了。我說我是好意，看到社員餓成那樣子，心裏難過呵，像伍永昌，在槍林彈雨中衝闖十多年沒有死，回到家鄉卻被餓死了。要是我不在外面工作，我母親能活過來？我母親一走，兩個妹妹怎麼辦？我祇是希望救救大家的命，這就錯了嗎？伍元安沈默了一陣，歎口氣說：「你講的話，我早想講了，我身份不同，我不敢呵！現在幹部中，像伍志良那樣的人不多了。區鄉幹部大多家住農村，他們的父母和妻室兒女也一樣餓飯，我婆娘現在浮腫也未消呀！要是我當大隊長或生產小隊長，我就叫社員們把糧食收回來，像現在成熟的豌豆和麥子，打場時不要打乾淨，打出來的糧食用去交公糧和統購，上邊來檢查，就祇收了這點糧食，誰能拿你怎樣？到了晚上，我重新把打過的麥桿豌豆藤清理一遍，總能藏下一些糧食，有一點算一點，有糧就可以救命。現在李井泉龜孫讓人種大窩子紅薯，要是早把地分給農民種，不說全分，就多給留一些自留地吧，哪會餓死這麼多人？要是下邊的隊幹部，良心好一點，早點讓社員們種大窩子紅薯，自己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農民日子也會好過一點，哪會像現在坐著等死？」

我說：「你是公社副主任，手中有點權力，你為什麼不……」他苦笑著打斷我的話：「這你不懂，我大小算個幹部，又犯過他媽的右傾錯誤，我敢對大家說，你們對抗上邊的政策呀！那我馬上會被撤掉幹部，開除黨籍，甚至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可下邊的生產隊幹部，他們本來就是農民，手握鋤頭把，犯了錯誤也不怕。可不，你能把他開除地球？可偏偏基層幹部中，也有像龍德海這樣的龜兒子！」我奇怪地問：「龍德海一家不也是在食堂分飯吃嗎？」他冷笑說：「你才回來，很多情況你不知道。我們那個生產小隊，早先的人口是二百三十六人；前幾天，我暗中調查了一下，祇剩一百九十九人了，就是說從五九年開始，兩年多時間，已經餓死三十七人了，都是全勞力呀！有好幾家餓死光了，龍德海向公社領救濟糧，把死人的名字一道報上來，從花名冊上看，一個人都沒有死，公社黨委一班人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正糧食又不是我的。公社幹部還有個思想，認為餓死人總不是好事，萬一啥時候查起來，怕不好脫手，所以我們公社向縣上彙報，也不承認餓死了人，即使說有人死，也說是患其他病死的，縣裏自然也是這樣向省裏報告，省裏再向中央報告。」我輕聲問：「依你說，餓死這麼多人，毛主席到底知道不知道呢？」他說：「毛主席那麼精明，他哪會一點不知道呢？他那德性，就是明知自己錯了，他也不肯認錯的。說不定哪一天他會說：『是下邊沒有按我的指示辦，要認真查查，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餓死了還得了？必要時殺他幾個，否則難平民憤！』我們公社幹部都防著他那一手，對餓死人我們也害怕，也是不願意的。下邊生產隊用死人來騙取救濟糧，我們按花名冊照發。可惜這些名額的糧並未全部落到食堂，由大家分著吃了，而是被隊幹部私分了。我們小隊三十七個死人的口糧被龍德海等幾個隊幹部分吃了。他們白天吃食堂，晚上在家裏開小竈，當然他們希望死的越多越好！」我說：「這些事龍潭書記知道嗎？他是心中有數的，不願得罪人，裝糊塗呀，等我把材料搜集夠了，我會一下抬出來的。」

這些年，我曾寫過一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小說、散文在報刊上發表，我做夢也沒想到，

我熱愛的社會主義農村竟這麼腐敗，這麼黑暗，於是我說：「我們兩家挨得很近，當初你跟著我父親運糧食支援解放軍解放成都，參加鄉村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我父親被土匪擊傷，是你背他下山的，你看著我長大，我初中畢業去寶成鐵路工地打工，武裝部長卡我，你仗義執言，支持我參加工作，還給我開了證明，你是我最尊重、最信任的人，你掏句心裏話，這幾年到底天旱不旱？」他說：「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僅從我們這一帶地方看，雨水是很好的，光這一個月，就下了三場雨。」我又問：「那麼，這場大災難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他站起來朝門外掃了一眼，然後憤憤地說：「什麼原因？是毛大爺引起的，這老瘋子五八年發神經病，他要搞什麼大躍進，搞什麼大煉鋼鐵，他是皇帝，是菩薩，誰不依他，他發起怒來就要拔誰的白旗，就要整人，那陣我是公社主任，整天帶人上山找鐵礦，遍山都是人，到處都在開山放炮，煙霧瀰漫，就像解放軍當年進攻成都打龍泉驛的山頭似的。煉不出鋼鐵，就將社員的鐵鍋來砸，反正辦有大食堂，社員們的鍋竈用不上了。年輕社員都上山找礦開礦去了，家裏丟下一些老弱病殘的人，莊稼誰種？地裏糧食誰收？大躍進不光是鋼鐵，還包括糧食和其他行業呀！反正當時大家都瘋了，那就跟著瞎起哄！不久河南傳來小麥畝產十萬斤，接著湖南又傳來水稻也畝產十萬斤。我就想：毳毛，老子是泥巴裏爬大的，一畝有多大塊地老子會不知道？別說一畝地產十萬斤，就是把十萬斤糧食平鋪在一畝大的曬穀場，那也要鋪很厚很厚一層呀！我不信，又不敢說，還得昧著良心說假話，瞎起哄。那陣我是公社主任，龍德海才當上生產隊長，他還聽我的，他說我們不當先進，也不能讓人拔白旗，當烏龜，就把每畝糧食產量報五千斤吧，我壓著他，說每畝糧食連帶桿子也不到五千斤，就報二千斤吧！我也不敢再壓低呀，我和龍德海一個生產小隊，糧食產量報低了，人家會說，我這公社主任是幹啥吃的？實際上，大躍進那年，我們生產隊糧食產量是最低的，水稻畝產不到五百斤，麥子畝產不到三百斤，社員們都煉鋼鐵去了，水稻收穫季節，遇上暴風雨，水稻倒伏在水田裏，給爛掉了。可上邊的官老爺不看實情，在核定公糧和統購糧時，是按浮誇虛報的產量核下來的，就如我們那個生產隊，虛報產量每畝二千斤，按比例核下的公糧和統

購糧每畝就該交五百多斤，說重吧，他說還不到產量的四分之一呀！可實際產量每畝不到五百斤，生產隊全部收的糧食交給國家，還不夠數呀！老百姓不餓飯才是怪事，那些產量報高的，公糧和統購糧核下來更多，唉，毛大爺從小在農村長大，他娘老子也是農民，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他會一點不知道？他這人是從不認錯的，這次他把責任推到老天爺身上，硬說天不下雨，是天災，不是人禍，反正老天爺不會開口說話，老天爺受了委屈，爲什麼不用炸雷打他呢？老天爺能忍我不能忍，五九年縣三級幹部會上，我說彭大元帥還算有點良心，爲老百姓說了幾句真話。結果我被批鬥三天，把公社主任給撤了，弄了個開除黨籍留黨察看的處分。老弟呀，我把心裏話全都對你說，我是右傾份子，你是地主兒子，要是你把我的話漏出去，被人揭發出來，我們哥弟倆都得去閻王爺面前報到呵！」

從伍元安宿舍出來，我直接去公社黨委辦公室找龍潭書記。這龍潭四十多歲，個子不高，瘦瘦的。解放前，他在鎮上一家中藥鋪當小夥計，和我父親很要好。解放後，他參加了工作，當了鄉幹部，我在外面讀書，寒暑假回家，都去看看他，給他兒子補補課，他尊重讀書人，對我印象不錯。龍書記招呼我坐下，給我泡了杯茶。他兒子在昆明當兵，說這茶葉是兒子帶回來的雲南普洱茶。他笑著問：「上午發生的事，你給伍元安主任談了？」想到我生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還在農村，我不敢得罪大隊長兼黨支部書記龍德海，更何況他背後還有工作隊員伍志良，於是我說：「剛才伍主任問起，我隨便談談，沒有什麼大事，龍德海向我要二十斤全國糧票，當時我確實用糧票買糧了，食店江會計可以證明，龍隊長耳朵不好，他誤會了我的話，我哪會鼓動他帶頭造反呢？」

接著，他問起貴州的災情和我的創作情況，他說：「目前農村情況確實很糟糕，死人的事你就不要出去講了，縣裏有指示，對外邊叫來的人要熱情歡迎，要做好思想工作，要照顧家鄉的榮譽。你的母親和妹妹，我們會照顧的，伍主任分管救濟糧，我等會和他商量，每月給你母親和妹妹補貼十斤救濟糧，你放心回去，安心工作吧！」

我向龍潭書記表示了謝意，向他告辭出來，見伍元安站在門口向我招手，我走過去，他指著桌上一碗

大米稀飯說：「已經中午了，我在食堂分得一碗飯，你吃了再回家吧！」他又去找來兩片酸蘿蔔，硬看著我吃完飯才離開，這大半輩子我都記得這碗稀飯，後來我一直在想，這天中午他自己吃的是啥呢？

伍元安送我出來，公社陳醫生等在路邊，他遞給我一張蓋了章的紙條，說憑這張疾病證明，可以去供銷社給我母親買兩斤古巴糖，恰好江德坤在這裏幫忙，她幫我買了三斤糖，又自己掏錢買了兩斤伊拉克蜜棗送我母親。隔天，伍元安把十斤救濟糧親自送到我家。

在一些好心人的關心下，我母親的病漸漸好起來，她身上的腫消了，可以拄著棍子在田埂上散步了。兩個妹妹的光頭也開始長出頭髮。我已經超假十天，我去請陳醫生開了一張患重感冒的病假條，臨回廠的前一天，我去向龍德海書記告別，我說：「對不起，這次回來給你添麻煩了。」他說：「我才對不起你，我給公社丟人了！龍潭書記批評我，我虛心接受！」我撲過去握著他的手說：「梁山兄弟，越打越親啊……」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離開了我苦難深重的故鄉。

告訴你一個

真實的西部農村

陳逸航

在號稱華夏第一窮的寧夏「西海固」地區，有我的家。然而，在這赤貧級的地方，我們是幸運的。因爲我的家，就坐落在這「西海固」地區的龍頭老大——西吉縣的一個「小康鄉」。當然了，這「小康鄉」是我們的鄉長爲大傢夥兒爭取的。

我在那片黃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然而真正認識這片養育自己的土地的，卻是進入大學後與一位老教授的閒談中。老教授聽說「西海固」的第一反應——那個地方由於乾旱而不適合人類生存——或許，這

是我目前所得最爲權威的認識。這位教授，是一位老地質工作者。

然而，遙望這片熱土，回想那些常年累月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的淳樸善良的父老鄉親，一個個殘破的院落，一雙雙枯枝般的粗手……。。這裏，我將要告訴你的，並非從地方政府文件裏摘錄的，一個活生生的西部農村。

一 乾旱：

——人爲的災難

家鄉有條小河，彎彎曲曲流過，流了不知幾百幾千年。在我的童年與少年的記憶裏，葫蘆河四季流水清清，河邊草木蔥蔥，沿河分佈著大大小小的魚塘。仿佛……這就是傳說中的塞上江南。童年的我們，每逢盛夏，便跟夥伴去河裏嬉戲，在河畔林中遊玩。然而，現在這一切都祇能是我殘存記憶裏的美麗天堂。

第一次巨變，發生於1997年。那年縣裏決定加固加高葫蘆河上游的水庫。從那以後，碧波蕩漾的湖水，不復存在，庫裏的水，乾乾淨淨地排放。百姓們盼著，盼著這保證生存與生活的水庫早日修好，早日蓄水。然而，難熬的1997年過去了，工程沒有任何動靜，祇有乾涸龜裂的湖底，有氣無力地橫互在山間。寶貴的水田，沒了水的澆灌，其結果可想而知。在我的記憶裏，原來豐滿的穀倉，第一次變的那麼矮小。1998年，工程好不容易有點動靜，堤壩的確加高也加寬。然而，正如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偉大工程一樣，她是那麼的持久。老百姓懷著一點點希望，在苦難中走過了又一年。公元1999年，完工的堤壩，被攔腰切斷，說是新修水閘。同樣，又是一個漫長的歷程。竣工後，水庫旁，公路邊的最顯眼

處，矗立了一塊由上級領導親自揭幕的漂亮的工程紀念碑。

新世紀的第一年，並未給當地的老百姓帶來一絲一毫的福音。雨季到來，水庫照樣閘口洞開。由於施工者人爲的原因，閘門無法關閉……又是一個似水流年。2001年，技術專家姍姍來遲，故障終獲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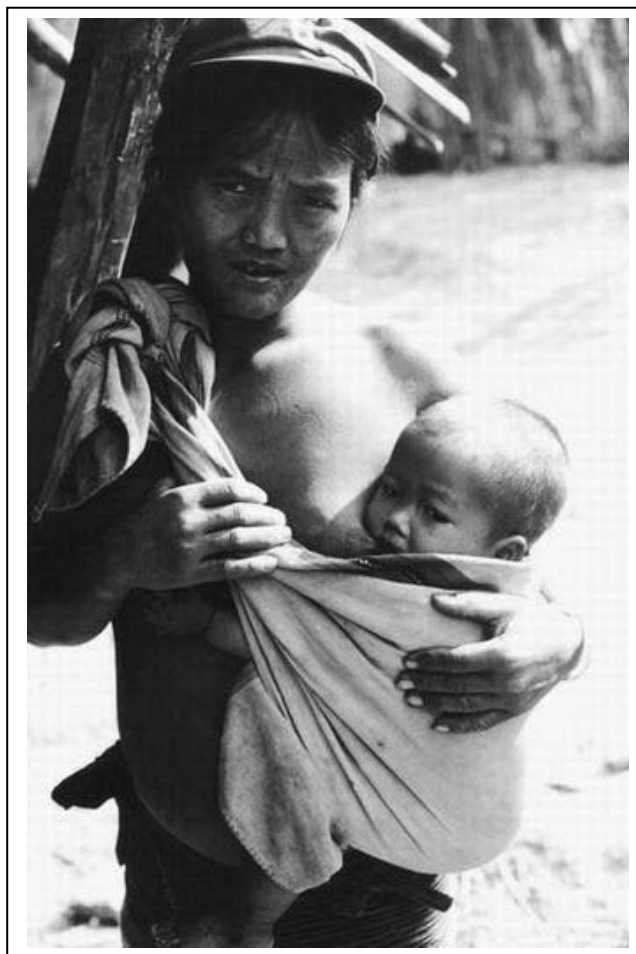
整整五年，這項國家先期投資600萬的跨世紀工程，終於以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記錄而體面地完工。有誰能告訴我，我們的三峽主體工程實施了多久？

如果說，這五年是這場人造災難的第一階段的話，那麼隨後的歲月，該是前者的變相持續。不變的，是老百姓一年又一年的希望，如同一串又一串的肥皂泡，破碎，破碎，還是繼續破碎……

面貌一新的水庫，以昂揚的雄姿矗立在盆地的北端。最簡單的邏輯告訴我們，新的水庫比舊的更能抗風險。然而，現實中，她宛如久居深宮的嬌子，從不輕易在理所當然的工作中，使自己的嫩

膚，得到哪怕一點點的輕微的觸動。或許，因爲頻頻在報紙電視上報道，這座好不容易完工的水庫，倒忘記了自己的本職所在。暑往寒來，最終，當雨季不再來的時候，懶洋洋的水閘，才緩緩關閉。儲存最低限度的雨水，象徵性地表明，她——還在盡心盡力地，正如旁邊紀念碑上所寫的——爲民服務。

讀高中時，在校門外的餐館外，時不時見到過一輛豪華考究的越野車，車身那「防汛抗旱指揮部」幾個大字至今清晰依舊。或許你很少聽說寧夏鬧什麼洪災，或許，該歸功於這輛車的主人功德無量吧。但是，每當乾涸的水庫出現在我的眼前，總有這麼一幅



在高中政治課本上出現的漫畫盤旋在我的腦海——畫面上，一位領導躺在沙發上給電話那頭發佈抗旱的命令，電話的那端，大雨傾盆，接電話者趴在搖搖欲墜的屋脊，望著漫上屋頂的洪水，滿臉茫然，心驚膽戰，不知所措。可是，在我們的西部，一切恰恰相反。

2004年春節回家，曾就此請教在鄉政府供職的一位親屬。答曰，上下都怕擔責任，萬一，哪怕百萬分之一的可能，雨水沖了水庫，那麼工資，獎金可要玩完。

至此，關於水的故事，以及圍繞著水發生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於是，前面所敘述的，終於有了答案。確保安全的最佳辦法，就是閘門洞開。

於是乎，不管真旱還是假旱，我的報告中就說十年九旱，寸草難生……地方經濟不得發展，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於是乎，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保持了穩定，上面已經南無阿彌陀佛了；於是乎，源源不斷的財政補貼，供養了一批又一批的腦滿腸肥，一輛輛高檔轎車在這赤貧的大地一日千里，一幢幢別墅小區拔地而起，在這荒涼的西部，營造著一個又一個的繁華的神話。

二 植樹造林

——報紙創造的豐功偉績

2001年，我在當地的一家報紙上讀到這麼一則消息——去年我縣植樹造林30萬畝。

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18年，家鄉的一山一水，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之中——孩童時代，周圍的山林，無疑是我們心馳神往的快樂天堂。那時，跟大人去山上植柳，當然了，為此還可以享受到聯合國為此特供的牛肉罐頭。少年時，常跟夥伴林間遊玩，有時爬上山腰遠遠地可以望到北邊水庫碧水接天，空中雄鷹舒翅，四周野花遍地，山下麥田油油……

然而，同這裏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仿佛造化釋然——總是難逃厄運。現在，她們祇能成為殘存記憶中的些許慰藉。

回家，本是生命中最為快慰一段航程。然而，我的回家，的總免不了一路風塵，兩眼酸楚。濯濯童山，連綿不斷，驕傲地跟你展露她的荒蕪與貧瘠，乾

涸的河床，雄渾壯觀的沙塵暴中重溫夕日曾經擁有過的青山綠水的輝煌。

曾經去看望過一位山裏的同學——遠遠望去，山坳裏哪個冬日下的小村乾淨而安詳——乾淨的是整個村子沒有一株樹木；安詳的，是在這死亡一般孤寂的村落，我無法察覺哪怕一絲一毫的生命的氣息所在。

或許你根本無法相信，因為這本身就難以置信——除非你親自，手腳並用地爬上那近乎五、六十度的斜坡上開墾出的田地，此刻，或許你會為拓荒者的勇氣所折服。無疑，我們的是這場鬥爭的勝利者。但是，當沙塵暴最終掙脫長城的桎梏，闊步於大江南北——悄然而堅定地成為我們生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才發現，新的黃土高原已在我們的手中茁壯成長，新的沙漠正在瘋狂地圍殲我們的家園。短短幾年竟有如滄海桑田——碧水青山的塞上江南，剎那間變成了教科書上的又一個生態災難的示範。

30萬畝是個什麼概念，我不清楚。幾年間，我的眼睛告訴我的，是山上，河谷，路邊，樹幹被砍伐，樹根被悉數挖光。那條縱貫南北上百公里的公路邊，種植於民國時期，經歷了風風雨雨大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消失的乾乾淨淨，留在路邊數以萬記的一個個直徑三、四米的大坑，一個個，見證著這裏發生過的壯舉。

三 志願者，你到底在為誰付出？

——聽復旦志願者報告有感

2001年的某天，當時我所在的寧夏西吉中學，迎來了一批年輕人，他們是首批來西部支教的研究生志願者。那天下午，在空曠的校園，他們講述外面世界的豐富多彩；三年後，在清華的禮堂，同樣是這麼一批青年，給首都學子描述他們所經歷的西部——乾旱，貧瘠，落後，愚昧……

無疑，這些志願者給我們更深刻地瞭解西部，提供了機會；無疑，志願者活動本身值得我們的絕對肯定。然而，接下來的這個故事，恐怕又要在各位腦海中劃個問號——

2002年暑假回家，聽說不久前當地師範學校的一批畢業生圍攻了西吉縣政府——原來，這批師範畢業生是政府包分配的最後一批，但是，和歷屆畢業生一

樣，分配的道路總是那麼漫長，還是漫長……等待的日子總是無數，還是無數……

這裏，不知你意識到什麼沒有一一志願者去西部支教，給人一種感覺——當地教師肯定相當缺乏。但這批師範生爲求一份教師的工作而圍攻政府，好像說明情況恰恰相反——如果說這兩者是一對矛盾，那麼，我難以理解——這對矛盾，在這裏怎麼得以如此完美地統一？

當地師範生分配工作，和所有其他工作的安排一樣，總要經歷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接納的學校會卡你，上級教育部門會跟你提條件，人事部門會「照顧」你，等等……有如翻山越嶺，從一個大學校另一個小學校，從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路程竟是如此曲折。這些土生土長的大學生，幾年來，家庭無一例外地債台高築，難怪這些赤貧級地方走出的赤貧級學子，落魄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時，祇能群起而圍攻之。

如果說卡他們是爲了提高教學質量，那麼，在寧夏南部一個響當當的高中，爲什麼教我們的，卻也有好幾個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剛畢業的師範生？退一步，客觀地講，相當多的山區小學，師資力量極差，但是，難以理解的是，大量的師範生卻找不到工作……

外來的志願者，絕大多數被派往最窮，最落後，最偏遠的山區小學：一方面，你們不是來體驗生活麼，嘿嘿，這下讓你們找到感覺過足癮；另一方面，你們走南闖北的，回去後，不正好把這裏赤貧的童話，帶到祖國的大江南北？於是，全國上下，祇要提及西部某某地，千篇一律——那兒窮，那兒真窮，那兒太窮——那是個餓死耗子的鬼地方！——好！既然這麼個鬼地方，那麼經濟持續不得發展便有了理直氣壯的藉口；既然這麼個鬼地方，那麼，伸手跟國家要錢也就冠冕堂皇……悲哀啊——貧窮已不再是一種恥辱，反而搖身一變成爲一大賣點，成爲一株神奇的搖錢樹！於是乎，老爺們一個個躺在政府對面的桑拿浴

池裏，成天成天地等著國家的救濟，救濟款來了，大把大把往口袋裏撈。這也難怪，外地人來縣城，發現挺牛氣啊！豪華別墅桑拿浴，三菱越野巡洋艦，儼然富康嘛！

……

我，由衷敬佩我們的志願者，你們用青春與激情，給著片陰霾的天空帶來一縷縷希望的陽光，你們用心血與忠誠澆灌這片沈寂的土地……然而，誰能告訴你，誰能告訴我——無私的付出給這片土地換來了什麼——無助的農民繼續破產，可憐的孩子繼續失學，孤苦的病人繼續死亡……老爺們的財富繼續暴增……

……

那麼，請允許我問你——志願者，你到底在爲誰付出？

……

——代表西部家鄉父老和孩子道一聲「謝謝，辛苦了！」

四如此「小康鄉」——

2003年春節回家，父親問看出家裏有些什麼變化，我說道路更窄，更顛簸，村子的院落更加殘破。父親又問

我是否知道小康的標準，我笑答不知道。後來，父親苦笑著跟我說，我們的鄉長給我們鄉爭取了個「小康鄉」的稱號！在家鄉，類似的笑話多了，但這次，怎麼說也遠遠超出了笑話的範圍。不知道鄉里怎麼湊的數據，拿到縣府，竟獲得通過，說是率先跨了小康。

這裏，我想跟你介紹的是將台鄉的大致地理狀況——寧夏南部山區，這裏可以說是一塊風水寶地。她坐落於群山環抱的一個南北約二十公里，東西寬三公里的盆地中。在西吉的諸鄉中，將台鄉有著輝煌的歷史。宋朝著名的楊家將曾在此紮營抗金，因其調將台設置在此，從此得名「將台」。在中國的革命史中，將台也留有濃墨重彩的一筆，1936年10月22日至23日，由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率領的紅二方面軍與左權、聶榮臻、鄧小平等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會



師將台堡，完成了震驚中外的長征壯舉。1996年，經報請中央批准，建成了由江澤民題寫碑名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將台堡會師紀念碑」。

跟大部分的落後地區一樣，這裏農業人口佔絕對的多數。就我所熟知的我家所在的村子為例，平均每戶六人，擁有水澆地十畝。在理想狀態下，即風調雨順時，平均每畝產小麥 350 公斤。投入——種子每畝 30 公斤；春，冬的澆水合計每畝 70 元（水庫由於前面所說的原因，無法保障使用，而井水花費太高）；化肥，農藥每畝投入 50 元；農業稅，教育附加稅以及別的不知名目的稅費共計 450 元。現在我們來算這筆帳：小麥以每公斤 1 元計，平均每戶人家種地純收入為 1550 元人民幣，人均不足 300。

諸位，我不知道在我們國家，所謂小康是否意味著人均年純收入 300 元人民幣；我也不明白這 300 元人民幣除了保障最基本的生存外，還能幹點什麼；我所親歷的，祇是每年秋收後，父親不得不拿出相當一部分的小麥，去街道換回我們兄弟姐妹上學所需的學費；我看到的，祇是無數的孩子，等不到小學畢業便早早加入中國原本就已龐大的就業大軍；我所聽說的，正如我們共同所聽說的那個關於去西部支教的志願者與放養娃的對話。

聽到的，看到的，親歷的，已使我的神經幾近麻木。

太多的不公平，已將無數的生命馴化為毫無思想的順民。正如那冬日下，躺在山坳裏享受著暖洋洋的陽光，安詳寧靜的村落所體現的最高境界——聽天由命無奈地充當著是這裏的生活主題。社會，生活的變化與發展有如自然的演化歷程，不焦不燥，安步當車——所有的一切都那麼順其自然。於是，各種版本的現代神話便出现在了年度的總結報告中，出现在了各色的報紙中，在無聊中扮演著文化生活的主角。打開為數不多的電視，發現翻來覆去不知重播了多少遍的影視劇，穩如泰山般佔據了那碩果僅存的一個電視頻道。於是，除夕之夜看一看央視晚會的希望，也如同其他所有的肥皂泡一樣，毫無懸念的破裂，儘管不遠處的政府大院裏矗立著高高的電視轉播塔。

2004 年春節回家，跟那位在鄉政府供職的親屬閒談。我們共同來看看他們的日常安排——所謂的工作，不過接接電話，送送文件；所謂的重點工作，天

經地義，毫無疑問地當屬徵收各種稅費；所謂的工作形式，乃沿襲了不知多少年的「大鍋飯」——有事均攤，全體人員分成 A，B，C……，A 去楊村，B 去李莊……幹完工作，大傢夥兒又恢復往日的一份報紙一杯茶所營造的舒適與安逸。

到此，睿智的你，不知從中得到了什麼結論？

政府的無作為，在這裏被體現的淋漓盡致；政府的無作為，在這裏達到你所能想像的最高境界；政府的無作為，在這裏被發揮的祇讓你感到蕩氣回腸；

這裏的百姓，不知道鄉長姓什名誰；這裏的百姓，不知道縣委書記為何方神聖；這裏的百姓，也不可能知道政府大院裏的主人，究竟在幹些什麼。

前幾天在網上看到中國南方某地出了位「三光」書記。這倒使我聯想起了某年回家，我的鄰居，也就是我初中時的政治老師告訴我的一則故事，說大夥都親切地稱我們的書記為「錢書記」，怎麼個「錢」法呢？其一，縣裏能賣的官職統統賣光；其二，有條不成文的規矩——逢年過節登門拜訪的，少於 3000 的一律謝絕。或許您看了，嘴角擠出這麼幾個字——「毛毛雨」。當然，這不是我告訴你這個故事的初衷，也不是告訴你這裏可能存在一個蛀蟲書記。

常看新聞的都知道，去年，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搞了一次總統大選，結果他以百分之百的選票當選，山姆大叔對此很是不滿意。這裏我要告訴你一則類似的滑稽故事——幾年前，我們縣搞過一次縣長選舉，這倒不是說提前宣佈過或老百姓有意去關注它。村裏給每戶人家兩張選票。無意中，我發現，選票上早已印好了現任縣長的姓名，大大的毛筆字。或許，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觀念大轉變。哦，原來我們的領導關心百姓如此細緻入微！——知道他所管轄的百姓中，識文斷字的沒幾個，於是，為了不給大家帶來麻煩起見，提前做好了一切工作。自個兒大筆一揮，代勞了。

……

至此，我的故事，將要告一段落；然而，同一切善良的靈魂一樣，故事的終結，並不意味著心神的復歸平靜；同一切篤信真理與正義，追求和諧與美好的生靈一樣——我，幻想著，我幻想著這故事裏發生的一切如同一切故事本身一樣，就此終結；或者，我幻

想著，故事裏的一切，都如同故事的杜撰——根本就不會存在。

然而，當我重返千里之外的故土——當你注視偶然謀面的一張張照片——無際的荒山，乾涸的河床，嗚咽的枯枝，崎嶇的小路，殘破的莊園，可憐的孩子……

我們，未曾幻過想滄海重新變為桑田；我們，也未曾幻想那裏再成為塞上江南——因為那本身就是春風不度玉門關。可憐的人們，在這現代文明的社會，祇保留著最為低級，最為基本的生存奢望——但願這人為的災難不要繼續上演。

後記——作此文之原由：

2002年春節後，在返校的火車上，碰到一位山東籍的，在寧夏大學讀哲學的研究生。一路上，他談到他在寧夏南部做調查報告的一些感想。作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18年的我，對他的某些觀點不是很贊同，但是，在政府不作為以及由此導致的地方社會無政府的混亂，散漫狀態這點上，我們感觸頗深。

2004年春節回家，看到的，一年比一年的破敗。出乎所料，本來對家鄉的現狀早有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但難以相信的是，現實與我最低的期望，差距竟是那麼的大。回到學校，任不時夢回故鄉。一幕幕，在眼前重現。

破產的農戶，越來越多。稍大點，能走遠路的十四，五歲的孩子，一批又一批地加入到民工的行列。更小的，理所當然地投入到地方磚廠的童工大軍。飼養的牛，沒了……飼養的羊群，沒了——農村不再像往日的農村；庭院，破敗不堪。地下水過度地抽取導致水位急劇下降，使得吃水的水井幾乎全部乾涸。

然而，變化之快，難以置信。不愛懷舊的我，卻忍不住回想過去的田園，秀水綠山，回想殘留記憶中的那個「塞外江南」。

自然的嚴酷，我們可以理解。但政府所表現的頑劣的不作為，令人心痛。一切的匪夷所思，在那裏卻是那麼的正常。在諸多的不合理面前，大家的心志早已麻木，供選擇的，除了沈默還是沈默。無以言表的沈默，不由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句關於沈默的名句。

我，無意於誇大這種嚴重性，真誠地告訴你，以上所涉及的，祇不過這個地方現實的冰山一角而已。但是，以上所涉及的各個方面的任意一處，足以作為「焦點訪談」談展開報道的範例。

數年前湖北的一位書記給國務院領導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裏，我要說的是一——農民真苦，農民真窮，但是農民不危險。為什麼？因為他們永遠是那麼的忠厚老實，哪怕在幾乎無法生活下去，還是堅持著那份與生俱來的善良與沈默。他們希求的，祇是那種「能吃饱飯就算幸福」的境界。

2004年三月，在網上讀到一篇報道，說中國的專家們正在準備一項遠比南水北調更為宏偉的計劃，把渤海的水引到西部去治理乾旱的荒漠。西部乾旱，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難道西部缺少的僅僅祇是水的問題嗎？我們花費鉅資大動干戈地修壩蓄水，可是有了水，我們卻任其自流——西部的血液啊……

繁華的都市，喧鬧的校園，距離家鄉是那麼的遙遠。一天晚上，夢見父親問我為什麼不打算考研，我說，儘管有了助學貸款，這三年本科已使得家裏債台高築——父親眼角滲出了濁淚，我，深深地感恩於慈父的關懷，享受了普天下同樣的家的溫暖。但，與此同時，在他的濁淚中我看到了天下農民共同的悲苦的宿命所在。良知使得我無法沈默，我不知道在廣袤的西部，在更為廣袤的華夏大地，有多少孱弱的相似的身影在辛勞忙碌中迎送著一個又一個日出與日落……都市的天空，我們找不到童話中的月亮星星，或許她們祇存在與960萬國土中的廣大農村——披星戴月，原來聖賢的古人早已斷言她們屬於孤單的農民。

——醉人的暖風中，告訴你一個似曾相識的農村。



記實美術作品連載 (之一)

中共文革和紅衛兵

陳永生

陳永生先生，福建廈門人，曾就讀於中國「廈門市工藝美術學院」，「紅衛兵」暴亂之初。陳先生因具有繪製宣傳畫的專才，即首先被迫參加並擔任「紅衛兵」小頭目，因而對「紅衛兵」暴行瞭解較多，對毛澤東懷恨則隨之更為深切。

一九六八年秋季，中共大肆逮捕「紅衛兵」，遣配農村勞改，陳先生懷於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共產黨，乃毅然逃離魔掌，投奔自由，游水抵達金門，而後在台就業。陳先生懷著對毛澤東的深仇大恨，並感於祖國同胞的愛護盛情，決定將親生經歷的「紅衛兵」，暴亂和慘絕人寰的「武鬥」實況，通過繪畫藝術，以揭發和控訴毛澤東的滔天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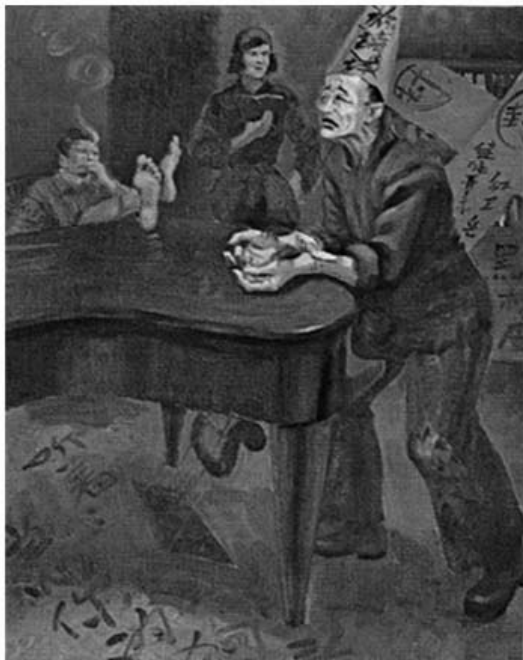
生長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環境裏的中國大陸青年們，自幼就接受仇恨和鬥爭的教育，加上無知和盲動的通病，在毛澤東有計劃的策劃下，鬥爭手段的殘酷，決非自由世界人士所能想像。毛澤東再利用「串連」，「取經」的方式，使各出心裁的鬥爭方式普遍交流，殘暴手段因而日甚一日，實已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陳先生所描繪的實況，僅限於廈門及其附近地區，當然不能表現當時殘暴的萬分之一，但是，僅就陳先生筆下真有其人確有其事的親身經歷看來，已足夠使我們驚心動魄而怒髮衝冠了。



「造反」豈會「有理」

一九六六年五至六月，紅衛兵的名稱雖然尚未公開宣佈，實際上各地已在積極的進行，有些又以「造反隊」或「戰鬥隊」的名義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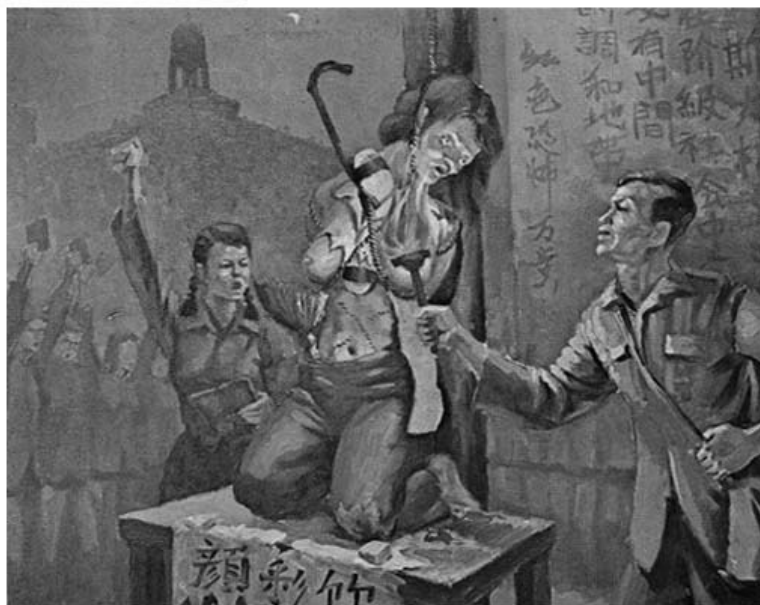
在校學生們，祇有別人要不要你的問題，根本沒有參加與否選擇譽地。本來在「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精神壓力下，誰敢不參加紅衛兵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呢？



生命的琴弦斷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名鋼琴家林詩坤（葉劍英女婿）為有名的「學術權威」之一，在「文革」期間，受盡凌辱折磨，「紅衛兵」猶質問：「感想如何」？林詩坤因悲憤不能自抑，乃自斷手腕，以表示無言抗議，由此可見其悲憤的心情已達到極點了。

「無聲」的抗議



廈門市第一聲樂家顏彩竹（印尼歸僑，副市長之妹）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廈門開明戲院前，遭受凌辱，當場被火燒死，但是，共產黨卻強迫其子，再三公開聲明：「系畏罪自殺而非被殺」。



魔 剪

為了維護「十六條」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提出「越窮越光榮」的口號，穿皮鞋，襪子甚至於穿著沒有補丁的衣衫，一律視同「犯罪」，當場砸爛，剪破，街頭上到處在「向妖頭怪服開火」，實際上，無論男女，祇要不是「學生頭」統統給你一剪刀。

打，砸，抄，搶， 家家遭殃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藉口下，紅衛兵打，砸，抄，搶，為所欲為，加上紅衛兵與紅衛兵之間「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的相互報復行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





婦孺何罪？ 在劫難逃！

早在十餘年前即已槍斃之「反革命份子」王瑪麗（據說曾為國軍工作）遺有年屆八旬之婆婆及女兒二人，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對反革命斬草除根」的口號下，強迫婆孫二人，膝行遊街，尚來不及「公審」時，即已倒斃街頭。



宗教自由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除四害」的高潮中，任何宗教都是清除的對象，南普陀住寺高僧李覺生，鼓浪嶼三一堂牧師盧思古等宗教界領袖，被迫遊街示眾之後，捆綁在廈門公園挨饑受渴，原來「紅衛兵」要試一試「有什麼神會來搭救他們」？

看文革的發動

高華

古曰：「詩言志」，作為 20 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作的絕大多數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有密不可分聯繫，1966 年 6 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複雜運思。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2 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於動蕩之中。繼北大的陸平、彭佩雲被宣布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與校長紛紛倒台。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照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祇是運動的規模要大大超過 1957 年（參見劉少奇：「批轉中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的指示」），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都對這場來勢凶猛的運動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都惦記著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一綫的領導人，劉少奇必須承擔起指導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 1965 年 12 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於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麼會知道？很快，謎底終於解開，這是毛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後再次重演。1966 年 3—4 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於 4 月 20 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進入 5 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却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歷時 23 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祇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通過的文件，無任何置喙的餘地。6 月 1 日，又是在劉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又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於對許多重大決策并不知情，劉少奇等急於想瞭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6 月 9 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然而，毛說話却模稜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 34 頁）劉少奇對這種情況并不陌生，多年來，經常是這樣。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麼，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里，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為了確保準確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澤東書面彙報工作一次。

1965 年國慶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 1966 年 7 月 8 日然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 9 個月，為毛歷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在這次南巡期間，毛以

杭州為基本居住地，來往於上海、南昌、長沙、武漢之間，所思所行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離開杭州，經南昌轉往長沙。

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後待了11天。根據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餘天中，毛「任何人都看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著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38—4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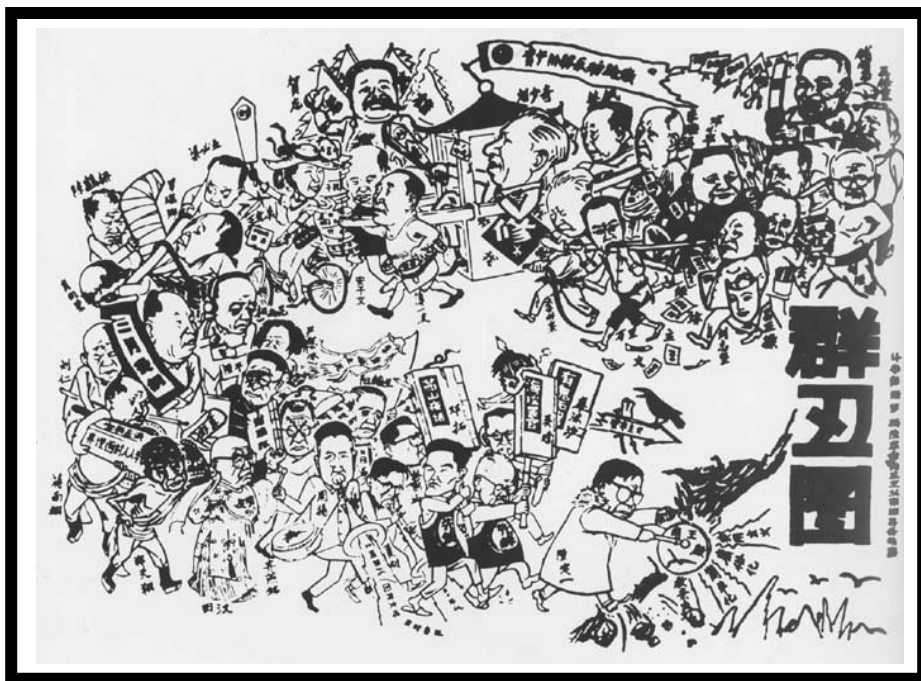
形跡隱秘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以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他抒發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到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是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祇是毛未註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細細閱讀毛澤東的這首七律，再來看他在1965年前後的思與行，大致可以觸摸到毛發動「文革」的初衷。作為一位「堅定的革命家」（按：何種革命家？），毛終身信奉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鬥爭哲學」。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他仍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為此，不倦地領導了一波又一



波的政治運動。毛執著地相信，惟有不間斷地推進革命和階級鬥爭，才能推動中國的進步，並永葆中國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經濟困難造成嚴重後果，他個人的領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損害。從60年

代初開始，毛已退入「二綫」，毛的同事們雖然繼續尊敬他，但過去的某些過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進行了轉換。正是在這時，敏感的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巴盧庫、卡博時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他「已經看出問題了」。後來幾年，毛越來越感到，劉等所做的一切都背離了他的「路綫」，「革命」越來越像博物館的某種陳列（參見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第32—33頁）。1964年2月毛澤東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5億人口中，這種人就佔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964年2月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第268—270頁，改革出版社，1998）毛斷定革命正在衰退。劉少奇等注重生產、常規和秩序的務實做法，與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漸產生矛

盾，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機感，也促使他萌生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念頭。

對於毛澤東的這套思路，劉少奇在主觀上還是努力緊跟的。雖然劉傾向於常識理性，但他更知必須維護黨的團結。1963年後，劉支持和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此舉以後又被毛指責為「形左實右」）。他甚至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在那幾年，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顯，可是毛為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根本的原因是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惟有毛才是共產黨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毛頓時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這才是真正「有事」之因。1964年12月，劉和毛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因在毛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向毛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眼裏，非同小可，是彼欲「取而代之」意圖的流露。毛認為，這不是什麼「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的話說，對於原則問題，他說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經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拍撫」（按：？）。

1964年12月26日，毛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綫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父親的拒絕。毛對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1964年末，毛澤東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麼本事，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現在毛要「反潮流」，要像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1965年10月，毛澤東離開了讓他沈悶的北京（毛澤東在文革前經常說：「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慮皆是「反擊修正主義」的大事）。

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氣：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像世界中，違背他意見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盤根錯節，非用大力不能摧毀。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祇是一個試探氣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為吳晗講話。毛不動聲色，將其一步步誘入包圍圈。1966年2月，在武漢東湖，毛與專程前來彙報「二月提綱」的彭真等談笑風生，彭真等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將大批判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但是一個月後，毛在杭州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5月，更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正所謂「青松怒向蒼天發」，毛之發怒挾以雷霆萬鈞之力，猶如摧枯拉朽，「修正主義者」、「不聽話」者，則「敗葉紛隨碧水馳」（1967年2月日，毛在北京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了，就是不聽我的話）。

依毛澤東的邏輯，「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對康生、陳伯達說，彭真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階級鬥爭，不鬥不倒」。他也一再告誡人民：「敵人是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反動派、敵人者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壞右，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祇說要讓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還需要堅強的意志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對於這些，毛從來是高度自信的。那之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鬢雪飛來成廢料」，那是揶揄，也是對將其視為「牌坊」的劉等的一種憤怒。毛不僅精神旺盛，身體也極為健康。他像戰爭年代指揮軍事作戰那樣，精心策劃每一個戰術計劃。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強軍隊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保衛工作（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領導班子改組）。1966年初，江青組織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用迂回的方式發起進攻。毛讓江青去找林彪，隨後又三次修改座談會紀要，并在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標題，林彪則將這份文件報給劉少奇等，經劉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發向全黨。劉少奇知道除了奉命惟謹，別無其他任何選擇（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說，當時在北京「增加了兩個衛戍師」）。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台後，高級幹部群情惶惶然，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慶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高校校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然而毛却壯懷激烈，為自己的下一步目標而思慮和振奮。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防修，深挖修根。祇是毛澤東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噱大轟皆流於形勢，現在毛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台？

1970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毛澤東檢討後，毛似乎寬諒了劉，儘管可以看到的綫索是毛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作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貫風格，這也是為何毛會獨自一個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澤東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事們很難裁度，祇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但他們都不敢在這微妙敏感的時刻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在「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必恭必敬，60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反劉少奇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

也意識到這一點，儘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等在會見越南胡志明主席時表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了出來），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

從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的情況。

毛澤東在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麼，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創建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勢和新文化，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都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後的事（參見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即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構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勢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直接交流。毛將暫時把黨的機構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制，他們最擅長的

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綫，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說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 6 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966 年 7 月 16 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 歲高齡的毛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身，在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終於找到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個月後，他說，通過三件事，吹響了「文革」的號角；批准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8 月一日寫給紅衛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毛在 6 月的思考終於點燃起衝天的「文革」烈焰。由毛共製造的又一個曠古之災，終於正式發動起來了……

淮河兩岸

1.7 億居民受污染損害

大陸 張林

淮河污染涉及中國七分之一人口，治理十年之後，效果已經暴露無遺！2004 年 7 月 16 日到 20 日，淮河支流沙潁河、洪河、渦河上游局部地區降下暴雨，沿途各地藏污閘門被迫打開，5 億多噸高指標污水，形成 150 多公里長的污水帶，滿河暗黑，怪味熏人。綠藻類迅速繁殖，飄浮水面。污水團以每小時 3 到 4 公里速度緩慢推進，在蚌埠附近與沿河下泄污水匯合，總量達 5.4 億噸，長度增加到 150 多公里。「掃蕩」淮河中下游，創下淮河污染「歷史之最」。

7 月 22 日，污水前鋒接近洪澤湖。魚蝦等水生物急速奪命奔逃，一尺多長的魚跳到岸上逃生。污水的先頭淺黑帶亮，深沈中透出殺機；中間是黃綠色，表面水藻眼睜睜長出一層；最後是污濁的「大部隊」，滿河道浩浩蕩蕩走了近兩天。

洪澤湖上死魚蝦的腥臭讓人窒息，一夜間傾家蕩產的漁家女抽泣不絕於耳，一個個負債累累的漢子絕

望的神情如同木刻的面具。有 6 億元價值水產的盱眙縣，一夜間半數財產化為烏有。

淮河是中國第三大河流，是中國第一個開始大規模治理污染的流域，由國務院牽頭，花費整整 10 年、六百億元投資。

這些治理，如同共產黨的任何政策一樣，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表不治裏，治標不治本，把問題掩藏起來。沿淮各污染企業根據政府的治理政策，普遍採取囤積污水的治污辦法，這些污水就地大量下滲，進入地下，導致沿淮流域的地下水受到嚴重污染，毒害 1.7 億居民。這回借大雨之際集中排放，人們才能見到其兇惡面目。

淮河污染已嚴重影響安徽、山東、河南 1.7 億多居民的生存。各級政府和環保專家進行多次普查，認定釀造、造紙、化工等工業污染源是淮河污染的罪魁，上游又是污染下游的禍首。今年上半年新華社記者偶正濤、蔡玉高在沿淮進行了為期 3 個月的採訪，結果發現擁有污水處理設施的特大型企業「蓮花味精」、「豐原生化」等數千家污染企業依然瞅空子直接向淮河流域河道排放污水，為了獲取「黑心利潤」，他們根本不使用污水處理設施。

造成所有這些惡果的原因，人們一望而知，是政治腐敗！大家都知道各級政府部門都不是吃素的，都是見錢就貪就撈的，更不會放過這些高利潤的污染企業，找到一點藉口就要拼命勒索，裝滿腰包，而領導這些污染企業的紅色奸商們，自然就與貪官狼狽為奸，損害公眾利益，分享犯罪利潤。

貪官們掩護污染企業，甚至是理直氣壯的！說什麼企業要生存、工人要吃飯，這個邏輯簡直就是強盜邏輯。因為依照這個道理，小偷也要吃飯，所以必須偷東西；強盜也要吃飯，所以必須搶東西；土匪也要吃飯，所以必須殺人放火。這一切人類公認的罪惡，在拿了紅包的共產黨人眼裏，都是合理的了！？都不用治罪了！？

比如蚌埠豐原集團，長年累月以各種方式大量排污，附近居民深受其害。尤其是八裏橋村，許多無遺傳病史的 40 多歲的壯年人死於肝癌，甚至兄妹夫妻相繼死於此病。據我本人親自調查，僅僅在過去幾年裏，八裏橋村就有數十位壯年人死於此病，我曾經與他們的親屬商量打官司起訴豐原集團，他們都搖搖頭

說，豐原集團的後台老闆是江澤民親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回良玉，誰能控告的了？哪家法院，哪個法官敢受理此案？

然後他們拿出一大摞照片，都是血跡斑斑的人體頭部、面部受傷照片，男女老少都有，看起來十分恐怖，令我心驚肉跳。他們悲痛地告訴我，豐原集團勾結蚌埠官吏，強行拆遷村民住房，用以擴建污染企業。村民爲了子孫後代少受毒害，能活下去，當然不從。豐原集團便召集數百個黑社會打手，一律穿上該公司保安制服，在數百位地方武裝軍警的掩護下，對守護祖居的村民大打出手，連 80 多歲的老太太都不放過，一樣打的頭破血流，滿地找牙。

他們告訴我，這樁血案，他們到省裏、到北京上訪告狀無數次，腿都跑斷了，也沒人理睬，也沒有結果。所以他們現在根本不指望共產黨能給他們一個公道，祇能等著將來共產黨垮台了，他們才有可能討回公道，討還血債！

我全家人也都深受豐原集團的污染之害。附近的土壤都被污染了，所以長出的蔬菜也都有毒，導致我們吃了容易生病，我經常擔心因此患上不治之症。豐原集團還經常排放有毒有害的廢氣，而且經常在夜間排放，那種糊醬油味很難聞，另一種臭味更難聞。碰到無風的日子，家裏臭味醞醞，家人坐立不安，還無處躲避，門外的臭味更濃，真是天昏地暗的紅色中國啊！

嵇哲

詩選

嵇義達序：

先君好吟詩、填詞，吟對詩友計有易君左、丘鎮英、劉太希、趙尊嶽教授等；吟詠會上，韻調抑揚，先君瀟灑自如，而其即興之作，多不留稿，良可歎也。去歲重拾先妣汪孺人舊物，發現先君謄稿善本，錄於己丑之冬，算而今，幾近一甲子，內含絕句百餘首，律詩二十八首、詞二十闋，多載中日抗戰期間隨孫師鷹若滬渝之行事跡、交往師輩金毓黻教授、憶念已故夫子陳衍、祝禱殲滅日軍於劉伯溫祠前、懷念先祖、與友好易君左、丘百剛和韻，並哀嘆國共內戰之殘酷，詩之中有畫；庚辰至己丑，乃中國多難之秋，先君詩文記載生活之點滴，頗能反映當時文人學者避居後方之概況，而述及國史館倉猝遷穗之窘狀，歷歷驚心，先君憂傷國事之情，溢於詞表。義達整理先君晚年臥病詩稿、自輓聯、山水畫題詩等，都為一卷，名之曰《乾乾齋詩稿》。今應辛灝

年教授之邀，錄詩十首、詞二闋，以饗《黃花崗雜誌》愛好詩詞之讀者。（甲申年四月嵇義達誌於加州矽谷）

一、廿九年九月九日購松門船票將隨海寧孫鷹若先生西行渝州

負笈追隨萬里程，遠遊不減史公情，
西風吹到松門港，山水悠悠醉眼明。

義達案：孫鷹若先生應伍叔儻教授之邀，前往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先君伴行。太史公早歲足跡遍天下，先君此時伴孫師避倭禍，遠遊仍然不減史公情。

（二）十二日午後抵石浦倭艦官兵上船巡視船主德意志人殷勤款待旋即歸去復前行又遇倭艦二艘船不敢進夜間息燈偷行十三日黎明停泊海門所謂駛松門者實航海門登岸受我憲軍警海關檢訖即僱輕舟向樂清將離海岸突聞砲聲隆隆倭艦擊我海門也

避寇城空疏散後，荷槍防海有雄兵，
千峰萬壑勞相送，買棹西行第一程。
臨海常遭倭艦擊，強權公理向誰論？
無端又作猖狂態，巨炮隆隆擊海門。

（三）謁劉文成公祠（在石門瀑布前）

船到青田溪水平，石門幽境謁先生，
當年功業成千古，掃滅胡塵扶大明。

問予何事作西征，拜謁堂前別有情，
况是中原多難日，紛紛胡馬又縱橫。

義達案：劉文成公就是明朝的劉基，先君拜謁劉基的祠，是希望劉基能顯靈，幫助國軍殲滅侵略中國的日軍。

（四）十月六日黎明汽車發柳州過宜山將至河池車覆田中壓斃行人一名同車廿四人均受重傷。

客車傾覆稻田中，死裡逢生足自雄，
扶痛猶能行萬里，尚餘微命到川東。

（五）十月七日宿獨山（屬貴州省）夜聽榮譽軍人論崑崙關之役

殺敵歸來壯氣橫，挑燈夜話獨山城，
三軍會戰崑崙役，擊退倭奴百萬兵。



為中國文化 敬告世界人士 宣言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 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牟宗三 徐復觀 張君勱 唐君毅 合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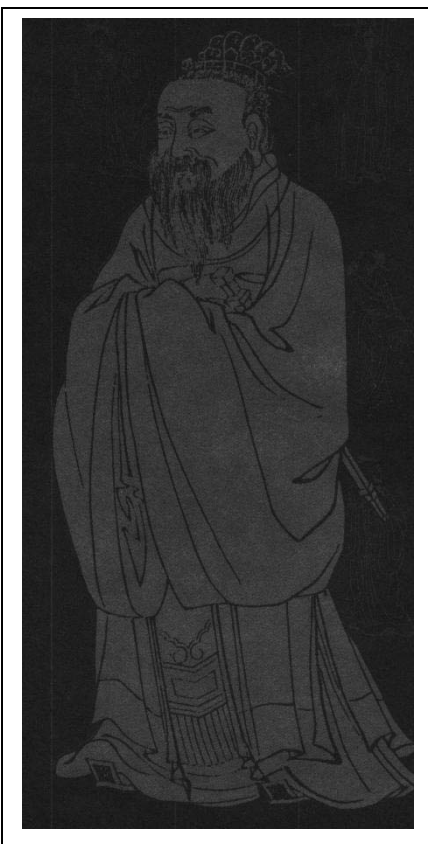
(續一)

四、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不同

如上所說，我們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學術，要把它視作中國民族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來看。但這個精神生命之核心在那裡？我們可說，它在中國人思想或哲學之中。這並不是說，中國之思想或哲學，決定中國之文化歷史。而是說，只有從中國之思想或哲學下手，才能照明中國文化歷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國之哲學思想之中心，再一層一層的透出去，而不應只是從分散的中國歷史文物之各方面之零碎的研究，再慢慢的綜結起來。後面這條路，猶如從分散的枝葉去通到根幹，似亦無不可。但是我們要知道，此分散的枝葉，同時能遮蔽其所托之根幹。這常易使研究者之心靈，只是由此一葉面再伸到另一葉面，在諸葉面上盤桓。此時人若要真尋得根幹，還得要翻到枝葉下面去，直看枝葉之如何交會於一中心根幹。這即是說，我們必須深入到歷史留傳下之書籍文物裡面，探求其哲學思想之所在，以此為研究之中心。但我們在了解此根幹後，又還須順著根幹延伸到千枝萬葉上去，然後才能從此千枝競秀，萬葉爭榮上看出，樹木之生機鬱勃的

生命力量，與精神的風姿。我們之所以要用樹木之根幹與枝葉之關係，來比喻中國歷史文物之各方面與中國之哲學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精神生命之關係，同時是為表中國文化之性質，兼表明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不能只用了解西方哲學思想之態度來了解。我們此處所指之中國文化之性質，乃指其「一本性」。此一本性乃謂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是一個文化體系。此一本並不否認其多根。此乃比喻在古代中國，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區。但此並不妨礙中國古代文化之有一脈相承之統緒。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統相承。此後秦繼周，漢繼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國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總以大一統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從未影響到文化學術思想的大歸趨，此即所謂道統之相傳。

中國歷史文化中道統之說，皆非中國現代人與西方人所樂聞，但無論樂聞與否，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事實。此事實，乃原於中國文化之一本性。中國人之有此統之觀念，除其理論上之理由，今暫置不說外，其事實上的原因，是因中國大陸與歐洲大陸，其文化歷史，自來即不一樣。歐洲古代之希臘城邦，勢力分佈於希臘本土，及諸海上殖民地，原無一統的希臘世界。而近代西方文化，除有希臘之來原外，尚有羅馬，希伯來，日耳曼，回教等之來原。中國文化，雖亦有來原於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昔所謂四夷者，亦有間接來自希臘羅馬者，然而在百年以前之中國，在根本只是一個文化統系一脈相傳，則是沒有問題的。



西方文化之統，則因現實上來原之眾多，難於建立，於是乃以超現實世界之宗教信仰中之上帝為其統，由希伯來宗教與希臘思想羅馬文化精神之結合，乃有中古時代短時存在的神聖羅馬帝國之統。然此統，不久即告分裂。今欲使西方諸國家及其文化復歸於統一，恐當在全人類合歸天下一家之時。而中國文化則自來有其一貫之統緒的存在。這於中西文化在來原上的根本分別，為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這種西方文化之有各種文化來源，使西方文化學術之內容，特顯複雜豐富，同時亦是西方之有明顯的分門別類，而相對獨立之學術文化領域之原因。西方之科學哲學，原於希臘，法律原於羅馬，宗教原於希伯來，其文化來源不同，研究之方法、態度、目標、亦不必相同，而各自成範圍，各成界限。而單就哲學說，西方之哲學自希臘以來，即屬少數哲學家作遺世獨立之思辨（Speculation）之事。故哲學家之世界，恆自成一天地。每一哲學家都欲自造一思想系統，窮老盡氣以求表現於文字著作之中。至欲表現其思想於生活行事之中者，實寥寥可數。而此類著作，其界說嚴，論證多，而析理亦甚繁。故凡以西洋哲學之眼光去看中國哲人之著作，則無不覺其粗疏簡陋，此亦世界之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不願對中國哲學思想多所致力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若果首先認識此中國文化之一本性，知中國之哲學科學與宗教、政治、法律、倫理、道德，並無不同之文化來源，而中國過去，亦並無認為個人哲學之思辨，可自成一天地之說，更無哲學家必須一人自造一思想系統，以全表之於文字著作中之說；則中國哲學著作之以要言不繁為理想，而

疏於界說之釐定，論證之建立，亦不足為怪。而吾人之了解中國哲學思想，亦自始不當離哲學家之全人格，全生活，及其與所接之師友之談論，所在之整個社會中之行事，及其文化思想之淵源，與其所尚論之古今人物等而了解，亦彰彰明甚。而人真能由此去了解中國哲人，則可見其思想之表現於文字者，雖以粗疏簡陋，而其所涵之精神意義、文化意義、歷史意義，則正可極豐富而極精深。此正如一樹之根幹，雖

極樸質簡單，而透過其所貫注之千條萬葉以觀，則生機鬱勃，而內容豐富，由此我們可知，欲了解中國文化，必須透過其哲學核心去了解，而真了解中國哲學，又還須再由此哲學之文化意義去了解。以中國文化有其一本性，在政治上有政統，故哲學中即有道統。反之，如果我們不了解中國文化之一本性，不知中國之哲人及哲學，在中國文化中所處之地位，不同於西方哲人及哲學，在西方文化中所處之地位，則我們可根本不從此去看中國哲學思想與中國文化之關係及多方面之意義，更不知中國哲學中有歷代相傳之道統之意義所在，而將只從中國哲學著作外表之簡單粗疏，以定為無多研究之價值，並或以道統之說，為西方所謂思想統制之類，而不知其以看西方哲學著作之眼光，

看中國哲學著作，正由於其蔽於西方文化歷史情形，而未能肯定中國文化之獨立性，未知中國文化以其來源為一本，則其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表現方式，亦不必與文化來源為多元之西方文化相同也。

五、中國文化中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



對於中國文化，好多年來之中國與世界人士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以中國文化是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道德，而不重人對神之宗教信仰的。這種看法，在原則上並不錯。但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同時以中國文化所重的倫理道德，只是求現實的人與人關係的調整，以維持社會政治之秩序；同時以爲中國文化中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國之倫理道德思想，都是一些外表的行爲規範的條文，缺乏內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據。這種看法，卻犯了莫大的錯誤。這種看法的來源，蓋首由於到中國之西方人初只是傳教士、商人、軍人或外交官，故其到中國之第一目標，並非真爲了解中國，亦不必真能有機會，與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神之中國人，有深切的接觸。於是其所觀察者，可只是中國一般人民之生活風俗之外表，而只見中國之倫理規範，禮教儀節之維持現實之社會政治秩序之效用的方面，而對中國之倫理道德在人之內心的精神生活上的根據，及此中所包含之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卻看不見。而在傳教士之心中，因其目標本在傳教，故其目光亦必多少不免先從中國文化之缺乏宗教精神之方面看。而傳教士等初至中國之所接觸者，又都是中國之下層民衆。故對於中國民間流行宗教性之迷信，亦特爲注意。此種迷信中，自更看不出什麼高級的宗教精神。又因近百年來西方人在中國之傳教事業，乃由西方之砲艦，先打開了中國門戶，再跟著商船來的。中國之傳統文化，自來不崇拜武力與商人，因而對於隨砲艦商船來之傳教士，旋即被視爲西方文化侵略的象徵。由此而近代中國之學術界，自清末到五四時代之學者，都不願信西方之宗教，亦不重中國文化之宗教精神。五四運動時代領導思想界的思想家，又多是一些只崇拜科學民主，在哲學上相信實用主義、唯物主義、自然主義的人，故其解釋中國之學術文化，亦儘量從其缺宗教性方面看。而對中國之舊道德，則專從其化爲形式的禮教風俗方面看，而要加以打倒。於是亦視中國之倫理道德只是一些外表的行爲規範，而無內在之精神生活之內容者。至後來之共產主義者，因其爲先天的無神論者，並只重道德之社會效用者，更不願見中國文化精神中之宗教性之成份，而更看不見中國之倫理道德之內在的精神生活上的根據。此與西方傳教士等初到中國之觀感、所得，正可互相配合，而歸於同一之論斷。但是照我們的看法，則中國莫有

像西方那種制度的宗教教會與宗教戰爭，是不成問題的。但西方所以有由中古至今之基督教會，乃由希伯來之獨立的宗教文化傳統，與希臘思想，羅馬文化，日耳曼之民族氣質結合而來。此中以基督教之來源，是一獨立之希伯來文化，故有獨立之教會。又以其所結合之希臘思想，羅馬文化，日耳曼之民族氣質之不同，故又有東正教，天主教及新教之分裂，而導致宗教戰爭。然而在中國，則由其文化來源之一本性，中國古代文化中並無一獨立之宗教文化傳統，如希伯來者，亦無希伯來之祭司僧侶之組織之傳統，所以當然不能有西方那種制度的宗教。但是這一句話之涵義中，並不包含中國民族先天的缺乏宗教性超越感情及宗教精神，而只知重現實的倫理道德。這只當更由以證明中國民族之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及宗教精神，因與其所重之倫理道德，同來源於一本之文化，而與其倫理道德之精神，遂合一而不可分。這應當是非常明白的道理。然而人們祇以西方之文化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卻常把此明白的道理忽視。照我們的看法，中國詩書中之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是很明顯的。此點三百年來到中國之耶穌會士亦注意到，而祭天地社稷之禮，亦一直爲後代儒者所重視，歷代帝王所遵行，至民國初年而後廢。而中國民間之家庭，今亦尚有天地君親師之神位。說中國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禮中，莫有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說的。當然過去中國之只有皇帝才能行郊祀之禮，便使此宗教感情在民間缺乏禮制以維持之，而歸於薄弱。而皇帝之祭天，亦或是奉行故事，以自固其統治權。皇帝祭天，又是政教合一之事，尤爲西方人及中國人之所呵責。但是中國人之只是以皇帝祭天，亦自有其理由。此乃以天子代表萬民祭天，亦猶如西方教皇之可代表萬民向上帝祈禱。而政教合一之所以被西方人視爲大忌，亦根本上由於西方教權所在之教會，與西方歷史中政權所在之政府，原爲不同之文化來源之故。因其來源不同，故無論以教權統制政權，或以政權統制教權，皆使一方受委屈，因而必歸於政教分離，而此政教分離，亦確有其客觀上使政治宗教各得其所之價值。此亦爲我們在理論上所承認者。但以中西文化不同，則在西方之以政教合一爲大罪者，在中國過去歷史，則未必爲大罪。而在西方以宗教可與政治以及一般社會倫理道德皆分離，固特見其有宗教。然在中國，則宗教本不

與政治及倫理道德分離，亦非即無宗教。此二點，仍值得吾人研究中國文化者之注意。

至於純從中國人之人生道德倫理之實踐方面說，則此中亦明涵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在中國人生道德思想中，大家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由古至今中國思想家所重視之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體之觀念。此中之所謂天之意義，自有各種之不同。在一意義下，此天即指目所見之物質之天。然而此天之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明指有人格之上帝。在孔孟老莊思想中之天之意義，雖各有不同。然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他們所謂天之觀念之所指，初為超越現實的個人自我與現實之人與人關係的。而真正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其真問題所在，當在問中國古代人對天之宗教信仰，如何貫注於後來思想家之對於人的思想中，而成天人合一類之思想，及中國古代文化之宗教的方面，如何融和於後來之人生倫理道德方面及中國文化之其他方面。如果這樣去研究，則不是中國思想中有無上帝或天，有無宗教之問題，而其所導向之結論，亦不是一簡單的中國文化中無神、無上帝、無宗教，而是中國文化能使天人交貫，一方面使天由上徹下以內在於人，一方亦使人由下升上而上通於天，這亦不是祇用西方思想來直接類比，便能得一決定之了解的。

此外中國人之人生道德倫理之實踐方面之學問，此乃屬中國所謂義理之學中。此所謂義理之事，乃自覺的依據義理之當然以定是非，以定自己之存心與行為，此亦明非祇限於一表面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調整，以維持政治社會之秩序，而其目標實在人之道德人格之真正的完成。此人格之完成係於人之處處只見義理之當然，而不見利害，禍福，得失，生死。而此中之只求依義理之當然，而不求苟生苟存，尤為儒者之學之所特注意的。我們須知，凡只知重現實的功利主義者，自然主義者，與唯物主義者，都不能對死之問題正視。因死乃我的現實世界之不存在，故死恆為形上的宗教的思想之對象。然而中國之儒家思想，則自來要人兼正視生，亦正視死的。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都是要人把死之問題放在面前，而把仁義之價值之超過個人生命之價值，凸顯出來。而歷代之氣節之士，都是能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西方人對於殉道者，無不承認其



明 張路 老子騎牛 軸

對於道有一宗教性之超越信仰。則中國儒者之此類之教及氣節之士之心志與行為，有豈無一宗教性之信仰之存在？而中國儒者之言氣節，可以從容就義為最高理想，此乃自覺的舍生取義，此中如無對義之絕對的信仰，又如何可能？此所信仰的是什麼，這可說即是仁義之價值之本身，道之本身。亦可說是要留天地正氣，或為要行其心之所安，而不必是上帝之誡命，或上帝的意旨。然而此中人心之所安之道之所在，即天地正氣之所在，即使人可置死生於度外，則此心之所安之道，一方內在於此心，一方亦即超越個人之現實

生命之道，而人對此道之信仰，豈非即宗教性之超越之超越信仰？

我們希望世界人士研究中國文化，勿以中國人祇知重視現實的人與人間行為之外表規範，以維持社會政治之秩序，而須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從事道德實踐時對道之宗教性的信仰。這是我們要大家注意的又一點。

六、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

我們從中國人對於道之宗教性信仰，便可轉到論中國之心性之學。此心性之學，是中國古所謂義理之學之又一方面，即論人之當然的義理之本源所在者。此心性之學，是為世之研究中國之學術文化者所忽略所誤解的。而實則此心性之學，正為中國學術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國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說之真正理由所在。中國心性之學，乃至宋明而後大盛。宋明思想，亦實係先秦以後，中國思想第二最高階段之發展。但在先秦之儒家道家思想中，實已早以其對心性之認識為其思想之核心。此我們另有文討論。古文尚書所謂堯舜禹十六字相傳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後人之所以要偽造此說，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為中國道統之傳之來源所在，這正因為他們相信中國之學術文化，當以心性之學為其本源。然而現今之中國與世界之學者，皆不能了解此心性之學為中國之學術文化之核心所在。其所以致此者，首因清代三百年之學術，乃是反宋明儒而重對書籍文物之考證訓詁的。故最討厭談心談性。由清末西化東漸，中國人所羨慕於西方者，初乃其砲艦武器，進而及其他科學技術，政治法制。五四運動時代之中國思想界，一方講科學民主，一方亦以清代考證之學中有科學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顏習齋戴東原之學，以反對宋明儒。後來共產主義講存在決定意識，亦不喜歡心性。在西方傳入之宗教思想，要人自認本性中涵有原始罪惡。中國傳統的心性之學，則以性善論為主流。此二者間亦至少在表面上是違反的。又宋明儒喜論理氣，不似中國古代經中尚多言上帝。此乃自耶穌會士以來之基督教徒，亦不喜宋明儒的心性之學之故。由清末至今之中國思想界中，只有佛家學者是素重心性之學的。而在清末之古文學家如章太炎，今文家如龔定菴，及今文學家康

有為之弟子如譚嗣同等，亦皆重視佛學。但佛家心性之學，不同於中國儒家心性之學。佛學之言心性，亦特有其由觀照冥會而來之詳密之處。故佛學家亦多不了解中國儒家心性之學。由是中國傳統的心性之學，遂為數百年之中國思想界所忽視。而在西方耶穌會士把中國經籍及宋明理學介紹至西方時，乃把宋明理學只當作一般西方之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看，此在上文已說。所以宋明理學在西方亦只被理性主義者如來布尼茲，唯物主義者如荷爾巴哈（Holbach）等引為同調。後來雖有人翻譯朱子語錄中之人性論及其他零碎的宋明儒之文章，但亦似無人能對宋明心性之學作切實的研究者。而宋明儒之語錄，又表面上較先秦諸子更為零碎，不易得其系統所在，亦與西人治哲學者之脾味不合，於是中國心性之學，遂同為今日之中國人與西方人所忽略。

中國心性之學在今日所以又為人所誤解之主要原因，則在於人恆只把此心性之學，當作西方傳統哲學中之所謂理性的靈魂 Rational Soul 之理論，或認識論形上學之理論，或一種心理學看。而由耶穌會士下來的西方宗教家的觀點，則因其初視宋明理學為無神論的自然主義，所以總想像其所謂人心人性皆人之自然的心自然的性。由他們直至今日，中國之性字總譯為 Nature。此 Nature 一名之義，在希臘斯多噶哲學近代之浪漫主義文學，及斯賓諾薩及少數當今之自然主義哲學家如懷特海之思想中，皆頗有一深厚之意義，足與中國之性字相當。但自基督教以 Supernature 之名與 Nature 之名相對後，則 Nature 之名義，在近代日淪於凡俗。而在西方近代之一般自然主義唯物主義哲學興起以後，我們談到 Human Nature 通常總是想到人之自然心理，自然本能，自然欲望上去，可以卑之無甚高論。人由此以看中國的心性之學，亦總從其平凡淺近處去解釋，而不願本西方較深入於人之精神生活內部之思想去解釋。然而照我們的了解，則認為把中國心性哲學當作西方心理學或傳統哲學中之理性之靈魂論，及認識論形上學去講，都在根本上不對。而從與超自然相對之自然主義的觀點去看中國心性之學，因而祇從平凡淺近處去加以解釋，更屬完全錯誤。西方近代所謂科學的心理學，乃把人之自然的行為當作一經驗科學研究的對象看。此是一純事實的研究，而不含任何對人之心理行為作價值的估量的。傳統哲學中

之理性的靈魂論，乃將人心視作一實體，而論其單一不朽，自存諸形式的性質的。西方之認識論，乃研究純粹的理智的認識心如何認識外界對象，而使理智的知識如何可能的。西方一般之形上學，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觀宇宙之究極的實在與一般的構造組織為目標的。而中國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學，則是人之道德實踐的基礎，同時是隨人之道德實踐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學之深度的。這不是先固定的安置一心理行為或靈魂實體作對象，在外加以研究思索，亦不是為說明知識如何可能，而有此心性之學。此心性之學中自包含一形上學。然此形上學乃近乎康德所謂道德的形上學，是為道德實踐之基礎，亦由道德實踐而證實的形上學。而非一般先假定一究竟實在存於客觀宇宙，而據經驗理性去推證之形上學。

因中國此種由孔孟至宋明之心性之學，有此種特殊的性質，所以如果一個人其本身不從事道德實踐，或雖從事道德實踐，而只以之服從一社會的道德規律



呂紀 寒雪山雞圖 軸

或神之命令與新舊約聖經一章一句為事者，都不能真有親切的了解。換句話說，即這種學問，不容許人只先取一冷靜的求知一對象，由知此一對象後，再定我們行為的態度。此種態度，可用以對外在之自然與外在之社會，乃至對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對吾人自己之道德實踐，與實踐中所覺悟到之心性。此中我們必須依覺悟而生實踐，依實踐而更增覺悟。知行二者相依而進。此覺悟可表達之於文字，然他人之了解此文字，還須自己由實踐而有一覺悟。此中實

踐如差一步，則覺悟與真實之了解，即差一步。在如此之實踐與覺悟相依而進之歷程中，人之實踐的行為，固為對外面之人物等的。但此覺悟，則純是內在於人自己的。所以人之實踐行為，向外面擴大了一步，此內在之覺悟亦擴大了一步。依此，人之實踐的行為及於家庭，則此內在之覺悟中，涵攝了家庭。及於國家，則此內在之覺悟中，涵攝了國家。及於天下宇宙，及於歷史，及於一切吉凶禍福之環境，我們之內在的覺悟中亦涵攝了此中之一切。由此而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為成德而成己之事。凡從外面看來，只是順從社會之禮法，或上遵天命，或為天下後世立德立功立言者，從此內在之覺悟中看，皆不外盡自己之心性。人之道德實踐之意志，其所關涉者無限量，而此自己之心性亦無限量。然此心性之無限量，卻不可懸空去擬議，而只可從當人從事於道德實踐時，無限量之事物自然展現於前，而為吾人所關切，以印證吾人與天地萬物實為一體。而由此印證，即見此心此性，同時即通於天。於是能盡心知性則知天，人之存心養性亦即所以事天。而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盡性成德之事，皆所以贊天地之化育。所以宋明儒由此而有性理即天理，人之本心即宇宙心，人之良知之靈明，即天地萬物之靈明，人之良知良能，即乾知坤能等思想，亦即所謂天人合一思想。此中精微廣大之說，自非我們今日所能一一加以論列者。然由先秦之孔孟以至宋明儒，明有一貫之共同認識。共認此道德實踐之行，與覺悟之知，二者係相依互進，共認一切對外在世界之道德實踐行為，唯依於吾人之欲自盡此內在之心性，即出於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己的要求；共認人能盡此內在心性，即所以達天德，天理，天心而與天地合德，或與天地參。此即中國心性之學之傳統。今人如能了解此心性之學，乃中國文化之神髓所在，則決不容許任何人視中國文化為只重外在的現實的人與人之關係之調整，而無內在之精神生活及宗教性形上性的超越感情之說。而當知在此心性學下，人之外在的行為實無不為依據亦兼成就人內在的精神生活，亦無不兼為上達天德，而贊天地之化育者。此心性之學乃通於人之生活之內與外及人與天之樞紐所在，亦即通貫社會之倫理禮法，內心修養，宗教精神，及形上學等而一之者。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言形上學哲學科學，則為外於道

德實踐之求知一客觀之對象。此為希臘之傳統。言宗教則先置定一上帝之命令，此為希伯來之傳統。言法律、政治、禮制、倫理，則先置定其為自外規範人群者，此主要為羅馬法制倫理之傳統。中國心性之學則於三者皆不類。遂為今日世界與中國之學人，習於以西方文化學術觀點，看中國之學術文化者所忽略，或祇由一片面之觀點去看而加以誤解。而不知不了解中國心性之學，即不了解中國之文化也。

七、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

我們如果能知中國心性之學的重要，我們便可以再進而討論中國民族之歷史文化何以能歷數千年而不斷之問題。以文化歷史之不斷而論，只有印度可與中國相比。但印度人以前一直冥心於宗教中之永恆世界，而缺歷史之意識。故其文化歷史雖長久，而不能真自覺其長久。中國則為文化歷史長久，而又一向能自覺其長久之唯一的現存國家。然則中國文化、歷史何以能如此長久？這不能如斯賓格勒之以中國文化自漢以後即停滯不進來作解說。因漢以後，中國文化並非停滯不進，若其真係停滯不進，即未有不歸於死亡消滅者。有的人說，中國文化歷史之所以長久，乃以中國文化，注重現實生活的維持，不似西方文化之喜從事超現實生活之理想或神境之追求，故民族現實生命能長久保存下去。又有人說此乃以中國文化重保守，一切生活皆習故蹈常，不須多耗力氣。故民族生命力得以因節約而長久不弊。又有人說，此因中國人重多子多孫，故歷代雖迭遭天災人禍，但以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復，民族遂不致絕滅。此外還有各種不同之說法。這些說法我們不能一概抹煞其全無理由。但皆未能從中國學術之本身以求此問題之解答。照我們的了解，則一民族之文化，為其精神生命之表現，而以學術思想為其核心。所以此問題之解答，仍應求之於中國學術思想。如從中國之學術思想去看此一問題，則我們與其說中國文化因重視現實生活之維持，遂不作超現實生活的追求，不如說中國之思想，自來即要求人以一超現實的心情，來調護其現實生活。與其說因中國文化偏重保守，致其生活皆習故蹈常，不須多耗氣力，不如說中國之思想，自來即要求人不只把力氣向外表現，而耗竭淨盡，更要求人把氣

力向內收斂，以識取並培養生命力氣的生生之原。與其說中國民族，因重多子多孫而民族不易滅絕，不如說在中國之極早思想中，即重視生之價值，因而重視子孫，重視生命之傳承不絕。總而言之，我們與其說中國民族文化歷史之所以能長久，是其他外在原因的自然結果，不如說這是因中國學術思想中原有種種自覺的人生觀念，以使此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綿延於長久而不墜。

我們之所以要說中國思想中原有種種人生觀念，以使此民族之文化生命長久，其客觀的證據，是此求「久」之思想在中國極早的時代中已經提出。中國古代之宗教思想中有一種天命靡常的思想。此思想是說上帝或天，對於地上之各民族君王，並無偏袒。天之降命於誰，使之為天下宗主，要視其聽而定。周代的周公，即是深切認識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于周之無常，由是而對周之民族，特別諄諄誥誡，求如何延續其宗祀的。此即是求民族文化之「久」的思想，而周代亦竟為中國朝代中之最久者。此中不能說沒有周公之反省誥誡之功。至於久之哲學觀念的正式提出，則在儒家之易傳中庸中有所謂「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觀念，老子中有要人法「天地長久」及「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觀念。易傳、中庸、老子，皆成於戰國時代。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急劇變化，一切最不能久的時代。而此時代正是久之哲學觀念，在儒家道家思想中同時被提出的時代。可知求久先是中國古人之自覺的思想中的事，而此後之漢唐宋等朝代之各能久至數百年，皆由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措施，有各種如何求久的努力。而中國整個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則由於中國人之各種求久的思想。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記載與訓誡，後來歷史家所敘述的歷代成敗興亡之故，及哲學家指出久與不久之原理，而散佈至中國之全民族，其內容是非常複雜豐富的。

簡單說，這個思想，以道家形態表現的是一種功利主義的，以退為進的，「不自生故能長生」「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思想。此種以退為進的思想，正是以一種超越一般人對其現實的生命身體之私執，及一往向外用力之態度，而使力氣向內收斂凝聚，以求身存及長生之態度。這一種態度，要人少私寡欲，要人見素抱樸，要人致虛守靜，要人專氣致柔以歸於復命。這是可以使人達於自然的生命力之生生

之原，而保持長養人之自然生命力的。至於這些思想之以儒家形態而表現的，則儒家亦要人把自然生命之力氣加以內斂之一方面，其動機初是要成就人與人之間之禮。儒家承周之禮教，以溫其如玉表示君子之德，玉之特色是外溫潤而內堅剛。堅剛在內，則一切生命力量都積蓄起來。而中庸所崇尚之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之不同處，則在北方之強，是力量都在外，而南方之強則「寬柔以教，不教無道」，力量都向內收斂，所謂外溫潤而內堅剛。及南方之強，本是指人在道德上人所當有的德性，但是此種德性，能附帶把人之生命力量收斂積蓄於內，亦即使人之德性更能透過身體之內部而表現出來。德性能透過身體之內部而表現出來，則德性兼能潤澤人之自然身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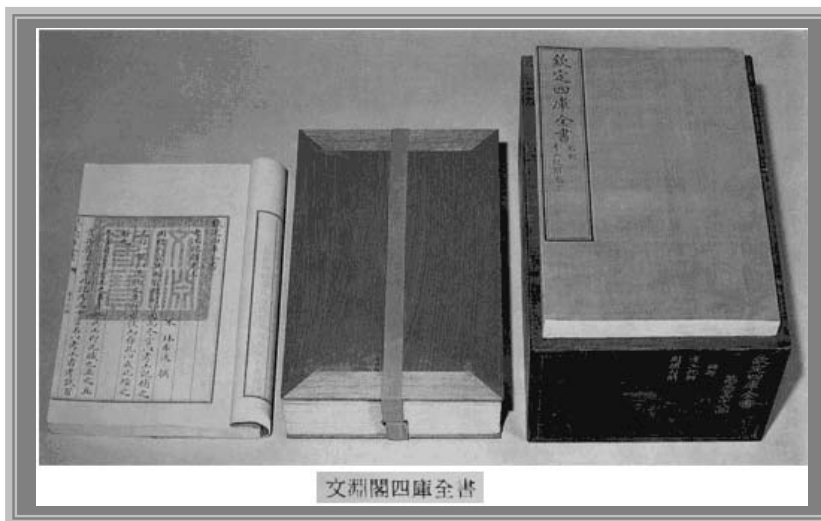
生命，此之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在西方倫理學上談道德，多談道德規則，道德行為，道德之社會價值及宗教價值，但很少有人特別著重道德之徹底變化我們自然生命存在之氣質，以使此自然的身體之態度氣象，都表現我們之德性，同時使德性能潤澤此身體之價值。而中國之儒家傳統思想中，則自來即重視此點。中國儒者所講之德性，依以前我們所說，其本原乃在我們之心性，而此性同時是天理，此心亦通於天心。此心此性，天心天理，乃我們德性的生生之原，此德性既能潤澤我們之身體，則此身體之存在，亦即為此心此性之所主宰，天理天心之所貫徹，因而被安頓調護，以真實存在於天地之間。

至於純就中國民族之保存而言，則中國人之重視多子多孫，亦不能僅自生物本能之欲保種族以為解說。因中國人之重視子孫，自周代起，即已自覺此乃所以存宗祀。存宗祀之觀念的事，兼有宗教道德與政治之意義的。人使其自然的生命本能是，只知男女夫婦之愛與對自生之子女之愛的。此自然的生物本能之

欲延續其生命的要求，乃一往向前流，向下流的。人只有依其能超越此向前流向下流之自然生命的趨向，而後能對其生命之所自來之父母祖宗有其孝思。由此孝思而慮父母祖宗之無人祭祀。此正為一超現實的求上慰父母之心，祖宗之靈之要求，由此而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乃重生子孫，以求現實生命之繼續，而其望子孫之萬代不絕，亦復為一超越的理想，這不可只以生物之種族保存本能來作說明。這正當以貫通

於中國人之思想之中，原以人之心當上通千古下通萬世，乃能顯發此心之無限量來加以說明的。

我們說中國文化中之重子孫及承宗祀之思想，不應只以保存種族之生物本能來說明。同時認為中國人之求保存文化於永久，亦不應只以保守之



習慣來說明。此二者同有一客觀的證據。即在中國古代之儒家思想中，明白的以亡他人之國，滅他人之宗祀為不義，在儒家思想中，不僅須保存周公傳下之文化，而且望存二王之後，以保存夏殷之文化。春秋所謂「興滅國、繼絕世」乃一客觀普遍的原則，而不只是為孔子所在之魯國。孔子週遊列國，亦明是求當時整個之天下之各有道，這不應說儒家之重保存民族與文化之思想，只是種族主義或狹隘的國家思想，或只出於一保守習慣之動機。至於孔子之宗周攘夷，及歷代中國儒者之要講夷夏之辨，固然是一事實。但此中亦有「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的思想。依於中國文化核心的心性之學來言，則心之量無限，性之量無限。故凡為人之心性所認可的文化學術，即為吾人心性之所涵容攝取，而不加排斥，此即中庸上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由此以成就中國文化的博大的性格，而博大亦是悠久的根原。所以中國是對宗教最為寬容的國家。佛教的三武之難，及義和團事案，其原因皆由

政治因素而來，而不來自文化自身，這是不消多說的。

所以只用種族本能與保守習慣一類名詞，來解釋中國人之重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保存，解釋中國歷史之所以長久，我們絕對不能接受。如果要解釋中國古人何以如此重夷夏之辨，其真正之理由，只在中國之文化之客觀價值，是較古代之四夷為高，故不應用夷變夏。至於他民族中文化之好的部份，依此道理，中國人則當接受而保存之。所以現在之馬列主義者，要否認佛教基督教之價值，與西方文化之價值，真正之中國人仍願為保存之而奮鬥。保存到何時，要到億萬斯年，這依於什麼？這還是依於我們之心量，應為上通千古，下通萬世之心量。這是中國人重視歷史文化保存之自覺的思想中，核心理由之所在，亦是中國之歷史文化，所能實際存至數千年而有一貫之傳統保存下來之核心理由所在。

我們以上所講的數點，是針對世界及中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之一些流行但並不真實之觀念，而把中國文化根本上的幾點性質加以指出，以端正一般人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基本認識。這幾點亦是中國文化之正面的價值之所在。至於中國文化理想有所不足之處，及其在現實上的缺點，我們當然承認。此俟以下再說。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看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視之為人類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我們首當注目而加以承認的，應當是其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的方面。我們須知，理想之不足，是在理想伸展為更高更大之理想時，才反照出來的。現實上的缺點與壞處，是在我們實現理想時，受了限制，阻礙及其他牽掛而後反照出來的。此乃屬於第二義。我們能對於個人先認識其理想的長處，則我們可先對人有敬意。再繼以認識其理想之不足與現實上之缺點，則可使我們想方法補救其理想之不足與現實上之缺點，以表現我們對他的愛護，對於為人類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的文化，也應當如此。

八、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

我們方才說中國文化理想之不足，必待於理想之伸展為更高更大之理想時，乃能反照出來，這亦即是說，我們不能只以一外在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化

之價值，指導中國文化之前途。我們要論中國文化理想之不足，我們必需先了解中國文化之理想，其本身應向什麼方向伸展，才能更高更大，以反照出以前文化之缺點。要使此理想更高更大，一般的想法，總是最好把其他文化之理想，亦包括於中國文化的理想之中。但是這種想法，只是想由加添法來擴大中國文化之理想，而沒有注意到此文化之本身要求向什麼方向伸展其理想之問題。如依此加添法的想法，則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最好中國文化中都有，這亦未嘗不是一理想的擴大。如中國有通哲學道德宗教以為一之心性之學，而缺西方式之獨立的哲學與宗教，我們亦願意中國皆有之，以使中國文化更形豐富。但是如依中國之傳統文化之理想說，則我們亦可認為中國無西方式之獨立的宗教與哲學，並非如何嚴重的缺點。如西方之哲學、宗教、道德之分離，缺少中國心性之學，亦可能是西方文化中之一缺點。此點我們後當論之。故我們今不採加添法以擴大中國之文化理想。我們只當指出中國文化依其本身要求應當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什麼。

我們說中國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應當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國人不僅由其心性之學，以自覺其自我之為一「道德實踐的主體」，同時當求在政治上，能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在自然界知識界成為「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活動之主體」。這亦就是說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國，亦需要科學與實用技術，中國文化中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國人在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之外，兼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活動的主體。而使中國人之性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國民族之客觀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發展。此人格之更高的完成與民族之精神生命之更高的發展，亦正是中國人之要自覺的成為道德實踐之主體之本身所要求的，亦是中國民族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發展的途程中原來所要求的。

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與西方之科學，及現代之各種實用技術，致使中國未能真正的現代化工業化。但是我們不能承認中國之文化思想，沒有民主思想之種子，其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認中國文化是反科學的，自來即輕視科學實用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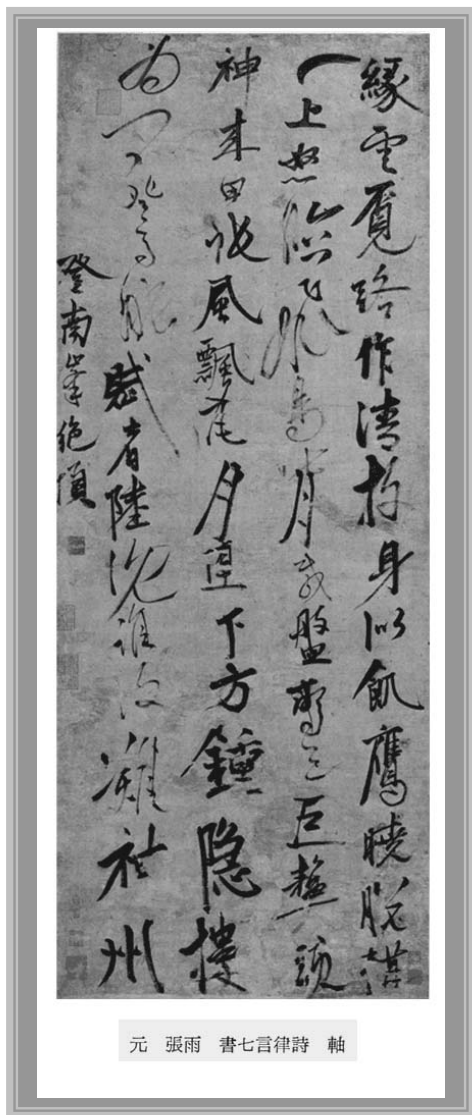
術的。關於民主一層，下文再論。關於科學與實用技術一層，我們須先承認中國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實用技術的，故傳說中之聖王，都是器物的發明者。而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見於形下之器的思想，而重「正德」「利用」「厚生」。天文數學醫學之智識，中國亦發達甚早。在十八世紀以前，關於製造器物與農業上之技術知識，中國亦多高出於西方，此乃人所共知之事。然而我們仍承認中國的文化，缺乏西方科學者，則以我們承認西方科學之根本精神，乃超實用技術動機之上者。西方科學精神，實導原於希臘人之為求知而求知。此種為求知而求知之態度，乃是要先置定一客觀對象世界，而至少在暫時，收斂我們一切實用的活動及道德實踐的活動，超越我們對於客觀事物之一切利害的判斷與道德價值之判斷，而讓我們之認識的心靈主體，一方如其所知的觀察客觀對象，所呈現於此主體之前之一切現象；一方順其理性之運用，以從事純理論的推演，由此以使客觀對象世界之條理，及此理性的運用中所展現之思想範疇，邏輯規律，亦呈現於此認識的心靈主體之前，而為其所清明的加以觀照涵攝者。此種科學之精神，畢竟為中國先哲之所欲，因而其理論科學不能繼續發展。而實用術之知識，亦不能繼續擴充。遂使中國人之以實用技術，利用厚生之活動，亦不能盡量伸展。中國人之缺此種科學精神，其根本上之癥結所在，則中國思想之過重道德的實踐，恆使其不能暫

保留對於客觀世界之價值的判斷，於是由此判斷，即直接的過渡至內在的道德修養，與外在的實際的實用活動，此即由「正德」直接過渡至「利用厚生」。而正德與利用厚生之間，少了一個理論科學知識之擴充，以為其媒介，則正德之事，亦不能通到廣大的利用厚生之事。或只退卻為個人之內在的道德修養。由

此退卻，雖能使人更體悟到此內在的道德主體之尊嚴，此心此性之通天心天理——此即宋明理學之成就——然而亦同時閉塞了此道德主體之向外通的門路，而趨於此主體自身之寂寞與乾枯。由是而在明末之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等，遂同感到此道德主體只是向內收縮之毛病，而認識到此主體有向外通之必要。然因中國之缺理論科學之精神傳統，故到清代，其學者之精神雖欲向外通，而在外面世界所注意及者，仍歸於諸外在之文物書籍，遂只以求知此書籍文物，而對之作考證訓詁之功為能事，終乃精神僵固於此文物書籍之中。內既失宋明儒對於道德主體之覺悟，外亦不能正德以利用厚生，遂產生中國文化精神之更大閉塞。但由明末清初儒者之重水利，農田、醫學、律曆、天文，經顏元、戴東原，以直至清末之富強運動，此中仍一貫有欲由對自然之知識，以達於正德兼利用厚生之要求貫注於其中。而其根本之缺點所在，則只在此中間之西方理論科學之精神之媒介，為中國文化所缺，而不能達其目標。中國人欲具備此西方理論科學精神，則卻又須中國人之能暫收斂其實用的活動，與道德的目標，而此點則終未為明末以來之思想家所認清。而欲認清此點，則中國人不僅當只求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以直下貫注利用厚生，而為實用活動之主體，更當兼求自覺成為純粹認識之主體。當其自覺求成為認識之主體時，須能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及實用活動之主體。而此事則對在中國之傳統文化下之中國人，成為最難者。但是中國人如不能兼使其自身，自覺為一認識的主體，則亦不能完成其為道德的主體與實用活動之主體。由是而中國人真要建立其自身之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即必當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為認識的主體。而此道德的主體之要求建立其自身兼為一認識的主體時，此道德主體須暫

此退卻，雖能使人更體悟到此內在的道德主體之尊嚴，此心此性之通天心天理——此即宋明理學之成就——然而亦同時閉塞了此道德主體之向外通的門路，而趨於此主體自身之寂寞與乾枯。由是而在明末之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等，遂同感到此道德主體只是向內收縮之毛病，而認識到此主體有向外通之必要。然因中國之缺理論科學之精神傳統，故到清代，其學者之

精神雖欲向外通，而在外面世界所注意及者，仍歸於諸外在之文物書籍，遂只以求知此書籍文物，而對之作考證訓詁之功為能事，終乃精神僵固於此文物書籍之中。內既失宋明儒對於道德主體之覺悟，外亦不能正德以利用厚生，遂產生中國文化精神之更大閉塞。但由明末清初儒者之重水利，農田、醫學、律曆、天文，經顏元、戴東原，以直至清末之富強運動，此中仍一貫有欲由對自然之知識，以達於正德兼利用厚生之要求貫注於其中。而其根本之缺點所在，則只在此中間之西方理論科學之精神之媒介，為中國文化所缺，而不能達其目標。中國人欲具備此西方理論科學精神，則卻又須中國人之能暫收斂其實用的活動，與道德的目標，而此點則終未為明末以來之思想家所認清。而欲認清此點，則中國人不僅當只求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以直下貫注利用厚生，而為實用活動之主體，更當兼求自覺成為純粹認識之主體。當其自覺求成為認識之主體時，須能暫忘其為道德的主體，及實用活動之主體。而此事則對在中國之傳統文化下之中國人，成為最難者。但是中國人如不能兼使其自身，自覺為一認識的主體，則亦不能完成其為道德的主體與實用活動之主體。由是而中國人真要建立其自身之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即必當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為認識的主體。而此道德的主體之要求建立其自身兼為一認識的主體時，此道德主體須暫



元 張雨 書七言律詩 軸

忘其為道德的主體，即此道德之主體須暫退歸於此認識之主體之後，成為認識主體的支持者，直俟此認識的主體完成其認識之任務後，然後再施其價值判斷，從事道德之實踐，並引發其實用之活動。此時人之道德主體，遂升進為能主宰其自身之進退，並主宰認識的主體自身之進退，因而更能完成其為自作主宰之道德的主體者。然而我們可以說，人之道德的主體，必須成為能主宰其自身之進退與認識的主體之進退者，乃為最高的道德的主體，此即所謂人之最大之仁，乃兼涵仁與智者。而當其用智時，可只任此智之客觀的冷靜的了解對象，而放此智以彌六合，仁乃似退隱於其後。當其不用智時，則一切智皆卷之以退藏於密，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處處是價值判斷，而唯以如何用其智，以成已成物為念。依此精神以言中國文化之發展，則中國文化中必當建立一純理論的科學知識之世界，或獨立之科學的文化領域，在中國傳統之道德性的道德觀念之外，兼須建立一學統，即科學知識之傳承不斷之統，而此事，正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與升進所應有之事。亦即中國文化中道統之繼續所理當要求者。至由理論科學之應用以發展實用技術，以使中國工業化，則本與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重利用厚生之精神一貫者，其為中國人所理當要求，自更無庸論。 (待續)

(本文插圖均選自中國故宮所藏字畫)

詩歌

向瘋子致敬

真正的說真話者
是瘋子
他們不管瘋到什麼程度
都大多是離不開兩種話語
一是性愛話語
二是政治話語
可見，這兩種話語是人類的最基本話語

瘋子把性愛話語，說得赤裸裸
有的還要脫光自己的內褲來現身說法
不僅以此為樂
還要滿大街張狂
他們同樣把政治話語說得毫無顧忌
有的演講、有的書寫大字報或在大地上狂草字幅
不僅口無遮攔
而且言若懸河

我以為這才是我們人類的原型
但我們人類的禁忌太多
才產生瘋子
沒有瘋子
就分辨不出我們誰是「正常人」
而所謂「正常人」
其實才是真正的「瘋子」
而真正的瘋子
才是真正的正常人……

區別

我是瘋狗
我伸著傾海的長舌
狂舔著這個社會所有裝逼的人

我是野獸
我張著傾天的大嘴
瘋咬著這個國家所有作威作福的雞巴

我在這個世界上如此到處亂竄
把所有粉飾太平的停屍房揭開看
我看見的死人不比活人少
因為我看見許多活人都成了行屍走肉
死了的和活著的祇有吃喝拉撒睡的簡單區別……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殷之聲日記選

大陸 劉真提供

一九九八年
八月十日

找回一個民族的公正與誠實

讀《南京國民政府紀實》一書，有關「蔣介石發表對內通告」一章裏，提及了蔣介石在《謹告全國民眾書》中的反共分裂的立足點：「1、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必是『流氓無

產階級專政』；2、我們認定中國民族當有處分自己之權，『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斷不能代以『鮑羅廷的太上政府』；3、我們既為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來革命，必須力謀減少民眾的痛苦，而共產黨則力謀將所有社會基礎破壞」。

七十多年前的蔣介石，從以上三個方面解釋了其反共分裂的理由與立場。這種立場在今天看來，究竟是出於所謂的「帝官封」統治者的利益呢？還是出於其對中國歷史和國家未來懷有獨特的理解與識見？如果每一個中國人有真正獨立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如果每一個中國人懂得對自己要誠實，恐怕就不難判斷蔣介石為什麼會如此不遺餘力地反對共產黨。

……

在歷史的天平上，任何偏袒錯誤的意識，情感的傾斜，都將無法改變歷史天平已失去的平衡，而讓人們在錯亂與不公正的界域內深受煎熬！

我們必須在白紙黑字的歷史中，找回一個民族的公正與誠實，我們才能最終真正得救！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明確的答案

翻開上海三聯書店出書《自述與印象：蔡元培》。

蔡先生論康黨變法失敗之因，在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論見不唯切中百日維新失敗的癥結所在，更是蔡先生日後主張教育救國和提倡思想、學術自由，為從根本上改變國人的思想觀念竭盡畢生之力的根由。

自百日維新失敗後，中國社會變動不定，是有各種主義與思想的治國安邦之爭，其中尤以國共兩黨為最。

蔡先生基於愛國救民的初衷，他深諳思想、學術自由與改造社會，促進歷史變革之密不可分之關係，認同選擇了當時的國民政府，並為其竭忠盡智。儘管由於中國黨派之爭錯綜複雜、撲朔迷離，出現了種種蔡先生反國民黨、反蔣介石的言論，但除了反壓迫、反專制、反獨裁，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政治訴求之外，蔡先生並沒有認同接受共產主義，更不想像當時的共產黨那樣，以反壓迫爭自由，反專制獨裁爭民主人權為理由，要打倒推翻國民政府。1927年正當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武漢之際，國共兩黨領導權之爭熾烈。蔡先生緣何支持蔣介石的「清黨」政策雖不可知，但至少表明蔡先生當時並不贊成讓中共來領導這場偉大的國民革命。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前，對蔡先生敬若神明，在取得政權後，漸漸冷落蔡先生，一前一後判若兩人，亦可從中明瞭，蔡先生的政治訴求並不為中共所認同。

今天人們紀念蔡先生，是停滯於口頭上對蔡先生的肯定呢，還是用思想和行動去認同、接受並接續蔡先生的政治訴求，為中國為全體國民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呢？！答案自然是極為明確的。人們紀念蔡先生可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思想或學術的。但不管是什麼，祇有真正理解蔡先生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辦教育、提倡美育的真正內涵。祇有懂得蔡先生不是為了自己能從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中得到什麼，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為了每一個國民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國不像國、人不像人的可悲、可憐、可歎的生存方式和社會狀態。人們才能真正懂得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史上那些志士仁人的可歌可泣的奉獻與犧牲。才能

感受到我們今天的一切錯亂、迷惘、痛苦與不幸，多半源於我們自己無知愚昧與盲從，源於我們不辨是非忠奸，源於我們對功利與卑劣人性的屈從，源於我們對國士精英們披肝瀝膽、正論危言和濟世興邦的睿智與洪疇大略的充耳不聞、無動於衷！

今天，我們紀念所有真心實意愛國救民者的奉獻與犧牲，就要懂得放棄一切愚暗的心態與欲望，有一分力盡一分力，有一分心盡一分心，實事求是地看問題、想問題，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一點一滴地漸進。誠誠實實、勤勤懇懇做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不爭名不爭利，祇爭是非曲直，像蔡先生一代老前輩為國為民為天下，「有所為，有所不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去做人、做事、做學問。

一九九九年元月三十一日

自救的開始

下午散步回來遇件老師。話題涉及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的重大變動，給這個民族造成的現狀和對於未來的影響。件老師說，不要說青年人，就是五十歲以上的許多老人，也根本不知道 20 世紀的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動。他們祇知道五十年代以來所聽、所見、所經、所歷的事情，祇知道今天如何不公正、醜惡，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才有這種讓他們怨天尤人、惶惶而不能聊生之困厄的今天。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背叛者，無論是自覺有意的背叛者或是不自覺無意的背叛者，都必然要償付背叛的代價。如果說，儲安平、羅隆基的悲劇，是一種背叛的結果，那麼，今天中國仍活著的五十歲以上的人所感受到一切錯亂危機，一切痛苦與不幸，又何嘗不是背叛的一種必然結果？！

忘記歷史，就是忘記真實。忘記真實，就必然要錯讀、誤讀歷史，必然為虛妄、邪惡所欺瞞，必然會不知所云、人云亦云，以致會有指鹿為馬醜劇的重演，會有謊禍，會有種種人為的劫難。

忘記歷史，就是忘記了是非。忘記是非，就不會鑑別，對於真假黑白也就無法分辨，忠奸混淆、愛憎錯亂，也就必然會事與願違、南轅北轍，在惡夢般的境域中愈陷愈深。

忘記歷史，就是忘記了做人要誠實。忘記誠實，就不能實事求是，就必然不會有公正，更不會有維護公正的道義責任和剷除邪惡的正義行動。既沒有責任心，又沒有正義行動的社會，怎麼能保證不會被邪惡所吞噬呢？！

認識我們的歷史，瞭解我們的過去，是我們自救的開始。祇有當我們分清了是非，認清了忠奸，懂得了實事求是，找到了誠實，我們才會真正得救。除此，我們絕無任何出路！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接續被阻斷的歷史

午休時，繼續昨天的閱讀--《世紀之間》一書中「兩種反思、兩種路徑和兩種知識份子」/朱學勤文和「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漣文。

朱學勤與何清漣的共同點，是他們已將思辨的鋒芒對準了被暴力革命阻斷的「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形成的社會秩序」這個關乎中國問題本質的所在。但是他們都忽略了中國現代革命主流力量，在歷史的逆流中孤軍作戰、腹背受敵，為我們的後繼與接續所留下的豐厚無比的資源。何清漣認識到辛亥革命不可能一次解決「血統」、「法統」和「道統」問題，但未能從完成開啓和奠基性歷史使命看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無疑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思想精英，一次大心大力的撥亂反正。他們要恢復正統，更重要的是推翻王權，建立民權，以現代共和體制，完成接續中國思想先賢實現世界大同的夢想的「道統」。

儘管與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派有著種種局限與不足，但作為致力於變革中國命運，使其朝著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理想方向前進的道義責任和歷史使命，是正確無誤和不可逆的。中共以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辛亥革命開啓的中國現代革命，說什麼是資產階級的舊民主革命失敗了，進而背叛扼殺了中國歷史上唯稱得上偉大的民主革命。中共 50 年專制統治完全改變了中國社會應有的自然走向，用何清漣的話來說，「戊戌變法時期就存在的其它五個問題（人口、教育、農業內卷化、政府腐敗、社會不公正等）還是沒有解決」。何清漣看到沒有解決的問題而忽略了中共對中國農民的毀滅性傷害與影響這個具有典型意義

的本質問題。毛澤東用暴力代替「議價能力」的龐大群體，不是將來意義上的中國農民，而是一個痞子群體。梁漱溟、晏陽初要幫助的那些農民，絕不是跟著毛澤東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中國農民勤勞、淳樸、仁厚、忠實，被中共革命逐漸改變成自私、狹隘、刁鑽和無知。所謂農民革命，完全是毛澤東拉農民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實質是一場地道的痞子革命。也許何清漣心裏清楚，嘴裏不能這樣說，但中國問題無法迴避是因一場偌大的鬧劇與騙局造成的。要像辛亥革命那樣，敢於撥歷史之亂，反歷史之正，中國才有可能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一條出路。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重估與接續

十點許，拐到青玉芳家，說明了我們一種對她行將赴美的心儀——送她所想要的瓷杯一套。返回即接到對門廖大伯代收的大女兒的書信。先是讀大女兒給濛濛的信，這封充溢著愛心與責任的信，使我對大女兒此番返京後的積極變化頗感欣喜，亦為做姐姐的這番苦心所感動；我繼而讀大女兒給我們的信，這封含有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信，更使我感動。從母親節到科索沃衝突引發的人類悲劇，到對中國的深深反思和對中國文化新的理性的覺醒以及對小瑤瑤的期望與祝福，都使我為此次返京後的大女兒感到驚喜。

是的，在這個歷史瞬間，在這個人類精神與理性文明面臨一次歷史性的轉折與變革的時代，任何一個向善的心靈，都不會無動於衷、麻木不仁地聽憑愚暗意識的作祟。從中國的悲劇到人類面臨的悲劇，無不體現出那些自以為是、不擇手段地自行其是的愚暗、顛頑者們愚頑乖張、刁鑽無賴的醜陋、卑鄙與可惡。

對於任何一個心靈有準備的人而言，這些醜陋、卑鄙與可惡的任何形式的歇斯底里的大發作，都是一種最好、最有效的教育與啓發。被當局吹捧得神乎其神的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成果，和被許多「無法找到一種高度」來審視歷史與現實的那些可憐學者、專家們引以自得意得的理論與學術研究，在大使館被炸引起的莫名其妙的愛國狂潮衝擊下，瞬間蕩然無存，煙消雲散。看一看從上到下那些陳舊、專橫的言辭，聽一聽發自那淺薄無知者肺腑的原始低級、毫無理性的心

聲，就會明白，中國和人類面對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勢力。同時，也就懂得了中國先賢們的苦旨和歷代志士仁人的悲憤與絕境；也就懂得蔡元培、胡適一類國士精英們的訴求與奉獻為什麼是崇高而偉大，至誠而難得的。

對於每一個真正能理清歷史的大是大非者，也祇有到今天，才能懂得蔣介石退居台灣後，常常自言自語地說：「我堅信，終將水落石出」的個中曲折蘊意。毛共所代表、所利用的正是國民原始、落後、愚暗的利益觀念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在抗日戰爭中，毛共利用抗日愛國情緒，挑撥煽動國民對面臨內憂外患的國民政府的不滿與背叛，並以放棄馬列主義，信仰三民主義，騙取國民政府的信任，並以收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的武裝力量，最終推翻國民政府。蔣介石作為當時國民政府的首腦，面對各種明槍暗箭，面對各種誤解、冤謗，腹背受敵，忍辱負重地領導著一個同樣是內憂外患的政府，最終被這個強大愚暗勢力的內外夾擊而退居台灣。痛定思痛的蔣公，基於他對一種文明理性的人類良知堅信不移，說出了自己心中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期待國人終有一日會在真相大白於天下時水落石出，看清什麼是忠奸善惡，什麼是真假美醜，什麼是文明理性，什麼是野蠻獸性。

中國歷史上，向有指鹿為馬的霸道專橫，亦多有屈原、嶽飛、蔣介石一類蒙受冤獄的精英偉人。中國文化先賢們為高尚人性選擇與設計的人文訴求與終極理想，從古至今，祇有少數心靈無邪，目標純正的仁人志士信奉遵循，而從未對生活在原始愚昧意識中的芸芸眾生有所教化。作為中國文化傳承的現代中國人，當應痛定思痛，為維繫和接續參與化育人類新文明的中國文化命脈，須有大心大力如胡適先生胸懷至誠那樣，為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須有對歷史與現實採取冷靜的「評判態度」，來重估我們面對的一切觀念與價值。在人類即將進入又一個千年之首的今天，義無反顧地去尋覓、呼喚被我們自己忽略遺忘的歷史，去接續那些中華精英們以心血、生命艱難維繫著的精神訴求與終極理想。捨此，我們祇能愧對化育了人類文明的先民與聖賢，祇能在低級、原始、愚暗的境遇中等待自然的淘汰或毀滅後的重新開始。



王若望傳記

第三部 連載之三

鎮反的帶頭羊和替罪羊

一九五五年五月，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編者的名義發表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按語。祇因左翼詩人和文藝理論家胡風以《文藝報》作為靶子寫了三十萬言的意見書，其內容實是全面批判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這是從未有過的敢於對全國人民尊之為偉大領袖的挑戰！其中辛辣的語句如：「五把刀子闖割了中國的文藝，好的作品從來不是由政府下令創作出來-----」，如果說解放初期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祇是捕風捉影，導演和演員並無絲毫反黨反毛的意識，『三十萬言書』卻是白紙黑字明目張膽否定黨領導文藝的權威。

毛澤東看了『三十萬言書』勃然大怒，他知道打擊胡風不能採用批判《武訓傳》那麼簡單，他採取了轉彎抹角、一步緊一步，自己則躲在幕後，由線民反戈一擊，讓胡風自亂陣腳等等狡猾手法。

他讓《文藝報》加印厚厚一冊原著，不加前言和按語，毛信心十足，深信真理在他手中，用他的話說，先公佈反面材料，為了發動群眾。我看完三十萬言書，首先覺著他所表達的批評意見，正是我早就想說而又沒有勇氣說，不能不佩服胡風的勇敢大膽；轉而想起全國人民尊若神明的毛澤東，他的「文藝講話」自認為是世界第一流的傑作，誰個有這麼大膽敢於動手拔虎須呢？

然後聯想到自己，連帶我主編的《文藝月報》，對當前文藝界出現的這件大事，應該怎樣定位、如何表態呢？我與唐弢、魏金枝商議如何應付之道，他們的心情是左右為難，跟我的思想矛盾完全一樣。唯一的出路，還得屈服於最高權力的意志和棍棒了。我祇得違心地約了幾位文藝批評家限時寫出批判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不過有的說他對胡風缺乏瞭解，有的說既然胡風寫了這麼長的意見書，要批他起碼要用十萬二十萬字吧。他們都婉言謝絕。後來由作協黨組發動黨員作家寫稿，我寫的一篇是駁斥胡風的「五把刀子」，吳強，李子雲，肖岱，孫峻青等奉命也寫了批判文章。

巴金是作協的主席，他是全國知名的老作家，在『大敵』當前，他怎能不表態呢？他被迫無奈也寫了文章，當然，巴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不過題目我已記不清了，至今能記得的，是他從青年作家路翎在抗美援朝前線寫了一篇小說：《窪地上的戰役》，到路翎也被劃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圈子，而提到巴老自己曾參加二屆「赴朝慰問團」，並且當路翎的小說剛發表的時候，他還會欣賞路翎的小說。沒話找話說，巴老不得不撰文批評路翎的作品，他竭力避免扣帽子，不過發現自己的文章經過《人民文學》主編的加工，把批胡風的調子提得過高，他說：「起初我很不滿意，過了一夜，我就心平氣和了，現在正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假使照我的原稿發表，我就成了批判的對象，似乎有意為反革命份子開脫了」。

我們從老作家巴金身上，可以看到毛澤東搞政治運動的威懾力量，雖然巴金不願作違心之論，還是想多留一點屬於自己的領地，結果自己的文章發表出來，卻變得面目全非！

為了打擊胡風，毛澤東發動全國人民共討之的政治運動便迅速展開了。

反戈一擊的人物即舒蕪，他上繳了胡風友朋間的許多信件，毛澤東如獲至寶，正中下懷，特地在《人民日報》分三批刊出，題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以「編者按」的名義寫了嘲諷刻毒的按語，僅從標題上綱至「反革命集團」來看，胡風份子就成了人民的公敵了。

茲摘錄一段「按語」：「他們的人很少，過去說

是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都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隊伍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引自《毛澤東選集》五卷一六三頁)

拆閱私人信件，本身就是違法，根據私人通信的文字作為罪證，那是雙重的犯罪。此例一開，在下一次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便擴大為抄家抄得的日記也可作為文字獄定罪。

應該說：公佈三批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幾十封信件，倒成了毛澤東本人雙重犯罪的證據。

從以下兩節「按語」中，還可以看出毛澤東指望以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為起點，引向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祇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

(二)許多反革命份子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裏面」來了，這決不祇是胡風份子，還有更多的其它特務份子或壞份子鑽進來了。

從這裏，毛透露出他如何深謀遠慮，原來他挑起胡風集團中人狗咬狗，自己坐山觀虎鬥，把胡風和他的同伴作為帶頭羊、替罪羊，抓住典型「教育」群眾，下一波緊接著將挖出「鑽到肝臟內部的特務份子和壞份子」。比起 1952 ~1953 年的鎮反，那時遭鎮壓的儘是地主和國民黨殘餘(參看本書前一節的「紅色恐怖第一夜」)。後來展開更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紅色恐怖，果然延續到 1957 年。著名的案例：即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楊帆，此案是由江青主使，如果沒有毛的「深挖鑽在肝臟裏面的特務叛徒」的批示，她怎敢對潘楊下此毒手！

這個基本隊伍經認真一查，不對了，毛給人扣的可怕的帽子不是捕風捉影，就是莫須有。

和美蔣特務有密切關係的綠原，原來他給胡風一封信中，向胡風徵求意見，中美合作所需要一名翻譯，胡風還沒來得及答覆，綠原並沒有到中美合作所任職，就是憑著這樣一封信，毛的按語裏就斷定綠原是美蔣特務，於是關在秦城監獄五年多，至 1962 年免

於起訴，保得頭顱而回，可是到了文革，全家又被批鬥，他的小女兒被逼瘋，至今嫁不出去。

尤其荒唐的是所謂「反動軍官」阿壘，他確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十期畢業，參加過 1937 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受過傷，後來到過延安，離開延安後，他利用各種關係，向延安送過軍事情報。國民黨曾發出通緝令捉拿他。

阿壘對共產黨是有功之臣，廖承之出來為阿壘辯護也沒人聽。在五五年端午節關進秦城監獄。他作一首詩記其事：「汨羅江水故沈沈，江水不如饑謗深，總是娥眉違眾女，還將芳草遣孤心」。

毛在反胡風的按語裏，接連用了三處「不對了」：「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單純文化人，不對了；過去說是他們好像是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

從他給人定罪的「美蔣特務、反動軍官」等等可怕的罪名，如上述二人，經瞭解倒是真正的「不對了」，也許這叫做「否定之否定」吧，這麼一來，連英明偉大的毛澤東自身也被否定了。

「胡風份子」在上海

有必要特辟一節介紹文藝界的「胡風份子」，上海文藝出版社可以說是胡風份子的本營，如耿庸，張中曉，羅洛，王元化，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華東局文藝處長劉雪葦，復旦大學則有賈植芳，劇團演員中有王戎，作家協會有王北秋等。

耿庸原是台灣銀行裏的職員，後來去廣州某個報紙做編輯，後轉入上海文藝出版社，他被定性為胡風份子，即被捕入獄，株連他的妻子王皓，與她丈夫關在同一看守所，王皓被關了約半年後便放了出來，乘毛的陽謀鼓勵大鳴大放，她竟寫信給毛主席為丈夫鳴冤叫屈，結果她自己戴了右派帽子，不久就跳黃浦江，以自殺抗議中共的暴政，耿庸坐牢十五年後才釋出，方知家破人亡，卻不知到哪裡去收拾妻子的屍骨！

張中曉，在舒蕪提供的張給胡風一封信，曾挖苦毛的《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圖騰」的迷信，故毛的「按語」對他特別嚴重，半年以後據說他已自殺，張中曉未婚，在上海沒有親人，究竟怎麼死的？屍骨到哪裡去了等等，誰也不去查究，死得不明不白。

詩人羅洛被押送青海做苦工二十年，他的未婚妻楊友梅在《上海文學》任編輯，(前身即《文藝月報》)她萬里尋夫陪伴充軍的丈夫一同勞改。如果不是作家協會領導班子內心同情胡風和他的信徒，楊友梅的壯舉也不會獲得批准。直至毛死後，胡風問題徹底平反，羅洛夫婦回到上海作家協會，羅洛成了協會的負責人。

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是胡風集團中官銜最高的，在舒蕪提供的信中，某人寫信給胡風，希望宣傳部長放寬審查的尺度，也不問彭柏山是不是照辦了，一樣把他拉下馬；另一位劉雪葦，我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看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比較艱深，據說胡風專案組發現劉的文風完全學的胡風，就憑這一點，劉也被圈進胡風集團。

賈植芳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他是正式開庭起訴的三個胡風份子之一。(其他二人：胡風，阿壘)賈關了十年後才開庭。他的妻子任敏在賈判刑後，也被株連送至青海勞改。

王皓以身殉夫，楊友梅前往荒漠待罪二十年，任敏受夫株連送至青海勞改，——僅僅以她們對愛情的忠貞，足以看出中國女性的剛烈！

王戎，原是劇團做過話劇演員，他在反胡風運動中，第一波即進了監獄七年，未經起訴即告釋放，未滿兩年，在下一波的反右鬥爭中，他不願寫大字報響應毛的大鳴大放，又以「堅持胡風反動立場」為由，遭二次入獄，先送安徽白茅嶺，後又充軍至新疆，前後兩次加起來的歲月正巧與蘇武牧羊的放逐時間相等。

王元化是位歷史學家，通曉英語，其父是北大外語系主任。祇是在舒蕪提供的信裏提到王元化的名字。於是元化成了胡風份子，先由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面談，鼓勵元化起來揭發胡風，他沒有什麼可以揭發的，頂牛頂了四、五個晚上，(又稱疲勞轟炸)並無進展，後發覺王元化出現了精神異常現象，孔羅荪，吳強和我皆有姑息放他一碼之意，本來，對那位上交近百封書信的線民，上海作家頗為反感，便設計將元化的精神異常略加誇張，報上級寬大處理，市委宣傳部同意暫緩追究。王元化總算免了牢獄之災。

王北秋，在那個線民上繳的書信裏，沒提到他，因胡風在上海時節屬作協單位管轄，作協有什麼信件

往往差王北秋送上門，北秋是詩人，到胡風家探討過新詩，北秋很尊敬他。大概還在機關裏稱讚過胡風的詩歌吧，這樣，王北秋忝列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名單上。他沒有拘捕，而黑名單上有份就斷送了他的前程，諸如：他的工資不能提級，他的投稿無一個報刊敢於發表，直至毛逝世了，王北秋已年過半百，才成立了小家庭。

「胡風反革命集團」牽涉了兩千一百人，正式逮捕九十二人，隔離監禁者有六十二人，正式定名為「胡風份子」一百零五人。經法庭宣判的祇有胡風、阿壘。上述數字中，第一項絕不止兩千一百人，像王北秋，就不會統計進去，此外，我還知道有幾位「殃及池魚」的倒楣鬼：有的因同名同姓抓住不放，經學校校長拿了他的戶口簿說明情況，才把這個倒楣鬼放出來；還有一位祇是給胡風寫過一封信，也被抓進區政府看守所，審問下來，此人從未見過胡風。自 1955 年 5 月的一年多時間裏，為的胡風弄得風聲鶴唳，到處捉拿胡風份子。

胡風被剝奪自由三十餘年，於 1985 年「解禁」，已經木然，路翎出獄後也是如此。胡風幸有兒童文學作家梅志自始至終陪伴他，使她的丈夫活了八十一歲。胡風的忠誠詩友聶紺弩，原是「歷史反革命」，充軍到北大荒，適值黨中央宣佈國民黨將軍一級准於特赦，聶從北大荒「解放」回京，寫了一首詩，傳抄甚廣，詩曰：

雪擁雲封山海關，宵來夜去不教看
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爛柯山
偶拋詩句凌風舞，夜半車窗旅夢寒

(註：開頭兩句意含中共治下「行不得也」和黑暗的統治)

胡風生還的最後歲月，聶紺弩恰從東北歸來，他賦詩「胡風八十」記其事：

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
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
便住華屋醫啥病，但招明月伴無眠
奇詩何止三千首，定不隨君到九泉

(註：第一句指薑子牙八十渭水河邊垂釣；第二句用「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語出《山海經》)

一句戲言抓了三千五百人

上一節講到鎮反中的潘楊事件。這是五十年代最驚心動魄的特大冤案。

告知我這個內幕的是受潘楊案株連的我的親家(他的二女兒是我的兒媳)。爲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有必要將此案的荒唐、離奇公諸於世。

時間是在 1952 的秋季，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接待東北來的公安廳長靳某，設宴款待在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飯店，楊局長帶了一名隨員盧伯明一同赴宴。席間貴賓不免虛心討教上海方面的經驗，楊局長禮貌地說，幾乎沒什麼經驗，靳廳長讚揚主人在使用幹部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楊帆回答說：公安工作必須深入三教九流，祇要知道他們的底細，不用怕，雞鳴狗盜之徒也能起到別人辦不到的功能。

楊帆接管公安局，敢於留用原公安系統的人員，如當過國民黨偵緝隊的幹警，杜月笙，黃金榮的老部下等等，楊帆獲罪的罪狀之一，據此被渲染成敵我不分。後來竟誇大成潘、楊私設電台與台灣方面勾結。

靳廳長幽默地說了一句：「你是孟嘗君，捨下有食客三千咯」！楊帆笑了，接著說：「我的氣魄比孟嘗君還大，我的部下有三千五百人，」。

不久，潘、楊二人被江青點名，指出他倆是可疑人物，國務院公安部長羅瑞卿懼於江青的淫威，下令逮捕潘、楊，使公安局長關進自家公安局的牢房。

楊局長的隨員盧伯明是個有心人，他星夜來到市委柯慶施的家中，聲言有極重要的機密報告。他把楊帆在大三元上講的「我有部下三千五百人」一句戲言，當作重要機密到市委書記那裏邀功。從盧某被柯大鼻子加封爲「三五零專案組」和「三五零辦公室」主任來看，上述的推想是有跡可循的。

「三五零辦公室」的任務就是捉拿潘、楊的同黨，抓不足三千五百人決不收兵，僅上海地區連夜捉拿的公安及情治系統的「黨羽」便有兩百多人，其中有兩名是我在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工作的朋友，分別任吳淞區和閘北區公安局長，也被抓了進去，盧也會在中央社會部工作過，這兩人與盧的友誼比我還密切。可恨盧伯明成了歷史上湯勤式的角色。他原想把楊局長拉下馬，自己取而代之。(註：湯勤是「審頭刺湯」京劇丑角)

我寫過一篇題爲「青海來客」的小說，其中的主

人公就是三千五百人中湊數發配到青海勞改農場，於 1964 年釋回，不幸的是，兩年以後又逢文化大革命，因檔案袋中留下潘楊同黨的材料，他不僅批鬥，又第二次入獄，此人在上海監獄裏與我同監。他一再關照：千萬不要寫出真實姓名，家中還有妻子兒女云云。(「青海來客」未發表)

「三五零辦公室」的絕滅人性處，簡直令人髮指，據青海所作的潘楊案勞改犯的小統計：上海去的兩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人，拘捕的時間表特別挑選在賀客盈門辦喜事的時候，有幾個小夥子正準備做新郎，便在新娘面前戴上手銬，不明不白地押上捕人的警車，這一家的喜事頓時作了喪事！

另外二十多人是在本人的兒女嫁取辦喜事的時辰。看來是由「三五零辦公室」有意作出如此缺德的惡作劇。

盧某作惡多端並未受到處分，三年前仍任上海市手工業局的黨委書記，他雖則不折不扣完成了三千五百人的可恥任務，原來取楊帆而代之的夙願並未達到。

平心而論，惡人當道的社會，必須有惡人可以胡作非爲的土壤，藉一句戲言釀成如此荒唐的悲劇，首先就要有柯慶施之流的授權；上有江青假傳聖旨的施加壓力；還得有無法無天的專政機構保證執行，言論報章的嚴格封鎖等等，才能讓一個跳樑小丑「大戰鴻圖」！

死亡的陷井——陽謀

1956 年毛澤東到各地煽風點火，鼓勵大家大鳴大放，那時我以爲是真的，長久蓄積在心中的不平 and 憤懣，藉此機會寫了系列雜文，「文藝月報」副主編唐弢悄悄地勸告我，大意爲內中恐怕藏著某種玄機，可要當心。唐是黨外人士，他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消息？我對毛的迷信非常執著，甚至把唐的美意，當作他緊跟不夠，思想不夠解放的表現。直至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在 57 年 7 月 30 日的《人民日報》用化名「徐彙」發表了「王若望是誰家的香花」，其中印證我所寫的文章，原文這麼寫道：「你王若望的『步步設防』，就是違反了我國憲法」云云，而香花、毒草原是毛在大鳴大放中使用的一褒一貶的新名詞。

這時我才記起唐弢給我的警告，對已經發表的文

章感到後悔。

緊接著，張春橋的搭檔姚文元又在《文藝月報》批評我的雜文，如「步步設防」，「一板之隔」等，標題用了胡風使用的『五把刀子』，比『誰家的香花』的標題更明朗更尖刻。這就意味著王若望也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之一員。

這時，對被劃為右派的人如何處分？設想得還是輕鬆的。為著擺脫打棍子戴帽子的危險，我連忙寫了一篇檢討承認錯誤，誰知《解放日報》拒絕刊登，（自《人民日報》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以來，怎能刊出王若望的檢討？）

嚴厲的懲罰接踵而來，姚的那篇「王若望的五把刀子」投給文藝月報，豈不是打上門來挑戰副主編的王若望？按理，我也有權利批駁文壇打手姚文元對我的誣衊，就在這時，作協黨組通知我辦移交手續，一般調動工作不必辦移交，辦移交便是撤職的前奏。作協黨組的通知，不僅剝奪了我的工作權，連發表答辯文章的自由也一併剝奪了。

作協打成右派的除了王若望，還有一名王延齡（在青年文學刊物《萌芽》編輯部工作）。此人絕頂聰明，卻在一個會議上犯了糊塗，他向主持會議的支書胡德華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才算右派？胡以為提這種問題不懷好意，他當場回答：「我看你就是右派」。大家以為支書一句話是跟他開玩笑，直到組織上把兩個『王』：王若望、王延齡都調到圖書館整理舊書，才明白王延齡也戴上了帽子。

原來，在腥風血雨中到處尋找右派，上海作協祇揪出一名右派，不成比例，而這個『比例』卻是鄧小平部署反右派戰役傳達了毛澤東交下的百分比指標，『知識份子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祇有百分之五不到』。基數是指整個知識份子，還是一個單位，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鄧小平也沒作具體說明。有一點是明確的，王延齡為了提出一個問題而上了黑榜，大概是為了湊足上級的指標。這樣，王延齡成了『自薦右派』。二十年後，右派份子宣佈可以改正了，王延齡屬於自薦右派，不在市一級的總名冊中，還是那個胡德華，宣佈王延齡本來不是右派，所以談不到『改正』。有關改正右派有少許補助他也享受不到。這一

下弄得王延齡哭笑不得，於是有一位摘帽右派賦詩歌詠之：

正冊無名另冊無 廿年難得是糊塗
江南親友如相問 幸喜今吾即故吾

從香港的反間諜活動談起

羅思義

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大陸文革輸出的暴動，左傾親共份子蜂湧而出，到處放置真假難分的定時炸彈，他們在街頭示威，抗議港英政府，到花園道港督府貼大字報，而幾份共產黨喉舌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商報」、「新晚報」則不斷刊出「收回港澳」、「解放台灣」、「和平統一中國」的口號性新聞，潛伏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員（又稱土共）也藉此機會浮出水面，高叫把「英國帝國主義」的港府打倒，把「美國帝國主義」趕回美國，不容許他們透過香港干涉中國內政。

這時候有一個會說華語的英國人，突然在香港土共勢力範圍中出現，他把包括華語、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的許多書刊雜誌陳列在他開設的書店內供親共愛毛的人士閱讀，經常參加土共舉辦的頌共揚毛會議，並上台發表譴責英美帝國主義、歌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中國的演講，把毛澤東形容為「世界革命導師」，是「國際共產黨旗手」。那種愛毛親共的狂熱表現，使許多自詡「愛國」、「愛毛」的港人及土共羞愧，於是紛紛上門向他請教，並把他視為革命同志、親共先知，甚至把他納入土共組織，請他參加所有政治活動，同商反帝大計，不少極端親共份子甚至向他交心，把左派陣容內幕及活動的細節完全告訴這名英國人。

等到暴動結束，港共瓦解，香港回復平靜，這名會說華語而且熱愛毛共的英國人突然失蹤了，不再在左派陣營中出現，再過若干年，毛死江囚四人幫垮台、華國鋒下野、鄧小平復出，有人在香港九七回歸前，發現這名英國人在港府特務組織——香港警務處

政治部出現，是一個地位不低的「特別顧問」。政治部的華裔諜報人員這才知道，他是英國遠東情報局負責對付中共政權的特務機構官員，地位很高。消息傳出，香港左傾團體與親共組織這才想起：當年港英政府爲什麼對他們的組織一清二楚，對他們的活動了如指掌。當港英政府軍警決定全面撲滅左派組織、大肆逮捕親共人士時，所有左派組織與親共人士都措手不及，紛紛落網，沒有一個漏網，甚至新華社（中共駐港的官方辦事處）內的一舉一動港府也全部掌握，共幹無所遁形。根據判斷，那名表現極度左傾親共的英國人就是英國政府派到香港臥底的內線，由此可見，英國反間諜工作做得多麼徹底，比當年共諜潛伏在國民黨政府、蔣介石身邊還要高明突出。

我之所以提這段往事，乃是想到從七零年代至今來自台灣極端左傾親共的一群知識份子，他們之中當然有不少人真心誠意熱愛中共政權，願爲中共的革命效死命，但也難免有像前面那名會說華語的英國人，爲「國民黨」或「國際反華勢力」做內線臥底。

一九七五年六月，香港華潤公司有兩名華人經理突然被香港警務處政治部拘捕，指控他們替台灣國府做中共商業機構內的間諜，港府因有人檢舉對他們採取行動，並決定審判後把他們驅逐出境送回台灣。

香港華潤公司是中共政權設在香港最大的商業團體，當中共還在閉關守國的階段，他們透過香港華潤公司向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與資產階級集團招手。由於華潤公司是中共政權代表，就等於是黨中央，在公司內做事的人都經過安全過濾，他們不論階級高低、地位大小，都必需有「一相信黨、二相信人民」的忠誠，否則不會受雇用，更不會委以重任。

據華潤公司內的人向外說，那兩名被捕的經理人，一向表現積極，雖出身於台灣，但對中共政權絕對忠誠，對毛江更是無限熱愛。他們的口頭禪是：「祖國就是我們父母」、「父母就是毛澤東與江青同志」。因此他們唱起「祖國母親」的歌曲時特別狂熱，經常熱淚盈眶。

爲了向毛表示忠誠，他們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揮舞五星紅旗，西裝襟上除了毛的頭像就一面紅旗，誰要是說了一句對毛不滿的話，他們立即奮身出面力爭，並痛貶對毛不滿的人，那種忠誠，連香港土共與地下黨人也自愧不如。

因此這兩名華潤公司的經理人，不但被港共組織羅致加入，並邀請他們出席一切港共活動，不但讓他們送往迎來，還讓他們主持核心政策，舉辦種種頌共揚毛會議，甚至要他們獻策給中共如何防範國民黨特務在香港活動，不讓特務在香港破壞「祖國」的形象。

因此，當港府把這兩名經理人拘捕指控他們爲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時，華潤公司上下均爲此驚訝，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因爲這兩個人是如此熱愛「新中國」與「毛主席」，是又紅又專的「愛國人士」。但是這是事實，最後這兩名國府特務被送回台灣。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香港太陽報揭露，中共駐港機構——中聯辦（即前新華社）辦公廳行政秘書長蔡小洪被英國政府收買吸收，出賣中共機密情報給英國牟利，得款港幣六百萬元，事發前他已把妻兒移轉到英國取得永久居留權，他自己則被中共誘回中國大陸審判關禁。

蔡小洪出身於共產黨的「間諜世家」，他的父親蔡誠是中共元老，出身於中共革命聖地——延安，中共建政後在公安部門工作，一九八八年任中共司法部部長，後轉任人大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根正苗紅的蔡小洪也不簡單，除了成份好之外，他的表現也很積極，對屬下的忠誠十分注意，經常批評中共所反對的事物。他痛恨民運份子與香港民主派人士，抨擊法輪功學員在國外做「丟中國人面子」的事。總之，他恨中共黨中央所恨、愛中共黨中央所愛，一副忠貞不二的樣子，誰也想不到他竟成爲英國派入中共核心臥底的特務，爲英國反間諜部作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貢獻。

七零年代保釣運動掀起，台灣一撮在美國留學而學有所成的知識份子精英紛紛轉向投共，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深惡痛絕。這時候，有一名來自香港在哈佛攻讀法律的青年黃賢，仗著他中英文俱佳，挺身而出與台灣精英一同吹捧毛江，讚揚「新中國」、痛罵「英美帝國主義」，所有親共的言論文字均由黃賢整理，寄到美國重要傳媒及中文左傾刊物刊出，其慷慨激昂、親共愛毛的表現令人感動。沒有想到一九八零年代毛死江囚之後，黃賢去中國大陸「爲國效勞」，竟被中共機構發現他是美國間諜，是美國情治機構派入親共左派組織臥底的「內奸」，於是把他拘捕關了

十年，後來由於「美帝」出面干預，才把他放了出來。

類似上面的例子很多，因此判斷一個人的立場，不能光看他的表現，通常表現得最積極的人，而且唯恐別人不知他忠誠的人，很可能就是最積極的「反動派」。

導致我有這種想法的是一名在美東地區以左傾馳名的華裔學者程某，他來自台灣，在費城一家大學教書。零四年春節期間，他在費城舉辦了一個叫「錦繡中華」的新年晚會，邀請中共駐紐約的幹部黃惠康參加。當晚會開始不久，法輪功開辦的「新唐人電視台」、「大紀元時報」的女記者孫麗傑持費城政府發的記者證到會場採訪，當程某知道她是法輪功學員時，立即衝上去破口大罵，向黃惠康表現他與法輪功勢不兩立的鬥志，最後甚至動手把女記者拉出去，不准她到場採訪。他的理由是：他不歡迎法輪功的人到會場。最後甚至報警把女記者孫麗傑趕出會場。其表現之積極，即使文革狂熱的紅衛兵也無法與他比擬，他對中共之忠誠已到了反常的地步，令人不勝詫異。

程某最反常的表現還是在華府「美國之音」廣播電台舉辦的一個對談節目上，當時主持人周幼康安排他與來自大陸的高文謙先生對談有關中共「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功過。程某爲了護毛，竟在現場直播的對談會上發作，破口大罵高文謙不應該抨擊毛澤東，並指高文謙說中共在大陸搞政治運動害死逾億中國人、六零年代大躍進製造的饑荒餓死四千萬人全是胡說八道，根本是高文謙捏造的謊言，沒有證據，也不是事實。

據周幼康事後說，程某知道節目是直接播出，表現得特別積極，七情上面，氣憤溢於言表，好像高文謙罵了他的父母、詆毀了他的祖宗。

高文謙是中共黨內研究黨史的學者，最近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評論周恩來的書，他根據史料描述周如何與毛狼狽爲奸在文革中整死不少高幹軍頭、學者專家。這本書出版後頗爲暢銷，引起廣泛注意。高文謙爲了促銷此書，在美東各地舉辦了多次座談會，接受讀者提問，並根據他親身經歷說出毛江時代「紅色恐怖」的可怕，並指出毛是殺人狂魔。

五零年代大陸淪共隨著父母逃去台灣的程某，出身於國民黨的官宦世家。由於五零年代中共高叫「血

洗台灣」，程某恐中共入侵台灣，一九五六年又從台灣逃來美國，借求學深造之名在美國留下來變成「一介僑民」，並入籍美國成爲「美帝公民」。

不甘寂寞的程某，七零年代借保釣之名親共，但由於七零年代熱愛毛江的左傾份子眾多，且都有一點名氣地位，程某雖表現積極，但引不起中共方面重視。到了九零年代，當年風起雲湧的左仔或功成利就、或銷聲匿跡，給了程某出頭的機會。於是他借「反台獨」得到共幹青睞，爲中共發起的「反獨促統」掛帥，並蒙三級共幹錢其琛接見，成爲中南海紅地毯上的嬌客。

可惜中共耗巨資成立的「反獨促統」在海外始成不了氣候。而掛帥的程某也玩不出什麼花樣，因此借高文謙對談發飆表態，討好中共政權，沒有想到被高文謙與若干大陸來的學者以如掾巨筆揮灑擊倒。

大陸學者朱學淵指程某是「國民黨後裔」，其實應該是「國民黨餘孽」。他父輩一代的國民黨人治國有能、反共無略，讓共產黨以蘇共供應的槍桿子奪去政權，逃去台灣，不思閉門思過、將功贖罪，相反潛逃抵美後投共，爲虎作倀。

其實，高文謙對中共及毛周的批評，所有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那是事實，甚至可以說是常識，但程某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反對，而且破口大罵。他這種反常的親共言行，對大陸出來的人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使他們更痛恨中共的宣傳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更讓人想到前面所說的幾個反間諜的例子。因爲程某促使大陸移民對中共的反感，因此使人懷疑他真正的身份與背景。

另有一個在紐約地區以左馳名的花某人。此人不但來自台灣，而且是台灣本地人，世代都居住在台灣。他曾經在台灣的國立大學研讀歷史，來美國留學又取得碩士學位，並考入聯合國擔任中文翻譯的工作。

起初有人以爲他之所以積極親共是爲了維持他在聯合國的職位與那份優厚的薪金，但後來他從聯合國退休，親共的表現更變本加厲。不久前，他在華埠一個歡迎共幹的宴會上，驅逐並毆打法輪功會員，同時與來自大陸爲中共效犬馬之勞的華埠僑聯會員負責人梁某一同露面出手毆打異議人士，其表現瘋狂且反常。

程某、花某都很清楚，當年逃避中共追殺跑去台灣的外省人，或者留在台灣被日本人統治過的台灣本地人，在中共所訂的成份中是罪大惡極的黑五類份子，中共如果在五零年代「解放」台灣，他們都是血洗的對象，沒有一個可以苟活。

他們在台灣安居樂業，隔了一個海峽目睹中國老百姓在中共腥風血雨的統治下所過的日子，應該對國府與蔣介石的護台心存感激，對中共政權有所戒備，結果他們表現相反，其相反的程度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祇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那就是不論在美國多麼顛沛流離、多麼不滿「美帝」、多麼不適應美國生活，他們就是死也不回那個超英趕美、既富又強的「偉大祖國」安居樂業，這究竟又是一種什麼心態？

在海外生活過的人應該知道，海外左傾親共的人有兩大類：一類是騙中共政權的人；一類是被中共騙的人。前者是壞，後者是蠢，蠢的人不可救藥，壞的人一定另有目的。現在要追究的是，他們的目的何在？

不久前，有來自中國大陸學者投稿到美國華文報紙發表，指得到諾貝爾獎的美國華裔學者楊振寧之所以吹捧毛共，之所以熱愛共產黨，是遭到中共戲弄，被中共掩蓋真相，蒙蔽了理智。

那位學者在大陸與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稔熟，知道楊武之在大陸被中共整肅的經過，也知道中共如何透過楊武之向楊振寧統戰的詳細過程。並說，楊振寧在美國到處演講吹捧毛江、讚揚「新中國」，其資料都是中共提供，楊振寧被這些資料迷惑，真以為中共已使中國強大，所以樂於為中共宣傳。

但任何一個有判斷能力的人都不會相信楊振寧被中共戲弄蒙騙，相反，以楊振寧之聰明應該是他戲弄蒙騙中共，否則，他的父母怎麼可能在七零年代後受到中共的特級優遇，把他們從人下人的臭老九地位提高到「愛國有功」的人上人地位，楊振寧又怎麼可能被中共把他請入清華大學那棟價值人民幣五百萬元、美侖美奐的別墅內居住。

另外一種可能是，以一個愛中共的學者的地位，可以進入中共的高科技範圍去瞭解中共核武器的發展，這些情報都是美國政府不知道而極希望知道的機密。

楊振寧當中共在六零年代試爆原子彈成功，到了七零年代試爆氫彈，接著人造衛星上天，凡此種種都是中共高科技發展的成就。美國政府懷疑中共的高科技發展一定有秘密來源，要探究真相，必需有相當物理造詣的人，而且是被中共信任的人去調查，美國才可以掌握邪惡制度下的流氓國家的實力與他們的瘋狂野心。

楊振寧並非不知道中共過去五十多年來種種禍國殃民、殘殺無辜的惡行，也知道文革中有二千萬人被中共殺害，有一億人被衝擊，但他卻對外宣稱，在文革中祇死了五個人，文革使中國更強大，文革是毛最偉大的成就。這些反常的話，豈會從楊振寧那樣聰明的人口中說出來？

相信以共產黨人的詭詐，以共幹的刁鑽，也必然懷疑過楊振寧所說反常理的違心話，因此他們將計就計乾脆利用楊的違心話去為他們的暴行掩蓋，各取所需、各懷鬼胎，這些真相必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如果楊振寧盲目吹捧中共，是替美國制裁共產流氓國家從事情報工作，那麼他今日之媚共親共不但不應譴責，而且應該讚揚。

海外華人都應該忘記，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斃命不久，他的老婆江青與幾個親信爪牙在一場政變中被拘捕審判，也就是中共對外宣稱的「一舉粉碎四人幫」，那一天中共核心喉舌——人民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是：江青、姚文元、張春橋是國民黨潛伏在共產陣營內的大特務，而王洪文則是新生資產階級，是江青的工具兼面首。

中共的常用慣技是把敵對份子或要整肅的對象打成「國民黨特務」或「美蔣特務」，連劉少奇被打倒時也曾戴過國民黨特務的帽子，周恩來也曾因用「伍豪」的名字刊登過脫共啓事而被懷疑是被國民黨收買。當然這些栽贓都是不當的，劉周兩人與毛一樣，都是馬恩列斯的忠實信徒，他們祇是毛手下敗將而已，這是不庸置疑的事實。

祇有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頗有事實根據。首先，江青曾經因親共被國民黨拘捕，後來無罪釋放，然後跑去延安成為毛的壓寨夫人；而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根據中共血統論，姚文元豈會走上與他父親相反的道路；張春橋更不用說，他也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關

係。凡此種種，均構成中共向他們戴國民黨特務帽子的理由。

何況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在毛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整肅中共核心的高幹與軍頭，把他們一個個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那種殘酷慘烈，即使國民黨當年反攻大陸成功也做不出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些幫中共打垮國民黨的軍頭、幫中共染紅江山的幹部，在殺害國民黨人、在「解放」初期殺害無辜老百姓過程中，都扮演過積極的角色，江青把他們整治「反動派」與老百姓的手法用在他們身上，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以其人之身，爲國民黨報仇，爲老百姓伸冤，這不是國民黨人是什麼？

走筆至此，想起兩個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國西岸的陳文英女士。此人是西岸知名的親共僑領，熱心與中共高幹攀交情，是西岸親共組織中最受矚目的左傾人士。其親共媚共的表現，不但受到「黨和人民」欣賞，更爲中共「垂簾聽政」的軍委主席江澤民所關切，江澤民在某次訪美之前，還把陳文英當作他在美國的「親人」，他與陳文英的關係不言而喻。

像陳文英這樣一個爲中共在美國開路的「急先鋒」，最後暴露的身份卻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受薪工作人員，聯邦調查局之所以公開她的身份並向法院檢控她，是因爲她與兩位頂頭上司有親密的男女關係，而且懷疑她與中共特務組織有聯繫，把聯邦調查局的機密情報透露給中共，對聯邦調查局構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但陳文英到了法庭，卻聲淚俱下向法官否認她與中共特務組織有聯繫，更否認她把聯邦調查局的機密情報送給中共當局。她說，她之所以接近中共各級頭目共幹，完全是爲聯邦調查局工作，爲美國政府服務，提供給美國有關中共的情報，絕對可靠且合乎聯邦調查局給她的百萬元酬金。

爲陳文英辯護的律師更舉證說明陳文英並非雙面間諜，而是打入中共內部與高層套取情報，出生入死，冒最大的風險，這一切都緣於陳文英「熱愛美國」。

也許因爲陳文英果真熱愛美國，法官允許她以百萬元擔保外出候傳。假如陳文英果真是中共間諜，保釋出來之後，她應該由中共特務組織把她護送回「社

會主義祖國」，把她當作「對抗美帝的巾幗英雄」來吹捧，結果是：陳文英出來之後，透過律師向外界解釋：她是美國聯邦調查局中對美國最有貢獻的諜報人員，律師甚至把她向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有關中共機密情報資料影印當作證據呈庭供法官參考，藉以說明陳文英祇是打入華人親共組織的聯邦調查局臥底探員，是美國防共、抗共最有力的情報工作人員。

有人說，陳文英之所以作此姿態，並非出於本意，而是爲了脫身，但有一件事可以證明，西岸的中共駐美幹部不再與她來往，親共左傾人士紛紛與她劃清界限，甚至有左仔指責她「出賣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漢奸」。

現在還不知道陳文英最後的結果如何，不過祇要她仍留在美國，仍然保持她美國公民的身份，她就是美國反間諜的樣版。

同樣的例子在紐約地區也屢有所見，祇是鬧出的風波不大，有些甚至尚未暴露身份，這裡首先要說的是一名姓張的華人。此人來自台灣，是中華民國陸軍官校畢業後在裝甲部隊服役，熟悉坦克戰與反坦克戰，退役來美國後，千方百計與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武官聯繫，表示可以替中共在美國買一批反坦克拖二式飛彈送去大陸仿造，將來攻打台灣可以消滅台灣的裝甲車。

中共駐聯合國的武官當然求之不得，立即委託張姓華人在美國的軍火市場找「貨源」，張姓華人明知美國軍火是管制物資，不可私下隨便買賣，但仍強行爲之，結果美國聯邦調查局設下假局引張姓華人及若干共犯入彀，最後張某供出幕後的中共高幹（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粉碎了中共想在美國購軍火的陰謀。表面上看，似乎張某爲了牟利而賣軍火給中共，事實是軍火生意沒有做成，反讓美國政府抓住中共在美國活動的把柄。

有人抨擊張某親共行徑可恥，其實很可能是張姓華人「曲線反共」才設下陷中共於不義的假局。因此有人判斷，張某可能是國民黨派出來的特務，也可能是美國方面利用張某去做反間諜。

另外一名黃姓華人，他曾經在九零年代初奉聯邦調查局之命，以臥底身份打入在美國生根的華人幫派組織，查出該幫派在美國殺害一名華人作家的經過，

最後把幾個幫派頭目被捕入獄，當此案開庭時，該黃姓華人還出庭作證，歷述他冒險犯難臥底的經過。

現在這個黃姓華人出現在紐約華埠親共團體與左派圈中，非常活躍，在許多左傾份子的活動中均可見此人手搖五星紅旗、口叫共產黨萬歲，表現之積極，使偷渡來美發跡的某些福建人自愧不如。因此有人曾質疑黃某的身份，黃某則矢口否認他與聯邦調查局有關，更非聯邦調查局派他到親共團體中臥底，他之所以挺身而出為中共在美國活動，純粹因「愛國心」驅使，不是陰謀，也沒有不正當的目的。

近年來，台灣島內省籍分歧、族群對立嚴重，甚至可能導致動亂，有人認為這是台獨份子中的基本教義派偏激所為。但在我看來，很可能是中共派在島上與海外的特務挑撥、破壞，根據中共統戰法則，分化敵人陣營、製造敵人內部矛盾，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這與當年二二八事變共產黨人居中離間導致動亂流血相似，所以直到今日，中共還說二二八事變是台灣人不滿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反抗行動，是大陸淪共前眾多造反暴行中的一個。

今日中共不會放棄他們戰無不勝、無往不利的統戰武器，面對台灣省籍衝突、族群仇視，他們當然會派出他們的特務去台灣，鼓吹台獨，跟在台獨份子後面痛罵國民黨外來政權迫害台灣人，製造白色恐怖，使台灣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又指責外省人與軍隊在台灣享受特權，把台灣人踩在腳下之種種「惡行」，最後甚至否定中華民國國號、國旗（這是中共政權心頭大患，也是他們五十四年來處心積慮的目標）。祇有這樣分化，台灣的外省人才會被迫投共，或扮演吳三桂引共軍登陸台灣。這樣中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放台灣，佔領台灣，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順利地納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下，達成他們所說的「祖國統一大業」。

中共上述統戰手法（也就是反間行動），曾經成功地瓦解了海外民運陣營，並把民運陣營中的頭面人物弄得灰頭土臉，他們造謠中傷、分化瓦解，使民運陣營中幾個主要人物互相敵對仇視，這其中有一個中共反間諜人員的表現最為積極，效果也最大。他的反間方法是偽裝成積極的反共份子，與民運頭面人物結識，拉攏交情，然後向他們說自己擅長投資股票，曾

幫助不少大陸來美人士投資致富，假如他們有積蓄拿出來讓他投資，他保證短期內使他們的財富倍增。

這些民運頭面人物其實並不富裕，當然希望這些錢可以投資賺點錢，於是把部份存款交給馮某投資，過了一段時間，馮某便向投資者說：投資已經獲利。於是他把賺來的錢交給投資者，使投資者的信心提高，最後把全部積蓄交給馮某再去投資，到了最後，馮某哭喪著臉向投資者說，運氣不好，投下去的錢全部賠光。他自己也賠了不少錢。

有些民運人士不相信投資可以賺錢，或者向他表示沒有投資的本錢。馮某自有他的辦法使對方入彀掏錢出來，他的辦法是，他借錢給對方投資，過了一段時間他拿了一筆說是投資賺來的錢分給借錢者，說是投資該得的利潤，借錢者收下這錢，豈會再借錢投資？祇好自掏腰包把積蓄拿出來交給對方，直到馮宣稱賠光才覺悟，但一切已經太遲。

這位男子不承認他的行為是詐騙，他說，他祇是協助「祖國」對付流浪在海外的「叛徒」、「賣國賊」，他雖被受害人痛恨，卻得到來自「祖國」的讚揚，「祖國」為他冠上「愛國人士」的頭銜。其實，此人才是真正的「反間諜」份子。據說此刻這名「公私兼顧」的馮某已經是擁有百萬身家的「成功商人」，數年前就已經到處跟人吹噓他已經擁有十幾棟房產。中共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民運陣營中頭面人物弄得傾家蕩產、灰頭土臉，再也沒有餘力去與中共對抗，這就是中共反間諜工作最值得自豪的成就。

反間諜工作是政治鬥爭中常見的一種打擊對方的方法。因此，在此亂世，我們在一切尚未水落石出之前，不應對任何人論定，甚至蓋棺也無法知道真相。基於此，我們不再譴責在海外表現積極的親共與媚共份子，說不定他們才是真正反共愛國的義烈人士呢！



為承受歷史的人寫作

也談王友琴女士的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南京 景凱旋

八十年代中，同幾個朋友談論《古拉格群島》，有人建議，應當搞一種「公墓文學」，選一些文革中的受難者作代表，將他們的遭遇如實記錄下來，分門別類，編成叢書，如教師公墓，作家公墓，演員公墓等。這個建議得到大家贊同，並在紙上擬了一個初步的名單，甚至連書的封面也想好了，上面是一個紀念碑，簇擁著白花，以示莊嚴肅穆，永志不忘。

後來這心願沒能實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當最初看到王友琴女士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一部關於普通人的受難實錄——我心裏頓時充滿感佩。1980年，她還在北大時，基於當時揭開的文革行狀與事實相差甚遠，就已開始搜集撰寫文革死難者的事蹟。做這件事，對她個人沒有什麼好處，不能靠此升職稱和分房子，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這些她都不在意，她把自己稱作「歷史的義工」，默默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此後在美國見到面，更是感覺她的人，一如她文字的樸素。房間裏沒有什麼家什，書架上卻堆滿了採訪記錄的卷宗。據她說，有一千多人。足以建成一個小小的文革資料庫了。

採集這些事例，想必花費了她不少時間和精力，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有些人是由於迴避，不想讓心靈再受一遍煎熬；有些人是出於害怕，因為那些迫害者尚在，並沒受到任何懲罰；而有些人則是因為反感，甚至質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

是呀，為什麼呢？要知道，文革已過去近三十年，早已蓋棺論定，何必再讓往事纏繞心頭，就像文革後的一首歌所唱：「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對此她在前言裏如是說：「在對人的殘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性質、規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這一方面的真相，被寫出來的還非常稀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的這一方面

因此被淡忘。」文革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迫害，殘害了許許多多人的生命。儘管八十年代出過一些紀實文學，那也祇是輕描淡寫地記錄了很少一些受害者的遭遇。由於實錄普通人的受難，展示公開的虐殺，暴行的細節，會讓人們對文革的官方結論產生懷疑，其結果就是，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還沒有一樁暴行像文革這樣，大量的事實沒有被記錄下來，沒有被公佈出來，沒有被討論起來。

在前言裏，作者還講述了一則見聞，一名曾蹲過勞改農場的教師告訴她：在殺過牛的地方，牛群每當被驅趕到那裏，便會哞哞悲叫，而在殺過雞的地方，雞群會照樣嬉戲歡樂。對待死去的同類，作者正是選擇了牛的方式。還有那些接受她採訪的人，於牛與雞之間，記憶與遺忘之間，他（她）們也同樣選擇了前者。在作者心中，這些普通人「在人性中掙扎奮鬥而趨向善意的力量」，曾不止一次提升了她的勇氣和信心。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歷史使命感。為此，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感謝之前她們素不相識，如今通過訪談、電話和寫信，卻在一起追尋往事，分擔人生經驗。

法國作家加繆曾經這樣說過：「作家的作用與艱巨的義務緊密相連，正因為他是作家，在當今這個時代，他就不可能為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服務，他要服務的是那些承受歷史的人。」加繆的時代，世界正處於分裂狀態，所以他呼籲作家要有獨立性，為沈默的大多數而寫作。在當今中國，像加繆所說的那種作家和學者，可謂寥寥。「著書都為稻糧謀」，許多知識人的文字，其實都是在為權力服務，或者為金錢服務。而王友琴的全部寫作，卻是為了那些「承受歷史」的普通人，為了寫出一部受難者的歷史。

多年來，我們已習慣了人民創造歷史的說法。然而，在漫漫的苦難中，人民又何曾創造過歷史？他們所能做的，常常是被迫承受權力者創造的歷史。文革的暴行，曾遍及全國各個階層，深入每一個家庭。受到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上至國家主席、各級官員，下至教師、醫生、工人、農民、保姆和家庭婦女。但文革之後，權力當局卻祇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中，按照不同的待遇，披露一些文革中受難的高級幹部和社會名流的生平（對於文革的發生，其實他們也有一份責任），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為了恢復名譽。而那些

「承受歷史」的普通受難者則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很少有人去關注他們，講述他們，這就使得文革的全部鏡象被歪曲，被遮蔽。

即使是那些普通受害者，也將自己的遭遇視為當然。作者採訪過一位中學老師，他在文革中曾和被打死的人關在一起，問他為什麼不把這些寫出來，他說既然國家主席都受到那樣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師受的苦又算得了什麼。也許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話感到悲哀，在這位中學教師的潛意識裏，像他那樣的文革中的普通人，不過是「承受歷史」的人而已。既不可能創造歷史，也不奢望進入歷史。他這樣說，祇是出於一種無奈，「他祇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從而尋求心理上的平衡。正是由於此，作者立志為這些普通受難者而寫作，講出他們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以記憶對抗遺忘，就更顯出她的良知和勇氣。

上面加繆那段話的深意還在於，祇有關注和描寫那些「承受歷史」的人，而不是「創造歷史」的人，我們才有可能瞭解真相，認清事物的本質。

《紀念園》分四個部分，有「受難者名錄」、「死難發生地」、「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主頁上寫著「我們沒有忘記你」，死者照片都飾以白色的菊花。其中搜集了他人寫的文章，如著名的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屠殺事件，但主要還是王友琴自己採寫的實錄。這些實錄並不是單純的資料，作者採用《史記》的互見手法，以專門人物立篇，又常在他篇中提及此人物，穿插交待背景，成為有系統的歷史著述。索爾仁尼琴曾把自己的《古拉格群島》稱作「文藝性調查初探」，除了調查不能周全，許多事未曾親歷，試圖用一種整體的觀點，將各種事件聯結起來，也是原因之一。任何歷史敘述都是擁有自身話語的敘事，王友琴女士的採訪實錄當然也不例外，她常將自己的思考貫穿其中，夾敘夾議，加以分析，堪稱「發憤」之作，而我認為它最重要的品質，還是一種求真的精神，用索爾仁尼琴談自己著述時說的話來評價，那就是其中「所寫的事實都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採訪條件的限制，作者所記錄的專篇人物大多是北京人。在這些人中，有北師大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教師孫歷生，北京二十五中教師陳沅芷，北京八中教師華錦，北京六中老校

工徐霏田，北京東廠胡同居民左奶奶和馬大娘，中科院考古學家陳夢家，氣體廠工人陳彥榮，民國名人張東蓀一家三口，北大教授董鐵寶，北農大職員何潔夫，北大教授吳興華，北京玻璃設計院黃瑞五一家五口，陸軍總醫院醫生劉浩，北京台型機床廠會計孫啓坤，北京六中學生王光華……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名單，他們中有的是被打後自殺（很多自殺其實是虐殺），但多數是被直接打死的。當然，我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到底有多少。有人曾寫文章推算，受迫害的達一億人，被迫害死的至少二百萬人以上。¹而文革後各地編寫的大事記裏，寫出死者名字和死亡經過的，相當罕見。

對於文革中的死亡，有一個標準用詞——「被迫害致死」。這一說法被用在各種回憶錄裏，它掩蓋了自殺與他殺的區別，更掩蓋了打死人的過程，從而使這段歷史不致顯得那麼殘酷。作者在實錄中詳細描述了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過，但作者描寫的細節，在幾十年後還是駭人聽聞。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她是在學校操場上，被帶釘的棍棒長時間當場打死，另一個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終身需要穿著鋼背心。左奶奶和馬大娘是被綁在葡萄架上，施以帶銅扣的軍用皮帶，然後又用沸水從頭頂澆下去，回憶者說淒慘的叫聲響了半夜，那聲音「像殺豬一樣」。孫啓坤在家裏被鞭子蘸著水打，皮膚被打得全變了顏色，還被用繩子一鬆一緊地勒脖子。李叢貞被棍棒皮帶打死後，還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塊肉，看是不是裝死。吳興華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廠排出的污水，死於急性痢疾後，家人還得被迫同意解剖屍體，以證明他是拿自殺對抗運動。黃瑞五一家五口則是被捆綁著跪在地上，用一陣亂棒打死。這樣的殘殺也是有名目的，納粹稱之為「最後解決」，前蘇聯稱之為「最高方法」，文革雖然沒有從上面直接下達過打殺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稱之為遇羅克所說的「連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寫下這些暴力情節時，是如何忍受過來的。據她說，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壓抑和低沈。

¹ 丁抒《文革死亡人數的一家之言》，《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二〇九期。

文革曾被狂熱參與者稱作「紅色恐怖」，各個階段都曾發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紅衛兵發動的「紅八月」，1968年革命委員會治下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兩個時期。「在這個網站上被記錄的文革受難者，絕大部份的人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間。」有一種說法，稱文革是無政府主義，後來的當政者的誠懇心理無不淵源於此。但事實表明，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人組織的，受到控制的。以上這兩個時期都是政權機關相對穩定的時期，發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權名義下針對無權的群眾。每次大規模殘害發生前後，報紙上都有公開的社論表示支持。受害者受到明顯的權力指使，受害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尤其在「紅八月」中，紅衛兵在北京城四處抄家打人，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在1966年夏天，僅北京市就有1772人被打死（見《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革命委員會」後來被徹底否定，其中的造反派成爲「三種人」（他們當然應爲自己的行爲負責），而早期的紅衛兵運動，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

最初的紅衛兵運動產生於1966年6月，由中學裏的高幹子弟發起。他們的活動從六月到十二月，橫跨工作組和中央文革兩個時期。工作組是由當時主持文革的劉、鄧派出的，他們沿襲反右與四清的作法，把大批老師、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這就是後來所說的資反路線「五十天」。紅衛兵創立伊始，覺得這次運動仍然會像過去一樣，目的是整基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於是在工作組的指使下，帶頭起來造學校幹部和老師的反，並在七月份工作組撤出後，製造了「紅八月」的暴行。1966年10月之後，由於父母受到衝擊，這些人開始反對中央文革，遭到打壓，遂告瓦解。但是，他們絕不是文革的受害者。如果不是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而是從普通受難者的觀點看，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事實上，當時的最高領導層，無論對文革持何種觀點，都是漠視普通人的基本權力的。²

² 蕭喜東《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仍然從“繼續革命”、“兩個司令部”的思維範式出發，將工作組時期與中央文革時期截然分開，認爲文革是中央文革支持群眾反官僚的鬥爭，甚至是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嘗試。但他卻不能解釋中央文革後期對普通人的殘酷迫害。可見從體制內考慮問題，必然會得出如此荒謬的結論。

卞仲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六月一日，北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三個學生貼出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此後工作組進入學校，支持高幹子女掌權，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都是四清對象」，在教師學生中劃分左中右，把許多人打成反革命。卞仲耘被定爲「四類人員」，罪名之一就是國家主席的一個女兒會因分數不夠沒被附中錄取。在工作組對她召開的批鬥大會上，有的學生用民兵訓練的步槍捅她脊背，倒地後又被揪著頭髮拖起來，工作組未加干涉。七月底，因毛澤東認爲工作組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其實那時打人已相當嚴重），工作組撤離學校，紅衛兵獨掌大權。八月五日，卞仲耘就在紅衛兵的批鬥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死在她的學生的棍棒之下。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對宋彬彬說：「要武嘛。」宋即將名字改成「宋要武」。自此，文革第一波暴行迅速蔓延到整個北京及全國。

文革甫起，老紅衛兵一度成爲革命的主宰，大力宣揚「血統論」，所以打老師同學也特別狠。這些紅衛兵即使不去打人，也會成爲當然的接班人，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一種紅色接班人的特權感，把打「階級敵人」視爲榮耀和考驗。作者曾引用一個前上海中學紅衛兵的回憶：「北京紅衛兵南下，穿著軍裝，系著武裝帶，非常神氣，對我們說：『你們這裏怎麼這麼文質彬彬，一點革命氣氛都沒有？』我當時弄不懂他們說的『革命氣氛』是指什麼。一個北京來的女紅衛兵從腰上解下皮帶就開始示範怎麼抽人。」在這樣的「革命氣氛」中，那些被紅衛兵視作「黑五類」的人，當然是在劫難逃了。從實錄揭示的事實看，他們的罪名大多是因爲家庭或本人身份，如實錄中提到的卞仲耘是基層教育幹部，文革初就被工作組定爲「四類」，王光華和左奶奶的家庭成份是小業主，陳彥榮母親土改時被劃爲富農，黃瑞五和孫啓坤則是家有房產，陳夢家是右派，至於馬大娘和李叢貞，一個是幫工，一個是工人，應當屬於革命的基本群眾。這些人在平時都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從不對現實不滿，也沒招誰惹誰，即使出於發動文革的最高和最低目的，也找不到非殺害她們不可的理由。但他們還是被權力殺害了，倒在歷史的輪下，變成一道巨大的陰影。

對無權者的殘酷，是文革的一大特色。二十世紀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或可與之相比。受到歷史決定論的召喚，納粹以種族鬥爭的名義，要消滅猶太人，而斯大林和文革則是以階級鬥爭的名義，要消滅其它階級。他們都號稱要拯救世界，卻蔑視「你不可以殺人」的人類古老律條，以人的血統分類，用鮮血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直至瘋狂殺戮，血流成河。在《艾奇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談到納粹殺害猶太人的行徑，漢娜·阿倫特寫道，這是「任何實用目的都無法予以解釋的一種罪行。」³這裏除了一部分「人類」的權力傲慢和優越感，還有什麼呢？說到底，文革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不是黨和人民與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也不是官僚主義與反官僚主義的矛盾，而是權力者對無權者的暴政。這樣的暴政常常並不出於任何實用目的，迫害的唯一理由，祇是緣於受害者的身份。誠如漢娜·阿倫特所說，它「攻擊人的差異，也就是說，攻擊『人的身份』特性，沒有這種特性，『人種』或『人類』一類詞便會毫無意義」。⁴

自文革結束，許多受難者的家屬一直要求討回公道，試圖在法律上追究具體責任者。卞仲耘的丈夫多年來就是這樣，他的努力沒有成功，檢察院先是以「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後又以屬於「運動中的過激行為」，而決定不予起訴。文革持續了十一年，然後又過了兩年才被徹底否定，文革初期的罪行自然早已過了時效，但想來問題還是出在「運動」一詞，因為它涉及到最高權力者，也涉及到個人在政權名義下承擔的責任。後者是一個複雜的法律問題，可以暫且不談。儘管如此，當年的打人者至少應當在道義上，向受難者及其家庭道歉，求得寬恕。我們至少應當響應巴金的呼籲，將大量的文革暴行記錄下來，公佈出來，討論起來。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讓集體失憶主宰我們的良知，何來正義的伸張？又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

就像布羅茨基說的，「時間祇能使邪惡升值」。經由猶太幸存者和索爾仁尼琴等人的不懈努力，納粹大屠殺和前蘇聯大清洗早已大白於天下，再也沒有人

敢於公然為之辯護。但文革暴行卻未曾受到如此充分揭露，這段歷史成爲空白，不到三十年時間，文革後的一代人對此已茫然無知。一些文革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也開始發表文章，爲自己百般辯護，⁵以至於在某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眼裏，潰瘍也變成了花蕾。今天，不是已經有人重新在爲文革的「理想」叫好了嗎？不是有人因對現實不滿便開始懷念文革了嗎？我就見過國內一份有名的讀書雜誌，遮遮掩掩地謳歌文革中的農村民主，好像農村從來沒有過批鬥「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大興縣和道縣的屠殺更是天方夜譚。而受難者歷史的缺失，也使得一些空談理論的西方左派能夠從全球文化革命的觀點，去論證文革的歷史合理性。曾看到一篇文章講，作家鄭義撰文談文革中廣西的吃人事件，經瑞典一些報紙摘譯發表後，幾位社會學家竟批評說太荒唐，認爲這是出於對東方民族的偏見。⁶看來有一天，他們甚至還會告訴我們，所謂文革暴行，不過是後殖民主義話語，是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

所有這一切，都更顯出王友琴寫作的意義。

2003 年在美國芝加哥見到王友琴時，她正在聯繫結集出版的事，說是北京有人願意出版成書。最近她來信說：「我的書在香港出版，已經發了廣告，5 月初印好。書名是《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50 萬字，有麥克法誇爾和余英時先生的序言。」末了，她不無遺憾地加上一句：「在北京最後未能出版。那是一個 35 萬字的版本。他們排了紙樣，可是北京的出版社不接受。」

沒有受到歷史追究的暴行是不會被寬恕的。

表現在舞台上的中共文革丑惡歷史



⁵ 前文革領導人陳伯達、王力等都在香港出版了回憶錄。1996 年 4 月 10 日，《紐約時報》曾發表對王力的整版專訪，王力稱自己對文革的所作所爲不後悔。

⁶ 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 年 8 期。

³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75.

⁴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1994. 268-269.

走出紅海

汪 成 用

(一)

本來是早該出名的。可運氣不好，“成名作”所歌頌的對象曇花一現。他自己短命不說，還耽誤了我出名。

(二)

一九七六，多事的一年。

那時的國人，個個像神經崩緊了的兔子。人們機警地從報上的字裡行間捕捉弦外之音，再驚弓之鳥般地衍生出顛覆性的小道新聞。儘管一再“辟謠”，“謠言”却多數成真，兔子們便更加機警。可當“中央抓人了”[1]的“謠言”傳來時，因其顛覆性大大超出了國人的平均承受力，人們還是嚇得不敢相信。記得是一個姓張的老師傳話給我的。老師的父親是省級幹部，很有些通天的消息。他說此話時的神情使我相信一定是出了大事。他的眉毛擰成一團，嘴唇發抖，說不上是激動還是恐懼。

直到“特大喜訊”印成了鉛字，御林詩人以走了調的興奮“大快人心”，人們才如夢初醒地蜂擁上了街。再後來，是眾人圍在電視機前等待我們的“新救星”登基的聖典。

按照傳統，領袖現身時必鼓樂齊鳴。新救星當然要有新音樂，可不知是粗製濫造，還是別具匠心，新曲的前奏竟與唱“老救星”的老曲前奏如出一轍，給人一種老救星起死回生的肅穆與莊嚴。就在滾瓜爛熟的曲調馬上要沿著慣



性脫口而出的一刻，旋律突然由本應順理成章的《東方紅》[2]，峰迴路轉地巧變成了《交城山》[3]。與此同時，踩著拍子踱步而出的，是英明的領袖華國鋒！

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了音樂的超功能。民歌，太玄妙了！僅幾音之差，升太陽的地方便由陝北遷去了山西。清楚記得，一個頗有名氣的作曲家激動得喊了起來：聽！這就是新時代的《東方紅》！

一個“東方紅”時代。如果沒有熱情的歌頌，音樂便沒了語言。而一旦有了歌頌的熱情，喋喋不休的就不僅是音樂，你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像上足了發條充足了電，持續地興奮過度。

就在領袖登基的那一過度興奮的時刻，我立了個大志：寫一首史詩性的交響曲。

(三)

翻

開張老師規定的必讀作品《森林之歌》，扉頁上的文字讓人肅然起敬。這是偉



大的蘇聯作曲家肖斯塔克維奇[4]在接受了“黨與群眾的批評”後的脫胎換骨，歌頌的是史達林領導下的蘇維埃的植樹造林。當樂曲在“光榮屬於列寧的黨，光榮屬於英明的史達林”的合唱中輝煌結束，激動中生出個不該問的問題：他為什麼受批評？老師吞吞吐吐，似乎有種難言的神秘。隱約聽說，他好像是犯了“形式主義”，二十九歲就寫了個“反動歌劇”……。話題馬上有聲有色地轉向了“但是”，——但是，肖斯塔克維奇終於認識了錯誤，成為“黨的忠實兒子”，“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云云。

假如當初就知道，“形式主義”不過是整肅文化异己的“何患無辭”，多少藝術家因此去了古拉格，甚而消失在西伯利亞荒原，我從輝煌中感受到的，就無論如何是一種扭曲。認識只能與時代同步。

回到沒有“假如”的當初，對森林的全部認識，是綠色的生機盎然與建設者燦爛的笑容。

陶醉於《森林之歌》那史詩般的氣派，我構畫著交響曲的草圖。

(四)

然而，一九七六遮不住歷史。從陶醉中醒來，我有幸知道了“但是”之前的故事。

揮霍不完才華加如日中天的名氣，二十九歲的肖斯塔克維奇正值人生的峰顛。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舞文弄墨，從而把音樂的優勢——解釋的隨意性——喪失殆盡。讀了列斯科夫的小說《麥克白夫人》，他決意寫一部歌劇。可聰明過度的他不甘於僅僅作曲，而是從腳本開始寫起。給他惹出大禍的，是女主人翁卡捷琳娜，一個丈夫性無能的下層婦女。她在孤寂中偷情，被常對她性騷擾的公公抓住了把柄。她害死了公公，又與情人合伙殺了丈夫，為此兩人同被發配西伯利亞。可情人背叛，又尋新歡。卡捷琳娜把情敵推入冰河，而後自盡。肖斯塔克維奇在劇中嘲笑了除卡捷琳娜以外的任何人，却對一個“殺人的淫婦”充滿同情。

《麥克白夫人》的上演引起了不折不扣的轟動。短短兩年，演出超過一百場次，世界樂壇也為之震驚。肖斯塔克維奇的摯友，偉大的大提琴家、指揮家羅斯托科維奇曾說，他被卡捷琳娜式的“扭曲的人性”所深深地震撼。問題就出在這裡。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揭示的是人性，高爾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宣揚革命。顯然，肖斯塔克維奇筆下的卡捷琳娜已完全“托爾斯泰化”，由是，他墮入了一個賴不掉的結論：背棄了蘇維埃給現實主義下的定語——社會主義。一場厄運已在劫難逃，年輕的肖斯塔克維奇在一九三六年的一個冬日裡幾乎徹底崩潰。那天早上，當不溫暖的太陽像往常那樣升起，《真理報》以顯著的篇幅發表了重要社論，對歌劇《麥克白夫人》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更糟的是，他以作曲家特有的敏銳透過字裡行間聽到了弦外之音，一股陰冷的史達林味。幾天前領袖曾親臨劇場觀看了《夫人》，並在結束前拂袖而去。再清楚不過了。讀著報他雙腿一軟冷汗如注，沒什麼能形容那種絕望的恐懼。那些日子，他把生活用品收拾在一個小皮箱裡，隨時等待著秘密

警察的光臨。從此，他就再也無法擺脫史達林的陰影。三十年後，當記者問起他的近作，剛完成了兩部弦樂四重奏的他臉部肌肉抽搐了幾下，顧左右而言他：“我……最近在為電影《卡爾·馬克思》寫配樂……”話頭就此打住，他奇怪地歪著嘴，手指像敲鼓樣地在桌上打著拍子。警覺已溶入血液。他似乎在手指敲打的節拍中習慣地等待。

等什麼呢？以一言概括他二十九歲之後的生命，即，等待毀滅。

史達林終於饒了他一命。可等待一個打不出來的噴嚏要比噴嚏本身痛苦百倍。據說，噴嚏之所以沒打出來大概有兩個原因，其一，他的名氣太大，以至羅斯福也為他說情。其二，史達林高瞻遠矚，認准將來還用得著他。也許二者皆有，但歷史證明了後者更為可信。如果二十九歲的肖斯塔克維奇被送去了古拉格，也就不會再有輝煌的《森林》。

在等待的節拍中，他用手指敲打出綠色的死裡逃生和建設者心驚膽顫的笑容。

(五)

你一定記不起母親的第一次微笑。就像我記不起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的《交城山》。依稀記得，它是從五十年代的一個歌劇中風靡起來，十幾歲的姐姐便成天价哼著“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如花似玉的郭蘭英^[5]是交城山與我相連的媒介。她演唱時的表情眼神，賦予山水以超越詞曲的靈魂。久而久之，郭蘭英便成了歌的一部份。本色的歌加本色的人，那魅力就沒法擋得住。那會兒我大概還穿著開襠褲，竟也會染上些“郭蘭英崇拜”。

後來才知道，《交城山》是明清時期的老調。交城，山西呂梁山東側的小縣。窮山惡水有其原始的誘惑，我迷上了它的拙樸，那一抖落就掉渣的土味：

“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不澆那個交城澆了文水。灰毛驢驢上山灰毛驢驢下，一輩子也沒坐過好車馬。交城的大山裡沒有好茶飯，只有攸面烤姥姥還有那山藥蛋。”幾句家常話，竟能唱得鼻子發酸。似秦腔般的高亢，如晉劇樣的婉轉。交城雖窮，却窮得楚楚動人。貧瘠的水土又養人，又養曲。

穿著開襠褲傻聽“郭阿姨”唱歌的我當然想不到，《交城山》竟在火紅的一九七六發得這般紅火。

交城，便姑娘出嫁似地坐著轎子進了京城，只因“英明領袖”系山西交城人。文革中吃足了苦的郭蘭英重煥青春，在荒蕪了十年的舞台上再唱《交城山》。記得電視上的她雖仍有幾分風韻，但與小時候崇拜的郭蘭英已判若兩人。也許是因受迫害，在本不該五音不全的年紀，“郭阿姨”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可她的演唱却迎來了狂風般的喝彩，原本一張嘴就冒山藥蛋味的詞曲也亮出了新風景：

“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實在美。交城的大山裡出了游擊隊，游擊隊裡有咱們華政委。”

“委”字還沒出口，一陣歡呼已淹沒了歌聲。雖然沒趕上從《芝麻油》裡提煉《東方紅》[6]的年頭，可有幸趕上了新《交城山》的歲月。能稱得上“英明領袖”的多少年出一個？千載難逢！隨著高八度的“華政委”拖出漂亮的甩腔，一個靈感讓我激動得坐立不安：我要用《交城山》作為交響曲的主題。

在郭蘭英沒完沒了的謝幕與扑天蓋地的鮮花掌聲中，我鄭重地寫下了交響曲的標題：呂梁山回想曲。

(六)

對《麥克白夫人》的圍剿以肖斯塔克維奇急中生智的“認錯”而暫停。

那兩年，身邊的藝術家一個個蒸發，苟活的也際若寒蟬。驚恐之中，他被逼出了另一番聰明：用第五交響曲回答“黨與群眾的批評”。世上大概沒幾個人有如此認錯的本錢。以交響曲的身段認錯，無疑說明了他的大徹大悟。你可以從音樂中聽出喜怒哀樂，但你絕聽不出喜怒哀樂的理由。在無法解釋或任意解釋的情感背後，是肖斯塔克維奇還原自我的廣濶空間。今天，第五交響曲已被列為經典，可有誰能從中聽出他的懺悔？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見證》中，他辛辣地為第五作了腳註：“那是威脅下的喜悅。像是有人拿棍子敲著你的頭說：你真快活！你真快活！於是，你顫抖著跳了起來，一邊大步前進一邊念念有詞：我真快活！我真快活！”。史達林羞辱肖斯塔克維奇，肖斯塔克維奇便愚弄史達林。

合上苦澀的《見證》，雲霧裡的肖斯塔克維奇便走出迷團。他把固執的“夫人情結”與永恆的“史

達林陰影”化成三種痛苦的語言：揭示內心世界的晦澀語言是自我的；作為“社會主義作曲家”的頌揚語言是表態的；電影配樂中的通俗語言是糊口的。他不得不浪費三分之二的生命，以保住三分之一的真誠。

歷史在原地打轉。十二年後，史達林一聲咳嗽，文化界遂展開了對《夫人》的又一輪批判。此時的他已久經摔打，練就了一身在險境中與狼共舞的絕技。他學會了節省感情的“深刻檢討”，用報上比音樂更美妙的語言口是心非地作保證。經歷著卡捷琳娜式的痛苦，孤獨，無奈。知己一個個死去，朋友背叛，精神迅速老化，幾乎天天頭痛，他想到了自殺……

再寫個交響曲“認錯”恐怕已混不過去。為給自己貼個“社會主義”的標籤，森林在夫人的痛苦中分娩。——“我們是普通的蘇維埃人，共產主義是我們的光榮。假使史達林說要這樣做，我們就回答領袖：就這樣。”[7]

事後他一再說，寫《森林之歌》實出于被迫，他



為此感到丟臉。覆水難收。他的“丟臉”却引來了半個世

界的喝彩。《森林》於四九年上演，隨即在五一年被譯成中文，從此影響了中國幾十年的合唱創作。——“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史達林，毛澤東，象太陽在天空照”[8]……

史達林的死使他喘了口氣。但僅一年之後，他因第十交響曲再次受到批評。大棒之後又被喂了根胡蘿蔔，《森林之歌》被官方定為了蘇聯音樂的“樣板”。套用一句中國的老話，這叫“以己之矛克己之盾”。

帶著幾分嚴肅的滑稽，疲憊不堪的肖斯塔克維奇苦笑著用左臉批判了右臉。

(七)

可沒人強迫我寫《呂梁山》。

懷著滿腔的興奮過度，我從肖斯塔克維奇口中非的苦笑中汲取養分。鋼琴上敲打出營養不良的自我陶醉。無知者無畏，一代感情的富翁，信息的窮人。

又是張老師神秘地向我透了點風聲，襁褓中的《呂梁山》居然被一九七八年的“上海之春”音樂節選中。

我忐忑地去見了名指揮家陳燮陽。被我從午睡中叫醒，陳指揮顯得很不高興。他睡眼惺忪地在鋼琴上讀著譜子，半醒之中敏銳地挑著刺兒：“銅管和弦怎麼沒三音？”“大提琴幹嘛和長笛奏同度？”……

我結結巴巴，滿頭冒汗。指揮心一軟，打著哈欠拿起了筆：“好吧，我幫你改。”幾個哈欠後他漸入佳境，琴聲也隨之入耳。

如果指揮是時代的鋼琴家，《呂梁山》就是個合格的琴鍵。

(八)

你，生活在一齣活的歷史裡，一齣驚心動魄的歷史。可你却麻木得沒有一點歷史感。因為你不知道，沒有能力知道週圍發生的事情。你像井底之蛙讚美著藍天，可說不定井邊正在流血。當這一節歷史已被寫進書裡的多年之後，你從井裡跳了出來。驚訝憤怒，目瞪口呆。如果有選擇，你唯一的願望是：重活一遍。

(九)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當“上海之春”在掌聲中啟幕，指揮家羅斯托科維奇在法國宣佈了一個重要決定：重演被禁了四十年的《麥可白夫人》，以告慰三年前死去的肖斯塔克維奇的亡靈。

三月中的一天，羅斯托科維奇在他巴黎的寓所裡忽聽見隔壁房間傳來妻子的驚叫。從新聞中獲悉，他們夫婦倆已被蘇聯當局吊銷了蘇聯國籍。幾天後，當動身去倫敦指揮一個蘇聯歌劇時，他們已不再是蘇聯公民。天下著雨。潮濕的平靜中，他們相依為命。

《麥可白夫人》的排練在戲劇化的尾聲裏經歷了陣痛。當卡捷琳娜將情敵索耶卡推入河裡，索耶卡應發出一驚天動地的吼聲。這聲吼對羅斯托科維奇至

關重要，他固執地尋求著久等的畫龍點睛。可儘管一再努力，扮演索耶卡的演員還是叫得像夜鶯。休息時，唱片製作人格魯波對心事重重的羅斯托科維奇說：“看來你得想點其他辦法。”羅斯托科維奇一言不發回到舞台，開始逐一打量每個合唱團員。他的目光停在一個長著薄薄的嘴唇與刀一樣的鼻子的臉上，相視的一瞬，他似乎找到了感應。“請原諒，小姐”他溫和地說，“如果我讓您像臨死的野獸那樣大叫一聲會毀了您的嗓子嗎？我要的是您離開這個世界前最後的聲音。”小姐猶豫了片刻：“讓我試試。”

排練開始。卡捷琳娜一把將索耶卡推入冰河。一陣柔弱的心跳似的撥弦聲中，指揮棒所指之處，突然傳來一聲撕心裂膽如野獸般垂死的吼叫。那聲吼簡直能讓山崩地裂，冰河解凍。

全場震驚！

羅斯托科維奇呆站著。片刻死寂之後，格魯波沖過來緊緊地擁抱著他，哭了。

他們聽見了什麼？

世界聽見了什麼？是羅斯托科維奇對當局侮辱藝術家的遲來的憤怒，還是肖斯塔克維奇熬了一生的早熟的悲慟？是一個時代臨死前喪心病狂的掙扎，還是人性在春天陽光下艱難的甦醒？

而就在這一聲讓世界哭泣的吼聲中，上海音樂廳的舞台上，陳燮陽瀟灑地一甩頭髮，《呂梁山回想曲》在激情中達到了高潮。“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游擊隊裡有咱們華政委”……

冬末，森林已然死去。

初春，夫人正在重生。

我坐在井底，觀賞著頭頂上的藍天感動。

(十)

《呂梁山回想曲》讓我風光了好一陣。有人居然一本正經地告訴我，以畢業作品出名的，自鴉片戰爭以來只有兩人：辛滬光的《嘎達梅林》，我的《呂梁山》。

對鴉片戰爭時期的音樂史我太不熟悉，可此話讓我七上八下地犯起了嘀咕。嘎達梅林畢竟是已刻上



墓碑的蒙族英雄，而華國鋒却正在鋼絲上走得一臉的驚險。果然，政壇風雲無常，不到兩年，“華政委”又悄悄改回了“山藥蛋”[9]。《呂梁山》就此壽終。

幾年後我見到了辛滬光。以《嘎達梅林》出名後，她婉拒了留校任教，義無反顧地去了內蒙。遇見她時，這個北京女杰已完全“嘎達梅林化”，舉手抬足張口閉口都透出蒙族歌舞的韵味。因“鴉片戰爭以來的兩人”之說已沒人再提，我終於沒敢稱她一聲“師姐”。

不管怎麼說，《森林之歌》為肖斯塔克維奇贏得了“史達林勳章”和可觀的獎金，《呂梁山》却沒給我帶來半分文。倒是由此生出一個惡作劇使我哭笑不得地小有收益。在文化宮拉琴的朋友小齊，為追求一個拉琴的女孩子想出個浪漫的詭計：求我為他寫首小提琴二重奏以參加全市彙演。捲入“醉翁”的陰謀，我從《呂梁山》中胡亂抽出兩個聲部編成一曲，小齊還為它起了個時髦的名字，“長征路上憶呂梁”。也許是帶著別有用心的激情，此曲竟獲第一名，獎金高達五十圓。不料好事多磨，有個明白人咬定此曲剽竊了《呂梁山》。小齊捶胸頓足地保證絕無此事，組織人只好找《呂梁山》的作者拍板。忽聞有人到訪，說明了來由我忍俊不禁。裝模做樣地看了遍自己寫的譜子，遂揮筆寫了個證明：此曲雖與拙作使用了同一民歌，但並非剽竊。特此證。

當晚小齊興沖沖請我吃飯，當然還有那個蒙在鼓裡的女孩。我們開懷地說笑吃喝，盡情揮霍著五十塊錢，《呂梁山》倒也一時有了幾分可愛。

酒足飯飽中悟出個道理：水土生養民歌，民歌貴在本色。相思也罷，訴苦也罷，阿哥阿妹也罷，人家土得心甘情願，怡然自得，你幹嗎非要逼她改嫁？就如《交城山》扔了山藥蛋改姓“華”，結果只能換酒錢。

一高興我喝過了量，走路像踩上了棉花。小齊便勸我留宿。

(十一)

也許是這酒喝出了點思想，一整夜都睡不安穩。恍惚之中，似乎被扔上了一座孤島。舉目四望，週圍是滿滿一海的水。海水剛才還呈灰綠，轉眼却變成了紅褐。

想起來了，這是紅海。

一陣恐懼。

慌亂中徒勞地掙扎，想喊却喊不出聲來。漲潮了，孤島越來越小。不行！不能就這麼葬身紅海，我得走出去！正急得束手無策，猛聽得一聲撕心裂膽如野獸般垂死的吼叫，奇迹出現。紅海像被刀劈似地斷裂，一條大路劍樣地插在兩堵歡騰的水牆之間，直通向遠處隱約的陸地。絕處逢生之時却死活邁不開步，忽見一個人站在路口向我招手，就拔腿向他奔去。那人却走得不慌不忙，像是與世無爭的野鶴閑雲。剛要催他快跑，只見他悠雅地轉回了頭。

——肖斯塔克維奇？！

我失魂落魄。

他身穿黑色禮服，眼睛透過深度近視鏡沒有表情地看著我。他一手掠了掠掛在額前的頭髮，另一手搭上了我的肩膀。他的手指像敲鼓樣地打著拍子，奇怪地歪著嘴。

濁浪喧囂，紅水滔天。

看著我氣喘吁吁的驚愕，他不緊不慢地開了口：

“兄弟，日子還長，悠著點。”

……

(十二)

那年，我剛好二十九歲。

二零零四年五月于芝加哥

註釋：

[1]：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

[2]：歌頌毛澤東的家喻戶曉的頌歌。

[3]：原始山西民歌。詳見下文。

[4]：1906-1975，蘇聯最重要的二十世紀作曲家，並對世界文化產生重大影響。

[5]：中國大陸著名民歌歌唱家，山西平遙人。

[6]：《東方紅》系由傳統陝北民歌《芝麻油》重新填詞而來。

[7]：《森林之歌》中的歌詞。

[8]：風行於中國五十年代的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條》。

[9]：華國鋒於一九八零年被迫辭職，華國鋒時代結束。

照片說明：

[1]：中國一九七六年歌頌華國鋒的宣傳畫

[2]：剛剛完成《麥克白夫人》的肖斯塔克維奇

[3]：肖斯塔克維奇一九四九年在《森林之歌》的首演式上

[4]：羅斯托科維奇指揮肖斯塔克維奇的作品

反掩時代宣言

《組詩》選載

楊春光

致裸奔者

和朱學淵先生的《論政治「裸奔」之意義》

我是裸奔者

我經常去清華和北大

甚至去過美國哈佛裸奔

現在我又深入農村、工廠和學校裸奔

我開始是以男體裸奔

後來我又和女性同伴裸奔

我雖然不喜歡別人揭露我的隱私

但我喜歡自己主動向別人暴露陰私

而且我坦白，我在藝術行為裸奔之前

我也是衣冠禽獸，我實在把自己包藏得太久了

想想我們的父輩和我們的同時代人

有誰不再重復被迫裸奔的歷史

從引蛇出洞到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

被誘出的一批批思想透明的裸奔者

全部被一網打盡

不僅被剝去了背心、褲衩

還要自己揭發個人的隱私

不僅要蒙受無端的羞辱和肉體的折磨

還要殃及無辜的子女

不僅要破碎無數個愛情之夢

還要撕裂無數個美好的婚姻

成千上萬的人不是被槍殺

就是上吊、跳井或坐監而死

中華民族上演了多少裸神悲劇之歌

即使被平反了

也大都成了筋皮力盡的活裸屍

許多堅硬的反骨，不是成了一堆堆白骨

就是成了一堆堆活著的朽木

今天，我要自動長途裸奔自己

從內在思想到外在行為藝術

全體裸奔自己——

從我說真話開始就是裸奔

我的光明正大就是對陰謀詭計的裸奔

我的通體透明就是對黑暗骯髒的裸奔

生活中毫無理由再把靈魂隱藏

在網上奔馳，也毫無必要再去隱姓匿名

我寫每一個字，都要一撇一捺地全部裸奔起來

讓所有能有思想表達的東西和人類共同裸奔到底

祇要裸奔的人多了

裸奔者的安全係數也就增大了

地獄也就自動瓦解了

裸奔者

把我們的心腸掏出來纏在天上裸奔

把我們的腎臟掛在太陽上裸奔

我們的清白再不能包庇黑暗

我們的紅色再不能掩護腐敗

我們用我們的明槍抵擋一切暗箭

我們用我們的溫暖抗拒一切冬天的寒冷

讓卑劣在光明面前閉上死眼

讓正氣露出最後的笑容——

一旦我們裸奔者的最後衝刺成功

就是一切黑暗隧道的盡頭！

反飾時代宣言

——致丁友星先生

我是從過去的大糞牆上也要粉刷

毛主席語錄牌的地方來的

追星逐臭的黑蒼蠅

而我現在是一條不啃脛也不吻脛的死蛆

因我已從死蛆脫變成了撲向光明的飛蛾

我寧可撲向自由之火而死
也不在醬缸文化裏生悶氣而活
更不會在廁所裏憋氣一生

因我已走向了反飾時代
所以我寧死不蛆！

2004年2月10日於盤錦終極地



陳繼強

十月十月，
耀眼明亮的十月，
有着青天，有着白日，
讓我們的心灵奔向青天白日，
自由自在地飛翔在祖國的天空，
靜靜的觀愛祖國的大地，
盡情地欣賞我們美麗的錦秀山河。

十月十月，
熱情奔放的十月，
有着理想，有着希望，
讓我們的热血充滿神州大地，
如江河般地丰富我們的共和國，
靜靜的流染祖國的大地，
盡情地播種我們期望的自由種子。

十月十月，
普天同慶的十月，
有着熱情，有着勇氣，
讓我們的双手串聯我們的心，
輕輕巧巧地繪製心裡美麗旗幟，
靜靜的飄在祖國的大地，
盡情地呼吸我們原有的民主氣息。

你們的台灣兄弟——於美國瑞柏市

短篇小說



吳倩

我們奔去的那個地方，以為是天邊，我們的影子擰成一股一股很結實，似乎同心合意的樣子，但我不知道和我們一同出發的人是不是和我懷有同一個目的。

這荒原上本來就沒有什麼植物。一馬平川。很遠，會兀兀地凸起一個小山崗，小山崗上一大片剛剛被火燒過的煙灰。隊伍沒有頭沒有尾，偶爾，隊伍中倆倆之間互相打量的時候，那眼神就是鬼鬼崇崇的。

我有些後悔擠進這支隊伍中，說不定在熟識的人中要好些，受起審查來也知根知底。

果然，行李還未打開，就有緊張空氣迷漫，我惴惴不安地立在地上，張佩蘿職業的敏感，她掃了我一眼又掃了了我一眼，抖抖然地問我：

「你家什麼成份？」

我頭一低，說：「我爸爸得癌症死了。」心想，衝這個，你還要逼我嗎？

「你填表了嗎？」

我被她看得慌裏慌張，她用門牙咬咬手指甲，盯住我看，很勝利的樣子，然後從包裏摸出一本毛主席語錄，頭勾勾地跑出去。

她在院子裏不知對誰講：「季小嫻成份有問題。」而後又咚咚跑走了，非常地興奮，有把這消息告訴每一個人的興致。

我潛出門，想繞過小橋，截住張佩蘿，求她不要揭我老底。

橋頭邊支楞楞地坐著一個乾癟的人，臉孔模糊，從上到下捆滿草繩，樣子迷惑，他每隔五分鐘朝河裏扔一塊玻璃，嘴裏發出奇怪的聲音，旁邊一口古鍾便泛起一片回音。

一群小孩坐在不遠的地方，個個呆頭呆腦。默不作聲，像是坐了許久。

忽而，他朝我驚鴻一瞥，頓時，勾起我一種記憶。

是夜，牛屋那邊響起了鐘聲，有嗓子從那邊黑黝黝地傳過來：

到牛屋裏開會嘍

傳達文件嘍——

清理階級隊伍嘍—————

天黑壓壓地，彩女家的老屋像一堵黑牆，朝著我壓過來。

四周是一片漆黑的海，遠處的狗在叫，高一聲，低一聲。

從黑處悄無聲息地冒出一隻黃鼠狼隊伍，一隻跟著一隻，右手裏提著一隻油燈，左手舉一桿黑旗，朝牛屋魚貫而去。小時候聽我外婆講過黃鼠狼的事，說要是撞見這東西千萬不能得罪喔。我一邊朝後院退一邊心惴惴地想：它們去牛屋做什麼？

我朝後院跑，後院有隻石碾子，彩女家女兒大香子不知從哪兒蜚出來，她鬼蜮地對我講：

「姨哩，那個石碾子喔，蹲不得喔——」

半夜，張佩蘿回來了，她悉悉索索地點著了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

我抱著雙膝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

「你不去開會？你害怕？」

遠處傳來一頭牛的低吼聲，像從夢中傳來的，還有瓦斯燈的嘶嘶聲，不是聽到的，而是神經感覺到的。

「會開到一半，一頭牛突然死了，這就更需要開會了。」

她二眼熾紅如在火裏燃燒。

「關於牛的歷史，你知不知道？」

我幾夜沒有安睡，白天蹲在彩女家屋後。

彩女家屋後，是紅薯地，紅薯早被起光，我彎腰一壟壟地想尋漏網的生紅薯吃，紅薯壟子一條挨住一條。盯住一條死看到底，便會把條壟子看得豎立起來。正午時的太陽照在我的頭頂上剎時就把我的影子吞掉了。

人們都在議論紛紛，關於填表的事。我轉著圈子找自己的影子，找不到，一陣悚然。

我媽在某天正午上吊自殺了。

書桌上放一張表，白得要命，是她留下的，祇填了一半。

那幾天收到城裏來信。我的老師王飛失蹤。

——他歷史複雜，一共填了三尺高的表格，最後一欄填錯了，是因為太悞。據說，通輯令已發向全國各地了。

我們的會還沒有正式開。表還未發下來，但據說已經內定好。黨支部書記又到團部去開會了，去領新的表格，這次「清隊」很嚴格，這兒雖說荒涼，卻是海防前線。

張佩蘿半夜起身跑五十裏，到新浦買紅漆。漆店大量供應紅漆，漆店的黨支書對張佩蘿講，他們已經通知漆廠，其他顏色的漆一律停止生產，全國統一紅。

她把一隻舊喇叭漆得赤紅，站在村口眺望支書。

本省原省委書記的三個女兒站在麥田眺望張佩蘿。張佩蘿一從村上回來，她們一個跟住一個走進張佩蘿的屋，交給她幾摞紙，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她們的父親墮落成黑幫的罪狀，然後她們就上廁所，每回她們都跑進男廁所。張佩蘿站在女廁所門口系褲帶，大聲地說：

「看看她們埋藏了多麼深的禍水。」

連長扛著鋤頭從這兒經過，他用鋤頭在地上擊了三下，神情很嚴峻，那是一種絕密的接頭暗號，當天就有一張血書貼到了中央文件旁邊，連裏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競相寫血書，是晚，人們走起路來便開始沒有了腳步聲。

天將黑的時候，在每家門前的繩子上，掛滿了黑色的、灰色的地主小孩的衣裳，還有反革命老婆的褲子，曬在繩子上的衣服都有沒洗乾淨的血跡，被濃霜凍硬。風刮得有怪怪的聲響。

半夜，我四處瞅瞅趁沒有人的時候，把我的血書貼到宣傳欄上。回來路過前省委書記家三個女兒的屋，我趴在小窗洞口朝裏偷窺，看見地上堆了一地的紙，二女兒一動不動趴在床上，那個小女兒在地上轉著圈子講：

「我又想解小便了。」

她一邊講一邊咳嗽。她大姐端了一隻鍋給她，她眼睛發亮，她立即蹲下，把小便朝鍋裏解。

第二天，太陽出來了，宣傳欄上的血書全變成了黑顏色的。張佩蘿費神地分析：「一定其中有人血是黑的，『污染！』這是『紅與黑』的鬥爭，很嚴重呀，同志們！有異常的事即將發生！」果然，暮黑的時候，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雪。這雪下得很奇怪，大片大片鵝毛般的雪花，紛紛揚揚往下壓，來勢洶洶。可是，那雪壓到村口最高的苦楝樹梢上一丈處，卻下不來了，大地反而變得焦乾。

城裏有消息傳來，王飛被槍斃了，五花大綁，臨刑前，他想喊「毛主席萬歲！」不過，沒有喊成，事先，他的下巴被敲掉了。

黨支部書記打電話回來說是「表」已經領到了，關於開會的事有很多內部指示要傳達，但是下雪了回不來，連長回電話催他，說地上乾乾的才六月天麥子暫時不收。支書說沒得事。

第一場清查運動剛開始時，我爸和我媽一人領了一份表回來，從那晚起，我爸和我媽輪流在門口放哨。不分晝夜——

我媽兩眼通紅，嘴唇發白，口腔發出一種很難聞的味道，她不住地對我爸講：

「離天亮還有一個多鐘頭了。」

我爸的胃病突然犯了。

我媽反手拴上門，用眼角暗示我爸：對門那家在牆上築了一個洞，好像瞭望哨的樣子，正好對著我們家，那洞裏總有眼珠子在遊動，我爸卻領會不了她的意思，我爸哆哆嗦嗦手指著牆上的毛主席像，我媽嚇得直抖：

「好……好……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幹得什麼勾當！我要檢舉你，不識好心人的東西！」

我爸掉頭出門去醫院看病。後來做了切片檢查，查出胃癌，那天他拿著疾病診斷書回來，看我媽繼續受煎熬的樣子，竟然幸災樂禍，他把疾病診斷書攤給我媽看：

「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媽極其羨慕地說：「真是來得及時。」她把櫃子裏的新床單拿出來。還有一對繡花枕頭，富麗堂皇地鋪到床上。當我爸出一口氣躺在床上時，我媽回頭對他講：「不過你也不要高興得太早了。文件上講，不漏過任何一個人，又沒有講，不包括病人、死人。不信，你去研究研究。」

不幾天，我們的檔案運到了連裏。運了好幾牛車，整個一個武裝連押車，兵臨城下的架勢。文書好幾天不到食堂吃飯，他忙得要命。倉庫裏的糧食全部堆到麥場上去了，支書的老婆用楷梳編的小簍子裝了煮紅薯，從窗口遞給他，他從小窗口洞那頭黑悠悠地對著支書的老婆說：

「你能肯定沒有人跟蹤你嗎？」

那天，張佩蘿的紅喇叭忽然裂了個口子，她晚飯也沒有顧上吃，跑到五裏外的中鎮，去找釘馬掌的老鐵匠修理。老鐵匠替她作了特別修理，並叫中鎮黨委保衛科開了張證明。那天晚上，她起來發癢症，拿著紅喇叭挨家挨戶通知開會。那隻紅喇叭很有意思，人們聽到它發出的聲音，互相敲醒，一個一個鑽出被窩，朝曬場走。儘管那天因為突然降雪的緣故天氣奇冷，但人們寧願披著被子也不願缺席。曬場很大，連著曠野，人們哆哆嗦嗦坐在那裏，不知該喊哪句口號，又不敢造次。半夜三更，他們突然為一個問題苦惱起來並且爭論不休，那是一個百年不遇的問題：

地上的大麥一夜間二度發芽，那芽苗不是從地上而是從麥梢發起，這是為什麼？

我媽終於死了。從此有關她的真實歷史死無對證。

我爸呢，一天到晚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他在門板上釘了一張牌子，牌子上寫著：「迄今為止，科學並未證明癌症並不傳染。」旁邊釘著醫院開的癌症診斷書。他用幾塊黑布把屋子裏所有的亮光都捂上。

由我每天晚上在確定好的時間把飯和水放在氣窗口。有時能聽到從屋子裏隱約傳出類似發報機的聲音。我爸瘦成木乃伊了，還繼續“搗古”，據說，他企圖與外星人聯絡上。

我臨下鄉的時候，他從門縫傳出一張紙條上寫道：切記，務必去醫院驗血！！

從此我的檔案成了我的殘酷的斯芬克斯。

那天日暮，我從西莊朝東莊走，遠遠地祇見連長手上拿著一卷白的東西，匆匆過橋，他的頭上也匝了一條白色的東西，腰間也系著一圈白色的……我頓時發悚得要命，一卷白色的東西會是什麼呢？難道除了「表格」還有什麼東西是白的嗎？白的不就祇有『表格』嗎？

天上起了月亮，月亮的清光在彩女家屋山頭的土牆上映出一個倒豆芽的黑影兒。

彩女到屋後上茅廁，撞見我跪在地下，以為撞見鬼了，嚇得「咋哇」一聲。我嚇死了，爬起來一把捂住彩女的嘴，把她拉進鍋屋。她壓住自己的胸口，好久才回過氣來，說道：

「媽媽也，我當成是連長他媽哩！」

「連長他媽有什麼好怕的？」

「她剛死，魂靈不怕人吔？」

「連長他媽死啦？」

「你看那招魂幡哩。」

我看見鍋屋灶台上有一擦擦白的東西。我上前用手摸摸。彩女問我：

「倉庫騰空了，裏頭堆了多少白紙片是做什麼的！」

我發現彩女的眼神有些異樣。我變得怯怯地，我朝屋外退，退到院子裏。

彩女家女兒大青子不知從哪裡蹩出來，她一把抱住我的大腿伸出細細的白手指，指著院北那隻石碾子：

「姨哎，那個石碾子喔，蹲不得喔——」

「爲什麼？」

「是朱向東他大蹲過的。」

「哪個是朱向東他大？」

「橋頭那個『蠱』」

她遂像隻黑貓消失了。

我拼命朝村口跑。

村口一條路，白寥寥地。一程又一程望不到頭。

路邊一條小河，河面上漂著一片一片凋零的樹葉，它們轉了一個彎便消失在一片黝黑的防風林後面。

這兒既寂靜又荒涼，在不遠處交叉著二條小徑，彷彿在努力擺脫大路似的。小河對面的土丘是暗褐色的，上面長著一叢叢的鹽蒿，遠方一片瑩瑩的紫灰，一頭新生的牛犢在河灘打淌子。冷風追逐著雲雨。

在这一切之上垂覆著天空。

寫於 1982 年（從未發表）

作者簡介：吳倩，1969 年 3 月 26 日至 1974 年 3 月於江蘇生產建設兵團插隊，1979 年因為參加大陸南京民主牆

底下文學社團〈〈人間社〉〉的活動。後遭整肅和取締而中止在大陸的文學前途。現客居美國加州。

文學評論

讀父女檔小說

陳家驊

《長恨歌》是王安憶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大家所熟知的。那時我還在美西金山灣。上海朋友來信：王安憶出版了長篇小說《長恨歌》，是部較長的小說。如此而已，簡單到沒有一字下文。引起我的猜想，長恨？寫毛吧。「無法無天幾十年」，走上了神壇，結果連太太也保不住，豈不悲哉！或許寫了彭德懷一類，南征北戰，還打到外國，拚了老命，結果「炮打功臣樓」悲慘死去；可能寫了人所共知的魯迅大將馮雪峰、黃源、胡風、丁玲、蕭軍等諸如此類眾多的一群，爲中共奮鬥十幾二十年，不僅沒享到勝利果實，祇贈以右字號鐵帽一頂，恨恨而終；也可能是九千萬「不自然」死亡者的哀歌；或爲大受折騰的一億戶家庭作不平之鳴！我急欲讀到這部較長的小說，長恨些什麼？頗有懸疑，費我猜想。

很快書到手了。意外地竟收到兩部，另一部是王安憶令尊王嘯平先生寫的小說「和平歲月」。急不及待地看下去。當然南轅北轍，和我的猜測毫無共同之點，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收穫極大，有幸讀到了「和平歲月」，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佳作，讓我拍案叫絕。

第一次見到王安憶，是四十年以前了。她才脫離繃祿，保姆帶她姊妹進了編輯組。有一度組裏四女一男，不消說那個男的，就是我了。我恰恰坐在她母親茹志鵬對過的寫字台上，近水樓台，讓我有機會仔細打量了兩個小不點兒。編輯組另有位特殊編輯，獨個兒另住一室，以後居然成了毛澤東的大將。開始紅得發紫，接著大倒其楣，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之謂也。此人就是所謂「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

王安娜、安憶姊妹由她母親帶著和大家見面，以後去了右旁的編委室，又去了左邊的通聯組。編委除主編巴金不坐班，坐鎮著唐弢、黃源、魏金枝、以群、王西彥和王若望。通聯組八位編輯，都二十上下，是華東各省推薦上來的文學新秀。我們幾個都三十開外，組長年齡較大，是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羅洪，今年高壽九十四歲，還在勤奮耕耘；除了那次和王安憶姊妹初見初識，以後在各種場合還見到過慢慢在長大的她姊妹倆多次。自然仍然是小不點兒。

我被農場禁錮二十幾年，撥亂反正才回到上海。無巧不巧，第一天就讀到王安憶寫的有關紡織女工的小說。多年不見，她已是位初露頭角的大姑娘了，真要刮目相看。當時文學還籠罩在歌功頌德的政治氣氛下，她的小說似乎和這種有些脫節，頗感新鮮。不知是她有意為之，還是信手寫下，忍不住寫了封信給她。祝她跨出了良好的一步，要她向世界名著學習。不過覺得不能太花時間在閱讀上，以致分了心，影響了寫作，遂要她專攻小說之王莫泊桑一家。為了避免一條一條的行文囉嗦和呆板，把提出的幾點，歸結成四行詩，重點放在學習小說之王上。不久在她父母家裏見到了她。當讀到她較長的小說《小鮑莊》，揣度到她不是隨手而為，而是有意地在摸索，覺得可喜，對她有很大的期待。以後我到了美國，年前又從美西移居美東。

無疑《長恨歌》寫得很努力，精工細琢很有一讀的必要。不過像她這樣在你死我活激烈鬥爭環境中滾過來的中年作家，寫出《長恨歌》這樣一種作品，可說是個奇蹟，而且是非凡的奇蹟。之所以說奇蹟，因為是部和塵世格格不入的小說；這恰好說明，作者仍然在摸索之下，朦朧之中。比之她十幾年前所寫的「小鮑莊」，我以為她追求的足跡穩健有餘，開拓不足，沒有放膽向前，著眼實處。這部出於「好心」的和平溫馨之作，簡直是敗筆，恕我直言。

雖然《長恨歌》比較成熟，藝術性也強，十分精細，也較耐看。但我還是要說，我不喜歡。我寧願回看她富有生氣不免有些粗糙的「小鮑莊」。

話得說回來，如果沒有長達三十年你死我活階級鬥爭的恐怖，如果沒有文革的血腥，沒有九千萬人的「不自然」死亡，沒有一億個家庭的受到折騰之災，就是說，把作者的生活面推到抗戰以前，處於比較自

由、和平和富裕的那個時刻，那麼這部較長的《長恨歌》，倒是首屈一指的了。我之所以有不滿足的感覺，且沒密藏心底，而要形之於筆，沒有筆下留情，因為實在和社會距離太遠。處身於階級鬥爭的恐怖中，所見到的祇是鬥爭和牢獄。可是在《長恨歌》中，對這種感受和氣氛很難發現，作家筆觸所及，祇是淡化到了無法淡化的朦朧水墨畫，自然毫無詩意，祇有不自然的感覺；和社會世態格格不入，相差遠矣！

為了說明我的這種感覺，用不著兜圈子，跑遠路，搬理論或者引用中外古今的什麼學說，有一個極其現成的絕妙例子，祇要一讀差不多時候出版的她父親王嘯平先生的佳作《和平歲月》，就立見分曉，一目瞭然，始信我言之不謬。某些方面，可能王嘯平先生的小說，不及他女兒的《長恨歌》細緻，但是王老先生的《和平歲月》是傑作，是文學精品。我要誠摯地向大家推薦，讀一讀父女檔的另一佳作《和平歲月》，那麼你就可以捉摸到毛時代的一個側面。諺云：憤怒出詩人，依此類推，憤怒也應該出小說家。《和平歲月》之所以成功，使我手不釋卷，一讀再讀，文學史上應該有它的一席之地，因為他有強烈的愛憎，或者說他有難以掩飾的感情；而《長恨歌》所缺乏的正是這些。它仿佛是出世者平心靜氣、修身養性之作，缺乏社會環境的勾畫，缺乏受害者的血淚，缺乏階級社會人鬥人，害人的心理狀態的折射。當然文學作品沒有尺寸可以量出高下，也無法算出輕重和優缺點的百分比。不過兩相比較，還是高下易明，輕重立見，似乎用了試金石。

新聞記者不僅僅有聞必錄，而是為民喉舌。既然如此，作家也應肩負這一重任。有人說，作家的作品多少帶有自傳色彩，因為人人對家庭既認識又理解，自然也有感情。離開這些，作品對人就沒有痛癢，激不起共鳴。不言而喻，這是真知卓見。我覺得王安憶不僅要研究她父親的大作，回顧她的家庭，還應該重溫一下編輯部的實際情況。她多次進出編輯部，她母親又是編輯部的特殊人物。回憶一下編輯部青、中、老年編輯，無一逃脫階級鬥爭可怕可悲的災難，整個的社會現實，就一目瞭然。哲人說，一粒沙子能反映世界，這二十個人的集體，小而言之是社會的一個側

面，廣而言之豈非國家的縮影！要認識什麼是階級鬥爭，這個編輯部是最好的歷史教科書了。

有位女編輯，三反時，被懷疑貪污，鬥得死去活來。問題在於她懷孕足月，行將分娩，「打虎」人員對她的殘酷行徑，令人髮指；反胡風時，通聯組兩位編輯跌了進去；這時魯迅研究者雪葦恰恰調來擔任副主編，他有點大刀闊斧，但是不過半個月，我應約去他住所「逸園」看他，已經失蹤；新派的另一副主編王元化，還未走馬上任，登堂入室，也半途消失；他們都牽涉到胡風問題。更冤枉的莫過於通聯組那個女編輯楊，剛巧在和出版單位的編輯羅戀愛，對方也牽涉到這個問題，就隨之流放到西北，一去二十幾年。編輯室主任，以反革命小集團的罪名橫加逼害，審查來審查去，自然是莫須有的，還是不放過他，把他趕出編輯部，貶到外地永遠離開了上海。

此時此際，副主編黃源和王若望被扣上「右派」帽子；我和另一位被送農場洗腦，一去二十幾年；漫漫歲月，甚麼滋味都嚐過。我家破人亡；他帶了全家，禍延子孫。以後王若望流放美國，晚年重病，有家歸不得，客死他鄉。

主編巴金先生一直被目為黑老 K，動輒得咎，白天強笑，晚間嗚咽，每次政治運動都受到折騰，文革中尤甚；五四時代的老作家、編委魏金枝，七十高齡了，關押牛棚，苦不堪言，牙病中，想吃塊乳腐而不可得，長年壓抑，鬱鬱而終；編委王西彥被冠以「最大的學術權威」，作為輪流揪鬥的活靶子，慘不忍睹；翻譯高爾基「給青年作家」的編委、理論家以群，受不了摧殘和羞辱，他跳了樓，以生命來抗爭；王小波竭力推崇、視之為老師的王道乾，係編輯部副主任，也逼得無路可走，十分淒慘，痛苦難言；王安憶的母親編輯茹志鵲，是內定獨一無二，祇此一家，重點而又重點的培養對象，這種幸運在上海文學界唯她一人，文革中也過不了關；幾位通聯組青年編輯，應該過的平順一些吧，但一樣被批被鬥。有胡風問題，有右派問題，有弄不清什麼問題的，或被關押，或羈身農場，或全家流放到北大荒，每每想到編輯部二十位不幸的同仁及其子女，常常使我惡夢連連，徹夜難安，打擊太大，受害太深之故也。

至於王安憶的父親，他不屬編輯部，不再贅述，不過作為藝術家，又是從海外投奔延安參加抗日的志

士，遭遇之慘無法言表。從如此這般的情況出發，每讀《長恨歌》不免感到有恨在哪裡之歎！王安憶的少年時期，正處於激烈內鬥你死我活的瘋狂歲月，稍稍長大，又碰到文革的災難，她就是個在農村備受煎熬的知識青年。我覺得作家應該去發掘人們深感痛癢的問題，而不是脫離生活實際，不食人間煙火似的鑽進了象牙之塔。王安憶是“大手筆”，是“著名作家”，希望向實際掃描。

當然作為讀者，不應該要求作家怎麼寫，寫甚麼；但也應該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提供作家做一個參考吧！這就是我寫這短文的心願。希望作家捨棄小我，擁抱大我，目光向下，雪中送炭。我們要瞭解的是毛時代三十年間家破人亡的血淚哀歌，和平及溫馨祇是一個不著邊際的幻夢，是紙上的畫餅。

長篇小說

《碩鼠樂土》

故事選載

大陸 曾仁全

長篇小說《碩鼠樂土》發生時間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江澤民時代，地點在中國內地一個縣城。

主人翁之一的葉忠寶是一個家境貧寒、無衣無靠，但又不學無術的流氓無賴，他為逃避農業稅費，一把火燒了村支書的柴垛後逃出農村，來到祥龍縣縣城身無分文，過著流浪的生活，偶然結識了曾被打成反革命的曲東興，跟他一同收破爛，他在商店偷錢被抓進派出所，在號子裏受盡折磨，出獄後，曲東興介紹他去找勞改農場認識的獄友——現任祥龍縣勞動人事局局長龍天任。葉忠寶的命運從此發生了變化，他靠他的機智、刁滑、狡詐和野心走上仕途，在這個制度裏如魚得水。像蛤蟆戲濁水一樣戲的不亦樂乎，最後爬上了市委辦公室主任的位置。

主人翁龍天任當時祇是祥龍縣勞動人事局的局長，他正直、無私，坦蕩，才華橫溢，他堅持原則，秉公辦事，但處處碰壁，他身邊的邪惡勢力粉碎了他的一個個夢想，他所處的政治環境就像一個髒水桶，將他困在其中，當他以自己的真實能力沒有競選上副縣長後，他才開始變了，與周圍的官員們一樣沒有了良心，一樣的同流合污，一樣受賄、貪污、腐敗，一樣的揮金如土，一樣的玩女人，這樣反而有了市場，處處受到官員們的奉承和青睞，

龍天任與常化凱「競選」縣長是故事的高潮，在與常化凱競爭縣長的角逐中，他與陳青棟、常化凱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共同演繹了當今殘酷的政治遊戲，在這個過程中，雙方使用了一切最為卑鄙無恥的手段，龍天任得意於他認的「乾侄兒」葉忠寶和老組織部長江永喜等人，採取了以邪治邪的種種見不得人的伎倆。最後終於當上了祥龍縣的縣長。後來，又得意於葉忠寶獲得陳青棟家裏被偷百萬元資財的證據，在龍天任的同學——省委秘書長溫從舒的傾力相助下，龍天任取代了祥龍市市委書記的位置……

故事中約有近百個不同類型、不同性格的人物，書中不僅寫了腥風血雨的政治生活，也寫了龍天任與范豔霖之間、與楊菊花之間那濃濃的情、複雜的愛，也寫了葉忠寶爲了達到個人的目的，與多個女人的肉體關係。

故事從一個縣城的政治風雲的橫斷面，輻射了整個中國政治和文化的真實生活畫面。官員們做盡了遊戲，幹絕了壞事，是全書的中心主題，「親戚、朋友、同學、戰友是最堅實的社會基礎，任何法律法規都是紙老虎。」是中國社會背景的真實現狀。

「碩鼠樂土」是詩經《碩鼠》上的典故，「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全書三十章、五十五萬多字，成書一年多，送給大陸多家出版社，因爲內容太敏感都不敢發表，在此祇能節選部分章節首發於此，以饗讀者。

之一

葉忠寶是一個家境貧寒、無衣無靠的小青年，同時又是一個沒有受過文化教養的流氓無賴，父母早逝，收養他的大哥又不把他當「人」看待，他和村子裏的一幫小哥們學得油腔滑調，偷雞摸狗的事沒少幹，不到十七歲，他的大哥就將他趕出家門，住進了曾經是關牛的棚子，交給他兩畝田，他爲了逃避繁重的農業稅費逃出農村，來到祥龍縣縣城身無分

文，過著流浪的生活，憧憬著能撿一大包鈔票過上好日子，後來打短工掙到幾百元錢後，受一上海女青年設下的色情圈套的誘惑，被其同夥打昏，搶走了他積蓄的錢財，後被檢破爛的曲東興救起，與曾被打成反革命的曲東興過起了收破爛的生活，在得知曲東興要過六十歲生日時，他想給老人買生日禮物，在商店收破爛偷錢被抓進派出所……

祇有八九平方的號子裏關了六個人，漆黑的牆壁，潮濕的地面，昏暗的燈光，木板鋪上幾床臭哄哄的被子，號長叫許長錄，長的粗短矮胖，肥頭大耳，手下兩個小哥們，一個叫楊昭，長的賊眉鼠眼，另一個叫常定益，長著圓圓的腦袋、圓圓的臉，對許長錄唯命是從。聽說三個人都是縣城周邊一個村子裏的地霸。昨天一進號子，楊昭就尖聲尖氣地聲音道：「喂，新來的，還不主動給錄哥登記？」葉忠寶膽怯地說：「在外面已登過記了，還登……什麼記？」葉忠寶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爲在進號子的時候，他已由李保發搜清了身上所有的東西。自從被警察捉住以來，他心驚肉跳，所以說話特別小心。號長許長錄躺在床上，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說：「不懂嗎，你們好好教教他。」說話的聲音中氣十足，嗡嗡作響。還沒等葉忠寶反映過來是怎麼回事，楊昭和常定益已像母虎撲食般的一擁而上，將葉忠寶兩隻胳膊架起按在鋪板上，用又臟又臭的被子蒙住頭部，接著，拳頭像雨點般地落在他的頭上身上，他死命掙扎，但愈是掙扎挨的拳頭愈多，他當時差點窒息死去。將他折磨夠後，就命令他跪在許長錄面前，一面給「錄哥」捶背，搓腳板，一面介紹自己的姓名、年齡、家庭、所犯案子、家裏有沒有錢，個人是否有錢。當葉忠寶說到自己家裏和個人都沒有錢時，許長錄雙目圓睜，喝道：「他媽的，又是個小潑皮，繼續接受教育去！」那一夜，葉忠寶被折磨地死去活來。他心裏一千個想不通、一萬個想不通：「天啦！我們的派出所怎麼是這樣的？與廣播電視上介紹的完全不一樣呵，聽姓李的警察說還要關到收容遣送站去，那個地方肯定還黑一些，到了那裏，我的小命還有嗎？」不竟心驚肉跳……

審訊回來後，他心驚膽顫的進了號子，討好地向許長錄一笑：「許叔好，楊叔常叔好！」許長錄咧開大嘴開心的笑了：「嘿，小子嘴還甜，有進步，帶信叫你家裏送錢來！」葉忠寶此時長了心眼，他知道，被關進來的人，祇要家裏有錢送進來給號長等人享用，「孝敬」他們吃喝就會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手裏僅有的五百元錢早就被二男一女掙走了，他大哥大嫂把他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巴不得他判刑坐牢，怎麼會拿錢救他？說謊是葉忠寶的拿手好戲，聽了許長錄的

話，他靈機一動說：「我的三叔在縣城開餐館，餐館的名字叫天福飯店，他是老闆。我出去後送錢來孝敬您老人家。」他企圖矇騙過關，希望許長錄手下少給他一些折磨，沒想到許長錄認真地道：「老闆李崇學是你三叔？」葉忠寶一驚，他沒想到許長錄認識老闆李崇學，葉忠寶祇是去年冬季在天福飯店打了兩個月的工，是為哥們義氣被攆出來的，但此時他已沒有退路，如果反悔就會暴露前面的假話，於是硬著頭皮說：「是呵，他已出來了多年了，生意做的可紅火呢……」許長錄聽了，輕輕地點點頭，葉忠寶見他點頭了，心裏有了一絲慰藉，心想：「祇要他不打我了，李崇學就是做我爺爺又有什麼關係？」於是又說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到天福餐館好好的擺一桌，請許叔、楊叔、常叔……」許長錄似乎不以為然，輕蔑地一笑，向楊昭一招手，楊昭比猴子還快地鑽到他的面前，許長錄就在他耳邊低語了一會兒。楊昭就跑到書本大的窗口前，對著看守低語了一會兒。這一夜，關押的八個人，祇有葉忠寶一個人沒有接受「訓練」。

第二天下午，窗口的小門打開了，楊昭又猴急地跳了過去，窗外的看守輕輕地對楊昭說了一會兒，楊昭就跑到許長錄的身邊低語了一會兒，許長錄看著葉忠寶，冷笑道：「過來！你猴小子騙老子？是不是活膩味了？」葉忠寶一驚，他悲哀地想：「他們不會是調查了李崇學？李崇學又說不是老子的三叔吧？西洋鏡拆穿了老子可完了……，但是，他許長錄在號子裏不可能瞭解那麼清楚吧？」於是，硬著頭皮說：「許叔，我沒有騙你呵，我做什麼騙你呀？」許長錄喝道：「你還沒騙老子？老子派人去找李崇學要錢，他就跟著來看，你小子是在他那裏做了幾天工的小混混是不是？」此話一出，葉忠寶精神徹底崩潰了，像一堆稀泥軟在了那裏，顫聲道：「許叔，出了這號子我找錢孝敬您……」楊昭冷笑一聲，尖聲大叫道：「許哥，這小子一點兒不老實，是不是先給他來個『吃肉喝湯』？」所謂的「吃肉喝湯」就是強制灌進七八個人解在便桶的屎尿，昨天晚上他已親眼目睹了給剛進來的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進行的「吃肉喝湯」，儘管那個農民殺豬般的喊叫，但號子外面的看守置若罔聞。葉忠寶一聽就清醒了，他知道向號子外面求救一點用處都沒有，一個健步跳到許長錄的面前，雙膝跪下，磕頭不止地哀求道：「許叔，我不是有意的，原諒我這一次，以後做牛做馬，我都聽您的，許叔饒我吧……」也許是受他的「真情」打動了，許長錄一腳把他踢開了，冷冷地說：「先按程序來！吃肉喝湯放在後一步！」

這一夜，按照「錄哥」的指示，葉忠寶進行「面壁思過」——就是臉對著牆一動不動地站立，祇要看到打瞌睡就遭一頓毒打，一直站在半夜；第二天晚上是「看彩電」，所謂「看彩電」，就是扒在牆角裝有大小便的便桶上面，一動不動地看著桶內的屎尿講一部電影故事，葉忠寶扒在便桶上被醜得幾欲昏倒，仍憑他「錄哥饒命」地叫，換來的是許長錄等人幸災樂禍地大笑。葉忠寶咬緊牙關挺著，斷斷續續地講述了一部老電影《渡江偵察記》，他口齒伶俐，講述的頗為生動，博得了許長錄等人開心地笑聲；第三天的節目是「反彈琵琶」，所謂「反彈琵琶」，就是要求葉忠寶脫光衣服，用棉被裏抽出的棉線扭成幾股，一頭系在左手上，左手舉過頭頂，將線頭的另一端拉緊後系在生殖器上，右手輕輕地彈動線頭製作的「土琵琶」，嘴裏哼唱著流行歌曲，如果把線頭「彈」斷了罰唱三首，除規定的五首歌曲外，葉忠寶將「土琵琶」彈斷了三次，僅罰唱的歌曲就是九首，葉忠寶在農村裏看的電影、聽的歌曲有限，絞盡腦汁都想不出那麼多歌曲，就被迫學狗叫學貓叫；第四天是「蛤蟆過江」，所謂「蛤蟆過江」就是扒在又髒又臭的水泥地上，雙手勾在頭頂，用肚皮和膝蓋的彈力向前爬動……。如此這般地花樣百出，將葉忠寶折磨得死去活來。有一個因賭博拿不出罰款早已被關了近一個月的莊稼漢小聲地告訴他：許長錄等人在縣城郊區的村子裏偷盜搶竊、派姓鬥毆、調戲婦女等無惡不作，進出派出所就像進茶館一樣方便，和警察穿一條褲子，關係非同一般，這次是被群眾告到省裏了，派出所不得已才關他的，你就忍著點吧。葉忠寶得知後，就咬牙切齒的強忍著，他在心裏說：「老子葉忠寶不報此奇恥大辱不姓葉。」

跟在葉忠寶後面進來的是某個運輸公司姓朱的經理，門外一個年齡比較大的警察將許長錄喊出去一會兒後，許長錄進來時對姓朱的經理畢恭畢敬，沒有安排任何「節目」，送飯時，特別送進來香噴噴地燒雞、香腸、豬蹄，還有香煙、白酒，姓朱的經理和許長錄等四人稱兄道弟，大吃大喝。啃著黃饅頭、咸蘿蔔的葉忠寶垂涎欲滴，他傷心地想：「原來派出所的號子裏是這樣的黑呵……」

是曲東興拿出僅有的三千元錢買通了派出所的有關人員，葉忠寶才被放了出來，當他高興地回到收破爛居住的破廟時，破廟裏空空如也，葉忠寶傻眼了，原來，曲東興得到他被打成反革命的證人的消息，他和小旺兒一同到省城去找去了，留下二封信和一本書，叫他去勞改農場，找那個他結識的、現已當上祥龍縣勞動人事局長的龍天任。葉忠寶傷心

落淚了一陣子，祇好拿著書信和《資治通鑑》去找龍天任，從此，他的命運發生了變化。

勞人局座落在繁華的清河街，兩旁是林立的個體門面，勞人局的大門內是七十年代初修的兩層辦公樓，後面是三排平房，住滿了局機關的幹部職工。靠後面正在修建三十套幹部職工住宿樓，機械的轟鳴聲不絕於耳。龍天任的伏爾加小車駛進院子的籃球場，沒等他跳下車來，就圍過來幾個等著彙報工作的副局長和股室負責人，最後一個等著彙報工作的是辦公室主任趙宏雪，他推了一下近視眼鏡，彬彬有禮地說：「您有個侄兒來了，在我辦公室一直等著見您。」龍天任心想：「八成又是農村裏來要我給找工作的，這些人來了真叫我犯難。」於是不快地道：「你嫂子不在家嗎？直接到家去呀，等我幹什麼？」一回頭，看見趙宏雪身後一個小青年怯生生地望著自己，輕聲喊道：「龍叔——」龍天任上下打量小青年，祇見他一張白皙的臉上長著一雙機靈地大眼睛，中等個兒，上身穿一件白襯衣，下著洗得發白的卡布大褲，他的親戚幾乎都在農村，在他的印象中並沒有這個侄兒，納悶地問：「你是……？我怎麼不熟悉呵？」小青年小心翼翼地說：「曲東興是我伯父，是他叫我來找您的，」說著便打開身旁的塑料袋。龍天任聽了又驚又喜，先前的煩惱拋到了九霄雲外，一把抓住小青年的肩頭問：「曲東興？曲兄？他在哪裡？」龍天任的熱情顯然出乎小青年的意料之外，他眼圈紅紅地看著龍天任，無限深情地說：「他……到省城去了，他還沒平反……，叫我把這本書和信交給您，」於是打開塑料袋，雙手將書本遞給龍天任，龍天任先是一呆：「他到省城要求平反去了……」怔了一會，才蹲下身來，抓起書本久久地凝視著，又轉向小青年：「他還沒平反？他為什麼不找我？我找了他好多年呵！」小青年愣愣地看著他，淚水撲簌簌的掉了下來，哽咽道：「他找過您，一直不知您的下落，他勞改回來後家也沒了，孤苦伶仃的，和我一起靠收破爛為生……」龍天任一聽，心裏難受之極，心想：「曲兄呵曲兄，你這個知識份子好慘呵，為了一篇文章坐牢，出來後家破人亡，靠收破爛生活，唉，人海茫茫，我就是找不到你呵！」越想越難受，過了好一會兒才問：「你們以前是在這個縣城還是在別的地方？」小青年抹了一把淚說：「以前到處都去，今年才來到祥龍縣，住在宮堂廟裏……」龍天任不聽則罷，一聽心裏傷心到了極點，深情地摸著他的頭道：「你們住……住宮堂廟裏？近在咫尺呵！唉，真沒緣啦！對了，你叫什麼？」小青年不知是勾起了傷心的往事還是由於別的原故，潸然淚下，小聲說：「我叫葉

忠寶……，龍叔，書裏有曲伯給您寫的信。」龍天任這才想起手裏報紙包的書，忙打了開來，映入眼簾的赫然是《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天啦，他還保管下來了？」龍天任脫口而出，滿臉的驚愕和喜悅，手忙腳亂地翻著豎板的繁體書，祇見書內加滿了密密麻麻地批註，那是在勞改農場時，龍天任看不懂，曲東興解譯了出來給他看的，有一天，這本書被管教幹部發現了，要將這本「四舊」的書收走，曲東興將書用塑料袋裝著藏在豬糞池裏，管教幹部不見了書更為惱怒，罰他兩天不准吃飯……。過去苦難的歲月歷歷在目，往事不堪回首，萬萬沒有想到，這本書歷盡劫難還保存了下來。龍天任思緒翻湧，急急忙忙打開信件，祇見上面寫著：

「天仁：你好嗎？」

我說過你會有光明的未來的吧，我是最近從一張舊報紙上看到「龍天任」三個字後，就進一步打聽，斷定你就是我的患難之交。得知你在十年恢復高考後考上了大學，回來工作了幾年，是憑藉自己能力搞上了勞動人事局的局長的。我真為你高興。『天降大任於斯人』嘛。

在那顛倒黑白，豺狼當道的年代我們兩個政治犯、文字獄的犧牲品，還在對中國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但現在不同了，你的才能有了用伍之地，我真為你高興和自豪，現在你當政了，『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年代已經過去，借用資治通鑑上的幾句話送給你：『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是為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政其俗，宣文武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供借鑑。

我現在還沒有一個清白之身，我要到省城去找當年陷害我成為反革命的主要證人——一個老校長，我前天偶然在電視上看到他了，此人找不到，我祇有背一輩子黑鍋了。今有小侄葉忠寶前來找你，他孤苦伶仃，你盡量給找一碗飯吃。我一切都好，勿念。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愚兄/曲東興

龍天任看著看著，眼眶裏盈滿了淚水，他努力克制著自己，喃喃道：「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唉，曲兄呵，你受了好多苦呵！」轉而發現趙宏雪和小青年怔怔地看著他，才覺得自己的失態，想了想又問：「我記得他有一個女兒，應該跟你差不多大了，也沒音訊？」葉忠寶愁眉苦臉地說：「沒有，這上十年來，他一直在尋找！曲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很堅強！」龍天任見

他口齒伶俐，心裏產生了幾分好感，又問：「你是商品糧還是農業糧？」葉忠寶怔怔地看著龍天任，迷惑不解地問：「什麼是商品糧農業糧？我是農村的……」龍天任心想：「他跟著曲兄到處流浪，怎麼會是吃商品糧的呢？我真是糊塗之極。」想到這裏，轉向等候在旁邊的趙宏雪說：「宏雪，你去把學青局長叫來，一起到我那兒吃飯，我有事跟他說。」趙宏雪答應著去了，龍天任對葉忠寶說：「小葉，我們回家去。」

龍天任為人正直，光明磊落，堅持原則，對於人事安排和就業把關很嚴，他的弟弟妹妹都還在農村務農，但這次，他受患難之交的曲兄所托，「違背原則」，為葉忠寶在勞動人事局安排了一個臨時工——為領導服務的公務員。

葉忠寶搬進「公務員室」時，楊菊花給了新的被褥、新床單，還給了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雖然祇一間屋子，但白色的牆面，乾燥的地面，明亮的燈泡是他沒有享受過的。在塞溝村那低矮的土屋子裏，在與曲東興相處的破廟裏，在派出所的號子裏，那都不是人住的屋子，裏面陰暗而潮濕，被子又髒又臭，現在，有了明窗淨几的房子，他才感到自己像個「人」了。

葉忠寶每天六點多鐘就要起床，將七個正副局長的辦公室擦洗的一塵不染，將他們的開水瓶打上開水、倒痰盂、整理書報，往返縣委縣政府有關部門送信件什麼的，除此之外，就是給領導家裏換液化汽、修水管，他幹這些工作很認真、細心，儘管都是低人一等的跑腿工作，但他很知足，他憧憬著成為正式工，成為穿著時髦衣服、坐在辦公室看看報紙、喝著茶水的「白領族」，因為剛開始來時，楊菊花就對他說了：「忠寶，你要好好幹，你龍叔這個人給你找一個工作，可是破了先例呢，他在農村的弟弟妹妹沒一個能說動他安排工作的，你幹好了，將來有機會轉一個商品糧，就能招正式工了。」葉忠寶牢記在心，對龍天任和楊菊花感激得不得了，但在他懵懂的意思裏，他心想：「原來這社會說的是『社會主義公民人人平等』但看來一點兒也不平等，把人劃了這麼個等份，分了農村人和城裏人不說，還劃了吃農業糧的和吃商品糧的，那麼，還有當工人的和當職員的、當職員和當幹部的、當大官與當小官的，那不區別更大了？他媽的，這社會真不合理。」

幹臨時工與正式工有著很大的區別，葉忠寶的工資祇有一百二十元，小車司機冉盟與他是同年，由於是吃商品糧，當了兩年兵，在部隊開會了汽車，回來後通過關係招在勞動人事局開車，現在每月的標準工資五百多元，還另外有各種

補貼和福利。領第一個月工資時，葉忠寶心想：「他媽的，這社會真不公平，老子葉忠寶比他冉盟幹的工作不會少，為什麼他比老子多拿幾倍的工資？」正好這期間，管伙食的採購員余懷進老婆生小孩，請了一段時間的假，辦公室主任趙宏雪就叫葉忠寶頂替幾天搞採買，他接手後第一天，在市場開發票時他靈機一動，叫多開了十元錢的發票，拿到管機關的吳學青那裏去簽字，他連看也不看就簽字了，葉忠寶發現這裏面的漏洞，欣喜若狂，他想：「反正這機關又不是龍叔的，也不是吳局長的，能夠發財的事情為什麼不發？」過了兩天，勞人局召開全縣勞動助理、勞管站站長會議，要食堂安排上十桌的人員進餐，買貨物的數量增加了，他不失時機地多開了二百多元錢的發票，一天就在發票上做文章搞到了二百多元的「外水。」有了錢後，他不忘恩情，為龍虎和龍彪每個人買了一套運動服，雖然受到龍天任和楊菊花的斥責，但他十分得意地想：「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有財不發，是個傻瓜，龍叔有權不用，我來幫他小用。」

有一天，葉忠寶到新結識的縣稅務局公務員解凌那兒去玩，解凌請求他為一個姓鍾的副局長把一台修過的洗衣機給抬上去，他欣然答應了。進了姓鍾的副局長的家，他驚呆了，巨大的客廳可以擺下三五張桌子，室內裝飾精製考究，牆面、天花板線條流暢、玲瓏剔透，室內有序的排列著紅木沙發、大彩電、音柱、立式空調，小房間還有個方不方，圓不圓的桌子，解凌介紹後，葉忠寶才知道是「西餐桌」，廚房裏電烤箱、微波爐、清潔櫃令葉忠寶羨慕的不得。

出得姓鍾的局長的家，葉忠寶好奇的問：「這個局長家裏裝修得好漂亮呵，花了多少錢？」解凌說花了三萬多元，葉忠寶又問：「那些家俱不也得上萬元？」解凌笑道：「你真老土！……僅那套紅木沙發就是一萬多元，那一屋子的家俱花了三萬多元，各式電器四萬多元。」葉忠寶聽了暗自心驚，他問：「那個鍾局長是管什麼的？怎麼那麼有錢？」解凌神秘地一笑說：「管稅收政策的執行，主要是管減稅免稅。」葉忠寶想了想又道：「是了，去年我幫助縣政府的一個長得像肥豬的領導清洗廚房，他就大方的送了一包煙獎賞，煙裏包的是二百元錢，看來這年頭祇有當官的來錢容易。難怪了，這個鍾局長給個體戶做生意的免稅，人家自然送好處了。」解凌淡淡一笑說：「個體戶送得了多少？主要是企業的，一免就是幾十萬元，你說能得多少實惠？祇有天知道。」葉忠寶納悶地問：「是不是勞動人事局沒有什麼權力呀，我龍叔家裏多寒酸，沒一樣像樣的家俱和電器。」解凌認真地說：「你瞎扯，管人事的局長權力大得很。你沒聽

說嗎？人事局的龍局長，是出了名的二桿子，我經常聽到一些局長公開的議論他，罵他死原則，不肯做好事，很多局長都不與他交往，還聽說他是『打包局長』，在餐館吃飯也好，食堂吃飯也好，吃了剩下的他就打包拿回去吃，這樣的人現在太傻冒了！」

葉忠寶聽了外人對龍天任的評價，心裏很不是滋味，龍天任在他心目中是那麼高大完美，他要弄個水落石出。於是，有天中午，他幫助楊菊花做家務事時，逞龍天任不在家裏，他就說了稅務局一個副局長家裏如何如何闊氣，裝潢如何如何漂亮，並且說：「爲什麼都是局長，人家還是副局長，家裏那麼闊氣呢？」楊菊花聽後，淡淡一笑說：「我們不與人家比，我們祇要過的坦然就行了，你龍叔這個人，他心裏裝的祇有工作和原則，他哪裡顧得家裏？」葉忠寶不解地問：「人家都說他很原則，很多局長不願與他來往是不是呵？」楊菊花歎息一聲說：「你龍叔就是原則性強，得罪了不少的人，每天找他辦事的人成群結隊的，有的爲了辦成事，不僅是千兒八百的送，還上萬元的送；送彩電、冰箱的那就太普遍了，你龍叔全部拒絕，一律不收。有一個姓候的經理，前不久爲了解決女兒的招工問題，到我們家裏，拿出一萬元放在我們的床頭了，你龍叔開始沒有注意，晚上休息時發現了，當即打電話找到那個候經理，叫他把錢拿走，不拿走第二天就送到縣紀委去，那個經理急了，祇好晚上來把錢拿走了，但你龍叔後來按政策還是給他女兒解決了工作問題。——唉，他這人脾氣又臭，個性又強，這種性格真不適合在政界混。」葉忠寶似乎懂了許多，卻又真誠地討好說：「龍叔相貌堂堂，是當大官的人呢，我相信龍叔的官會越當越大。」楊菊花聽了，臉上笑開了花，她說：「我才不稀罕他當什麼官呢，做個平民老百姓，無憂無慮的比什麼都好……」

過了幾天，龍天任要到地區勞動人事局開會去，叫葉忠寶幫助買五袋本縣產的茶葉送幾個老朋友，葉忠寶就去買，到商店一問價額，每袋二十八元，他很不費勁的還下來三元錢的差價，在開發票時店主問他開多少錢一袋，他心想：「這樣的小財不發一發，豈不是可惜？」於是，就叫店主開了每袋二十八元的標準，將茶葉交給龍天任時，他突然問：「多少錢一袋？」葉忠寶平靜地答道：「二十八元一袋！」龍天任一驚：「哼？怎麼賣漲了？我上次是二十五元一袋嘛？」葉忠寶嚇了一身冷汗，他沒想到龍天任比吳學青要認真的多，但在這關鍵時刻他內心是很鎮定的，說謊和做戲是他的本領，他故做吃驚地說：「是嗎？那我找他理論去！」

龍天任輕輕一笑說：「算了，他們一定欺你沒買過茶葉，糊弄你的！」一面說一面掏出衣兜裏的錢遞給葉忠寶，葉忠寶忙道：「您別管，我開了發票，找吳局長簽字報銷去。」龍天任生氣地看了他一眼說：「瞎扯，我去送人情嘛，怎麼能要單位出錢？快收下！」葉忠寶祇好接下了錢，但心裏好生後悔，他心想：「龍叔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他眼裏容不得一粒砂子，被他逮住一次了，他一惱怒起來，說不准就會攆我走呢？」自此，他再也不敢在發票上弄虚作假了。

勞動人事局又新來了個副局長，叫殷永旺，年紀在三十五六歲。葉忠寶打從見到的第一眼就起了反感，祇見殷永旺瘦高的個子，小眼睛、大嘴巴、高鼻梁，聲音又尖又細，但說話大口大氣，在搬家時，都以命令的口吻吩咐葉忠寶幫助搬這搬那。

這天晚上，在勞人局食堂裏爲殷永旺舉行接風宴會，坐了滿滿的兩桌，都是各股室股長以上的幹部，葉忠寶和食堂的一個中年婦女肖大姐在一旁伺候，酒桌上碰杯聲、吆喝聲此起彼落，散裝白酒裝了一瓶又一瓶，殷永旺興高采烈，意氣風發，對其他副局長和股長跟他敬酒愛理不理的，一個勁的纏著龍天任喝酒。葉忠寶就有些擔心了，因爲他知道，龍天任有比較嚴重的胃病，楊菊花多次囑咐他要少喝酒，但在這種場所，葉忠寶又無能爲力，祇能眼巴巴的看著龍天任愁眉苦臉的喝下去一杯一杯的烈酒。

葉忠寶正在發愣，祇聽殷永旺尖聲叫道：「來，幫我倒杯水！」葉忠寶一看，殷永旺正對他叫著，這個口氣極大地刺傷了葉忠寶的自尊心，因爲其他幾個副局長從未用如此的態度向他吆喝過。儘管有想法，他還是倒了，但他發現不僅龍天任不能喝了，殷永旺也不能喝了，兩隻眼睛紅紅的，臉色已變得蒼白，但仍然談笑風生，搖頭晃腦地說：「龍局長，你……你是祥龍縣最年輕、最……有爲的局長，我瞧得起你，來！今天我跟你來個好事成雙，其他幾個局長我……改日再喝……，」龍天任笑道：「最年輕的談不上，交通局的伍局長祇有三十一二歲，更不敢當『最有爲』了，比我能力強的領導多的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龍天任不好不喝，端起酒杯就喝了。殷永旺喝完後高喊葉忠寶斟上。又對著龍天任說：「我們是第一次吃飯，三杯通大道，我們通……通社會主義金光大道……」龍天任無奈地要求道。「這樣吧，我們不喝了，比吃骨頭，……這桌上的什麼骨頭都可以比！」殷永旺一愣，隨即哈哈大笑，他夾起一根雞爪子放到龍天任的盤子裏說：「那好，你把這雞爪子一起吃進去了，我喝、喝兩杯酒！」龍天任不以爲然地夾起雞爪子就吃起

來，牙齒嚼的嘍嘍響，一會兒就將一根又硬又尖的雞爪子吃了進去，勞人局的其他幹部似乎早就知道他有這一「絕活」，都靜靜地看著他吃，站在一旁的葉忠寶也大為吃驚，暗自佩服。殷永旺目瞪口呆地看著，等龍天任吃完了，他哈哈大笑說：「沒想到龍局長有這個絕活呵，……不行，我沒有說開始你就吃了，不算數！」龍天任咽下嘴裏的骨頭，輕輕一笑說：「你如果說不算，我就不與你喝了。」殷永旺感覺出拗不過他，祇好愁眉苦臉的把兩杯酒喝了，殷永旺一喝完，又對葉忠寶喊道：「拿、拿兩個大杯子來！」葉忠寶不敢馬虎，忙拿了兩個大杯子放到他的面前，殷永旺拿過葉忠寶手裏的酒瓶子，親自酌了兩杯酒，醉眼惺忪地說：「這樣吧，我跟你初次相識，我們今天是月母子碰上老情人，……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兩個桌子上的人都笑了起來，龍天任迷惑地道：「不知道！」殷永旺眉飛色舞地道：「那就是——寧可傷身體，不可傷感情！」龍天任一聽開心地笑了起來：「難怪人家都說，鄉鎮幹部滿嘴的笑話呢，真是不假——月母子碰上老情人——寧可傷身體，不可傷感情……哈哈！」

站在一旁的葉忠寶開始沒懂這句話的內涵，看著大家都笑了起來，他才似懂非懂，心想：「這話好流氓，這個新來的副局長滿口都是髒話。」看著殷永旺用大杯子繼續與龍天任狡酒，愛莫能助，心想：「這杯酒喝下去，龍叔非醉不可。」一桌子的人又都無可奈何，幾個副局長心裏明白，要說殷永旺是「聯絡」與一把手的感情，毋寧說他是有意要「將」一把手軍，給他龍天任一個下馬威。

這時，殷永旺又道：「還有一……一個秘密我還沒跟你說呢，你在工作上……是我領導，在……在生活上也是我領導呢！」龍天任一愣，面面相覷地看著殷永旺：「這話從何說起？」坐在殷永旺旁邊的吳學青莞爾一笑道：「龍局長，這殷局長是有水平的人，說話是有道理的，他愛人也一定姓龍，那他就是你的妹夫，你是舅子，舅子是管妹夫的呀！」殷永旺哈哈大笑：「吳……吳局長聰明。」龍天任醒悟過來了，故意驚慌地說：「噯呀，那我和縣委王書記不也是親戚了？」龍天任一說完，又是一陣哄堂大笑。殷永旺聽他提到縣委王書記，眉飛色舞地說：「王書記的愛人是我老婆的姑媽，姑媽叫龍桂香，我老婆叫龍珊珊，你叫龍天任，自然是親戚了，你說這杯認親戚的酒該不該喝？……喝醉了——也值！」龍天任皺著眉頭說：「這杯實在喝不下去了……」葉忠寶知道龍天任喝不下這杯酒了，他決定不顧一切地挺身而出。他勇氣十足地走過去端起龍天任的大酒杯，

微笑著說：「殷局長，我代表龍局長跟您喝一杯可以嗎？」殷永旺一愣，看了葉忠寶一眼，隨即惡恨恨地道：「你靠一邊去！」

葉忠寶沒想到殷永旺對他的態度這麼惡毒，不覺滿面羞愧的走到一邊去，他的自尊心再一次受到了極大地傷害，表面上無所謂，內心裏痛苦萬分，心想：「他姓殷的高高在上，不把我們這些臨時工當人看待，他又有什麼了不起了？」突然，他想起在農村與小朋友玩耍時的惡作劇：塞溝村有個小酒館，有個瞎了眼的毆老頭，每天早晨做了生意後都要到小酒館去喝幾兩酒，吃一碗面，他們幾個半大的孩子就偷偷裝一杯水，悄悄地走過去將他白酒換下來，毆老頭一喝是水，就破口大罵開酒館的老闆，葉忠寶就和他的夥伴在一旁開懷大笑……。想到這裏，葉忠寶靈機一動來了主意，他忙到廚房用同樣的大杯子裝了一杯涼水，不慌不忙地走到龍天任的身後站著，獻著殷勤說：「殷局長，您今天是主客，我是跑腿搞服務的，不知招待的周不周到，我敬您一杯，您祇喝一半，我把這杯喝清！」這幾句話十分誠懇，吳學青等人都起哄說：「對，他是跑腿的，辛苦了半天，殷局長總該給一個面子吧！」殷永旺顯然十分為難，他溫和地一笑說：「你叫什麼？」葉忠寶忙道：「我叫葉忠寶，您喊我小葉好了！」嘴裏這麼說著，心裏卻在想：「他媽的，老子是你的『小爺』！」殷永旺微笑地看了他一眼，狡黠地笑道，「好，小葉，這杯酒我留下最後跟你喝。」又轉向吳學青說：「龍局長與我認親戚的酒還沒喝，實際上我早就有思想準備，這麼多領導在一起，我祇能抓住一個，如果都向我進攻我怎麼受得了？」吳學青接口說：「實際上我們局裏喝酒風氣很正，喝酒都是盡自己量，不管哪個來了，龍局長都是依客人的意思喝酒……」

葉忠寶趁殷永旺與吳學青說話的功夫，十分利索的將裝水的杯子放在了龍天任的面前，換下了龍天任面前的大酒杯，龍天任不解地望著他，葉忠寶向他直眨眼，坐在龍天任另一旁的趙宏雪對這一切都看在眼裏，悄悄對龍天任耳語了幾句，龍天任似乎就明白了，會心地一笑，當殷永旺再次提出喝酒時，龍天任裝模作樣一會兒，一咬牙將一大杯「酒」喝了進去，殷永旺開始還一愣，他猶豫片刻才喝下了，但喝了一半他就直翻白眼停下了，這次輪到龍天任佔主動了，他裝腔作勢地說：「殷局長，喝不了就放下算了，我不會為難你的。」一桌子的人都大笑不止，他們似乎都看到了葉忠寶用水換酒的動作。殷永旺強打著精神說：「我段、段集鄉的幹部哪個不是大酒量？這……這半杯酒算個鳥……」吳學青

見機行事說：「那你第一次跟龍局長喝酒，怎麼半心半意呢？你不是不知道，喝半杯酒在我們這裏就是心不城嘛！」殷永旺祇好愣頭愣腦的重又端起酒杯，他見大家都在笑，雖然知道自己著了道兒，但就是不知道在哪裡上當了，不得已，將剩下的半杯酒喝了下去，剛喝下去了，人就溜進了桌子底下，嘔吐不止，兩桌人一陣慌亂，再沒有人有食欲了。龍天任忙叫葉忠寶過來將殷永旺扶起來。站在一旁的葉忠寶看到殷永旺嘔吐了，心花怒放，他一面與趙宏雪等人將吐了一地的殷永旺拉出桌子底下，一面裝腔作勢地說：「殷局長，我跟您的一杯酒還沒喝呢！」殷永旺喃喃道：「喝……喝……，我怕誰了……」

殷永旺到任後，勞人局的副局長由原來的六位增加到七位，原來六個人管的工作，現在由七個人來管。龍天任考慮來考慮去，最後將吳學青分管的其中一部分——機關和後勤這一塊拿出來交由殷永旺管理。

殷永旺在管理中大手大腳，來客接待浪費嚴重，這令龍天任和人事局幹部十分反感。勞人局祇有兩台舊車，一台北京吉普車是七十年代購置的，另一台伏爾加是在龍天任調來勞人局之前買的，都是補了又補、修了又修，別的單位早換了桑塔納等高檔車，龍天任怕花錢一直不同意換。有一天，地區通知龍天任去開會，但殷永旺卻不聲不響地將伏爾加開出去了，龍天任從地區開會回來，葉忠寶悄悄地告訴他，伏爾加是殷永旺開到段集鄉釣魚去了，龍天任在與殷永旺談心時，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將他釣魚的事說了出來。從此，葉忠寶倒楣的事接踵而至。

殷永旺佔著他當縣委書記姑父的勢力，對很多決策問題與龍天任頂著幹。

在祥龍縣勞人局二樓會計室裏，中間燃著一個大火盆，碳火熊熊燃燒，滿屋暖烘烘的。局黨組會議正在有條不紊地召開，開始的「序曲」不外乎學文件、傳達上級會議精神，並且根據縣委指示，上交二萬多字的「學習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的讀書筆記。」七個正副局長和一個紀律書記，祇有殷永旺一個人未交。他說正在請人抄寫，還沒有寫完，指責這種形式主義等等。龍天任輕輕一笑說：「這話你應該跟你姑父——王書記說去，你說他務虛不務實，盡搞形式主義。」殷永旺聽到龍天任提到他當縣委書記的姑父很是驕傲，神采飛揚地說：「我怎麼沒跟他說？我說趙紫陽的報告才二萬多字，你要我們寫二萬多字的讀書筆記，那不都可以當總書記了？」說完他自己乾笑幾聲，其他人並沒有感到好笑。

首先是研究新建樓房分配方案，八套三室一廳的局長樓，殷永旺來遲了不在分配之列，但多一個前任已退休的丁老局長，九個人分八套房子自然無法分；二十一套股長、主任樓也是不夠分，討論來討論去達不成一至意見，最後祇好擱置在一邊，等明年四五月份建起了再說。

接下來是討論商業系統內部子女四個就業安置問題，計調股股長劉遠江提交了五份檔案放到了龍天任的面前。龍天任祇是翻了一下檔案，皺眉說：「人家商業局祇有四個名額嘛，怎麼拿來五份檔案？」「這個……」劉遠江吞吞吐吐地說：「是殷局長多弄了個指標……」坐在火盆旁的殷永旺不動聲色地說：「是我叫他增加的一個指標！商業局的工作基本上做通了，指標問題到地區再補一個，柳局長答應先上班……」龍天任一聽就板起了面孔，不快地道：「指標問題再補一個？你以為那指標是烤餅嘛？想多烤一個就補一個？商業局柳局長跟我說的很清楚，地區給的四個指標用來解決四個內部子女就業問題，人員由他們定，我們祇在年齡、文化程度和待業培訓上把一下關。你是追加的哪一個？」殷永旺挑釁地看著龍天任，傲慢地說：「是縣政府領導給我打的招呼，是不是縣政府領導忘了給龍局長打招呼？」龍天任聽了一愣，他心想：「他好大的口氣，我龍天任堂堂正正做人做事，我又怕得罪哪個縣領導不成？」想到這裏，提高嗓門說：「不存在哪個領導給我們哪個局長打什麼『招呼』問題，當領導的就不要原則了？我們都是按原則辦事嘛！」殷永旺直視著龍天任，輕蔑地一笑說：「是縣政府陳青棟副縣長的親戚……，他老婆找了我，你說該怎麼辦吧！」龍天任一聽就火冒三丈，他吼道：「是省長的親戚也不行。」由於氣憤，雙頰青筋直爆：「他陳縣長就不要原則了嗎？不尊重客觀事實嗎？要我在這個位置，我就要把這個關，不要我幹了，我無怨無悔！」殷永旺也不示弱，針鋒相對，尖聲叫道。「你龍局長夠狠，當一輩子勞人局長？我不是今天才聽說過，——你得罪的人還少嗎？你都快把勞動人事局搞的四面楚歌了，從縣委到縣政府，從人事局內部到外部，哪個不說你是二桿子局長？」龍天任怒不可遏，他猛的一拍桌子，吼道：「我就是二桿子局長！我當一天的勞人局長，我就要講一天原則，做到問心無愧，得罪了哪個領導，你們把責任推個乾淨！」

這年年底，祥龍縣勞動人事局被省勞動人事廳評為先進集體，龍天任所著的長文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後，被省委宣傳部評為理論成果獎。龍天任自掏五百元錢，叫葉忠寶幫助購買了茶葉、優質大米等土特產到省城，一是開會，另外是

送給大學的同學。那幾個留在省城的同學，都已走上了重要的領導崗位，擔任省委副秘書長的溫從舒在高檔的旋轉餐廳請客，龍天任卻吃不習慣海鮮，他對同學們滿嘴的官欲與金錢欲十分地反感，他感到與這些同學沒有以前「談得來」了。更令他憤怒的是，他從祥龍縣帶來的土特產，四個同學根本不屑一顧，飯後，又請到夜總會玩樂，為他安排一個最漂亮的小姐對他投懷送抱，他沒有動心，他對幾個同學的「變化」迷惑不解。

中午，龍天任正準備到會上安排的食堂去吃飯，焦賢友突然來了，說溫從舒他們幾個都有事。他一個人來陪他們吃個中飯，每次都是溫從舒他們請客，今天要盡一下地主之意。龍天任說會場有安排，以後有的是機會，焦賢友堅持要請客，龍天任執拗不過，祇好喊上趙宏雪和小冉，但提出找一個普通的小餐館，焦賢友祇好依著他。指定趙宏雪和小冉開車先到「四季春餐館」佔位置去了，焦賢友和龍天任沿街步行著說說話兒。

沿街走著，焦賢友比龍天任矮一個頭，焦賢友想起什麼似地說：「天任，昨天晚上孫伯江給你安排的小姐你連碰都沒碰一下是嗎？」龍天任臉唰的紅了：「沒有……，我不會做對不起楊菊花的事……」焦賢友開心地大笑：「是呵，我說我會賭贏嘛！孫伯江昨晚輸了還不服氣，那小姐說的他還不相信……」龍天任是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什麼輸了還不服氣？」焦賢友笑的更歡了：「我對孫伯江說不用給你安排高檔包房，再漂亮的小姐你都不會動心的，他說要與我打賭，保證找個小姐打動你，如果你玩了小姐就是我輸，不玩就是他輸，輸家為贏家買一部手機，溫從舒做中間人。我說同意，所以，他昨晚答應給那個小姐三百元小費，叫她一定要主動脫衣服——，舞會一結束他就把那個小姐喊到一邊，像審犯人一樣地審那個小姐，那小姐一說就哭了起來，說你不懇跟她玩兒！哈哈……」龍天任聽了，哭笑不得，歎息道：「賢友，你們也太惡作劇了，……可以說你們變得讓我無法理解了……」

焦賢友愣愣地看了他一眼，神情嚴肅地道：「天任，溫從舒上午給我打電話時說了個事，——他叫我勸勸你，昨天主要是玩樂，都沒時間談心。」龍天任好奇地看了他一眼，焦賢友繼續道：「我們幾個變化很大，變得世俗了，這點我自己也承認，但你要知道——不變不行哪！是這個社會的環境逼著我們在變呀。」

龍天任迷茫地看了他一眼，焦賢友又一本正經地道：「溫從舒叫我告訴你，要把握時機，在祥龍縣至少要你搞個

縣長才能說你沒白回那個地方……」說到這兒龍天任開懷大笑了起來：「哈哈，你以為在我們那兒爭個縣長像爭小孩子的玩具呀，——我當這個勞人局長都覺得好累好累呢！」焦賢友嚴肅地說：「你不要笑，你聽我說，你論人材比我們幾個都英俊瀟灑，論口才比我們都能說會道，論寫作你在高中就在校報上發表過文章——當然這是你的痛處我不該提……」龍天任笑道：「我雖然勞改了一年時間，現在也不是什麼醜事呵！何況是平反了嘛！」焦賢友接著道：「對，那是我們老毛的制度害的。……這個社會是體制出了問題，不是哪個人就能治好的，現在從上到下的腐敗、墮落、官倒、道德淪喪構成了中國的現狀。就像人的肌體一樣，內面的肝有肝炎、胃有胃炎、腸有腸炎、腎有腎炎，祇有外面的軀殼還有個人的模樣……」龍天任聽到這裏嚇了一跳，他厲聲道：「賢友，你我都是共產黨員啦，你……你說的話太出格了。」焦賢友淡淡一笑說：「是的，我是共產黨員，但你可知道，現在幹著卑鄙勾當、權錢交易、口口聲聲抵毀西方的民主與人權，而又在盡情享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人不都是共產黨員嗎？在中國的官場上到處都是在做遊戲，這個遊戲你不做別人就會去做……不說別的，你知道溫從舒這個副秘書長是如何得來的嗎？他是花了二三十萬元賣來的呀，我祇說二件事你聽一聽。你想聽嗎？」龍天任好奇地點點頭。焦賢友一本正經地道：「跟他爭這位置的有兩個人，——他是跟省委書記的人，還有一個姓汪的跟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關係密切，這個副部長就給省委書記施壓要提姓汪的上去，書記就給他出主意，建議他把這個副部長的關節打通，溫從舒就幾經周折認識了副部長的兒子，小名叫晉哥，這晉哥胃口大、喉嚨粗，溫從舒送了十萬元都沒有效果，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呀？溫從舒發現給晉哥送再多的錢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必須正面接觸這個副部長才有效果，通過晉哥得知他老爸喜好玩古玩字畫之類的東西，溫從舒就千方百計地打聽，後來得知省城一劉姓的商人有一幅齊白石的山水畫，是他祖宗留下來的，他通過朋友找這劉姓的商人，但他出價二十萬那個商人都不要，溫從舒無計可施，最後想出一條毒計——根據朋友瞭解到這個劉姓的商人吸毒，他就通過公安部門將這個商人抓了起來，直到他毒癮發作，以賣出那幅祖宗傳下來的山水畫作為換取自由的條件……，送上這幅畫後果然效果很好，那個副部長答應不再為姓汪的施壓了。」龍天任怔怔地聽著，嘴巴張成「0」型半天合不攏。焦賢友看出他的驚訝，又道：「這都不奇，更奇的是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司長——有五十多歲，姓貞。是來負責考核從舒的，所謂

考核祇不過走走過場而已，考核完後自然要『招待』好了，溫從舒送錢給他他不要，一一爲什麼不要？他們那些人有的是錢，溫從舒和省委組織部的部長陪他上最高檔的飯店，玩最亮的妞，但那個貞司長似乎不爲所動，溫從舒就誠懇地問他還有什麼需要，這個貞司長與從舒已混的熟了，厚顏無恥地說，能不能弄個處女玩玩？溫從舒就一口答應了下來，然後就打電話通知我們幾個人聚在一起，叫我們開著車分頭幫助找，一一最後還是孫伯江有辦法，他說服了某大學的一個農村來的窮女孩，出價一萬元叫她陪了貞司長一個星期，這貞司長才心滿意足地回京……」聽到這裏，龍天任直感到胃裏像吃了蒼蠅一樣的噁心，他悲哀地道：「怎麼會是這樣？天啦，簡直不可思議。」焦賢友感慨道：「你能想像我們國家虛假的繁榮後面隱藏著什麼隱患嗎？那是更大的毀滅和災難，因爲改革開放逾深化，腐敗問題就會逾嚴重，兩極分化就更突出，百分之九十的資本和財富就不合理地集中到百分之五左右的人手裏去了，社會矛盾更尖銳，新的暴力將會層出不窮……」龍天任心裏複雜極了，他淡淡一笑說：「你別祇看到悲觀的一面，還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嘛……」

這時已走到了那家「四季春餐館」，趙宏雪和小冉早已在門口等著了，焦賢友見龍天任滿臉的憂鬱，拍拍他高大的肩膀道：「你要適應潮流，話到此爲止，管他媽的社會變成什麼樣子？哥們在一起就要快快活活的，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龍天任看了他一眼，摟著他瘦小的肩膀說：「唉，我越來越迷茫了喲……」

葉忠寶得罪殷永旺後，在龍天任到省城開會之機，殷永旺以其工作不負責任、杯子洗不乾淨爲由，將他換下來燒鍋爐去了，龍天任開會回來後，葉忠寶哭著向他訴說原尾，其原因就是殷永旺上班時間開車釣魚的事，葉忠寶向龍天任告密後，引起殷永旺的不滿，龍天任就安慰他，叫他把燒鍋爐的事先幹好。

縣委書記王中文得痔瘡在縣一醫開刀，吳學青勸他去看看，龍天任認爲是小手術，叫楊菊花買幾斤水果去看行了，吳學青說現在不興這一套了，各科局的領導都去看了，沒有幾百元拿不出手，在吳學青的勸說下，龍天任才答應去看看，順便與王中文勾通勾通。

推開套間內面的門，祇見裏面煙霧繚繞，打牌的么喝聲此起彼落，瘦小的王中文書記躺在床上正在和三個人打撲克，一個中年人是醫院的宗院長、另一個是縣委秘書長姚汀全，還有一個是副縣長陳青棟，旁邊還圍著幾個看熱鬧的人，龍天任環視了室內的人，心想：「這都是一些陪玩陪開

心的人無疑了！」王中文的司機和姚汀全看見龍天任進來，都站起來寒暄說話，龍天任伸出有力地大手先與王中文瘦小的手相握，說是開會回來才得知消息，接著又與姚汀全和宗院長握手問候，最後與把手伸向坐在沙發上未動的陳青棟，熱烈的握著他那鬆軟的、冰冷的胖手說：「陳縣長好呵，我們是多日不見了，」陳青棟年紀祇有四十四五歲，與龍天任一樣高大的個子，頭髮禿頂，祇有後腦索一圈頭髮，寬大的額頭、高高的鼻梁，身子又白又胖，穿著寬大的保暖衣。他不以爲然地說：「龍局長可是個大忙人啦，革命工作沒忙完嘛，哪裡就記得我們呢？」沒等龍天任開口，又怪異地一笑說：「聽說最近打麻將的手氣不錯呀！」龍天任聽了一驚，他不安地道：「陳縣長真會說笑，我還打不好麻將呢。」說著，走到陳青棟身旁的沙發上坐下了，心想：「他怎麼如此的態度傲慢？好大的架子？我跟他打招呼他站都不站起來，又說打麻將，從何說起？」打麻將在當時視爲賭博，因打麻將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黨政幹部不勝枚舉，龍天任凝視著陳青棟油光放亮的臉，認真地說：「陳縣長聽說過我打過麻將嗎？」陳青棟機警地看了他一眼，扯開話題說：「沒打就算了，我是說著玩的，……這次是被省委和勞人廳授予紅旗單位呀，又爲我們縣爭了一面紅旗。」龍天任見他岔開了話題，心裏雖然不快，但人家是縣領導，也不能再追問打麻將的事，於是謙遜地說：「這都是縣委縣政府領導有方，榮譽都是大家的。」陳青棟聽了龍天任這幾句恭維話，似乎不以爲然，他故意提高嗓門道：「糧食局的常局長可是和你比著幹啦，他這個單位也受省委和糧食廳的表彰了，通知他明天去省裏開會，……我們縣的紅旗單位可越來越多了。」龍天任聽出他說話裏的弦外之音，「比著幹」是說糧食局也很不錯，可以足足抵毀你勞人局，「越來越多了」是指紅旗和先進已稀鬆平常，龍天任想了想說道：「是呵，現在授得先進、紅旗什麼的，本來早已不稀奇了，從上到下都在授紅旗授先進，我祇不過是有篇文章得了省勞動人事廳的『科技成果獎』，非要去不可，還要我有典型發言……」陳青棟陰陽怪氣地說：「喲？又有什麼大作發表了？花了多少錢發表的？」龍天任聽了這句話更加不是滋味，他譏笑道：「陳縣長的文章都是花錢才發表嗎？我發了這些年的文章，好像祇得稿費，沒花錢靠關係發稿……」正說著，王中文從床上欠了欠身說：「好，你們都出去一下，我有幾個事跟龍局長談談，」陳青棟這時才將一堆肥胖的身子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了出來去。

室內只剩下龍天任和王中文兩個人，王中文仍然躺在床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凝視地看著龍天任，開始詢問工作上的情況，龍天任認真地回答，王中文靜靜地聽著，對他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懇定，對勞人局被省委和勞人廳評為先進單位十分欣慰，接著話峰一轉說：「工作是不錯的，但是，一定要搞好班子之間的團結，祇有搞好了團結，才能出政績，才能出人才，特別要防止一把手的專橫弄權，什麼事情都不能一個人說了算！」龍天任聽出他話語中影射的「團結」的含義，那意思十分地明顯，就是沒和殷永旺搞好團結，他心裏像堵了一塊乾饅說不出話來，祇聽王中文繼續說：「打麻將的時候要注意場所，這樣影響不好，又容易傷身體，公安部門查的又緊……」「您說我打過麻將是嗎？」龍天任一驚，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嚴厲地目光逼視著王中文書記。王中文的目光祇好轉向一邊說：「——祇是有這方面地反映，你也不要放到心裏去！」龍天任的目光裏快要噴出血來，剛才聽陳青棟提起他打麻將的事，他還不以為然，現在王中文與他嚴肅的談話又提出這事，他憤怒地看著王書記說：「怎麼叫有這方面反映？我希望您安排紀委、監察去調查，如果查出了我龍天任打過一次麻將，我願受黨紀政紀處分。」王中文平靜地看了他一眼，語重心長地說：「好，這件事不再題了，我相信你的為人，有些事無風不起浪，另外，廉政建設也要注意，從中央到地方都抓的緊，當領導嘛，多吃多佔一點無可非議，但太明顯了就會留下話茬兒，你說是嗎？」龍天任呆呆地聽著，弄不明白王書記的含沙射影的意思，因此木訥地道：「我不懂您說的意思……」「你還不懂？」王中文皺著眉頭望著他說：「爭先進、爭紅旗我不反對，到省裏給有關領導送些土特產也是正常的，但你不能公開的搞，這就不對了……」龍天任一下子明白了，他那天到省裏開會去時，叫葉忠寶買了土特產是在辦公室裝的，但那是他自己掏錢買的，聽了王中文的教訓，他感到受到莫大的污辱，強制壓著心頭的憤怒說：「王書記，我龍天任沒用公款給任何領導送過禮，您說得的我莫名其妙，您是聽別人說的還是縣紀委調查的？我龍天任到省城開會要見幾個同學和省勞人廳的副廳長，我自己掏了五百多元錢買的土特產，我拿黨性擔保，我如果在財務上報了條據，您可以隨便處理我。」王中文不耐煩地說：「好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免，你也不要放在心上，現在的社會嘛，以搞經濟建設為主，各種情況都容易出現，古人不是說的好嗎？『多聞其過，不欲聞其善，』所以說，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有『聞過則喜』的品格……」龍天任氣的發抖，他忍無可忍地大聲

說：「王書記，我希望您調查，我……龍天任問心無愧，怎麼是聞過則喜的問題呢？我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事，為什麼……」王中文睜視著他，提高嗓門說：「你今天是來看我的還是來跟我發脾氣的？你說叫我去搞清楚我就去搞清楚？我受你擺佈？你別忘了，你們的『帽兒』是我戴上的，我既然可以給你戴上，也能隨時都可以取下來，我說不再追究了就不追究了，你在我面前提這個事幹什麼？你這個勞人局長的位置不知有多少雙眼睛盯著呢，當時江永喜向我推薦你當局長我是覺得你不錯，現在我還是覺得你不錯，對你的議論當然是不少，我會全聽嗎？嗯？」「……」龍天任無言以對，大腦一片空白，精神都幾乎要崩潰，他努力站起來，淡淡地說：「對不起，您好好休息，以後我再跟您談……」手也沒跟王中文握就埋頭走出了病房。

回去的路上，龍天任一句話也不說，吳學青問了幾句他也不答話。下車後，他突然問：「錢給出去了嗎？」吳學青忙答：「給出去了！」龍天任又迷惑地問：「他老婆要了？」吳學青笑道：「怎麼？您懷疑我貪污了？」龍天任痛苦地說：「我不是這意思，前不久他還在會上大講特講廉政建設，剛才他還在跟我講廉政問題，結果他自己又是另一個樣子……」吳學青輕描淡寫地說：「那是領導在會上要求別人的，或者說是上級對下級強調的，」龍天任怔怔地道：「怎麼回事？你和焦賢友一個說法？你們是一個老師教育的嗎？」

龍天任大病了一場，組織部長江永喜等人來探望，葉忠寶在廚房燒飯時，聽到他們談話才知道是被氣病的，並且是受殷永旺在王中文面前告黑狀氣病的，這更增加了他對殷永旺的仇恨。他知道，祇要龍天任不當政了，他也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他想找機會報復殷永旺。

第二年四月，又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葉忠寶燒完鍋爐就和搞廚師的毛華逛商店、看電影、看錄像。

這天，兩人在車站旅社看了一部有裸體情節的三級片，出來時已是深夜十點鐘，一路上，兩人津津樂道地爭論哪個女演員漂亮、性感，哪個女演員屁股大、乳房大。正說著，不遠處一個熟悉的身影映入葉忠寶的眼簾：瘦高個子、一晃一晃的小腦袋，正是殷永旺，他身邊還有個打妝時髦的年輕女子，而那女青年並不是他老婆龍清麗，他猛然想起解凌給他的授意，心想：「都這麼晚了，他和一個女青年在一起有什麼好事？不是男盜就是女娼！」想到這裏，一拉毛華的衣袖閃到一邊，悄聲說：「前面那個男的是我們單位的，專門跟我龍叔和我過不去，我們盯上他們……」毛華緊握拳頭

說：「我衝上去，給他打兩拳就跑如何？」葉忠寶小聲對他說：「不能打，老子得想別的辦法治他……」

當下，兩人若即若離地跟著，走到一片大白楊的蔭影處，祇見兩個影子不動了，原來抱在一起親嘴呢。葉忠寶又緊張又高興，心裏狂喜不已，證明自己的推斷正確：果然是男盜女娼。腦子裏激烈地思索著對策：「要不要報警？把他們抓起來才好看呢！」馬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又想：「不行，現在男女作風問題不算個事了，何況，還沒等老子把人喊來，他們早跑了，還有別的什麼方法呢？……」正在絞盡腦汁的想不出對策，突然，兩個身影又移動了，又走了不多遠，祇見兩人一前一後地進了一個小餐館，餐館的上方寫著「四方客」幾個不大的字，葉忠寶心喜不已，靈機一動有了主意，拉著毛華就走，惡著劇地說：「他媽的，這下子好了，他老婆是縣委書記的侄女，她能容得他在外面搞女人？走，打電話去……」

走在路上，如此這般地向毛華授以主意，叫他在電話裏如何說話。到了長途車站的電話亭，他拿出搞公務員時留下的電話記錄簿，翻出殷永旺家裏的電話號碼叫葉華撥通了，不一會兒，一個女人的聲音問他找誰，毛華問她是不是殷局長家，對方回答說是的，毛華一本正經地說：「我處於同情心告訴你一個不該告訴的事情，你愛人殷永旺把我女朋友搶了，長期與她發生關係，現在正在車站『四方客餐館』吃喝快樂，剛進去的……」「什麼餐館？」對方氣得發抖。毛華又重服了一遍，裝腔作勢地說：「我女朋友祇有十九歲，被他佔有了十分不服氣，你們是有權有勢的人家……」還沒等他說下去，對方已「啪」的關上了電話，葉忠寶付了電話費，一拉毛華的衣袖說：「好，我們看精彩的節目去。」毛華迷惑不解地道：「她沒聽完就關上了電話呀……」葉忠寶拉著毛華的手，幸災樂禍地說：「好戲馬上開演了，你等著瞧！」兩人一路向回走，走了一會兒，葉忠寶又靈機一動說：「他媽的，老子目的還沒達到，你再掛個電話！」又秘密地策劃了一翻，兩人重又來到電話亭，對守電話的老頭說：「還有個電話沒打……」守電話的老頭狐疑地看著他倆，毛華按葉忠寶吩咐的撥了號子，不一會兒接通了，毛華認真地說：「勞人局值班室嗎？……你們殷局長在長途車站旁的四方客餐館吃飯時被人打了，……對，四方客餐館，打的很嚴重，你們快來幫忙……」

打完電話，葉忠寶拉著毛華躲到離「四方客餐館」不遠的一個貨棚後面遠遠地瞧著，心裏充滿了復仇的快感，心想：「殷永旺個王八蛋，這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

報，是時間未到，現在正好到時間了……」正在胡思亂想著，就看見一輛黑色的小車急馳而來，到了餐館的門口就停下了，從車裏先是下來兩個小夥子，緊接著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也鑽了出來，葉忠寶一眼就認出是殷永旺的老婆龍清麗，三個人氣勢凶凶地衝進餐館，緊接著是大吵大鬧聲夾雜著摔杯盤的破碎聲，打開正激烈時，祇見勞人局數十人慌慌張張地跑了來，當先一人正是趙宏雪，他們看了一下招牌就跑了進去。葉忠寶狂喜不已，他低聲對毛華說：「這個王八蛋給老子整下去燒鍋爐，這就是整老子的下場……」還沒等他說完，從餐館裏跑出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孩子，正是跟殷永旺進去的那個女青年。毛華手舞足蹈地說：「你瞧，最先進去的那個女孩子被打的披頭散髮了！嘿，好像衣服被扯亂了——」葉忠寶一按他的嘴，小聲說：「別說話……」這時，祇見龍清麗嚎啕大哭地跑了出來，似乎要去擦那個女青年，被從後面跟著的趙宏雪等人拉住了，幾個人討好地安慰她，她還是又哭又鬧，一群人七手八腳地將她拉進車裏，先前的兩個小夥子也鑽進車裏，車子呼嘯而去。剩下趙宏雪和殷永旺等人，祇聽趙宏雪解釋說：「我們都睡了，門衛的老李頭在院子裏大聲的吆喝，說您在這裏吃飯被人打傷了，我們才急急忙忙的趕來！」殷永旺似乎不想聽他解釋，頭也不回的一個人獨自走了。躲在貨棚後面的葉忠寶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摩拳擦掌說：「他媽的，效果達到了，明天就要傳開了……」

感謝國內外作者

積極支持本刊征選“復辟時代” 真文學作品

君主專制與黨主專制

歷代專制王朝最後都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滅亡的形式各不相同，或亡於和平的「禪讓」鬧劇，或亡於激烈的戰爭悲劇，或亡於外敵入侵，或亡於內奸內訌內亂內戰，或亡於內外夾攻雙管齊下，內亂又有軍閥逼宮、藩鎮作亂、農民起義、借教造反等不同。但各專制王朝晚期、末期和滅亡前夕，都會呈現相似的社會症狀，如官場腐敗、暴政殘酷、政客貪惡、政令不暢、軍人干政、稅賦沉重、財政危機、民生離蔽、貧富懸殊、奸邪當道、賢良被害、治安混亂、道德敗壞、階級矛盾深化激化等。

魯迅讀史，在每一頁上都讀出了兩個血淋淋的大字：吃人（編按：不足為訓）。老梟讀史籍及古代現實主義詩文，常常拍案長嘆，不是為其藝術性而是因為詩文中所描繪的觸目驚心的現實，古今相比，何其相似乃爾。晚唐詩人的一些作品，就反映了安史之亂和黃巢大起義期間極端黑暗的社會面貌，反映了官吏貪暴、戰爭災禍和農民被沉重剝削的痛苦景象。讀來彷彿在讀當代中國。相隔一千多年時光，同樣是「朱門酒肉臭，肉有凍死骨」，同樣是「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皮日休），同樣是「縱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同樣是「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杜荀鶴），同樣是「官倉老繹大如門，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

參加過黃巢起義的詩人皮日休說得好：「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鹿門隱書》）。這不正是當今警匪一家、官賊一窩、以官謀私、以黨代國、官即是匪、官即是賊等醜惡現實的最好寫照嗎？不論是家天下還是黨天下，君權黨權都代表不受任何有效監督和制約的特權。古代是君權大於一切，而今是黨權高於一切。古代的官效忠於朝廷，現在的官效忠於黨。古今「以天

下為己累」的官，不能說絕對沒有，但絕對是極少數。不論是稱官為父母、公祖、老爺還是人民公僕，絕大多數官都是「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尤其是現在全方位墮落了的共黨領導下的全方位腐敗了的官場，可謂有官皆貪，無官不惡，集古今中外厚黑邪惡無耻無賴之大成。它們名為造福一方，實為遺禍一方，名為服務人民，實為剝削壓迫殘害人民，名為三個代表，實為代表腐敗、代表落後、代表反動。

對於君主專制之罪惡，昔人早有揭露和抨擊，黃宗羲稱之為「天下之大害」，鄭觀應後來著《盛世危言》，認為王權專制有百害而無一利，既害民亦害君，因為根本說來，君、民利益相連，「不利於民者終不利於君」。譚嗣同痛斥封建君主是獨夫民賊，認為君主專制是一切罪惡的淵藪，對之予以根本否定，一千多年前，皮日休在《原謗》中寫道：「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者，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揪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認為君主並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是暴君，老百姓就可以將他處死并滅族。

對於黨主專制之罪惡（我曾將一黨獨大的制度稱為黨主專制，其實黨主專制也屬軍主專制，因共產黨政權是槍杆子裏面出來的，黨又堅持對軍隊的領導，黨主軍主，兩位一體。如果兩權分離，黨主往往失實權而成虛位），今人也早有揭露和抨擊。黨主專制與君主專制相比，有共性，也有很多特性，在許多方面變本加厲、與時俱進了。例如：

古代君主以儒家學說為國家意識形態，中共則信奉馬列邪教。儘管在君主那裏，仁義道德，大多是一種偽善，但比起赤裸裸宣揚鬥爭、專政哲學的真惡來，偽善不失為一種善；中共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與國家政權機構相重疊的黨組織系統，實行了「黨政雙重衙門」；官民比例自古未有、舉世罕見。漢朝時官民比例是 1：7000，唐朝時是 1：3000，清朝是 1：91，現在則高達 1：30；中共強化了對信息的封鎖、對輿論的導向、對民衆的監控，开辟了焚書坑儒和思想罪、文字獄等老傳統史無前例的新局面；有些朝代官銜、官職可以捐，但任何朝代舉人進士的頭銜都是不能買賣的，現在則研究生、碩士、博士學位都可以交易，祇要有錢

有權就行；古代一般而言訴冤、上訪、自殺、集會不是罪，現在則很容易因「破壞社會秩序」被抓被關；古代官吏貪賄所得大都轉移回老家，現今則轉移到海外。還有，黨主政權更加歧視、鄙視自己的同胞，更加貪婪掠奪成性不管人民死活，更加虛偽邪惡…，等等等等。

我曾將黨主政治比為僭主政治。法國邦雅曼-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總結了僭主政治比君主政治更可惡的三大特徵：一是這種政治本質上不具備任何合法性，二是這種權力不受任何制約，三是它的權力是全面的、無所不在的。君主專制是對人的奴役和壓迫，黨主和僭主專制則是對人性的摧殘，它扭曲、折磨、蹂躪人的心靈，徹底剝奪人的尊嚴，使人墮落為無情無義的野蠻人和無耻無德的非人，人心比鉄硬，人命不值錢。於是，「社會主義」社會比起封建主義、君主主義社會來，人情更為冷漠，人心更為腐敗，這是因為黨主專制比封建專制和君主專制更為冷酷惡劣。所以，不少王朝還能創造數十年盛世，維持上百、數百年，而今天的黨主王朝僅五十幾年，使天怒人怨、風雨飄搖矣。

祇要「天下」不屬於全體國民，則不論屬於君還是屬於黨，不論這個君這個黨及其廣大官僚口頭上說得多麼動聽叫得多麼響亮，甚至實行了什麼仁政新政，吏都會變成盜，官都會「以己為天下累」，官場腐敗、暴政殘酷、政客貪惡、政令不暢、軍人於政、稅賦沉重、民生離蔽、貧富懸殊、奸邪當道、賢良被害、治安混亂、道德敗壞、階級矛盾深化激化等病象遲早要發作。現在，又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連前核心都被迫承認：反腐敗則亡黨，不反則亡國。

對於民眾而言，如果政權不是屬於人民的，有不如無，亡了更好。亡了特權階級的國，才有人民大眾的國，前蘇聯、東德、阿富漢、伊拉克等，先例昭昭，亡了罪惡累累的蘇共、奧馬爾、薩達姆政權，人民才有活路，才能活得像個人，活得好。姜文的電影《鬼子來了》的結尾，馬大三沒有死在日本人手裏，沒有死在美國人手裏，竟然死在了「自己」政府的手裏！如此政府，豈非比敵國更壞。幾千年來，不是朕即國家就是黨即國家，國家被一小撮大人物劫持了，民何嘗有國？自古至今針對暴政類似「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憤怒吼聲何曾絕過？

君主專制在歷史上畢竟有過一定的進步性，創造過一定程度的輝煌，黨主專制則更醜惡更反動，自誕生之日起就是落世界之後、反時代而動的。「仁義道德」吃人，社會主義、共產主人吃起人來，更是毫無顧忌，不但吃掉了天文數字般的生命，而且吃掉了中國人的思想、道德、靈魂和精神！共黨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讓中國人民付出的巨大的經濟、社會、文化、道德、環境之代價，實非語言可以形容！黨主專制，乃民之累、國之累、天下之累，乃神州大地上的災禍之根苦難之源，乃中華民族肌體上的一大毒瘤、頭上的一座大山！

任何形式的專制政權，最後都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何時滅亡、怎樣滅亡，是蘇聯、東德的亡法還是奧馬爾、薩達姆的亡法，或者別的亡法，則存在很多變數）！沒有特權才有人權，沒有黨權才有民權，沒有專制黨，才有人民的幸福、生命的尊嚴、國家的富強，才有民主、自由、法治、憲政的新中國！

東海一梟 2004、2、14

梟鳴天下之四〇九：

「人民不要，黨要！」

中共黨和政府的領導幹部大多是假話婊子謊言大師，但也并非絕對不講真話。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某些情況下，他們也會得意忘形或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兩句真話來，而且不說則已，一說驚人，透過現象直抵事物本質。一旦出了事垮了台，他們一些極其睿智精彩的真話就會流傳開來。

江蘇射陽縣糧食局原局長劉平未通過縣人大常委會會議對他的任命的審議，縣委却任命其為糧食局黨委書記。劉平不無得意地說：「人民不要，黨要。」時隔不久，劉平腐敗問題案發，被審判機關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4年；於是，他的那句極具經典價值的話就成了「名言」。

在我國，共產黨是永遠的執政黨，領導一切，包括最高權力機構人大，也「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委人大夫唱婦隨。人大代表本屬政治花瓶和表決機器，可是，黨委建議的任免名單人大通不過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說明一些官員行為之惡劣程度，連「自

家人」都忍無可忍了。像劉平，局長當得連花瓶和表決機器都厭棄了，他的書記却照當不誤。「人民不要，黨要。」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黨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對立的現實，揭穿了中共立黨為私、執政為權、與民為敵的反動本質。

「人民不要，黨要。」這句話還形象地揭示了官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所有人性中美好的東西，例如誠實，善良，勇敢，富有責任感等等，都會為官場競爭帶來負面的影響，祇有張揚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才能在官場中生存發展、步步高升。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少數倒醜鬼倒下台了，但更多的腐敗分子邊腐邊升，愈腐愈升。說什麼不許腐敗分子在黨內有藏身之地，哪一個腐敗分子、特權分子，不是在體制內、黨內？沒有黨給他的特權，沒有黨的縱容，他腐敗得起來嗎，老百姓有資格腐敗嗎？

人民不要的品質惡劣、道德敗壞的小人、壞人、貪官、惡吏，黨都要；人民不要的官腔假調、粉飾太平、歌舞升平、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黑箱操作、黨大於法、權力資本主義等一切惡醜政治現象，黨也都要。官場是垃圾堆，中共就是拾破爛的，官場像大糞坑，中共就是造糞機器。

黃鍾毀弃，瓦釜雷鳴，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欺詐取代誠信，李逵取代李逵，低素質取代高素質，假惡醜取代真善美。什麼「中國共產黨代表著人民的利益，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什麼「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什麼「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沒有「權為民所授」作保障，這些話不是假話，就是空言。老憨發出共寫《官場 x 多 x 少》的號召，網民們總結出官場「x 多 x 少」的現象有：

小人多，君子少；富人多，窮人少；持高文憑人多，真才實學人少；酒量大人多，烟酒不沾人少；開日本汽車人多，開國產車人少；吃喝嫖賭人多，憂國憂民人少；貪污受賄人多，廉潔奉公人少；官員子女經商多，當公務員人少；賣官買官人多，競聘上崗人少。來源不明財產多，正當收入少；假話多，真話少；太監多，男子漢少；濫竽充數的多，懂行的少；開蜈蚣公司的多，憑本事升遷的少；拍胸脯的多，幹實事的少；附庸風雅的多，肚有墨水的少；到處題字的多，能寫好字的少；老婆難看的多，二奶醜的少；作報告多，會說普通話的少等等。可見官場烏烟瘴氣

之一斑。

「人民不要，黨要！」，人民要的，黨不要。

人民要的人黨不要。這個黨已經腐敗成風、欺騙成癮、掠奪成性、迫害成狂。對於民主志士、自由鬥士，對於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論和行為，一概視為反動分子、反動言論，嚴密防範封鎖，甚至冠以「煽動、顛覆、泄露國家機密」之類罪名加以打擊、迫害和鎮壓。

人民要的事物黨不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黨都不要。因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作為一種理念、價值、精神、制度，已成普世性的時代潮流，黨不敢公開拒絕，祇好鬼鬼祟祟地抵制，採取偷換概念、明要暗不要的方式「不要」，如以社會主義民主、民主作風、為民做主、民主專政等偽民主取代民主，以社會主義法制取代法治，以憲法代替憲政，以社會主義人權觀（黨權高於一切）偷換人權，等等。為了黨權的穩定，特權的利益，為了一黨之私、一己之私，什麼正義、良知、道德，什麼人民利益、先進文化、民族未來，統統都可以不要。

這個黨比邪教更邪，比黑手黨更黑，比岳不群更偽君子，比任我行更真惡棍，堪稱無賴之尤、無耻之尤、無情之尤、無義之尤。官場上「劣幣驅逐良幣」，久而久之，整個社會都會呈現出逆淘汰特徵，中華民族就會淪為劣等民族，而造成逆淘汰現象的社會經濟關係也將最終崩潰。「人民不要，黨要！」，人民要，黨不要，結果祇能是：黨，人民不要！

在有識之士心目中，在私人場合和可以自由發言說說真話的網絡上，黨已成了陰險、冷酷、毒辣、卑鄙、齷齪、凶殘、奸詐、腐敗、反動、邪惡的代名詞，成了天怒人怨人人喊打的過街老繃和中華民族的附骨毒瘤、心腹大患。民間調侃、詛咒、惡攻共產黨的民謠、詞曲、草素段子更是“海了去了”。種種徵兆表明，「黨，人民不要」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心聲，亡黨是大多數中國人最真摯美好的盼望。祇不過大多數人敢怒不敢言罷了。

於無聲處瀰驚雷，等到駱駝身上落下最後一根稻草，等到民間怨憤積蓄到一定程度，等到人民不敢言而敢怒的時候，中國人民將會以行動發出「黨，我們不要」的驚世怒吼！

東海一臬 2004、2、28

誰不反共？

徐沛

1

我第一次站出來反共是六四屠殺後。在波恩中共大使館前高喊了「打倒鄧小平！」後，我沒有善罷甘休，而是決定要對此尋根問底，於是改攻哲學，以便深入瞭解中共的指導思想。

哲學家的本職是追求真理，然而馬克思不能解釋世界，卻狂妄自大，要改造世界。他否定上帝的存在，擅自把人按財產的有無分成兩大階級，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消滅剝削階級，在人間建立天堂……如此殺氣騰騰的歪理邪說能吸引誰？總之，不是我這樣的相信因果報應的良民百姓！

當我讀「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共產主義邪說已經被實踐所淘汰。在以蘇聯和中國為大的數個國家裏舊的剝削階級被消滅後出現的赤色剝削階級更可惡，而且剝削方式更加隱蔽和殘酷，老百姓前所未有地既被剝奪了私產，也被剝奪了人權。人間沒有出現馬克思和其信徒鼓吹的人間天堂，人們卻見識了史無前例的古拉格和勞改營。

我曾與一位德國漢學教授討論，為何中國人當初會相信「共產黨宣言」這樣的暴力邪說？這以後我權且相信真正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中國人很少。中共獲得中國人擁護靠的是愛國主義的旗號，這也是49年後華僑為報效祖國而投入中共懷抱的原因。豈知中共祇愛權利，為了奪權，不擇手段，包括出賣國家利益。

2

一次去看朋友，走時她丈夫送我一枝盛開的紅花，嬌媚無比。我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按對待鮮花的習慣想把花柄剪一點，再插進花瓶。在剪時，我才發現此花是件逼真的工藝品。我能一眼識別我常去的中餐館裏擺放的花是假的，但這朵紅花卻連我也給迷惑了。我向來反感以假亂真的東西，於是順便把這枝假花轉贈中餐館。看見老闆娘也像我一樣把假當真，而不自知後，我笑著透露了紅花的真相。老闆娘難以相

信這麼鮮活的花會是假的。老闆則誇口說，他祇看葉子就知此花為假。

這讓我想起了共產主義理論。這朵馬克思炮製的紅花，以假亂真，迷惑常人，讓大家看不到共產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和暴力論。然而馬克思們可以目無上帝，卻無法像上帝一樣賦予花之活力，這就是人和神的區別。我祇愛真花，並總能感覺神的存在。因此，對我這樣的有神論者來說反共實屬本能和必然，祇不過，在六四屠殺前我雖反共但無意識。

3

中國知識份子，在國共兩黨相爭時，選擇了共產黨，原因之一就是五四後像我這樣的有神論者太少。林語堂、蘇雪林算是老一輩知識份子中的清醒者，他倆也都信神。中共奪權後，這批知識份子包括不信神的胡適都被迫遠走高飛。

生活在中共暴政下的學者專家全得「政治學習」，被迫「改造思想」，幾乎都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無神論和暴力論），視馬列毛為神明，但祇要良知尚存，還能獨立思考，遲早都會反共，即使並非出於本意。事實上，49年後生活在大陸的知識份子中少有人不擁護中共，不愛戴毛澤東。然而，在57年時，還是有50萬之多的知識份子被戴上了反共的高帽子。

49年後入學的中國人從小就得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不再為人所知，生長在五星紅旗下的中國人祇識馬列毛。於是，本該受「仁義禮智信」熏陶的中華兒女全都變成了用馬恩列斯毛武裝起來的革命小將。熱衷革人命的馬列子孫當然能輕易被毛澤東發動起來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地互相往死裏打，都在努力爭當「共產主義接班人」。然而他們中的出頭鳥卻被關進「巴士底獄」，剩下的則全被趕到農村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實則變相勞改，因為如果毛澤東這個最大的資本家膽敢把他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話，就會被真正的無產階級奪去手中的大權，而他卻祇圖利用造反的無產階級來消滅與他同屬赤色資產階級的政敵！

當知青們發現上當受騙被迫抗爭時，他們已經成了「老三屆」。以老三屆為首的反共勢力一再行動起

來，爭取各自的人權，甚至撰文追求民主，然而，鄧小平像毛澤東一樣看重的是自己的權利，而非馬克思的理論，更非老百姓的人權。民眾的力量再一次被中共內部的權利鬥爭所利用，魏京生們被投入了監牢。但中共卻必須打開封閉的國門。我們得以看見門外的自由世界。

鄧小平順勢號召中共執政後身心都缺健康食糧的中華兒女向前（錢）看。在他掀起的經商狂潮中，三十年來死在中共手上的幾千萬同胞被淡忘了，也少有人記得身陷勞改營的魏京生們。歷來人窮志不短的知識份子這時也多隻想發財。然而人們的視線能被轉移，中共的本性卻不會更改。

89年時，老三屆的弟妹們長大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雖為升學而被迫讀馬列毛鄧，但我們卻有機會接觸非共書籍。我們不用動腦筋，就選擇了自由，而非共產。我們看得見西方的現代文明，讀得到古代的經典著作，卻無從知曉被中共迫害的魏京生們，更別說林昭們。

所以當國內的八九一代為反腐敗，帶頭走上街頭時，不反中共，相反還在維護中共。儘管如此坦克開進了北京，開花彈射向了人群，成百上千的同胞再次被中共殺害。這一次，死的人不過是幾千萬的零頭，但卻有幸被海外媒體報道。血淋淋的事實告誡人們：不能忘記歷史，中共本性難移，狼就是要吃人！

這個簡單道理在十年後再次得到應證。如今五年過去了，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對修煉「真善忍」的億萬群眾所發動的「革命鬥爭」還在持續，被迫害致死的大陸同胞幾乎每天都在增加，1000的大限也已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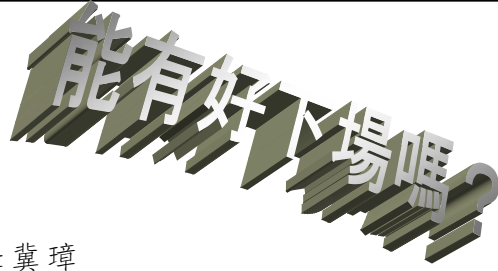
遺憾的是，譴責中共的多是外國人，包括我。難道大陸人不知吸取教訓？還是失去了同情心？我不得而知。

我祇知道史料和現實一再警告，愛共親共沒有好下場。會空喊「中國可以說不」的筆桿子不少，但敢對中共說不的中國人卻太少。

2004年7月23日



助紂為虐者



任冀璋

新約聖經提摩太後書三章十三節說：「只是作惡的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如果用中國現代史作鏡子來對照這一句話，兩千年前使徒保羅寫的話是多麼正確啊！

昨天去新港一家中國商店去買豆腐，無意中拿到一份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的紐約新聞報，其中第十二版載有一篇文章批判陳佈雷的孫子，現任臺灣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的陳師孟為中華民族的敗類，賣國求獨求榮的奸賊，文中並稱陳師孟根本就是中共的第五縱隊的潛藏份子。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可爭論的呢？因為中共自1921年建黨的那一天起，就是蘇俄的奴才支部。他們自稱「工人階級無祖國」，毛澤東說：「民族問題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基於此，當1929年斯大林派兵侵略中國東北時，正在中蘇大血戰的緊要關頭，中共背後插刀，配合蘇俄夾攻中國軍隊並高呼要「武裝保衛蘇聯！」早在1924年11月26日蘇俄佔領中國領土庫倫（烏蘭巴托），並強行組建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為蘇俄的附庸和奴隸，使中國失去外蒙古，把中國地圖從海棠葉變成老母雞！而中共大聲疾呼蘇俄的侵略行徑為「民族自決，地方獨立自治」那麼今天民族英雄陳佈雷的不肖子孫陳師孟作為中共第五縱隊在臺灣的潛伏人員，鼓吹臺灣獨立，實際是給中華民國政府造成混亂，混淆視聽，迷惑一羣一窩缺乏歷史常識又目光短淺的市井小民，被權欲薰心，心懷叵測的無恥政客所利用。一旦中華民國的臺灣省由信奉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領導改為毛共所派遣的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所統治，到那個時候臺灣人民雖然欲哭無淚，徒喚奈何了，就是陳師孟之流也絕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常言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言絕不欺人。陳師孟有個姑母就是陳佈雷的親生女作名叫陳璉，她在北京上大學時和她的夫君袁永熙都參加了共產黨，而且是一二九中共學生運動名曰抗日，實際上是擴大共產黨隊伍，為中共奪取政權的暴亂，此由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配合日軍夾擊抗日國軍所證實。毛澤東親口說：「讓日軍多佔領中國土地才是愛國。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186頁1999年6月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當今的中共面對毛澤東的親自口供，白紙黑字由中共出版社出版，還能欺騙中國人民，敢正面反駁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不是漢奸賣國賊嗎？其實毛共之所以能在日本投降後僅用三年多的時間就能席捲全國，把國民政府趕到臺灣去，就是因為毛共利用國軍在抗日戰場上為捍衛民族尊嚴血戰之機，而趁火打劫，發展壯大，養精蓄銳，所以於三年時間內能消滅國軍在抗日戰場上消耗殆盡的疲憊之師三百萬，從而奪取了政權，亦陷大陸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遭受滅頂之災，活活被毛澤東共產黨餓死、害死、冤死少說也有八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所獨有！

現任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的姑母陳璉和其姑父袁永熙利用陳佈雷先生在國民政府中的身份和地位，肆無忌憚地在平津滬等各大城市領導學生罷課遊行製造混亂，工人罷工，砸銀行，賣煙土換取槍支擴大毛共。國民政府在證據確鑿，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把袁永熙和陳璉夫婦逮捕了。陳佈雷親自找傅作義將軍把他們釋放了，當即逃往中共統治區繼續為毛共效命。陳佈雷先生是一位才高八斗，破書萬卷，學貫中西的大師，他深知中共一旦統治大陸，必將給中國人民帶來饑荒和災難，但他只手難挽狂瀾。只好聽憑他的不肖子孫們斷送了他的命。1949年後袁永熙充任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在鎮反，三反，思想改造，忠誠老實運動和肅反運動中，袁、陳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作惡多端，整起知識份子來遠比工農出身的領導幹部更狠毒，手段更惡劣，可以說他們夫婦良心喪盡，逼死不少學生和教授，可謂行兇作惡登峰造極。為毛澤東拍手稱快，為共產黨欺侮善良，迫害無辜，對大專院校師生施行暴力恐怖統治樹立了罪惡勢力的樣板。正當袁永熙和陳璉這對喪心病狂的毛共知識份子高級幹部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橫行

無忌，大打出手，如日中天，得意忘形地在高級知識份子中進行恐怖統治時，鬥轉星移歲月來到1957年，毛澤東鬼使中魔般地發動起來反右派鬥爭，據中共公開文件有55萬無辜知識份子受到迫害，一半以上家破人亡。據有關中共高幹親口對我說最少有一百萬人橫遭反右劫難。清華大學黨委會必須遵照北京市委大學部的指示，在黨委成員中抓出個大右派來以推動「革命運動」！可巧這一次就輪到袁永熙這個毛共的打手了。袁被中共宣佈為右派後，大會批小會鬥半年有餘，他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革命戰友，一同蹲國民政府大牢的難友，共產主義專業徵途上的夥伴，青年大學時期的戀人，結髮的原配妻子陳璉在反右派鬥爭的火線上，當場和袁永熙劃清界限，提出離婚，當時就被黨委第一書記蔣南翔當場批准。這時袁永熙才低下頭來，明白過來共產黨人相信自己是猴子變的雙腳動物人是不講什麼人倫道德的，更沒有什麼夫妻情義，只有利害衝突和黨內的政治生命，對人來說是什麼後果了。袁永熙仗仗自己自青年學生時代起為毛共奪權赴湯蹈火立下汗馬功勞，在被批鬥時，表現不服時而爭辯兩句，為此定為極右份子，時年40歲的袁永熙被判處五年勞動改造送往京郊昌平平縣勞改農場執行。1962年刑滿後送往河北省南宮縣一所農村中學當語文教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該中學在批鬥牛鬼蛇神當場打死六名教師，都被工友用架子車拉到荒野中暴屍以示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恐怖性。當野狗嘶咬到袁永熙的大腿時，袁永熙痛醒了，他立即呼喊著坐起，把三四隻狗嚇跑了，他發現那五個中學老師已經被野狗啃咬的不成人形了。袁永熙爬到一個學生家裏，這才逃出來一條命。而陳璉雖然逃過了反右的厄運，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即1967年11月19日遭受批鬥之後，黃昏時分爬上中共上海市委大樓的樓頂，頭朝下跳進共產黨委會所統治的水泥地上，只哼一聲，腦漿崩裂可就去見她的馬克斯等了。陳璉只是步一二九運動另一個領袖，當時和蔣南翔同任清華大學中共黨總支書記的蔚毓梅（中共學生黨員內部通稱阿平大姐）的後塵，同死於相同境況，當時蔚毓梅改名孫蘭任華東人民政府文教書記兼上海市教育局長，孫蘭局長只比陳璉早跳樓腦漿崩裂稍早些時日而已。

這就是毛共跟隨者助紂為虐中層人物的下場，實際上自從中共建黨以來，有數不清的為虎作倀，行兇作惡的共產黨員受到他們自己殺人越貨的報應，一羣

一窩的狼蟲虎豹是不可能和諧共處，善始善終者罕見！共產黨的總書記們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項忠發、張聞天、劉少奇、華國峰、胡耀邦、趙紫陽，不是被關被殺，就是借刀殺之，可謂無一有好下場！國防部長總參謀長有好下場者也不多，例如張國濤、高崗、彭德懷、林彪、黃克誠、羅瑞卿、黃永勝、楊成武、謝富治、閻紅彥等，其他中共大頭目有如饒漱石，賀龍、柳直旬、段德昌、康生、陳伯達、曹狄秋、萬曉棠、趙健民、高敬亭、代季英、潘複生、彭真、陸定一、周小舟、肖克、譚政等等哪個有好下場。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陳伯達、李銳、周惠等可謂無一有好下場者。中共八十多年來的表演，實際上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徒們的表演和下場，只能證明聖經的話語「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是多麼的真實可信啊！

不只是陳師孟先生個人，而是所有在迷途上跟著共產黨主義這個幽靈，在共產黨這個大邪教擺佈之下繼續盲人騎瞎馬，在黑暗勢力的支配下如同無頭蒼蠅般地瞎胡撞的人們，應該接受歷史的教訓，共產黨的龍頭蘇共已經砍掉了，中共這個龍尾還能搖擺幾天呢！？在大是大非，生死攸關的緊要時刻，一定要立馬懸崖，無人允許作壁上觀！大家都該來個冷水浴，炎黃子孫們，著實應該從不切合實際的幻想惡夢中清醒過來了！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適合中國國情，也能夠救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真理已經由中共對大陸人民所施行的五十餘年血腥恐怖暴政統治的歷史現實所證實。



“城管”們……

由顧順章談到江澤民

江澤民的愚蠢和暴戾將導致中共黨國的滅亡

加拿大 辛明

開場白

中國共產黨早期地下活動的主要負責人顧順章（1904-1935）極富組織活動能力，同時却又特別好出風頭。在1931年那種「白色恐怖」的年代裏，他一時起興，居然在武漢的大廳廣眾中公然表演魔術，結果被投靠國民黨的叛徒認出而遭逮捕。被捕之後，他投敵叛變，出賣黨組織，給共產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最後也給自己招來滅族之禍——周恩來親自組織暗殺隊，把他一家老小連同傭人客人一起斬盡殺絕。但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和江澤民相比，顧順章祇能甘拜下風。如果說江澤民是中共歷史上最熱衷於自我表現的領導人，筆者認為一點也不過分。

江澤民抓住一切機會表現他的博學多才：唱歌、唱戲、拉二胡、彈鋼琴、彈吉它、指揮合唱、題詞、賦詩。他還不管場合四處賣弄他的雕蟲小技：在夏威夷彈夏威夷吉它、在意大利唱《我的太陽》、在美國背《獨立宣言》、在智利用西班牙語演講、接見台灣客人的時候唱中華民國國歌……他也許以為，這樣就可以證明他比毛澤東和鄧小平更有才華，作為第三代核心，他是當之無愧的。

江澤民這些風情畢露、有損國家尊嚴的表演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噁心，給他帶來了「戲子」的綽號，却又無法掩飾他作為黨國領導人的愚蠢和暴戾。法輪功建立的「全球審江大聯盟」給江澤民列舉了十大罪狀：賣國、獨裁、謊言、封鎖網路、敗壞道德、壓制信仰、鎮壓六四、踐踏人權、群體滅絕、強立惡法。作為地下工作者，顧順章愚蠢地亂出風頭最終導致了其家族的滅亡。作為中共黨國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出出風頭也許不會有滅族之禍，但是他的愚蠢和暴戾却可能導致中共黨國的滅亡。

孔雀在張開美麗的尾屏的同時，也露出了醜陋的屁眼。江澤民在風頭出盡的同時，也露出了無盡的蠢態：在西班牙王后面前梳頭、在公共場所擤鼻屎、坐在主席台正中打瞌睡……我們不妨把這些事情都當作

他的個人小節，它們不至於影響黨國的存亡和安危。但是，他所做的兩件大蠢事却很可能把黨國徹底斷送。

一、鎮壓法輪功

江澤民做的第一件大蠢事是野蠻鎮壓法輪功。法輪功本來祇是一個小小的氣功流派，其創始人李洪志 1992 年在北京第一次講座的時候祇有兩百多人到場。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把它捧起來的。早期的空氣動力學家、晚期的社會活動家、科技「元帥」錢學森是氣功的熱心推廣者。他給氣功戴上了人體科學和邊緣科學的光環。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直接而明確地大力支持法輪功。李洪志在 1993 年獲得了「邊緣科學進步獎」、被評為「最受歡迎的氣功師」、他的《轉法輪》被評為 1996 年「全國十大暢銷書」。就這樣，到 1999 年，法輪功的出版物就號稱他們有一億修煉者了，這幾乎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的一倍！

直到這時，中國共產黨才入夢初醒。它是搞農民起義起家的。歷史上農民起義領袖總是利用宗教活動發動群眾，建立組織。對這種情況，共產黨了如指掌。太平道領導了黃巾起義，白蓮教掀起了白蓮教起義，拜上帝教發動了太平天國起義，這些農民起義都動搖了封建王朝的統治。中國共產黨豈能聽任法輪功坐大，成為動搖其搖搖欲墜的統治的龐大勢力！於是，它開始調動黨的喉舌對法輪功進行歧視宣傳。對於這種歧視宣傳，法輪功組織及其修煉者則進行和平理性的聚眾練功表示抗議。1999 年 4 月 25 日，一萬至一萬五千名法輪功修煉者包圍中南海，在中南海圍牆外練功和靜坐，而且黨國的公安機關在事先居然毫無覺察。這充分說明法輪功比共產黨還耳聰目明！於是，在極度驚恐之中，江澤民悍然宣佈法輪功為邪教，並成立 610 辦公室，對法輪功展開了瘋狂地鎮壓。

法輪功本來祇是一個健體強身、勸人向善、沒有政治訴求的氣功團體和精神運動。江澤民貿然把它定為邪教，廣大法輪功修煉者豈能心服！他們由此反而抱成了一團，把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當成精神領袖，把《轉法輪》當作經典，把練功站當作基層組織，以法輪大法作為法規，以真善忍作為信條，與黨國政權展開了自黨國成立以來最為頑強的抗爭。這樣，宗教的三要素（教宗——李洪志、經典——《轉法輪》和

基層教會——練功站）都齊備了，法輪功真的變成了宗教。法輪功修煉者對法輪功的熱愛也自然而然地轉化成了信仰。當初，江澤民放出狠話：抓到法輪功就照死裏打，打死了算自殺（？）。但是，對於虔誠地信仰法輪功的法輪功修煉者，你就是把他們「照死裏打，打死了算自殺」，他們也會前仆後繼地和你對著幹抗到底。當年，中國共產黨員在共產主義信仰的支持下，不也是這樣寧死不屈地和國民黨政府一直鬥爭到了“最後勝利”嗎！

江澤民會信心十足地發出狂言：要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從 1999 年 7 月 20 日開始血腥鎮壓以來，中共儻子手已經活活打死了上千名法輪功修煉者，還把無數法輪功修煉者打成了終身殘廢。但是，法輪功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由中國走向了世界。他們成立了「全球審江大聯盟」，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西班牙、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台灣等等十幾個國家或地區把他和中共的四十多名高官，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酷刑罪等罪名告上了法庭。江澤民的愚蠢暴行使中共黨國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現在，黨國政府騎虎難下、欲罷不能。最近居然黔驢技窮、赤膊上陣，在南非導演了槍擊法輪功修煉者的謀殺未遂事件。

二、拘禁蔣彥永

法輪功的頑強抗爭表明：中國人民已經再也不是任憑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最高領導人隨意驅使和宰殺的羔羊了。「吃一塹、長一智」，如果江澤民具有從失敗中學習的起碼能力，他就應該吸取教訓，不再蠻幹。但是，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和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力，使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永遠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地看待人民的反抗能力。他們不可能從過去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在面臨重大危機的關頭，他們會在手忙腳亂中失去冷靜分析的能力，仍舊採用他們慣用的簡單粗暴的方法，進行蠻橫的鎮壓。對蔣彥永醫生的拘禁就是江澤民在繼輕率下令鎮壓法輪功之後所犯的又一個極其愚蠢的錯誤。

2003 年初，薩斯肆虐中華大地，中共黨國為了開好人大、政協兩會，「穩定壓倒一切」，對薩斯疫情隱而不報。江澤民的前私人御醫、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在新聞發佈會上代表政府「負責任地」對國際社會說謊。公安部幹警在民間大肆抓捕轉播薩斯疫情的

「造謠者」。薩斯在春運期間迅速蔓延全國，並傳播到香港、台灣、加拿大、菲律賓、新加坡、東南亞各國等 30 多個國家。醫生的良知使蔣彥永醫生坐立不安，他分別投書中央台和鳳凰台，却如石沈大海、渺無音訊。為了挽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蔣彥永醫生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投書國外，使中共黨國無法再繼續隱瞞薩斯疫情，不得不全面展開對薩斯的全國性防治，使薩斯在全國和全球終於得到了控制，挽回了中華民族的聲譽。國際輿論界把他稱為「中國的良心」，《時代》週刊把他選為 2003 年度風雲人物。

今年 2 月 24 日，蔣彥永醫生再接再厲，又根據自己在 1989 年「六四」期間的親身經歷上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要求為「六四」正名，喊出了全中國人民壓在心頭十五年的心聲。《黃花崗》雜誌以特稿形式用《浸著血淚的上書》為題首發了蔣彥永醫生的上書，使蔣醫生再度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國際輿論界把他視為公理和正義的化身。對這樣一個聖徒似的人物，中國共產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但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却沒有人敢對他下毒手。

但是，在「六四」十五週年前夕，江澤民終於按捺不住了。6 月 1 日，蔣彥永醫生去美國使館辦理赴美探親簽證，途中遭到黨國政府的綁架和拘禁。知情人說：享受軍級待遇的蔣彥永醫生必須由軍委主席江澤民下令才可以拘禁。所以我們有理由斷言，此事應和其他民運人士一樣，祇是遭受臨時拘禁，過了「六四」敏感期就會獲釋，沒想到却一直關押至今（按：該文發表之前已經釋放）。中共當局一會兒說他「違反了軍紀」，一會兒說他「違反了黨紀」，已經對他「雙規」（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說清楚問題）。還揚言「他什麼時候能夠出來取決於他和他的家人的態度」。在蔣醫生失去自由的這四十多天裏，中共當局以辦「學習班」為名對他洗腦，訊問他上書是如何傳出去的，並且就上書的一字一句對他反復盤問。還警告他，如果拒不改變對「六四」的看法、拒不「提高認識水平」，就會繼續被扣押。

但是，真話英雄蔣彥永醫生在「文革」紅色恐怖期間遭受囚禁的時候都說真話，在薩斯肆虐的 2003 年都說真話，在「六四」發生的當時和隨後十五年裏都

說真話，難道現在就能被江澤民及其走卒壓出假話來！哪怕是泰山壓頂，蔣彥永醫生却泰然處之。他不但拒絕向當局認錯，而且還以樂觀的態度安慰家人不要擔心，說他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當前問題。他甚至幽默地叫家人給他留一塊他兒子 45 歲生日的生日蛋糕。晚上他還若無其事地懷著濃厚的興趣熬夜觀看「歐洲杯」足球賽。看來，無論江澤民非法拘禁蔣彥永醫生多麼久，都不可能壓垮中國人民的老英雄。江澤民現在陷入了放又不甘、關又無效的兩難困境。

千萬不要簡單地認為這祇是蔣彥永醫生的個人抗爭。作為一個享有崇高國際聲譽的政治風雲人物，他的拘禁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20 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致函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釋放蔣彥永。包括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內的 20 多位國際知名學者也聯名寫信給胡錦濤要求釋放蔣彥永。海內外 278 人共同發起的全球聲援蔣彥永簽名的互聯網站已經開通，平均每四分鐘就有一個熱愛民主自由、向往公平正義的人簽名，簽名人數在迅速增長。蔣彥永醫生的崇高國際聲望和傲岸不屈的英雄氣概給江澤民所帶來的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將不下於法輪功修煉者的群體抗爭。

結束語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生命。」江澤民肯定將為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愚蠢行為付出代價，並且使中共黨國獨裁政權陷入更加難以自拔的泥淖。哪怕江澤民比顧順章博學多才，又不用擔心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逮捕，他也不可能給中共黨國帶來繁榮興旺。顧順章的好出風頭祇不過導致了其家族的滅亡，好出風頭的江澤民却可能要拖著整個中共黨國作他的陪葬。

附告編者和廣大讀者：

最近網上出現兩篇署名辛明的文章：《「兩王專案」的真假與是非辨析》和《南非槍擊事件的幾個關鍵點》。這兩篇文章不是本辛明的作品，本辛明不敢掠美。本辛明鄭重建議該辛明發表作品時註明居住地，以免編者和廣大讀者將兩個辛明搞混。若該辛明與本辛明一樣也住在加拿大，本辛明今後將放棄這一筆名，改用真名葛陵元投稿。特此通告。

共同聲明

國父立教國救民之大志，領導國民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宏規，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繼之，於民國十三年創辦黃埔軍官學校，於廣州黃埔建立革命武力，奠定開國宏基。國父逝世後，校長蔣公繼承遺志，肩負起國家重任，在眾敵環伺下，領導本校師生，勇往直前，歷經艱難險阻，克服萬難，完成東征、北伐、統一全國之神聖使命。抗日軍興，以本校子弟為骨幹之國軍及舉國同胞，在蔣委員長英明領導下，歷經八年浴血奮戰，擊敗強敵日寇，收復台澎、廢除不平等條約，使我中華民國成為國際四強之一，締造雄偉光榮史績。今逢建校八十週年，而國家正處於危難之秋，撫今追昔，感慨痛心！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台灣之初，中共聲言「血洗台灣」，當時風雨飄搖、人心惶惶、危機四伏，幸賴我母校健兒誓死保國衛民，歷經「古寧頭」與「八二三」大捷，粉碎共匪犯台野心，始能確保台、澎安全。

回憶二次大戰後，政府勵精圖治、倡導廉能勤儉、族群和諧並積極從事各項重大建設，獲致傲人成就，贏得「台灣奇蹟」之美譽，列名亞洲四小龍之首，並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鄧小平曾已「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贊美之詞，勉中共向台灣學習！

然會幾何時，人亡政息，好景不長，而今民窮財盡、亂象環生，往日勤奮佳績均付諸流水，怎不令人悲痛、唏噓！

自李、扁相繼執政以來，倒行逆施、陰謀台獨、誣指中華民國為外來政權，背棄三民主義立國宗旨，一再修憲，將五權憲法之憲政體制，「修」得支離破碎，形同廢棄。且營私舞弊，與黑金掛鉤，賄賂公行，貪贓枉法，社會煩亂，道德沈淪，政爭紛擾，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將多年所厚植之國力，消耗殆盡！執政者從不反省，仍一意孤行，逞一己之私，妄圖台獨，置國家之安危與人民之福祉於度外。

此次總統大選，陳水扁自知執政四年，人民怨聲載道，不可能再獲連任，故處心積慮，施展各種陰謀詭計，不惜再次撕裂族群，以謀一人一黨之私利，先用公投夾帶大選，再自以「三一九」槍擊事件及啟動虛無的「國安機制」、陰謀剝奪部分軍警投票權，以卑劣無耻手段，騙票、作票、引起民憤，迫使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要民主、要爭相」，歷時月餘，陳水扁均置之不理，且於五月二十日選訟未了時厚顏就職，此種作弊伎倆，世人多感不齒，貽笑國際，實屬台灣之耻！

今逢建校八十週年，緬懷先烈、先進，吾等黃埔子弟豈能坐視其胡作非為？吾人堅持在「沒有真相、就沒有總統」、「沒有民主、就沒有統一」的信念下，願同學一本黃埔「團結、犧牲、負責」的革命精神，人人奮起，精誠團結。我們非常瞭解仍在軍中任職同學目前的處境，深信凡我同學必能秉持「國家、責任、榮譽」的基本理念，竭力維護中華傳統道德文化，反對「籍中華民國之名，行台獨建國之實」的宵小行為，以爭一時、更爭千秋的雄心壯志，來挽救、捍衛我中華民國！

願黃埔人堅持戮力清除台獨，並促使國家之自由、民主、統一！非達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主義建國目的，決不終止！並此告慰國父、先總統蔣公暨諸先烈在天之靈。

特此聲明，期待同學及國人共鑑！

多倫多加東陸軍官校同學會、溫哥華加西陸軍官校同學會、舊金山旅美黃埔校友會、洛杉磯美西陸軍官校同學會、芝加哥美中陸軍官校同學會、休士頓陸軍官校同學會、大華府黃埔同學會、紐約美東黃埔陸軍官校同學會同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從三國的分合說些閒話

趙增義

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是歷史名著，上起戰國三家分晉，下迄五代十國，以國家的「分」開始，復以「分」結束，意義深長，可能作者有意將分國之因，作為一統之主的鏡鑑。自秦滅六國以後，中國第一次大分裂，厥為魏蜀吳三國鼎立，東漢末年王室被外戚與宦官架空，外戚與宦官循環惡鬥，最後牽引董卓領西涼兵入朝。而董卓漢人胡性凶暴殘酷，州牧郡守群起反對，而這些地方長官既可以自由任命屬吏，復掌民政，財政，軍政大權，儼然諸侯封君，當中央政治失去正當性，地方就此各自為政，其後相互征伐，淘汰成三大勢力，是為三國。

諸葛亮未出草廬已知天下三分，這個故事可說家喻戶曉。諸葛亮隆中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可用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地，益州險塞，天府之國，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這篇話使劉備「如魚得水」。由於諸葛亮說服了孫權共禦曹兵，赤壁一役打了個大勝仗，使曹兵無力再南下，始成三國鼎立之勢。這裡諸葛亮固是關鍵人物，然則如非魯肅也有卓見，勸孫權不可「迎曹」，指出「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並力主將荊州借給劉備，可能劉備、孫權早已被曹操各別擊破了！京戲「群英會」劇中將魯肅塑造造成一個窩囊人物，殊失公道。

諸葛亮雖定下了「分治」的計略，但未忘光復漢業。三國之中，蜀漢最小國力最弱，諸葛亮以小搏大的政策是據蜀和吳，安內攘外，平蠻伐魏。尋求與國鞏固根據地，修明內政發展根據地，征服南蠻使無後顧之憂。他的政績，可以用陳壽在三國志中對他的評論來說明：陳壽讚他基本的治事態度：「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諸葛亮的經濟建設是「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下至橋樑，道路、井灶圃溷，無不修繕。」諸葛亮的政治建設是「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凌弱，風化肅

然。」他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他的用兵之道，主在「攻心」，用以化阻力為助力。諸葛亮六出祁山，興漢伐魏，前五次都因糧盡而退，雖然他發明了木牛流馬，無補運輸之艱困，最後一次北伐，和司馬懿相持於渭濱，已行屯田久駐之計，可惜他「食少事煩」積勞病故軍中，假若天假以年，中國的歷史可能不會有司馬王朝的出現。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想到諸葛亮公正無私的至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至行，能不流淚者幾希。諸葛死後，蜀漢後繼無人，終於被魏所滅。即著魏亦被司馬炎所篡。十二年後晉又滅吳統一。

西晉統一政府不及卅六年，天下又大亂，五胡入侵，懷帝、愍帝相繼被虜，晉室被逼東渡，中國重新分裂，南北對峙，幾達四百年之久。在此期間，東晉有恢復中原之機會，無奈東晉並無北取中原的意志，南渡的北方豪族，借著晉室名義，各自佔地封山，以南方的財富，支撐北方的門閥，世家子弟醉心清淡，縱情肆志，不受拘束，只顧門第之得失，不計國家的安危。魏晉之得國，靠權謀竊篡，並不光明。曹操司馬開了風氣之先，以後中國的政治，篡弒便成了家常便飯，政權之缺乏正當性，朝政焉能走入正道。在北方諸胡雖染漢化，然蠻性難除，淫酗殘暴，當匈奴劉曜攻入洛陽及長安，燒殺擄掠，這兩文化中心便成廢墟。迨至鮮卑族拓拔氏統一北方，始見一線曙光。在戰亂中，生靈塗炭，人口驟減，各國以軍事第一，十分之一以上之人口在軍隊。曹操為報父仇，兵陷徐州之時，殺男女老少數十萬人，泗水為之不流。諺云：「寧作太平犬，莫做亂世人。」假如我們的祖先不經歷亂世的痛苦，那能說出如此痛心話！

中國人於國家與社會的分野向不十分清楚，在政治組織方面稱國家，在文化系統方面謂社會。中國社會包含了歷代的王朝。匈奴鮮卑羯氏羌、及其後的金遼夏多次入主北方；甚至蒙古、滿清統治了整個的中國，但中國的社會未嘗破裂，中國的文化維護了中國的元氣，胡人終於同化，中國終歸統一。但是今日兩岸對立，已不同往昔，中共原是蘇聯共產國際的庸兵，吸了馬列主義的鴉片，灌輸了暴力思想，鬥爭手段，其性格之凶狠陰毒，尤勝於胡人，馬列思想已摧毀了中國傳統的、如宗教、宗祠、農村等等一切的民間社會。而台灣呢？正想逐漸與中國社會脫鉤，一如

東晉已無進取的意志，東晉是消沉墮落，臺灣是封閉自守。臺灣的政治人物如操、懿輩有之，諸葛亮則闕如！諸葛亮六出祁山，戰略上是以攻為守，當初經國先生開放探親，大陸為之震撼，這是以攻為守，而今之台灣卻不知攻守之道，經常言語錯亂，不明方向。諸葛亮安內攘外，而臺灣是擾內忘本。消極的逃避、仇恨的激情都不能解決問題，臺灣似有政策實無政策，怎不令人痛心！

綠色納粹是否正在興起 其危及台灣民主與安全 趨勢值得警惕

曉峰

台灣三二〇選舉落幕，雖然綠色以微弱多數領先、藍色堅持阿扁勝選不具公正性和合法性，但民進黨畢竟成了今日台灣的執政黨，展望未來四年的民主發展、經濟飛躍、族羣融合，實在應該是當政者首屈一指的任務。然而遺憾的是，今日台灣朝野藍綠雙方繼續壁壘分明，當政者不但沒有作出任何撫平族羣撕裂的任何努力，甚至繼續在台灣的傷口上撒鹽，挑動更大的藍綠矛盾、族羣對抗，大有誓把所謂非我族類的「外省人」趕入大海、推向對岸中共國之勢。對此，也許有人不願苟同，但當你翻開台灣的主流報紙、打開台灣的親綠電視節目時，諸如「台灣是本土人的台灣」之類的血統論就會赫然躍入眼簾，總讓人覺得台灣社會好像什麼地方出了點問題。

六月下旬，東森電視台周玉寇主持的新聞評論節目突然移師高雄，展現在人們眼前的竟然是南部上千「本土」民眾參與的批判、鬥爭泛藍的場面。那同仇敵愾、千夫所指的火爆氣氛，加上節目主持人歇斯底里般的「台灣高峰會，加油！加油！加油！」的吼叫，讓人回到了五〇年代中共攫取政權後鬥爭地主的紅色恐怖，回到了三十年代希特勒上台之初納粹黨徒排斥一切非日爾曼民族的瘋狂。

也是在同一時間，無獨有偶的是，阿扁政府派出的華視總經理走馬上任了。她首先宣佈的是，要炒掉「過氣」了的具有泛藍色彩的名主播和名藝人。作為民進黨的宣傳主管堅持掃蕩藍色言論似乎無可非議，

但如果再看到曾經作為泛藍喉舌的中國廣播電台被拒發執照、被要求交出播音頻道，看到作為國民黨歷史遺產的中央社不失時宜地宣佈該社新聞將不具顏色，人們不可避免地就會聯想到台灣的新聞自由正在受到綠色管制，聯想到中共極權式的新聞導向正在侵蝕台灣民主社會，甚至聯想到台灣的極端台獨派是否正打著國族主義的招牌走上綠色納粹之路。

本人歷來不反對台灣獨立於極權專制的中共法西斯國，為了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體制，本人甚至支持挑戰中共武嚇、以實力對抗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並間接鼓勵和支援大陸民眾的抗共鬥爭。但如今，民進黨當局選後更加變本加厲的藍、綠劃線，卻正好滿足了中共戰爭狂人的企圖。人們看到，就在台灣族羣撕裂、藍綠矛盾被繼續擴大的同時，中共也在加緊打擊綠色台商和綠色藝人；這裏，民進黨和共產惡魔在挑動和製造藍、綠對立方面，竟然會如此奇妙地、不約而同地殊途同歸了。

中共挑動藍、綠對立是不言自明的，因為讓台灣族羣撕裂形成對立陣營、加劇台灣社會混亂、對中共乘亂攻佔台灣有利。眾所周知，共產軍之所以五十年不能越過台海中線一步，是因為美國的干預、大陸民眾隨時可能伺機而起和中華民國國軍的強大戰力。今天，如果台灣因人為製造出來的族羣對立引發騷亂，早就潛入台灣本土的幾十萬共特就會伺機展開「斬首行動」；而且，一旦民進黨政府的首腦和宣傳機器被共特控制，早就蠢蠢欲動的、在大陸江西、廣東、福建待命的共軍空降部隊就會在一、兩個小時內出現在台北總統府前。屆時，面對突然出現的、宣佈投降北京的台灣偽政府，也會令美國人的干預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藍綠之爭和族羣撕裂也將使作為台灣抗共主力的國軍失去為誰而戰的總目標。民進黨當局不要忘了，國軍將領大多數是國民黨時代的黃浦、陸軍官校、政治大學培養出來的、有著明確保衛中華民國信念的一代精英，長期人為地以「本省」族羣排斥「外省」族羣，勢必使許多國軍將領心寒；而待到國家需要軍人效命之時，搞不清為綠而戰還是為藍而戰的國軍將士，祇要稍有疏忽，台灣危矣！

更重要的是，忽略中國大陸民眾躍躍欲試、伺機而起的抗共怒潮是民進黨政治家的最大短見。他們以為，祇要不刺激中共，祇要用「本土」說詞撇清台灣

同中國民主運動的關係，祇要放棄反攻大陸的訴求，就可以求得台灣自保了。然而，中共惡魔本性是從來都不會改變的，他不會因為你不與它鬥它就不想吃掉你；陳水扁多次向中共搖橄欖枝，實在是一廂情願地自作多情，共產狂人不但現在不會回應、而且將來也不會回應阿扁的「善意」。相反，極端台獨派頑固的「本土」情結，卻為中共煽動民族主義仇恨提供了最好的把柄；它使中共五十年來積累的好戰狂人得以凝聚，使溫和的、同情並認同台灣民主的大陸民情遙望綠色納粹的抬頭而卻步。如是，台海真的不可避免開戰的話，不但民進黨會失去大陸民意對中共戰爭狂人的牽制，而且也會令整日價擔心政權「穩定」、高唱「穩定高於一切」的中南海共頭無所顧忌地走向戰爭瘋狂。

綜上所述，台灣的發展確實令人擔憂。如果說，綠色納粹的興起僅祇是傷害了所有所謂「外省」族羣利益的話，那麼由某些政客煽動起來的所謂「本土」化島族主義浪潮，實在是整個台灣民主自由社會和所有台灣人的致命所在。為台灣前途計，建議那些還在歇斯底里地煽動族羣撕裂的政治家和媒體人三思。

从“猫怕老鼠给小鞋穿”说起

喬岸（江蘇）

猫和老繹是一对天敌，猫抓老繹是本职工作，猫不抓老繹就是失职，最起码是不讲职业道德，这与狗拿耗子是有本质区别的。

走私、贩毒、造假、骗税、行贿的人就是一些啃国家柱石、挖政府墙角的社會老繹，他们在阳光的背后干着违法乱纪毁我长城的勾当。“老繹过街，人人喊打”，是因为老繹不仅到处挖墙打洞，还传播疾病和病毒，谁也不愿意每天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有老繹陪伴着。如今，捉拿和消灭这些社會老繹已经有了法制的前提，打一句形象的比喻，政府官员和执法者就是战斗在灭繹第一线的尖锐无比的“猫”，违法犯罪分子一见到政府官员和执法者，就像老繹见到猫一样闻风丧胆。我想，从修辞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比喻应该是恰当的。

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在今天却站不住脚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猫不仅不捉老繹，还跟老繹一起喝酒了，老繹搂着猫先是眉来眼去，接着猜拳行令推杯盏，成了铁哥们。时间一长，猫见了老繹居然像从前老繹见了猫一样，心里有点发虚。猫的命运控制在老繹的手里了，猫对老繹言听计从，做了老繹的孙子，一旦老繹不高兴了，猫就得小心谨慎，生怕猫给自己小鞋穿。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神话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前不久，前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蓝甫在监狱里对电视记者说：赖昌星这个人在厦门大家都是知道的，得罪不起。

蓝甫在主席台上肯定说过许多假话，但这句话是真话，这句真话的背后就是蓝甫怕赖昌星，怕赖昌星一不高兴给自己小鞋穿，蓝甫归赖昌星领导。赖昌星究竟是何方神圣？如果要给他建立一份档案的话，档案里记载着他最重要的经历是：小学三年级文化，农民出身，嫌干农活太苦，先拾破烂后偷渡香港，最后成长为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集团首犯，现已经查明的走私金额是 800 多亿，其实际金额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就是这样一个挖政府墙角的不折不扣的“硕繹”居然将政府市长握在手掌心像握着一粒瓜子，随时可以将它捏得粉碎。这个大老繹本是社會公害，是政府天敌，是蓝副市长打击和严惩的对象，而蓝甫这只猫不仅不捕繹，还怕赖昌星这只硕繹。

猫的力量比老繹要大得多，再狡猾的老繹也是不敢冒犯猫的，那么蓝甫怎么又怕起赖昌星了呢？翻阅相关材料，才知道，赖昌星第一次见到蓝甫的时候，就用皮箱装了一百万元，为蓝甫的一个情妇买了一幢别墅一辆豪华轿车供他们淫乐，连装修一起花了两百多万，又为这个情妇在香港买了一套复式豪宅，花 458 万港币，在一个情妇身上就花六七百万，而蓝副市长有五六个情妇，每个情妇都要成百万上千万地花进去。如果把蓝甫和赖昌星比作是猫繹关系的话，天下哪有这么好的老繹，天下即使最麻木的猫也会在成堆成捆的票子前被送钱的老繹感动的。问题在于，老繹也不会把钱白扔进猫嘴里的，猫拿了老繹的好处就要为老繹办实事，一次五万吨走私油被扣，蓝甫几个电话就搞定了。

猫是主人养来捕繹的，猫不捕繹还和繹相互勾结

坑害主人，当属罪在不赦。老繹正是抓住猫的这一软肋而控制猫的，蓝甫怕赖昌星倒不是怕被揍个鼻青脸肿，实际上还是他内心里的邪恶害怕正义、罪孽害怕公理，因为蓝甫知道自己作为一只猫已经堕落成为老繹安插在主人家里的特务，为老繹通风报信，和老繹联合起来挖主人的墙角。这样的猫对主人家房子的破坏性比老繹还大，罪孽更加深重，没有这些猫的里应外合，老繹是决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在主人的屋里疯狂地挖墙打洞的。蓝甫嘴上怕赖昌星，内心里是不敢面对自己的良知。

类似于蓝甫这样蜕化变质的猫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福建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就是另一只猫，还有海关的猫、市委的猫、军方的猫，甚至连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也充当了猫，这么多自上而下的猫其实都怕赖昌星这只老繹，都怕他给自己小鞋穿，只不过蓝甫说出来了，他们没说。要不然，为什么在抓捕赖昌星的时候，有那么多猫给赖昌星通风报信而让他逃之夭夭呢？他们放弃责任、泯灭良知、背叛主人、吃里扒外，不仅给主人造成了巨大损失，还让自己沦为人格分裂、鲜廉寡耻的“金钱奴隶”，甘心过一种繹窃狗偷的罪恶的日子。

还有胡长青、成克杰之流，无一不是与老繹们狼狈为奸的猫，胡长青为什么擅自召集银行行长开会，强令银行给周雪华贷款，就是因为周雪华不仅安排胡长青嫖娼，还用直升飞机将胡长青迷恋的妓女从珠海空运来南昌让胡副省长嫖宿，接受过周雪华的贿赂就有 280 多万。有了这些事实铺垫，30 来岁的小青年周雪华是完全可以随时给胡长青小鞋穿的，甚至控制住了他的政治前途与命运。

猫怕老繹给自己小鞋穿是悲哀的，而更悲哀的应该是主人，主人养猫捕繹不成，反而养了一些内外勾结的内奸，所以政府对这些腐化的变质的猫们严惩不殆，足见主人已经忍无可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靠杀猫来平民愤，我们更应该反省为什么猫会堕落得如此绝情？有人说，外国也有猫跟老繹合作的事情，但我们应该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为什么有成群结队的猫堕落，它们足以动摇我们的房屋的根基，这与法制国家少数猫跟老繹勾结有着量和质上的双重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我们很清楚，如果猫和老繹勾结风险不大

的话，还会有人接着干。人都有不劳而获的惰性，如果我们能够无风险或低风险地享受腐败的话，谁都会愿意腐败的。社会的公平性就是要体现出劳动获得生存的根本原则，因此，要从分配上消灭不公平，从制度上根绝“国家的权力部门化，部门的权力个人化，个人的权力金钱化”，从法律上和监督机制上提高腐败的成本和代价，这样才有可能使猫们不敢轻易跟老繹合作，更不敢轻易背叛主人。

猫不是生来就有叛徒的性格，猫的堕落与主人房子的结构有很大关系，如果房子很牢固，老繹就不容易钻进来，猫就会失去与繹合作的机会，我以为，现在最重要的并不是杀猫，而是要研究房子本身的问题。如果房子的图纸科学合理，结构牢固，根基扎实，这样就既堵住了老繹，也拯救了猫，猫怕老繹给自己小鞋穿的荒诞的事情从源头上就失去了可能性。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十次財務報告

(4/1/04 - 7/31/04)

總收入 (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10045.65**

總開支 **\$56253.34**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運輸開支	\$10575.13
雜誌社房租	\$3200.00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和辦公室搬遷重裝)	\$875.05
辦公室添置用品及雜費	\$2099.53
付電視台 5000CD 購買 100 本誰是新中國和購買資料書籍	\$6020.00
雜誌社差旅費 (包括邀請人員)	\$602.00
雜誌社及研究中心招待費 (包括招待邀請人員)	\$1029.05
律師會計師事務所年專業費	3000.00
追悼趙品澍、黃景賢花園費及喪事捐款	\$516.60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獎金	\$10000.00
舊金山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會總開支	\$15432.02
研究中心租金	\$2900.00

說明:

- 1、主編第八期稿酬 \$244 美元已經全部回捐雜誌社專款專用。
- 2、本期財務報告由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8/21577/04)。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718-898-9100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本刊電子信箱：hhgang2001@hotmail.com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美國為 \$ 22.00；加拿大為 \$ 44.00；其它地區為 \$ 55.00

___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___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我的郵寄地址是

支票抬頭請寫：

(中文名字)

(城市)

(州名)

(郵編)

(電話)

(email)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MCHS)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編 後

黃花崗雜誌第十期終於順利出版了！我們首先要感謝的還是作者和讀者，因為正是你們的一再支持和鼓勵，才使我們能夠將一件本是十分平常的事業，在般般艱難之中堅守到了今天。

本期黃花崗雜誌是特刊中的特刊，160 頁，36 萬字，配圖數十幅……其中，有辛灝年先生應聽眾一再要求才趕寫出來的長文，希望它能夠幫助讀者增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黃花崗千古、王炳章萬難”一文，雖然辛酸之情畢露，卻足見“理義之勇”；記實美術作品“中共文革與紅衛兵”的開始連載，遂將那個“瘋狂時代”作出了最具寫生意義的記錄；“破滅”令人深感沉重；“天若有情天亦悲”則喚醒了對人民苦痛的清醒記憶；而“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西部農村”，猶將今日中國大陸人民的“嶄新”苦難，敘述得令你感到窒息……特別是本期的“時代與文學”副刊，因海內外作家紛紛來稿，以響應本刊的“復辟時代真文學征文”，所以，不論是汪成用寓深沉於美煥之中的“走出紅海”還是吳倩女士在八十年代不能出世的小說“中蠱”，抑或是楊春光真正表現了現代人憤怒和吶喊的“現代詩”，和敢于全真揭露當代官場腐敗的長篇小說選載，甚至是一位老批評家對國內所謂名家大師作品的批評，都會促使你希望重新認識文學本身的意義究竟何在……

本刊艱難，不到之處，再請原諒。

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本即將告罄，藍天出版社敬告讀者，欲購從速：

- 1、《誰是新中國》定價：\$38.00 美元；美國銷售稅為 \$ 2.66 美元，其它地區免稅。
- 2、郵資自付：美國為 2.81 美元；歐洲空運為 \$9.00 美元，海運為 \$ 3.31 美元；亞洲空運為 \$9.00 美元，海運為 \$4.46 美元。
- 3、美國藍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英文縮寫：BSPH 信箱：P.O.BOX 2468 NEW YORK, NY 10163
- 4、郵購者請寫明地址、電話和要求，支票抬頭請寫明 BSPH.

誰
是
新
中
國

訂
閱



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儀式後，頒獎會始與“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研討會”交相進行。左圖為會場。在研討會上講演的——左下一為前中共新華社和越共越南之聲記者庄思明先生；左下二為舊金山大陸旅美學耆黃其柱先生；左下三為八九學運領袖連勝德先生；右下一為多倫多著名學者寧仲康先生；右下二為紐約民運人士陸耘先生；右下三為著名民運人士王希哲先生。





法國共和革命，舉世皆知。與英國相同的的是，她建立了一個憲政的新政體；與英國不同的是，她建立了一個共和的新國家。他是英吉利共和國在法國的成功，更是近代從“有君共和”走向“無君共和”的勝利開端。所以，他與英國共和革命一樣，不僅一再地遭遇了革命與復闢的殘酷較量，而且一再地經歷了護國護法的慘淡歷程。她長達百年、歷經五次護國護法，無疑為世界共和進程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歷史豐碑——摘自辛灝年：“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歷史看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程”

這幅油畫題名為：“自由引導人民”，歐·德拉瓦為 1830 年 7 月革命巴黎人民起義推翻波旁復辟王朝而作，是享譽世界的著名作品。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PROFIT
U.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T NO. 619